
武俠世界
第35年
41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磊先生精心撰著的奇情故事「虎俠擒龍」。花小蝶化名小蝶，本是採蜂女魔，卻扮成純情玉女，前往一小漁村爲人「捉龍」。操此賤業者本是男瞎子謀生之道，而小蝶居然操此賤業，目的何在？距小漁村三里處有一「鬼堡」，而公僕蓋世龍退休之後，却帶着十八家將避居於此，一個被稱爲第一神捕之人爲何如驚弓之鳥？故事峯迴路轉，使人有撲朔迷離之感，而後又一一爲你解開迷團，佈局之嚴謹，條理之分明，頗堪茶餘飯後欣賞一番，請欣賞。

* * *

本期刊載的短篇「報應使者」、中篇「武林皇帝」大結局，均精采絕倫，若君曾閱此兩故事，更不能錯過，請留意欣賞。

* * *

下期即將獻給愛好者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新撰著的另一個故事「雙花紅棍」。

另有短篇「英雄淚」、「鐵血令」，新故事源源不絕，以饗愛好者，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1期

(總號179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艷奇情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虎俠擒龍



漁村捉龍　趣之若鶩

夜，恬靜。風，輕柔。

海邊的波濤拍擊聲，在人們的聽覺中已漸漸的低弱下去。

很久很久以來，這個不到百戶人家的海邊小漁村，每個晚上幾乎都是這樣的情形，除了季節不同之外，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大家天一黑就上床睡覺，整個小漁村村民進入萬籟無聲的夢境，連狗吠都難得聽到。

這一天的深夜，村內的狗忽然異於往常，起了一片憤怒的吠聲，打破了小漁村慣有的寧靜。

一陣此起彼落的「汪！汪！汪！」吠叫過後，忽然一變而為令人毛骨悚然的狗吹螺。

狗吹螺，聽說是見了鬼！

不少人從夢中驚醒過來。

＊　＊　＊

「阿龍的爹，出去看看，咱們家的狗怎麼了？」

「唔……睡吧！不理牠就是了！」

「人家說狗吹螺不好，牠必然是看見了什麼，似……」

「哼！那妳還要我出去？」

「咦！你聽聽，那又是什麼聲音？」

「好像是笛子的聲音！」

＊　＊　＊

的確是笛子的聲音。

它取代了狗吠，很優美悅耳，也很淒涼！

一陣又一陣的吹起，吹着相同的音調，在深夜裡聽來，彷彿是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在哭泣，使人倍感心惻。

這樣的笛聲一直繚繞在小漁村上空，直到下半夜才告消失。

＊　＊　＊

次晨，村民見面第一句話就談起這件怪事，彼此探詢意見。

「松伯，昨夜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

「那是誰在吹笛子呀？」

「不知道，我們村上沒有一個外鄉人，那好像是盲人的笛子。」

「盲人的笛子？」

「就是捉龍嘛！」

「捉龍？」

「嗯！我年輕的時候在城裡住過，城裡就有盲人替人捉龍，吹的就是這樣的笛子聲。」

「哦，有捉龍的到咱們村子上來了？」

「誰知道！我們這個小漁村總共不過是百戶人家，大家又都是窮的打漁人，誰有閒錢找盲人來捉龍。哈哈！那個盲人走錯了地方啦！」

＊　＊　＊

閩南一地，稱按摩為「捉龍」，這是有錢人的一種享受，晚飯過後，往床上一躺，叫個盲子來捉龍，全身舒服，飄飄欲仙。

但是，大家都在懷疑，昨夜聽到的笛聲，眞是盲人為兜「生意」所吹的短笛麼？

那個盲人，為什麼到這窮鄉僻壤，到這從來不懂得享受的小漁村上來討生活了？

還有，他住在哪裡？

這個不到百戶人家的小村落，佔地並不大，村民彼此一打聽，都說沒有看見那個盲人，有些好事者找遍全村，也沒有發現過一個外鄉人！

因此，大家都在心坎上結了團疑雲，其中有個名叫「阿福」的小伙子膽大的笑着對人說：「今天晚上，笛聲若再出現，我要去看他一個明白，果眞是捉龍的人，我就讓他捉一捉，試試味道。」

＊　＊　＊

天又黑了。

又是一個恬靜的黑夜來臨。

村民雖然有不少在留意這件事，但因為已忙碌了一整天，習慣於早睡，故一到了床上，睡意便驅走了好奇心，又紛紛進入夢鄉了。

突然，可怕的狗吹螺又響了起來。

然後，那優美而帶有淒涼的笛聲又傳入人們的耳中，像昨夜一樣。

阿福是個沒爹沒娘的青年，但他自己有船有屋，日子過得挺不錯，由於經常往城裡跑，見識比村民高一些，他聽到了笛聲，立即滾下床，披衣出屋探視。

今夜無月，四週好黑。

阿福等了好一會，才聽見笛聲漸漸過來，他兩顆眼珠瞪得銅鈴那麼大，一眨不瞬的向黑暗中注視着。

吹笛人終於出現了。

他果然是個瞎子，頭戴一頂竹笠，身穿一襲黑衫，手拿一支探路竹子，正在慢慢的走過來。

臨近一看，原來是個卅來歲的漢子，五官倒也端正，只是兩眼無神，臉色白得叫人害怕而已！

阿福暗暗地抽了一口冷氣，鼓起勇氣迎上前問道：「喂！你是誰？」

吹笛人停下腳步，臉上流露出盲人的慣有茫然的表情，輕輕答道：「瞎子。」

阿福又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吹笛人答道：「捉龍！」

阿福道：「為什麼到這裡來？」

吹笛人道：「這裡不能來嗎？」

阿福頓了一頓道：「不，我是說這裡人太少，又都是窮苦的漁人，從來沒有盲人到這裡來捉龍的。」

吹笛人道：「哦……」

阿福道：「你在這裡賺不到錢的。」

吹笛人臉上浮現一絲微笑，道：「不一定，我想會有人要捉龍的。」

阿福道：「絕對沒有。」

吹笛人微笑道：「你是第一個，有了第一個，就有第二個。」

阿福一怔道：「我是……第一個？」

吹笛人點點頭，道：「是的，我願意免費替你捉一條，這樣一來，就會有人叫了，是不是？」

阿福本來就想試試，一聽免費，心更活了，笑道：「不要錢，這不好意思吧？」

吹笛人道：「沒關係，我免費替你捉一條，你多替我吹噓吹噓。」

阿福欣然道：「好，你進來。」

他抓起吹笛人的竹棍子，牽引他進入自己的屋裡。

「你要不要喝茶？」

「不，咱們就開始吧！」

於是，阿福懷着忐忑的心情在自己的床上躺了下來，吹笛人則在床前坐下，伸出了一雙潔白如玉的手。

那雙手眞是潔白如玉，使得阿福心中大爲驚奇，不過他沒有想到什麼，因爲吹笛人的捉龍功夫眞是高明，很快就使他感到快活，只覺得吹笛人的手指滑到那裡，那裡就舒暢無比，使他感覺像喝了美酒，渾身都輕了起來，像飄了起來。

他不覺閉上眼睛，享受着這神仙般的無法形容的美妙快感。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得吹笛人開口道：「好了。」

阿福大吃一驚。

因爲，阿福聽到的話聲與剛才完全不同，現在聽到的竟是屬於女人的嬌美悅耳的聲音。

他駭然睜目，失聲道：「妳……」

這時候，他看到的那張面孔和剛才的完全不同，現在看到的是一張艷麗無比，吹彈得破的臉龐。

原先的那張面孔，此刻像一塊薄紗的放在床邊。

麗人巧笑倩兮！

阿福却臉色蒼白，全身的汗毛根根豎起，就好像見了鬼一般。

* * *

天已大亮。

阿福還不見人影！

住在隔壁一個姓李的漁夫覺得不對勁，告訴他的妻子說：「阿福一定出事了。」

那婦人道：「怎麼會呢？」

李漁夫道：「昨夜聽到了笛子聲沒有？」

那婦人道：「沒有，你知道我一睡着就什麼都聽不見。」

李漁夫道：「昨天阿福說過，要是那笛聲再出現，他就要弄個明白，又說，是捉龍的人，他就要叫他來捉一捉。」

那婦人臉有懼色，道：「昨夜笛聲又出現了？」

李漁夫點點頭道：「正是，而且我好似聽見阿福在跟那人說話，後來，阿福就將那人帶進屋內。」

那婦人驚道：「後來怎麼樣？」

李漁夫一臉凝重，道：「不知道，我只知道阿福每天都起得早，而今太陽都出來了，還不見他的影子，只怕是出了事。」

那婦人害怕起來，急道：「那你快去看看他呀！」

李漁夫猶豫道：「好，不過有些擔心，要是見到阿福不是活人，那……那……」

那婦人道：「那你找松伯陪你一道進去好了。」

李漁夫一想不錯，咧嘴一笑道：「對，松伯見多識廣，我找他一道進去。」

他來到松伯的家，可是松伯不在，出海去了。

怎麼辦？

他尋思再三，忽然一敲腦袋，自言自語道：「哼，我怕什麼？這回太陽出來了，鬼一聽鷄啼就會逃走的呀！」

這麼一想，膽氣頓壯，舉步便來到阿福的家門口，大聲喊叫：「阿福！」

屋子裡靜悄悄，沒聽見阿福回答！

李漁夫心中發毛，可是好奇心驅使他舉步入屋，來到阿福睡房的門外，他舉手敲門，又叫道：「阿福！阿福！你起來了沒有？」

房中仍沒有人應聲。

李漁夫更加感到不妙，腦子裡浮現了阿福暴斃在床上慘景，手脚不由的發抖起來。

「唉，果眞死了，我不能不管呀！」

於是，他鼓起勇氣去推門，房門沒閂着，「呀！」的一聲開了。

視綫投入房中，一眼看見阿福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兩眼死死的盯着上方。

「哎呀！不得了啦，阿福死了啊！」

李漁夫一面叫，一面轉身往外跑，嚇得臉無血色，屁滾尿流。

「去你的，李大哥，我活得好好的呀！李大哥呀！」

阿福的聲音在後面叫着。

李漁夫一呆，剎住了脚步，滿臉驚駭，慢慢的轉頭去看。

咦！阿福含笑站在房門口，他沒有死！

李漁夫呆了半天，才驚問道

：「阿福，你沒……沒出事？」

阿福嘻嘻的笑：「沒有，李大哥，你怎會以爲我死了呢？」

李漁夫大大的透了一口氣，道：「眞是的，昨夜那笛聲，我又聽見你將那人帶進了屋子裡來，今天又遲遲不見你出門，我還以爲，以爲你出了事啦！」

這時，屋外已傳來了婦人的驚叫：「當家的，你說什麼？阿福死了？」

李漁夫很尷尬的忙大聲道：「沒有，我看錯了，阿福沒事，妳回家去吧！」

「哼！大驚小怪！」

那婦人丟下了這句話，就回家去了。

李漁夫仔細打量了阿福，心中仍然充滿了疑惑，又問道：「阿福，昨夜是怎麼個情形？」

阿福有些吞吞吐吐道：「沒什麼，捉龍的盲人不錯，我讓他捉了一龍，眞舒服！」

李漁夫瞪大眼道：「那你怎麼到現在還不起來？」

阿福道：「這個……噯！沒什麼，今天不想出海，多躺一會罷了。」

李漁夫道：「哼！害我緊張了老半天！」

一跺足，掉頭就走了。

阿福忽然叫住了他，道：「李大哥，你別走！」

李漁夫轉回道：「什麼事？」

阿福好像很爲難，搔着腦袋瓜子道：「唉，這件事，我不知該不該說。」

李漁夫詫異道：「究竟是什麼事呀？」

阿福拉他進入自己房中，低聲道：「李大哥，我告訴你，但是你千萬別說出去，好不好呢？」

李漁夫滿頭霧水，道：「好好，你說吧！」

阿福神秘兮兮道：「昨夜那個捉龍的，她……她不是個男人，也不是瞎子！」

李漁夫發呆道：「不是男人也不是瞎子，那他是鬼了？」

阿福道：「是個姑娘！」

李漁夫嚇了一跳：「是個姑娘？」

阿福眉飛色舞道：「而且是個很美很美的美人兒！」

李漁夫伸手摸摸他的額頭道：「你是不是發燒了，我摸摸看……看看……」

阿福拍掉了他的手，一本正經的道：「李大哥，我沒騙你，她眞是個美人兒。」

李漁夫笑罵道：「你這渾小子，別做夢了，我李二郎活了這一把年紀，還沒聽說過捉龍的是個姑娘家，你必是想女人想到發瘋了。」

阿福情急一把抓住他的手直搖撼，很誠懇地道：「眞的，李大哥，我可以發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就因爲她是個姑娘家，所以昨夜她走後，我一直睡不着，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她爲什麼是個姑娘！」

李漁夫有些相信了，臉露驚疑道：「你看清楚了沒有呀？」

阿福道：「看得清清楚楚，我還摸過了她的手呢？」

李漁夫道：「冷的還是熱的？」

阿福道：「熱的，熱的。」

李漁夫狐疑道：「熱的就不是鬼，可是，我還是不相信。」

阿福合十道：「我發誓，我要是說謊，老天爺叫我不得好死。」

李漁夫眉頭直打結，道：「怎麼會有這種事？一個姑娘家竟肯替人捉龍，天底下有這麼古怪的事麼？」

阿福道：「正是，我一直想不明白，我曾問她，她回答喜歡！」

李漁夫一拍手道：「我知道了，她必是個淫婦，是出來偷漢子的。」

阿福忙道：「不，沒有，沒有那種事，我看她一點不像淫婦，除了那雙手太大膽，她和一般黃花大閨女沒有兩樣！」

李漁夫頗感興趣急急的問道：「你說她那雙手太大膽，是怎麼樣個情形？」

阿福笑道：「她，她，摸過我全身。」

李漁夫眼珠幾乎要跳出來了，道：「你是說，她全身每一寸的地方都摸？」

阿福嘻嘻笑道：「只差那麼一點點。」

李漁夫抓耳搔腮的道：「就算只差一點點，那也太大膽了！」

阿福道：「正是，所以我一夜睡不着，眞個是痲子不叫痲子，叫做坑人！」

李漁夫笑了笑道：「眞有這件事，我也想試她一試呢！」

阿福道：「你不成，大嫂知道了，不揍扁你才怪啦。」

李漁夫道：「不打緊，我那個母夜叉，她一睡着了之後，打雷都叫不醒她。」

阿福道：「這……」

「我且問你，你給她多少銀子？」

「沒有。」

「不要銀子？」

「要，但她說我是第一個，願意免費奉送，下次再叫她，就要錢了。」

「要多少？」

「五錢。」

「好像貴了一點。」

「不貴，不貴，叫個美嬌娘捉龍，跟一般盲人完全不一樣，就是一兩銀子也是值得的！」

「嗯，不錯！」

「我告訴你，李大哥，我本來捨不得把這個好消息洩漏出去，可是我又不能不說，因爲，她叫我替她吹噓吹噓，我一想，要是不替她吹噓一下，沒有人叫她捉龍，她就不來這裡，所以我才告訴你的！」

「阿福，咱們可是從小一起長大的，你要是哄我，我以後就不理你了。」

「唉，李大哥，我剛才已發過誓了，你還要我怎麼說才肯相信？」

「她眞的很美麗？」

「比任何一個姑娘都美！」

「你看她有沒有別的企圖？」

「沒有。」

「那麼，今夜她再來的時候，你叫她到你房中來，我到你這裡來讓她捉一捉，好麼？」

「好，我讓你先捉，然後我再捉，還有，你看這件事要不要讓別人知道？」

「你說呢？」

「要是讓太多的人知道，咱們叫她捉龍的機會就減少了，但是不讓人知道，咱們又不能夜夜的叫她捉龍，顧客不多，她一定不肯來了。」

「對，所以，還是讓別人知道的好，你要知道，每次五錢，多來幾次，也會叫你傾家蕩產的呀！」

「不錯，不錯，那麼明天咱們悄悄的把這件事告訴別人，但千萬不要讓女人知道，她們一知此事，那就砸鍋了！」

「好，好，好！」

＊　＊　＊

房中一燈如豆，照着床上的李漁夫和床前的神秘麗人，後者揭下了人皮面具，一雙玉手正在李漁夫身上跳動着。

李漁夫又是興奮又是緊張，結結巴巴的老半天，才使勁吐出了一句話：「姑娘，妳……妳是誰家的女兒？」

神秘麗人一邊替他捉龍，一邊甜甜的笑道：「別問，我若是告訴你，豈不丟了我爹娘的臉？」

李漁夫道：「那麼，妳就說說，妳好好一個姑娘家爲什麼要幹這種營生？」

神秘麗人含笑道：「爲了吃飯嘛！」

李漁夫道：「不對，妳這麼漂亮，若要嫁人，還怕沒人要？」

神秘麗人忽然幽幽一嘆，道：「情形是這樣的，我爹和我娘都是盲人，他們只生我一個女兒，最近我爹生了病，不能再替人捉龍，我爲了養活他們兩位老人家，只好出來拋頭露面，可是，可是大地方我不敢去，只好到鄉下來。」

說到這裡，泫然欲哭！

李漁夫「啊」了一聲道：「原來你是個孝女，也眞難爲妳了，妳家住在何處？」

神秘麗人憂傷地道：「不要問這個好麼？」

「妳的姓名能不能告訴我？」

「不能。」

「年齡呢？」

「十八歲。」

「妳每天走了很遠的路才到這村上來的，是麼？」

「嗯！」

「眞辛苦。」

「咱們不要談這些事，談一些有趣味的事吧！」

「好，我問妳，妳一個姑娘家幹這種事，不怕遇上了壞人，被人欺負了？」

「不會，大家都同情我，可憐我，是不會欺負我的。」

「不一定呢！」

「我還不曾遇見想欺負我的壞人。」

「嘻嘻，說不定我就是欺負妳的壞人哩！」

「我不相信。」

李漁夫見她臉帶笑容，不覺色膽一壯，伸手去摸她的手腕，同時嘻皮笑臉道：「姑娘，妳的手又白又嫩，眞叫人流出口水來。」

看看她沒有嚴拒之色，膽子更大，手繼續的往上伸，更上一層樓。

神秘麗人微笑，「把手放下來！」

李漁夫很聽話，伸上去的手忽然沒有氣力，好像一條正在向上爬的毒蛇被人一棍打死，一下子就軟在床上，他吃了一驚，道：「我的手怎麼了？」

神秘麗人含笑反問道：「怎麼了？」

李漁夫叫道：「又痲又疼，不聽使喚了。」

神秘麗人笑道：「這是老天爺在警告你，叫你不要欺負我這個可憐的弱女。」

李漁夫覺得手臂的痲痺與她的捉龍有關，心中十分驚疑，道：「姑娘，妳是不是，是不是，狐狸精變的呢？」

神秘麗人嫣然的一笑，道：「你看我像麼？」

李漁夫有些毛骨悚然道：「我看，我看是有一點像吧。」

神秘麗人道：「狐狸精變得了身子，變不了尾巴，你看我有沒有尾巴？」

說着，站起背轉身子讓他察看。

李漁夫一看沒有尾巴，放心不少，笑道：「妳雖然不像狐狸精變的，但是妳的手指很厲害，在我肩上捏了一下，我的手就不能動了！」

神秘麗人笑了笑，忽然改變了話題道：「告訴我，你們村上有多少男人？」

李漁夫道：「有一百多個，妳問這個幹嘛？」

神秘麗人道：「要叫我捉龍的人太少，我就不想再來了。」

李漁夫忙道：「不少，不少，每個男人叫妳捉兩次，也夠妳捉半年了。」

神秘麗人道：「這附近有沒有村莊呢？」

李漁夫道：「沒有。」

神秘麗人道：「你哄我，今晚我沿北邊海邊走來，發現距此二、三里遠的海邊山崖上好像有一片村莊呢！」

李漁夫臉色陡地一變，道：「不，那不是村莊，那是……」

神秘麗人問道：「是什麼？」

李漁夫好像有所畏懼，欲言又止。

神秘麗人道：「你說，那不是村莊，是什麼呀？」

李漁夫表情轉爲嚴肅，說道：「那是鬼莊啊！」

神秘麗人一驚道：「啊！怎麼叫做鬼莊的呢？」

李漁夫正經的道：「姑娘，妳最好不要知道這個，也千萬不要走近那鬼莊。」

神秘麗人道：「爲什麼？」

李漁夫沒有解釋。

神秘麗人停止捉龍。

李漁夫突感若有所失，忙道：「妳繼續捉龍呀！」

神秘麗人帶着撒嬌的口胳道：「你不告訴我，我不爲你捉了！」

李漁夫心癢難忍，央求道：「不要放手，姑娘，妳快捉吧！」

神秘麗人堅決道：「不！」

李漁夫道：「豈有此理，我是給錢的，妳怎可以不捉？」

神秘麗人道：「我不拿你的錢總可以吧？」

李漁夫屈服了，嘆道：「罷了，妳繼續捉，我慢慢的講給妳聽就是了。」

神秘麗人一笑，才又繼續「捉」起來了。

她的「捉龍」功夫，似乎與一般「捉龍」的不同，若是「捉」到一半突然停止，會使人感到無法忍受，好像吸「福壽膏」一樣的上癮，不吸不行，又好像嬰兒吃奶，不吃會活不下去。

李漁夫發覺她的手指在自己身上「捉」得非常之美妙舒服，不禁愜意的長吁了一口氣，開始道：「那座鬼莊是六、七十年前一個海盜頭子建的，他叫什麼名字，我們已經忘了，好像是他年紀老了，就建造一座山莊來安渡晚年，不料只住了一年，那海盜頭子和他的家小手下等百餘人突然在同一天暴斃了，有人說他們是中了毒，至於是中什麼毒，沒人知道，後來就開始傳說鬧鬼，我們村上曾經有兩個人進入莊內查探，一進去就沒見回來，從那以後，我們村上的人就不敢再走近那座鬼莊了。」

神秘麗人道：「可是，今晚我從附近走過時，發現莊內有燈光呀！」

李漁夫道：「咦！」

神秘麗人道：「有燈光就表示有人在莊內居住，現在是誰住在那裡？」

李漁夫沒有回答。

神秘麗人又停止了捉龍。

李漁夫忙道：「妳繼續捉呀！」

神秘麗人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李漁夫哄道：「姑娘，我不願告訴妳是一番好意，妳知道這件事對妳是沒有好處的。」

神秘麗人道：「你不告訴我？」

李漁夫道：「是的。」

神秘麗人慍然道：「那我也不替你捉了。」

李漁夫這次居然沒有屈服，很堅定地道：「我不騙妳，姑娘，有些事情妳是不該知道的，妳既然爲養活雙親出來捉龍，就祇顧捉龍賺錢就是了，不要這樣好奇。」

神秘麗人道：「我就是好奇嘛。」

李漁夫道：「對不起，我不能告訴妳的。」

神秘麗人道：「你不說，我不捉。」

李漁夫道：「不捉算了。」

他翻身坐起，掏出五錢銀子丟在床邊，即下床走去開門，說道：「阿福，輪到你了。」

說着，走了出去。

阿福隨後進入，一臉困惑的向神秘麗人問道：「妳跟他怎麼樣？他好像很不高興。」

神秘麗人道：「我問他鬼莊住着些什麼人，他不肯告訴我。」

阿福臉色一變，道：「啊！你們談那鬼莊幹嗎？」

神秘麗人道：「我今晚從那附近走過來，看見莊內有燈光，就問他莊內住着誰，誰知他就不高興了，哼，莫名其妙！」

阿福正色道：「姑娘，他不肯告訴妳是有道理的，妳不能怪他啊！」

神秘麗人道：「我怪他幹嗎？噯！不談他了，阿福哥，你告訴我好麼？」

阿福搖搖頭道：「不成，我也不能告訴妳啊！」

神秘麗人道：「不說就不說，我祇不過是一時好奇罷了，其實你若告訴我，我也未必明白，而且，我也不會再到你們村上來了。」

阿福一聽她不再來，不禁發慌，道：「怎麼？妳爲什麼不再到我們村上來捉龍了？」

神秘麗人道：「沒意思嘛！」

阿福發急道：「怎麼說沒意思呀？」

神秘麗人道：「我不喜歡你們這裡的男人，一個個都是婆婆媽媽，膽小如鼠！」

說到這裡，拿起人皮面具，準備戴了上去，看樣子要走了。

阿福更是心慌，急忙問道：「妳要走了？」

神秘麗人道：「是的。」

阿福道：「別走，別走，妳再替我捉一次，今天我會給妳銀子。」

神秘麗人索然無趣的搖搖頭，說道：「不了，我要回去了！」

阿福心慌意亂道：「唉！妳……好好好，妳別走，我告訴妳好了。」

神秘麗人笑道：「那麼，上床躺好了，我一面替你捉龍，你一面說給我聽。」

阿福興沖沖的跳上床躺下來。

於是，神秘麗人開始替他捉龍，施展出其「美妙」的指上功夫，給予阿福以最大的享受。

「其實，說來也不稀奇，那座鬼莊現在已不是鬼莊了，現在它叫『海堡』，主人姓蓋，大家都叫他蓋老爺子，他在前年買下那鬼莊，重新粉飾佈置一番，就舉家住了進去。」

「不再鬧鬼了？」

「是的，不再鬧鬼了。」

「爲什麼？」

「不知道，大概是所謂『福地福人居』的道理吧。」

「那蓋老爺子是怎麼的一個人？」

「據說快七十歲了，我們村上的人見過他的很少，因爲他一向深居簡出，偶爾才出堡走動走動。」

「我是問他的身份來歷。」

「我告訴妳，妳別說出去啊！」

「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聽說，他搬來這裡居住之前，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全國最著名的第一捕頭。」

「哦！」

「他任職捕頭的時候，破過許多宗大案，抓過不少江洋大盜。」

「哦！」

「後來不幸生了病，只得辭去捕頭之職，跑到這兒來養病隱居。」

「眞是如此，爲什麼你們不敢說起他的事呢？」

「唉！妳不明白，這位蓋老爺子在職之時，得罪太多的綠林人物，聽說有許多人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要是他們知道他在此隱居，那還得了，不要說一家人性命難保，就是我們小漁村，也要遭受池魚之殃啊！」

「爲甚說你們這小漁村也要遭受池魚之殃呢？」

「因爲，那些綠林人物，個個都是殺人不眨眼，他們若來到我們這裡，說不定也要劫掠燒殺一番。」

「嗯！這倒是有些可能。」

「因此，蓋老爺子的手下常常警告我們，不得洩漏蓋老爺子在此隱居的秘密，還關照我們若是有陌生人在此出現，就得趕快去通知他們。」

「我也是陌生人，那麼要通知嗎？」

「不！妳是個姑娘家，跟那些强盜匪徒扯不上關係。」

「阿福哥，你眞好！」

「嘻嘻。」

「那蓋老爺子旣是在此養病避仇，那麼他必有不少人在保護他了。」

「是的，他有十幾個手下，個個都有一身好本領，厲害得很哩！」

「他們爲什麼要選擇在此隱居呢？」

「因爲，此處是個偏僻的海邊，而且……而且聽說那鬼莊裡面有一條……唉！我不敢再說了！」

「是不是有一條地道直通海中？」

「咦，妳怎麼知道的？」

「猜的呀！」

「妳眞聰明。」

「阿福哥，我……我……我想……」

「妳想什麼？」

「我很喜歡小漁村，要是我把父母接來這裡居住，不知可不可以呢？」

「可以呀！」

「可是，我們住在哪裡好呢？」

「就住在這裡好了，我父母都死了，如今祇一個人住這麼大的房子，妳要是願意的話，我分兩間房間給你們居住，人多也熱鬧一些。」

「租給我們居住？」

「是的。」

「租金多少？」

「唉！空着也是空着，還談什麼租金呢？就算替我看房子好了，我經常出海不在家，沒有人看家也不太好。」

「阿福哥，你眞是好人，那就

先謝謝你啦。」

她的一雙手動得更美妙，使阿福感受到從來未有過的愉快。

而且，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也使阿福感覺那裡面充滿情意。

「什麼時候搬過來？」

「我回去跟我爹娘商量一下，要是他們不反對，過兩天就搬來。」

「好，好，好！」

* * *

三更過後，神秘麗人戴上人皮面具，離開了阿福家，仍然盲人的姿態，慢慢走向西方通往城裡的一條小路。

這條小路，是小漁村唯一與外界相通的一條路，白天常見漁民挑着魚由此去城裡販賣，可是入夜之後，這條小路便看不見一個人，荒涼得使人害怕。

神秘麗人正踽踽獨行之際。

「颼！」

一把飛刀，突地射至，釘在她面前的地上。

神秘麗人吃了一驚，刹住了腳步，惶恐地道：「誰？是誰？」

她仍然佯裝盲人，吐出重濁的聲音。

黑暗的小路上，一條黑影緩緩行近，走到她面前，停下了腳步。

這人，年紀五十出頭，相貌很粗獷，有一臉橫肉，身穿一件棉襖，手握一支狼牙棒。

他陰沉沉的注視着神秘麗人。

那神秘麗人眨着眼皮，茫然而又惶然的問道：「什麼人？什麼人？」

老者臉上蕩起了一抹詭笑，仍然沒有開腔，似在欣賞她的做作。

神秘麗人伸出竹棍子，在路上面探索着，自言自語道：「奇怪，我明明聽見聲音。」

老者「哼」了一聲的笑道：「姑娘，妳這算什麼？水仙不開花，裝蒜？」

神秘麗人呆了一呆，身子開始發抖，終於發出女人的聲音道：「你，你是何人？我沒有錢，我只是個捉龍的姑娘呀！」

老者嘿嘿的冷笑道：「妳放心，我不是翦徑賊。」

神秘麗人透過一口氣，道：「哦！那麼你是……」

老者道：「海堡裡的人。」

神秘麗人又哦道：「原來你是海堡裡的人，我還以爲是壞人呢！」

老者陰惻惻一笑，道：「姑娘，妳爲何到這小漁村上來了？」

神秘麗人道：「我是捉龍的人。」

老者道：「一個姑娘家爲男人捉龍，妳不以爲很羞恥？」

神秘麗人道：「爲了養活我爹娘，只好出來拋頭露面，這種營生對我雖然不適合，但是總比……總比娼妓好些吧！」

老者道：「那爲何戴着假面具？」

神秘麗人道：「爲了安全，也怕驚世駭俗嘛。」

老者道：「但這地方不是捉龍的好地方。」

神秘麗人道：「我只敢到這地方來，大城大鎮我不敢去呀！」

老者道：「妳的姓名叫什麼？」

神秘麗人道：「我一個姑娘家爲人捉龍，操的是賤業，怎好再把姓名告訴人家？」

老者道：「哼！妳很會說話！那麼我再問妳，妳臉上那張人皮面具是哪裡來的呢？」

神秘麗人道：「是一位大叔送給我的，他是我爹的朋友，一個叫化子。」

老者道：「妳父母現居何處？」

神秘麗人道：「東石鎮上。」

老者道：「東石鎮上的什麼地方？」

神秘麗人道：「陳家祠堂。」

老者道：「妳每天走十幾里路來到這裡，不覺得太辛苦？」

神秘麗人道：「爲了養活我爹娘，這有什麼辦法？」

老者又再問道：「再問妳一事，妳一直向阿福打聽海堡的情形，目的何在？」

神秘麗人道：「沒有別的原因，只想去那裡爲人捉龍——大叔，你們海堡裡的人要捉龍麼？」

老者又陰惻惻的一笑道：「不要，我只是要妳一樣東西。」

那神秘麗人道：「什麼東西？」

老者道：「命！」

話聲一落，狼牙棒一抬，對着神秘麗人的頭上砸了下去。

神秘麗人唬得跌倒了，驚叫道：「大叔，你不能殺我，救命哪，有人要殺我呀！」

老者狼牙棒在距離她身上數寸之遙，一刹而住，沒有眞正的砸下去，嘿嘿冷笑道：「丫頭，妳別裝蒜，我知道妳是有目的而來的，接招吧！」

狼牙棒再抬，作勢欲猛砸。

神秘麗人掩面尖叫道：「不要殺我，我接招就是了。」

老者的狼牙棒停在空中，喝道：「那就起來吧！」

神秘麗人抬起頭來，顫聲道：「什麼？什麼叫做接招啊？」

老者忍俊不禁，啞笑道：「丫頭，妳當眞不懂？」

神秘麗人連聲道：「我懂，我懂，你教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老者的狼牙棒垂了下來，道：「妳當眞不懂武功？或者是裝

蒜？」

神秘麗人一怔道：「武功？大叔，你說我會武功？我……我怎麼會武功？我只會捉龍呀？」

老者注視她良久，沉聲道：「把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給我看看。」

神秘麗人「哦」了一聲，急急將人皮面具揭下，露出那張嬌麗無比的玉容，說道：「大叔，我今年才十八歲，我絕對不是壞人，你該看得出來的。」

老者一看她容貌絕世，不禁動容道：「嘿，妳眞是個小美人！」

神秘麗人感傷的嘆了口氣，道：「這有什麼用，自古紅顏多薄命。」

老者又打量了她幾眼，問道：「妳爲何揀上捉龍這一行？」

神秘麗人幽幽一嘆道：「我爹娘都是瞎子，我爹從二十多歲就開始替人捉龍，我八歲開始就天天牽着我爹出門，所以我也學會了捉龍，我除了捉龍之外，別的都不會嘛。」

老者沉吟了半晌，道：「妳說你爹住在東石鎭上的陳家祠堂？」

神秘麗人道：「是的，是的，大叔如是不信，可以隨我回去看看，保證不是哄你的。」

老者臉上浮現一抹曖昧的笑容，伸手摸摸她的面龐，嘿嘿笑道：「妳長得這麼標緻，我實在不忍傷害妳，不過我若是查明妳扯謊，我還是會一棒砸爛妳。」

說罷，身形陡地騰起，轉眼工夫，已沒入遠處的夜色中。

＊　＊　＊

東石鎭上。

陳家祠堂。

一條黑影無聲無息的飄落在陳家祠堂上的門口。

這人，正是剛剛在小漁村外查究神秘麗人身份的老者，他只花了半個時辰就趕到了這裡。

此刻，剛交四更，夜色正深，東石鎭上萬家燈熄，人人都正在睡夢中，陳家祠堂的裡裡外外也是一片沉靜，看不見一個人影。

老者手握狠牙棒，輕步走到祠堂階前，停下脚步，側耳聆聽。

祠堂裡面一片漆黑，不過對老者並沒影響，他的耳朵比眼睛還管用，運耳一聽，就聽出祠堂中果然有人在睡覺——五丈以內，人的鼻息聲，他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他於是舉步走了進去。

這家祠堂已甚破舊，堂上却仍收拾得乾乾淨淨，他取出火摺子，找到供案上的一盞油燈，將它點燃了起來。

燈光一亮，祠堂上的情形頓時清晰的顯現出來，在靠石邊的墻壁下擺着一張舊床，從破舊的帳子看去，依稀可見床上卧着兩個人。

他們，顯然就是神秘麗人的父母。

他們仍在沉睡，沒有驚醒過來。

老者走近床前，用狠牙棒挑開帳子，細視床上二人，只見男的年紀四十七、八歲，面貌清瘦憔悴，似在病中，女的也有四十來歲，兩個眼眶深陷，一看即知是瞎子不錯。

夫婦倆合卧在一堆，身上蓋着一條破棉被，貧賤夫婦之狀況，令人見了辛酸！

老者發出一聲咳嗽！

這一聲咳嗽，立刻驚醒了男瞎子，他眨了一眨深陷的眼睛後，驚問道：「誰？什麼人？」

一面發問，一面掙扎坐起來。

女瞎子也跟着醒來，問道：「蝶兒，妳回來了麼？」

男瞎子急急說道：「不！不！不是我們的蝶兒，喂，你是何人？」

老者看到這情形，覺得已沒有再追問的必要，乃轉身走出，擬返海堡。

不料剛剛要跨出祠堂之際，突然迎面奔入一個叫化子，差點與他撞個滿懷。

「哎呀！」

叫化子失聲驚叫，即時刹住了脚步。

這叫化子也是四十多歲的年紀，一蓬亂髮披在臉上，渾身髒兮兮的，但五官却長得相當端正，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他的左袖隨風飄蕩，裡面缺了一條手臂。

老者一見之下，立刻猜想到此人必是神秘麗人所說的那個叫化子叔叔，亦即是送那張人皮面具給她的人，乃問道：「你是蝶兒的叔叔？」

中年叫化子一頭霧水，愕然道：「是呀！你是什麼人？」

老者說道：「你曾經送一張人皮面具給蝶兒？」

中年叫化子點頭道：「是呀！」

老者道：「那張人皮面具是你製成的麼？」

中年叫化子搖搖頭道：「不是，是我撿來的。」

這時，男瞎子急急下床，開聲道：「兄弟，他是誰？他是誰呀？」

中年叫化子道：「大哥，我不知道，你們不認識他？」

男瞎子道：「他一直不開口，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中年叫化子回望老者問道：「老兄，你是何人，到這裡來幹甚麼？」

老者冷冷一笑道：「你不必知道。」

突然一舉狠牙棒，向中年叫化子的胸口撞了過去！

中年叫化子臉色大變，却呆立不動，竟然不知閃避。

沒有習武之人和習武之人，差別就在這裡，一般習武之人在突遇襲擊之際，本能的就會出手招架或閃避，而沒有習武的人在突遇襲擊之際，大都會呆住，不知所措。

老者目的只想試探他的底子，一看他果然不動，便適時撤回狠牙棒，哈哈一笑，抄起狠牙棒，大步走了出去。

中年叫化子跟到門口，目送老者走遠之後，才轉回到祠堂裡面來。

男瞎子冷冷道：「走了？」

中年叫化子答道：「嗯！走了。」

男瞎子冷笑道：「海堡裡的人？」

中年叫化子道：「不錯，他叫『餓狠粟森』，十八家將排名第七。」

女瞎子接口道：「有沒有被他看出破綻？」

中年叫化子道：「沒有，這傢伙身手雖然不弱，却非精明之人。」

女瞎子道：「小蝶兒必是出了事，否則，這傢伙不會到這裡來。」

中年叫化子道：「我看未必，她若是露了底，餓狠粟森豈會白白就走？」

男瞎子道：「不錯，小蝶很精靈，應該不會把事情弄砸了才是。」

中年叫化子道：「但是從現在開始，咱們更要小心了，千萬大意不得。」

男瞎子道：「你打聽的結果怎樣？」

中年叫化子道：「姓蓋的確實患了病，現在每天在服藥。」

男瞎子道：「什麼病？」

中年叫化子道：「不太清楚，我一連三天守在回春堂藥舖的門口，昨天下午才見十八家將之一去抓藥，我正想藉行乞去聽聽藥舖裡的人說些什麼，却被伙計趕了出來。」

男瞎子道：「藥多不多？」

中年叫化子道：「不少，包成一大包，看樣子有三天的份量。」

男瞎子道：「姓蓋患的必是不易治癒之病，否則，不會一連吃了半年的藥還在吃。」

女瞎子道：「可惜死不了，他要是死了，那就好辦事了。」

中年叫化子道：「不對，他一死，咱們的希望便告落空。」

女瞎子說：「怎麼說呢？」

中年叫化子道：「咱們所要的東西，只有姓蓋的一人知道藏在那裡，他若死了，咱們就無法得到那東西了。」

女瞎子道：「那批東西，一定藏在堡中。」

中年叫化子道：「不錯，但堡中的建築非常複雜，有許多不爲人知道的秘道和秘室，要知道確實地點，只怕找幾年也找不出來。」

女瞎子道：「十八家將也不知道？」

中年叫化子道：「他們當然不知道，他們跟隨姓蓋的才不過兩年，姓蓋的絕不會把那樣重大的秘密告訴他們的。」

男瞎子忽然喃喃的說道：「看來我聽到的消息一定不錯，姓蓋的必是患了風濕之疾。」

中年叫化子道：「果眞是風濕，那麼你要小蝶在小漁村替人捉龍這步棋，就下得對了。」

那男瞎子微微一笑，道：「是的，當小蝶在小漁村上捉龍的消息傳入了姓蓋的耳中時，只要他對小蝶沒有懷疑，那麼我的計策就算成功了。」

話聲甫落，突聞祠堂門口有人接腔道：「不錯，時大哥，你的計策已成功了一半。」

隨着話聲，一個「盲人」走進了祠堂來。

她，正是神秘麗人。

她又戴上了人皮面具，故一點也看不出她是個美貌如花的姑娘。

女瞎子笑道：「小蝶，妳沒事吧！」

被稱爲小蝶的神秘麗人走到他們床前，扔掉竹棍子，笑道：「沒有，有驚無險。」

女瞎子道：「剛才來了一個海堡裏的人，他叫『餓狠粟森』。」

小蝶道：「我知道，他懷疑我不是普通人，可能對海堡不利，因此在路上截住了我。」

她將經過的情形說出，最後笑問道：「你們沒有被他看出什麼吧？」

男瞎子道：「沒有，因爲我們兩個確確實實是個瞎子，他只看看就走了。」

小蝶笑道：「餓狠粟森一向作風暴戾，以前動不動就殺人，如今上了年紀，好像改了不少。」

男瞎子冷冷的笑道：「不，妳錯了，他跟以前一樣，只不過他受到了姓蓋的叮囑，不敢胡亂的殺人罷了。」

中年叫化子道：「對，姓蓋的樹敵甚多，現在他隱居海堡只有咱們知道，要是在當地出了人命案，事情一鬧大，消息一傳開，對他就十分的不利了。」

說到這裡，轉對小蝶問道：「小蝶，妳剛才說時大哥的計劃已成功了一半，是指何而言呢？」

小蝶道：「第一，經此一來，海堡的人對咱們已沒懷疑，今後我可以繼續在小漁村上捉龍。第二，我在小漁村找到一個呆子，他叫『阿福』，無父母妻子，單身一個人，我告訴他希望將父母接去小漁村上居住，免得我每天長途跋涉，他聽了很高興，答應撥兩間房子讓咱們居住。」

男瞎子聽了大喜道：「好極了，這樣一來，咱們更可以接近海堡了。」

小蝶道：「明晚我再走一趟，要是海堡裡的人沒有什麼動靜，你們後天晚上便隨我去小漁村住下。」

中年叫化子道：「我呢？」

小蝶道：「那餓狠粟森已知你是我的叔叔，所以你每隔幾天去探望我們一下，大概是不會引起他的懷疑，不過行動要大方，千萬不能鬼鬼祟祟，因為村上的漁民中有姓蓋的眼綫，住在阿福隔壁的李二郎就是其中之一。」

中年叫化子問道：「村上漁民對姓蓋的印象如何？」

小蝶道：「敬畏。」

中年叫化子又問道：「妳認為妳在小漁村上替人捉龍，已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同時已為村上漁民所接受了？」

小蝶道：「是的，捉龍的計劃是放長綫釣大魚，今後一個月內，我只替人捉龍，不幹別的事，相信姓蓋的部下在對我暗中監視多日而無任何可疑的情況之下，會相信我不是心懷不軌之人，那時候，他們，甚至姓蓋的說不定也會叫我去捉龍，其次，我女扮男裝之事，大概也不會被村中的婦女發現，理由是那些漁民捨不得我離開那裡，他們會緊緊守住秘密的。」

中年叫化子道：「如果一切進行順利，妳應居第一功。」

小蝶道：「那裡，這主意是仇大哥策劃的，我只不過是照計劃行事吧了。」

男瞎子笑道：「事成之後，我會好好謝妳，絕不讓妳吃虧就是了。」

小蝶打了個呵欠，道：「好了，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我要睡覺了。」

＊　＊　＊

過了兩天，小蝶的假父母男瞎子和女瞎子，順利的到達了小漁村，在阿福的家住了下來。

此事，當然使村上漁民議論紛紛，阿福忙加解釋，說他們一家三口只打算在村內上住些日子，由於他自己是單身漢子，又因看他們太可憐，因此才分出兩間房子租給他們居住，同時也好請他們幫忙看家云云。

漁民頭腦簡單，聽了阿福的解釋，再說「捉龍」的，父母是個瞎子，境況確實值得同情，也就沒有人反對了。

這時候，除了阿福和李二郎之外，村民尚不知「捉龍」的是個如花似玉的姑娘，這是因為阿福和李二郎尚未將秘密告訴別人(李二郎雖和小蝶鬧得不歡而散，但他怕老婆，不敢洩漏秘密)。

而身為海堡十八家將之一的「餓狠粟森」似乎也守住了這個秘密。

數日之後，經阿福之暗中走告，才開始有顧客上門，於是，每到深夜，小蝶就在阿福的家為人捉龍，施展其美妙的柔指，使每一個上門的顧客通體舒服，深感其樂無窮。

這些顧客，當然都是村上的漁民，他們在享受到奇趣之後，個個為之着迷，因此，當阿福叮囑他們守密時，無不滿口應允，發誓絕不洩漏秘密。

自此，阿福的家門庭若市，但因小蝶每晚只肯替三個人捉龍，阿福不得不採取登記排隊方式，到了後來，登記姓名之後，往往要等上十天才能輪到一次。

阿福很樂意的幫着小蝶安排這件事，因為小蝶每隔兩天就特別給他侍候一次，而且是不要錢的。

從此，小漁村上的男人個個眉開眼笑，出海捕魚也特別有勁，使得他們的妻子大為高興，對「那個捉龍的」大起好感呢。

這中間，海堡裡的人始終沒出現一個，直到半個月後的一天深夜，正當小蝶要替一個漁民捉龍之際，突聞房門「砰砰」作响，旋聽阿福在房外道：「姑娘，請妳開門。」

小蝶道：「什麼事？」

阿福的聲音透着惶急，道：「妳快開門，有兩位大爺要來看妳呢。」

小蝶一聽這話，便起身去開門，只見阿福的身後站着兩個人，一個正是餓狠粟森，另有一個是很斯文的中年人，她連忙堆出迷人的笑臉(她每夜為人捉龍之前就揭去人皮面具)，福了一福道：「原來是這位大叔，你們也要捉龍？」

餓狠粟森推開阿福，與那中年人走入房中，咧嘴嘿嘿一笑道：「不錯，我們兄弟今晚特來關照妳。」

小蝶含笑道：「承二位大叔看得起，小女子萬分榮幸，請在外面坐一坐，等小女子為這位……」

餓狠粟森不待她說完，就向床上那個等待「享受」的漁民道：「老弟，讓一讓如何？」

他說這話時，臉上雖帶笑容，却笑得使人看了害怕，那人素知海堡裡的人得罪不得，聽了連忙翻身下床，連連拱手道：「是，大爺你先來！」

說罷，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小蝶不生氣，笑嘻嘻道：「兩位大叔，那一位先來啦！」

餓狠粟森道：「我先來。」一躍上床，躺了下來。

小蝶即在床前坐下，準備為他捉龍，一面含笑道：「這位大叔，還沒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餓狠粟森笑道：「我姓粟。」

小蝶轉顧那中年斯文的中年人笑問：「還有這位大叔，你尊姓大名呀？」

那中年人微微一笑道：「我姓鐵。」

小蝶道：「你們都是海堡裡的人？」

姓鐵中年人道：「不錯。」

小蝶道：「小女子聽他們說，你們蓋老爺叫人敬佩，以後可要你們多關照關照了！」

姓鐵中年人微笑道：「這要看妳今夜的表現如何而定了。」

小蝶羞答答的一笑道：「小女子盡力而為就是了。」

餓狠粟森忽然笑道：「兄弟，你到外面走走吧。」

姓鐵中年人一怔，道：「不要小弟陪伴？」

餓狠粟森笑道：「是的，我覺得不必要了，你祇在外面守候便是，等我捉好了，再輪到你。」

姓鐵中年人臉上露出別有含意的微笑，道：「你不怕？」

餓狠粟森一擠眼道：「不怕。」

姓鐵中年人乃出房而去。

小蝶起身掩上房門，即回床前坐下，開始為餓狠粟森捉龍。

一個有着月貌花容的姑娘，不論她捉龍的功夫如何，當其纖纖十指落到男人身上，在男人身上滑動之時，無不使那個男人感到痛快淋漓，欲仙欲死。

而小蝶這回表現得特別賣力，沒多久使得餓狠粟森感到不克自制，目中射出饑渴的光芒。

他忍不住伸出毛茸茸的手掌，企圖輕薄一番，小蝶假裝怕癢，連連躲閃，吃吃嬌笑道：「大叔，你別這樣嘛！」

餓狠粟森見她未動怒，更是肆無忌憚，嘻嘻笑道：「姑娘，妳真美，嘻嘻，早知妳捉龍功夫這麼到家，我……我……我……」

他的呼吸突然變得很急促，臉色漲紅，眼睛冒火，好像真正的一隻餓狠，要吃人了。

在房外監視的姓鐵中年人聽到了餓狠粟森聲音有異，立即「砰」然推開房門，衝了進去，急急問道：「粟兄，你怎麼了？」

「哎呀！嚇了我一跳。」小蝶假裝失驚的叫着。

餓狠粟森正在興奮上頭，冷不防同伴突然衝入，頓如被人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刹那間全身冷却，不禁大為生氣，罵道：「老九，你他媽的什麼玩意兒？」

姓鐵中年人一見他沒事，大為尷尬道：「你……你沒事？」

餓狠粟森沒好氣地道：「渾球，我當然沒事，你緊張個什麼勁兒？」

姓鐵中年人頓悟他發出「異聲」的原因，不禁哈哈大笑道：「抱歉，抱歉，小弟是太緊張了，哈哈，哈哈……」

一邊笑，一邊走出，順手帶上房門。

餓狠粟森忙向小蝶低聲道：「姑娘，妳再來，妳再來！」

小蝶又開始替他捉龍。

「姑娘，妳到底叫什麼名字？」

「不告訴你。」

「哎，告訴我有什麼關係？」

「你太兇，那天還想殺我呢？我害怕死了。」

「不，不，不，那是誤會，當時我以為妳……咳，總而言之，現在我知道妳不是壞女人，妳是個孝女，為了養活妳爹娘，唉！不談這個，我想……我想……嘻嘻我想……嘻嘻！」

「大叔，請你不要動手動脚，我雖然操此賤業，身子可是清白的。」

「嘻嘻，妳既敢替男人捉龍，為何……何不……」

「大叔，你再這樣，我可要走了。」

「走！走到哪裡去？」

「離開這裡，到別處去討生活。」

「哦！」

「我只道這小漁村民風淳厚，所以才敢到你們這裡來，你要這樣，我……」

「這樣好了，我給妳銀子，妳要多少，我給妳多少，好麼？」

「不，大叔，我只能捉龍，絕不賣身。你，哎呀！我不來了，我要告訴我爹娘去！」

小蝶起身作勢欲走，但臉上却沒有憤怒，祇有嬌嗔，餓狠粟森捨不得她走，連忙拉住她道：「好好，我不欺負妳，妳再為我捉一捉吧！」

雖然不能達到最高享受，但她的手指功夫仍然使他上了癮，他覺得能有這麼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為自己捉遍全身，也是一項世間少有的享受，所以他「妥協」了，不敢霸王硬上弓。

於是，小蝶繼續讓他滿足，約莫捉了半個時辰，她收手道：「好了，大叔。」

餓狠粟森意猶未盡道：「再來一次如何？」

小蝶美眸一溜轉嫵媚一笑道：「只要大叔不欺負我，我會留下來的，下次來不也一樣？」

餓狠粟森只得下床道：「也罷，我的同伴也要捉一捉，他只怕也等得不耐煩了，多少錢？」

小蝶道：「隨大叔賞賜就是嘛！」

餓狠粟森掏出一塊碎銀，塞入她的手中，笑道：「這是一兩銀子，下次會多給妳一些。」

小蝶連連道謝。

餓狠粟森聳聳肩，開門走出，大聲道：「老九，輪到你了。」

姓鐵中年人繼之入房，掩上房門，一言不發便上床躺了下來。

小蝶也立刻坐下，伸出了她的一雙玉手。

「姑娘，我眞不相信妳會幹這種營生，難道妳眞的沒有別的事可做麼？」

「沒有，我只會捉龍。」

「女紅也不會？」

「女紅養不活我們一家三口。」

「但無論如何，一個姑娘家……」

「鐵爺，你一定知道『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話吧，我們貧苦人家的苦況你是不會瞭解的。」

「我瞭解，但我認爲一個女人的貞節比生命更重要，何況妳尚未出嫁，而且又是長得這麼漂亮。」

「鐵爺，我是靠勞力養活我爹娘，不管別人對我怎麼想，我自認是淸白的。」

「唔！妳是個奇女子，天底下只怕找不到第二個像妳這樣的姑娘。」

「鐵爺，你不喜歡我幫你捉龍麼？」

「身爲一個男人，對此絕無不喜歡之理，我只是覺得妳不該操此賤業，這一行對妳太不適合了。」

「奇怪，你好像與衆不同，我在這村上已替不少男人捉過，却沒有一人像你這樣的跟我說話。」

「……」

「鐵爺，你大名如何稱呼？」

「錚！」

「鐵錚？」

「對！硬梆梆的姓名。」

「我捉龍的功夫好不好？」

「很好。」

「那麼請多替我吹噓好麼？」

「妳在這村上不是已經應接不暇？」

「村上的漁民大都庸俗得很，不像你鐵爺這麼瀟洒脫俗。」

「我們海堡裡的男人未必個個如我，他們中也許有人會把妳吃掉呢！」

「哦！若是如此，那就不必了。」

「不過，從明天開始，他們會一個個來找妳捉龍。」

「他們已經知道了？」

「是的，老實告訴妳，我們對妳暗中觀察了半個月，現在已知妳不是……唔，總而言之，剛才那位粟爺已將秘密說給大家知道了。」

「大家是誰？」

「海堡的十八家將。」

＊　＊　＊

海堡十八家將，小蝶終於一一「見識」過了，他們的名號及排名如下：

賽諸葛許半仙。
活閻王荊大鼎。
九尾神狐毛百昌。
霹靂雙劍喬如松。
巨無霸張義。
七尺無常賀炎。
餓狠粟森。
金錢豹申屠雄。
飛刀鐵錚。
流星追魂司徒春。
銅鑼道人。
花蝶阮復。
大刀關仁虎。
鐵筆孔八爺。
金傘娘子潘愛蓮。
黑蜈蚣冷昭。
混江龍尚亮武。
老書僮閔家桐。

這十八家將中，祇有金傘娘子潘愛蓮是女人，她已徐娘半老，由於好奇，她也曾給小蝶捉了一次，却大叫「沒趣」而去。

除她之外，對「捉龍」不大感興趣的還有一個「飛刀鐵錚」，他只讓小蝶捉了兩次便沒有再來，其餘十六人則趨之若鶩，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兩個人結伴而來，陶醉在小蝶的美妙玉指之下。

隱居避仇　家將被殺

紙，總是包不住火的，此事終於被海堡堡主蓋老爺子所知悉了。

一天晚上，小蝶正準備與她的假爹娘吃飯之際，一個人推門走了進來。

這人是十八家將排名最末的老書僮閔家桐。

他原是蓋老爺子的書僮，由於武功不弱，又因年紀接近五十，蓋老爺子乃提升了他爲家將，不再以書僮使喚他了。

小蝶（因夜未深，她仍戴着人皮面具冒充男人）一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相迎道：「閔爺，怎麼這麼早就來了，我還沒有吃飯呢？」

老書僮閔家桐笑道：「不要吃飯了，跟我走吧。」

小蝶一呆道：「哪裡去呀？」

老書僮閔家桐道：「海堡。」

那男瞎子和女瞎子本來已端飯在吃，一聽這話，登時一齊停止吃飯，耳朵豎了起來。

小蝶驚訝道：「去海堡幹甚麼？」

老書僮閔家桐道：「我們主人要請你去捉龍。」

小蝶道：「眞的？」

老書僮閔家桐道：「眞的。」

小蝶道：「蓋老爺子已知道了？」

老書僮閔家桐道：「是的，是我告訴他的，他聽說有你這麼一個俏姑娘替人捉龍，覺得很有趣，便命我來帶你去，他說捉龍對他的疾病可能有幫助。」

小蝶又問道：「蓋老爺子有甚麼疾病啊？」

老書僮道：「老毛病，風濕。」

小蝶哦道：「原來是風濕病，這種疾病我會治好一個人。」

老書僮道：「捉龍捉好了？」

小蝶點點頭道：「正是，我每天替他捉一次，一個月後居然痊癒了，他一高興，就賞了我十兩銀子哩。」

老書僮閔家桐笑道：「要是你能治好我們老爺子的風濕，絕對不止十兩銀子。」

小蝶道：「可是，我有些……害怕……」

老書僮閔家桐詫異道：「怕甚麼？」

小蝶道：「怕去海堡，我聽說海堡以前名叫『鬼莊』，鬧過鬼的呢！」

老書僮閔家桐失笑道：「別怕，那是以前的事，自從我們搬進去居住至今，貓都沒看見，快穿上衣服跟我走吧。」

小蝶遲疑道：「我膽子很小，從小就很怕鬼……」

男瞎子開口道：「蝶兒，別像個小孩子，人家蓋老爺子看得起你才要你去，你快隨這位大爺走吧！」

小蝶道：「可是，我不敢一個人回來，那段路很黑，風又大，呼嘯呼嘯的怪嚇人的。」

老書僮閔家桐道：「這簡單，我帶你回來就是了。」

女瞎子接口道：「既是如此，蝶兒，莫叫人家等得太久，快去吧！」

小蝶應了一聲，便回房披上衣服，拿了探路的竹棍子，便隨老書僮閔家桐而去。

她仍然假裝盲人，讓老書僮閔家桐牽着走，直到遠離了小漁村，才不再冒充瞎子，快步隨行。

「小蝶，我實在想不通，你既然敢爲男人捉龍，爲甚麼又要女扮男裝？冒充瞎子？」

「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經常走夜路，這樣可避免在路上碰到壞人，一是瞞住婦女們，否則她們絕不肯讓自己的丈夫來找我捉龍，那個女人肯讓自己的丈夫給一個女人捉龍？閔爺你說是不是？」

「嗯！對！對！」

「閔爺，蓋老爺子知道這件事，他沒有責備你們嗎？」

「沒有，我詳詳細細的告訴他了。」

「說甚麼？」

「說……說你們沒有一點可疑，說你是個孝女，爲了養活眼睛失明的雙親，不惜冒着身敗名裂之險，出來爲人捉龍。」

「你說我們沒有一點可疑，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這個……是這樣的，我們老爺在任上得罪過許多綠林强豪，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計劃報仇雪恨，因此，我們老爺才避居此地，爲了安全計，凡有外人來到此地，我們都會密切注視，你剛來此之時，我們也暗中注意的打聽過了，已證明你們沒有可疑。」

「哦！原來如此。」

「小蝶，這件事你可千萬不能洩漏出去，否則我們不會放過你的。」

「不會，不會，閔爺你放心好了，蓋老爺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好人，我們都希望他能安渡餘年，絕不會洩漏一個字的。」

「這樣才好，我們老爺很慷慨，你若捉得他高興，他會重重的賞賜你的。」

「是，是！」

沿着海岸上的一條崎嶇小路，走了頓飯工夫，海堡已然在望。

它建築在臨海的一座石山頭上，有一條石級蜿蜒而上，向天看時，景色如畫。

看外表，它像一座石砌的小城堡，非常的巍峩壯觀，堡的前面還有一座伸懸海面的巨岩，它像一隻巨掌，上面托着一座小小的八角涼亭。

現在是晚上，所以祇能隱隱約約看見海堡的輪廓，以及幾點的燈光。

要上海堡，石級是唯一之路，除此之外，山頭的四面均是滑溜溜的岩石，即使身懷絕頂輕功，也難輕易飛登上去。

老書僮閔家桐領着小蝶走上石級。

石級窄而陡，寬僅三尺，兩邊均是岩石繞夾着，好像是高高的圍牆。

小蝶祇登了百多級，就叫苦了起來，道：「哇，這麼陡的石級，我的腿受不了啦！」

老書僮閔家桐道：「剛剛開始就叫苦，還有一千個石級要走

呀！」

小蝶吃驚道：「甚麼？還有一千級石級，那我怎麼受得了？」

老書僮閔家桐笑道：「你眞是走不動？」

小蝶道：「是呀，要登一千級石級，等於爬一座高山，那我怎麼受得了？」

老書僮閔家桐停步笑道：「你若不介意，我背你上去如何？」

小蝶道：「這……這羞死人了，我不要……」

老書僮閔家桐道：「不要就走吧！」

說着，舉步向上繼續上登。

小蝶隨後跟着，又登了幾十級，力竭而停，嬌喘道：「不成，我走不動了。」

老書僮閔家桐道：「要不要我背？」

小蝶喘着氣道：「你……可要老實才成……」

老書僮閔家桐笑道：「放心，我是太監，耍不出甚麼名堂來的。」

小蝶瞪目道：「你是太監？」

老書僮閔家桐哈哈笑道：「我們老爺目前在海堡居住，恰如一位養尊處優的皇帝，而我是他的家將，今天奉命領你入堡，豈不是等於太監！」

小蝶噗嗤一笑道：「那麼，你若不老實，我向蓋老爺子告狀，叫你挨幾十個大板。」

老書僮閔家桐笑道：「對，對，所以你根本不用擔心我會欺負你。」

小蝶道：「好，彎下腰來！」

老書僮閔家桐彎下腰來蹲下，小蝶便往他背上一趴，老書僮閔家桐雙手反剪，勾住她的兩隻脚，即長身而起，健步如飛的向上飛奔。

海堡十八家將個個不含糊，此刻老書僮閔家桐背着小蝶，飛登石級如履平地，快如脫韁之馬，不消半盞茶工夫，業已登臨山頭。

他放下了小蝶，笑道：「到了！」

現在，海堡已整個現於小蝶面前，它的外表確如一座小城，有城門和城牆，門外還有兩個持槍的勁裝大漢，猶如兵卒。

小蝶看到這種氣派，有些害怕地道：「閔爺，我怕……」

老書僮閔家桐笑道：「別怕，跟我來吧。」

他拉起小蝶一隻手，牽她走入堡中，經過堡門時，兩個勁裝漢子還向她敬禮呢。

一進堡門，情勢就與一般城池不同，裏面不見天日，是很敞寬的大石室。

大石室裏面燈光明亮，可淸楚的看見幾道石梯通上二、三樓，給人的感覺是這海堡裏面有數不清數不盡的石室，神秘極了。

老書僮閔家桐拉着小蝶走上一道石梯，進入一條甬道，再經過一陣轉彎抹角，最後才到一間石室門前。

石室門口，也有兩個守衛者。

但這兩個守衛者已非常人，而是十八家將中的兩個，一個是九尾神狐毛百昌，一個是霹靂雙劍喬如松。

一看這情形，小蝶已知「蓋老爺子」就在這裏面了。

九尾神狐毛百昌曾讓小蝶捉過三次龍，是她的老顧客，故此看見小蝶到達，就向她擠擠眼，輕笑道：「小蝶姑娘，今天你比我們高一級了。」

小蝶道：「毛爺說那裡話，我是個捉龍的人，每一位顧客在我眼中都是衣食父母。」

霹靂雙劍喬如松低聲道：「少耍嘴皮，快進去吧！」

說着，推開石室的房門。

石室中，佈置得富麗堂皇，裝飾之燦爛奪目，幾乎使小蝶爲之眼花撩亂了。

眞的，雖然房間不算怎麼大，但卻美侖美奐，傢具件件精美，不遜於皇宮。

房中一張精美的牙床上，臥着一個老人。

他身上蓋着一條絲棉軟被，祇露出一顆頭，頭髮已灰白，臉部略顯消瘦，唯雙眉甚濃，目中亦烱烱有神，威儀迫人。

不用說，這老人便是昔日的全國第一名捕，如今的海堡主人——神捕頭蓋世龍蓋老爺子了。

老書僮閔家桐先一步進房，施禮道：「老爺，捉龍的小蝶姑娘到了。」

蓋世龍輕嗯了一聲道：「叫她進來。」

老書僮閔家桐向小蝶招招手，小蝶便移步進房，好像見聖駕一般，頭都不敢抬起，深深一福道：「難女小蝶，拜見老爺。」

蓋世龍微微一怔，問道：「你戴着面具？」

老書僮閔家桐代答道：「是的，老爺，她怕驚世駭俗，因此出門時都戴着面具的。」

蓋世龍道：「揭下來吧！」

小蝶忙將人皮面具揭下，收入懷中。

蓋世龍一看，果然是個世間少見的美人兒，臉上不禁浮現了笑容說道：「果然是個美人，祇是身上穿的衣服太難看了。」

老書僮閔家桐忙向小蝶道：「小蝶姑娘，快把外衣脫下來吧！」

小蝶脫了外衣，露出女兒家的一身衣裳，蓋世龍眼前一亮，笑道

：「這才好看，小蝶姑娘，你的一切，老夫已聽家桐說過，爲了養活你的雙親，你不惜犧牲名節爲人捉龍，孝心可感，值得同情。」

小蝶恭敬道：「謝謝老爺誇獎。」

蓋世龍含笑道：「聽他們說你捉龍的功夫很高明，是嗎？」

小蝶道：「不敢，混一口飯吃罷了。」

蓋世龍道：「老夫近年風濕加重，行動頗不方便，也許捉龍對老夫會有幫助，所以叫你來試試。」

小蝶道：「難女很願意爲老爺效勞。」

蓋世龍道：「那麼，這就開始，家桐，你出去吧！」

老書僮閔家桐應了一聲，倒退出房，隨手關上房門。

小蝶搬過一張鼓櫈，在床前坐下，輕輕揭去他身上的絲棉軟被，就開始爲他捉龍。

她心中很興奮，因爲這正是他們計劃希望實現的第一步，現在順利的實現了。

但這一次的捉龍，她不敢使出一誘惑手段，而規規矩矩的捉，因爲她知道眼前的人是個精明如鬼的老江湖，如果使出「誘惑手段」，一定會弄巧反拙的，如此不但沒有第二次，而且還會馬上命喪海堡之中。

半個時辰後，一條龍捉成了。

蓋世龍似乎很滿意，笑道：「很好，很好，明天這個時候，再來爲老夫捉一次如何？」

小蝶道：「老爺肯惠顧，是難女的榮幸。」

於是，蓋世龍召老書僮閔家桐進房，命他賞了小蝶幾兩銀子，然後小蝶穿上男裝的外衣，戴上了人皮面具，仍由老書僮閔家桐領出海堡，帶返小漁村。

* * *

阿福和男、女瞎子在房中聊天，三人對小蝶這次去海堡爲「神捕頭」蓋世龍捉龍，都懷着憂喜參半的心情。

他們爲甚麼憂喜參半？

因爲計劃雖然在逐步實現（阿福當然被蒙在鼓中），但危機似乎是步步逼近，剛才，就有一個幪面怪客到過他們的房中。

他們正在討論這一件事，討論得最起勁的是阿福，他一再表示不知「幪面怪客」的身份來歷。

「他」一定不是「海堡」中的人，海堡十八家將，都已和小蝶混得很熟，而現在小蝶姑娘又去了海堡，爲蓋老爺子捉龍，在此情況之下，他們怎麼會另派一個幪面怪客來查探你們的底細？

男、女瞎子含含糊糊的應着，不再表示意見，因爲他們早已知道剛才來的幪面怪客是誰。

一陣「吱吱呀呀」的推門聲從大門傳入，接着是小蝶的「重濁」嗓門。

「爹、娘，我回來了！」

阿福一聽大喜，快步奔了出去。

祇見小蝶已走進屋中來，乃急問道：「你一個人回來？」

小蝶道：「不，那位閔爺送我到村上，他已回堡去了。」

阿福又急問道：「有沒有爲那位蓋老爺子捉龍？」

小蝶道：「有的，他很滿意，賞了我五兩銀子，說明晚還要我去。阿福哥，我好累，今夜不再接客了，要是有人來捉龍，你替我擋駕就是，說我很累，已上床睡覺了。」

阿福道：「好的，好的，小蝶姑娘，剛才有個幪面怪客來過哩！」

小蝶聞言一驚道：「幪面怪客？他是誰？來這裡幹嗎？我爹娘呢？」

她一口氣問了幾件事，使得阿福一時吶吶答不出來，適於此時，祇聽女瞎子在房中開聲道：「蝶兒，娘和你爹在此。」

小蝶一聽之下，一顆心才放了下來，當下向阿福一笑道：「阿福哥，我累死了，有話明天再說，好嗎？」

阿福對她早已千依百順，連連點頭道：「好，好，我不打擾你，那個幪面怪客的事，你爹娘會告訴你的，進房去吧。」

小蝶穿過堂屋，進入男、女瞎子的房中，拴上了房門。

男瞎子道：「小蝶，沒事吧？」

小蝶道：「沒事，一切非常順利，祇是我聽阿福說剛才來了一個幪面怪客，他是何方神聖？」

男瞎子道：「這事等下再告訴你，現在你先把去海堡的經過情形說給我們聽聽。」

小蝶坐上他們的床，以耳語的方式將自己在海堡爲「神捕蓋世龍」捉龍的經過說出來。

男瞎子聽完再問道：「你見過的蓋世龍，是甚麼模樣的？」

小蝶道：「他頭髮已灰白的，臉部很消瘦，兩道眉毛又濃又黑，他自稱風濕很重，我看好像未必。」

男瞎子道：「不錯，姓蓋的相貌確如你所形容，不過……」

小蝶道：「怎麼樣？」

男瞎子臉上浮起了一抹冷笑道：「我敢跟你打賭，你所見到的蓋世龍，絕對不是眞正的蓋世龍。」

小蝶吃了一驚道：「怎麼會不是呢？」

男瞎子道：「因爲，剛才姓蓋

的來過了。」

小蝶一呆道：「就是那個幪面怪客嗎？」

男瞎子道：「不錯。」

小蝶道：「你怎敢確定他就是姓蓋的呢？」

男瞎子冷笑道：「我的眼睛雖然瞎了，但是我的耳朵並不聾，我一聽他的聲音，就知道他是姓蓋的老賊。」

小蝶還是覺得不可思議，詫異道：「這麼說，他找個人冒充他自已叫我去捉龍，他本人卻跑到這裡來？他這樣的安排有何意思？」

女瞎子接口冷笑道：「小蝶你精靈如鬼，應該知道蓋老賊這樣安排的原因才是。」

小蝶恍然而悟道：「我明白了，他怕咱們不是普通人物，擔心會對他不利，因此祇用替身試探一下，今晚我要是乘機下手殺了那替身，就中了他的計了，是嗎？」

女瞎子道：「不錯，正是如此，而他本人再親自來到此踩探，以徹底瞭解咱們的底細。」

小蝶問道：「他有沒有認出你們？」

女瞎子道：「好像沒有，事隔這麼多年，他大概記不起我們這兩個老殘廢了。」

男瞎子道：「我們的外表已經改變了很多，他大概已認不出來，不過也難說，要等你下次再入堡爲他捉龍時，才能斷定。」

小蝶道：「要是他認出你們，明晚我再入堡爲他捉龍時，豈不是飛蛾撲火，送羊入虎口的白白送死了嗎？」

男瞎子道：「要是他已認出我們兩人，你明晚不去爲他捉龍也一樣逃不過的。」

女瞎子道：「對，小蝶，現在咱們已騎虎難下，祇能向前，不能後退了。」

小蝶笑道：「別擔心，我會去的，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男瞎子道：「正是，事成之後，可以任你予取，我們最大的目的是報仇！」

小蝶道：「我不怕冒險犯難，我『小狐狸』花小蝶天生就喜歡幹這種事，不過，我也不想白白送死，你們今後的言語舉動更要小心，尤其是在阿福面前絕對不能露出一點口風，你們一露破綻，我就死定了。」

女瞎子道：「不會的，你放心。」

小蝶道：「海堡十八家將中，我比較擔心那個『飛刀鐵錚』，那傢伙每次看我時，都充滿懷疑的眼光，要是能設法先將他除去，可能要好一些。」

男瞎子道：「不，這個時候千萬不能輕舉妄動，必須等到蓋老賊對咱們信任無疑之時，才採取行動。」

女瞎子道：「或者是等咱們窺探出蓋世龍那老賊藏匿那批東西的地點時才能動手。」

小蝶問道：「我那位『叫化子叔叔』這幾天怎麼不見人影？」

男瞎子道：「我叫他沒事不要來，免使海堡十八家將生疑。」

小蝶道：「好了，我要回房休息，你們也睡覺吧。」

女瞎子道：「你還沒吃飯，廚房裏還有一大碗飯蒸着呢！」

小蝶道：「我不餓。」

她下床出房，回到自己的房中，卻見阿福坐在自己床上，不禁一呆道：「阿福哥，你還沒睡嗎？」

阿福靦覥一笑道：「我……想跟你談談……」

小蝶道：「談甚麼？」

阿福道：「談兩件事，先談剛才那個幪面怪客，小蝶姑娘，你可不能害我！」

小蝶揭下人皮面具，對他拋了一個媚眼道：「阿福哥，你怎麼說這些話？我怎會害你呢？」

阿福吶吶然道：「我覺得……覺得那個幪面怪客來得奇怪，好像……好像把你父母當作敵人呢！」

小蝶道：「不要擔心，他是海堡裡的人。」

阿福道：「你怎麼知道？」

小蝶道：「海堡主人蓋老爺子要請我捉龍，但他不放心，所以才派個人來查看一下，如此而已。」

阿福道：「但爲甚麼要幪着面？」

小蝶道：「故作神秘，嚇唬嚇唬我爹娘罷了！」

阿福道：「我是在想，我好意讓你們在此住下，你們可不能恩將仇報，我阿福祇是個平平凡凡的漁民，得罪不起海堡裡面的人呀！」

小蝶笑道：「阿福哥，你放心，我們跟你一樣的是守本份的人，絕對不會生事，你還要跟我談第二件事是甚麼？」

阿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在海堡爲蓋老爺子捉龍的詳細情形……」

小蝶道：「那沒有甚麼，蓋老爺子住在一間很漂亮的房間，那位閔爺領我進去，我就開始爲他捉龍，他很滿意，叫閔爺賞我五兩銀子，說明晚還要我去，就是這麼回事。」

阿福道：「蓋老爺子是不是很喜歡你呢？」

小蝶一聽，已明白他的意思，不覺失笑道：「不錯，他好像很喜歡我，怎麼樣呢？」

阿福臉露隱憂道：「他要是很

喜歡你，有一天要你們搬入海堡居住，你答應不答應？」

小蝶道：「不答應。」

阿福色喜道：「對，不要答應，大戶人家的日子沒好過，沒有我們小戶人家的日子過得舒服，沒有拘束。」

小蝶微笑道：「但要是蓋老爺子要我在海堡住幾天替他捉龍，我祇好答應，因爲第一：他有錢有勢，我不能得罪他；第二：我也想多賺幾個錢，讓我爹娘過得舒服一些。」

阿福道：「這個……」

小蝶道：「阿福哥，你放心，你的心意我明白，將來我會報答你的。」

阿福聽了這話，高興極了，情不自禁握住她雙手，結結巴巴的道：「小蝶姑娘，你既然這麼說了，我，我……我也想告訴你一句話，我……很喜歡你，你願不願嫁給我？」

小蝶低頭道：「現在還不行，你是知道的，我們剛剛認識不久……」

阿福忙道：「是，是！我是說將來，祇要你答應，叫我等十年我也願意等。」

小蝶噗嗤的一笑道：「別說傻話了，要是等十年，我都老啦！」

她輕輕的掙脫他的掌握，接着笑道：「好了，我要睡覺，你也回房睡覺吧。」

阿福連聲應是，歡天喜地的出去了。

* * *

又是一個夜晚來臨。

老書僮閔家桐又將小蝶帶到了海堡，來到「神捕頭」蓋世龍的房外。

今晚，負責在門外守衛的是「巨無霸」張義和「七尺無常賀炎」二家將。

「巨無霸」張義身高體重，比一般人高出三個頭也不止，他的手掌張開時，就像一把芭蕉扇。

「七尺無常」賀炎也很高大，但骨瘦如柴，加上一張長長的馬臉，活像個竹竿。

他們也是小蝶的客人，看見小蝶到達，咧嘴嘻嘻的直笑，好像看見一盤可口的美食。

小蝶也對他們點頭微笑，可是心中卻有點七上八落，因爲決定生死成敗的關頭已然來臨——如果今晚捉龍的對象是眞正的「神捕頭」蓋世龍，而且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危機便已過去，但假如捉龍的對象仍是昨晚那個替身，則情況就不妙了。

一旦身份敗露，她孤孤單單一個人絕對逃不出海堡的。

閔家桐推開房門，恭聲道：「老爺，小蝶姑娘到了。」

「叫她進來。」

聽聲音，與昨晚那個替身相同。

小蝶心頭像是挨了一拳，大感不妙，但此時此地已不容許她有所選擇了，祇好硬着頭皮走了過去。

視綫瞥處，蓋世龍仍如昨晚那樣躺在牙床上，身上蓋着絲棉軟被，臉上一片和氣。

小蝶一福道：「參見老爺。」

蓋世龍道：「別多禮，把你臉上的面具和身上那件難看的衣服脫下來吧！」

小蝶依言揭下人皮面具，脫下了外衣。

這時閔家桐又倒退出房，拉上房門。

蓋世龍從被中伸出一隻手，說道：「那張人皮面具借老夫看看。」

小蝶雙手奉上人皮面具。

蓋世龍拿着人皮面具打量，微笑道：「這是誰送給你的。」

小蝶道：「雛女的一位叫化子叔叔，他是我爹的朋友，有一天他在郊野撿到這東西，就送給了雛女使用。」

蓋世龍道：「你知不知道這是人的臉皮製成的？」

小蝶道：「知道，雛女那位叫化子叔叔說江湖上有一種壞人會製作這東西，聽起來是很可怕的。」

蓋世龍道：「可是，你卻敢戴着這東西，足見你膽量很大。」

小蝶道：「雛女看久了就不怕。」

蓋世龍道：「一般人很少使用這種人皮面具，他們如不讓人見到眞面目，大都用一塊黑布幪着臉。」

小蝶道：「是的，老爺，昨晚雛女到此爲老爺捉龍的時候，就有一個幪面怪客去看我爹娘，把我爹娘嚇壞了，不知他是甚麼人？爲甚麼要幪着臉？」

蓋世龍注目一哦道：「竟有此種事？他有沒有傷害你爹娘？」

小蝶道：「還好沒有，他祇問我爹幾句話就走了。」

蓋世龍道：「問你爹甚麼？」

小蝶道：「他問我爹叫甚麼姓名，是何方人氏，然後屋裏屋外察看一遍，就不見了。」

蓋世龍道：「眞奇怪，下次再見到他，趕快叫個人來通知老夫，好嗎？」

小蝶答道：「好的。」

蓋世龍道：「現在把櫈子搬過來，開始替老夫捉龍吧！」

小蝶應了一聲，便將鼓櫈搬到床前，坐了下來。

她心已漸定，因爲情況不如想像中之壞，雖然眼前之人不是眞正的蓋世龍，但既然對方仍沒揭穿自

己身份的舉動，就表示對方仍不敢斷定自己的身份，仍繼續以替身來試探自己。

在此情況之下，祇要自己不輕舉妄動，就不會有任何危險。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揭開棉被，準備爲對方捉龍了。

蓋世龍忽然按住她的手，笑道：「等一下，你知老夫是誰？」

小蝶感到意外道：「你是蓋老爺子啊。」

蓋世龍道：「知不知道老夫以前是幹甚麼的？」

小蝶道：「知道，他們說您老以前是名聞全國的捕頭，現在已是退隱泉林下。」

蓋世龍笑道：「對，名字呢？」

小蝶搖搖頭道：「不知道。」

蓋世龍道：「老夫名字世龍。」

小蝶道：「世龍？」

蓋世龍道：「不錯，捉龍的龍！好，現在你可以開始捉了！」

小蝶開始爲他捉龍，可是手指動了沒多久，她的心房又好像挨了一拳，劇烈地震動了一下。

因爲她突然發覺摸到的不是昨夜那個身體，今晚的蓋世龍的骨格，與昨晚那個蓋世龍完全不一樣。

這眞是大怪事，今晚這個蓋世龍與昨晚那個蓋世龍面貌相同，不管他是眞是假，既然面貌相同，骨格怎麼會不一樣呢？

由於心中吃了一驚，手指不覺停頓了一下，蓋世龍竟似知道她在驚異，微微一笑道：「怎麼了？」

小蝶反應靈敏，假作懵然道：「甚麼？」

蓋世龍道：「爲甚麼停了一下？」

小蝶手指很自然的繼續在他身上按摩，一面答道：「沒有甚麼呀！」

蓋世龍道：「你好像情緒有異？老夫看得出來。」

小蝶不僅情緒有異，而且簡直方寸大亂，她實在不相信有這樣的怪事，同樣一個人，爲甚麼僅僅一天之隔，身體會變得不一樣？

昨天那個蓋世龍，他的身上肉多骨細，而今天的蓋世龍卻是骨粗肉少，而且，肌肉結實得多，爲甚麼會有這樣不可思議的變化？

所幸，她在進入海堡之前，心理上已有了準備，是故這個意外的奇事雖然使她心裏驚駭萬分，卻仍能保持鎮靜，當下羞澀的一笑道：「您老眞高明，連難女心裏在想甚麼也知道了。」

蓋世龍笑道：「不，老夫不知道你在想甚麼，說給老夫聽聽好嗎？」

小蝶沉默了片刻，才輕輕一嘆道：「難女在想，也許這是難女最後一次爲您老爺子捉龍……」

蓋世龍目光一凝，問道：「哦！爲甚麼？」

小蝶道：「難女不想在小漁村住下去了，打算過兩天就離開，去別處討生活。」

蓋世龍道：「是甚麼原因？」

小蝶道：「主要是昨夜那個幪面怪客使我們害怕了，我們不想惹事……」

蓋世龍聽了哈哈笑道：「你們有仇家嗎？」

小蝶搖搖頭道：「沒有，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怎麼會跟人結仇呢？」

蓋世龍道：「那就不用害怕。」

小蝶道：「可是，無緣無故來了一個幪面怪客，叫我們怎樣能不害怕。」

蓋世龍道：「不要走，小蝶姑娘，老夫擔保你們一家平安，絕對安全無事。」

小蝶道：「哦……」

蓋世龍道：「老夫手下有十八家將，他們……」

正說着，房門突然被人推開數寸，隨聞一人在門外說道：「老爺，屬下有急事稟告……」

蓋世龍道：「進來！」

「賽諸葛」許半仙推門走了進來。

他是個道士，身穿八卦道袍，手指上懸着一柄拂塵，若非長得獐頭鼠目，倒有幾分仙風道骨之相。

蓋世龍問道：「甚麼事？」

「賽諸葛」許半仙趨近床前，彎身向蓋世龍耳語。

他的耳語聲音很低，但小蝶並非普通的人，聽覺很靈，仍然聽得清清楚楚，他說一句話是，「老七粟森被人殺害了！」

蓋世龍臉色微變，陡地坐了起來，問道：「在甚麼地方？」

「賽諸葛」許半仙答道：「在通往大廳的甬道樓梯口，咽喉被割裂！」

蓋世龍目中精芒突盛，沉聲道：「誰幹的？」

「賽諸葛」許半仙道：「不知道，屬下發現他屍體時，喉間尚在大量流血，屍體仍是溫的，可知剛剛被殺不久，屬下已下令封堡，兇手可能尚在堡中，還沒有逃遁出去。」

蓋世龍急急下床穿鞋道：「快去看看！」

他和許半仙匆匆忙忙的走出房間，小蝶也跟了出去，「巨無霸」張義和「七尺無常」賀炎隨行保護着蓋世龍，一行五人快步走過一條走廊，再轉入一條甬道，遠遠便見一具屍體倒臥在樓梯口，鮮血已蔓延一大片地板。

那人正是十八家將排名第七的



中年花子見到小蝶便問：「生意好不好……」

餓狼粟森是也！

他兩眼暴瞪，嘴巴半張，早已經氣絕身亡了！

致命之傷是咽喉一道裂痕，他是被利器劃斷的。

蓋世龍、「賽諸葛」許半仙、「巨無霸」張義、「七尺無常」賀炎等四人圍着餓狼粟森的屍體時，小蝶假裝害怕，不敢走近觀看，而靠在甬道壁上發抖。

蓋世龍滿臉驚恐，嘿嘿冷笑道：「要來的終於來了，可是，來人怎能闖入本堡，是不是我們自己防守不力？」

許半仙臉色沉重地道：「不，屬下敢以人頭擔保，我們防守十分嚴密，若有人闖入本堡，絕難逃得過本堡兄弟的耳目！」

蓋世龍冷哼一聲道：「但老七卻已慘遭毒殺了，這又如何解釋？」

許半仙捋着一小撮鬍子，沉吟道：「就是這一點屬下想不通，更奇怪的是，此處經常有人進出，卻沒有人聽見搏鬥之聲，也沒有人聽見老七號叫，他見到有外敵入侵本堡時，應該喊叫才是……」

蓋世龍俯首去翻看餓狼粟森的咽喉傷口，冷笑道：「好快的刀法！」

許半仙驚異道：「是刀嗎？」

蓋世龍點點頭道：「不錯，是刀，而且速度很快，老七還來不及喊叫時，喉嚨已被切斷了！」

許半仙皺眉道：「屬下還是不相信有人能偷偷闖入本堡，難道是……難道是……是……」

蓋世龍沉聲道：「有話快說。」

許半仙道：「老爺，您是知道的，本堡的建築型式與一般莊堡不同，當初建造這座石堡之人匠心獨運，爲免風雨襲擊，堡中沒有一塊是空地，建造一座不見天日的城堡，而通道祇有四條，也就是那四道城門，外人除非由這四個城門進入，否則就得打通屋頂挖地道進來，可是屋頂是厚石板蓋成的，各處天窗亦不能容人進入，而地基都是堅硬的岩石，也不能挖通地道，所以……」

蓋世龍忽然打斷了他的話，向巨無霸張義說道：「老五，你將小蝶姑娘帶回老夫房中，好好的陪着她，她嚇壞了。」

巨無霸張義應了一聲，便走去攙扶靠在甬道上發抖的小蝶，走回房中去。

蓋世龍等他們走過甬道之後，才向許半仙道：「好，說下去……」

許半仙省悟剛才不該在外人面前談起建築海堡的情形，故而臉上有些發紅道：「所以，屬下認爲殺害老七的兇手可能是……可能是……」

蓋世龍不耐煩的一皺眉頭。

許半仙忙說道：「可能是鬼……」

蓋世龍聽了大爲光火，喝道：「好個賽諸葛，你是吃甚麼長大的，居然也懷疑本堡鬧鬼？」

許半仙急聲又道：「要不然，兇手就是自己人！」

蓋世龍臉色一變道：「你說甚麼？」

許半仙矮下了半截，囁嚅道：「老爺請息怒，屬下是……是不該說這句話，可是……可是當初老爺不也說過嗎？老爺說這座石堡固若金湯，祇要緊守住四個門戶，即使是一隻老鼠也無法溜得進來。」

蓋世龍繃着臉沒有開口。

許半仙接着便道：「而那四扇城門，日夜都有人把守，而且門是鐵製的，誰要破門而入得費一番工夫，也必會驚動全堡，因此，屬下敢說沒有人能潛入本堡，也因此而判斷兇手說不定是自己人。」

蓋世龍冷冷的一笑道：「老夫手下，身手高强的祇有你們十八家將，這麼說，兇手是你們十八家將之一了？」

許半仙道：「十八家將應該也沒有問……問題……」

蓋世龍道：「那麼，是那些下人了？你認爲他們有能力殺死老七？」

許半仙一時答不上話來。

這時，老書僮閔家桐聽到了消息，也趕來了。

他見到餓狼粟森慘死之狀，驚駭萬分，連聲道：「這是誰幹的？是誰幹的？」

許半仙便向他問道：「老閔，你今晚帶小蝶姑娘入堡時，是一直帶她入老爺房中，或者是……」

閔家桐答道：「當然是一直帶她進入老爺房中，你要是懷疑小蝶姑娘，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

蓋世龍沉聲說道：「好了，少廢話，其餘的人呢？」

「都已進入防守崗位去了。」

蓋世龍又問道：「確實已封鎖了各處出路了？」

許半仙道：「是的，屬下敢說兇手若是外人，他必尚在堡中。」

蓋世龍道：「好，咱們搜！」

* * *

海堡佔地甚廣，堡中大小房間，以及各處秘道、秘室之多，幾乎連蓋世龍本人也說不清楚。

因此，當他帶領許半仙、老書僮及七尺無常搜遍全堡時，已是次日上午，整整花了五個時辰。

結果，毫無所獲。

他乃下令繼續封堡，才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自己的房中來。

小蝶在巨無霸張義陪伴之下，仍在房中坐着，祇是因爲枯坐太久，已在打瞌睡了。

蓋世龍在進入時，她仍未驚醒（當然是假裝的），巨無霸張義看見老爺進房，連忙站起來問道：「老爺，兇手抓到了沒有？」

蓋世龍搖搖頭，在床前坐了下來。

這時，小蝶才佯裝驚醒，揉着惺忪睡眼道：「嗯，甚麼時候啦？」

蓋世龍揮手示意巨無霸退下，才答道：「日上三竿了。」

小蝶叫道：「哎呀！我竟睡了！老爺子，那位粟爺……他是怎麼死的呀？」

蓋世龍緩緩的答道：「尚未查出。」

小蝶臉容流露出恐懼的神色道：「眞可怕，活生生一個人，竟……竟被人殺死了，還流了這麼多血。」

蓋世龍道：「有人處心積慮的要殺死老夫，這大概是他們的第一步行動，先幹掉了老夫的十八家將，然後才殺老夫。」

小蝶惶然道：「這怎麼辦？」

蓋世龍微微一笑道：「老夫不怕，小蝶姑娘，你別替老夫擔心，老夫自有能力應付。」

小蝶道：「老爺，我……我一夜未歸，我爹、娘一定擔心死了，我現在可以回去嗎？」

蓋世龍道：「可以，但你要答應老夫一項要求。」

小蝶道：「甚麼事啊？」

蓋世龍道：「今晚再來替老夫捉龍，並且不要離開小漁村。」

小蝶道：「這……」

蓋世龍微笑道：「在這時候，你如離開小漁村，你說老夫會怎麼想？」

小蝶惶恐道：「老爺，你不能懷疑難女，難女祇是個……」

蓋世龍搖手打斷了她的話道：「你祇要不離開，祇要繼續替老夫捉龍，就一切無事。」

小蝶道：「哦……」

蓋世龍道：「答不答應？」

小蝶點點頭。

蓋世龍乃起身走去門口，向站在房外等候的老書僮道：「家桐，帶小蝶姑娘回去，再賞她幾兩銀子。」

老書僮閔家桐在房外應道：「是……小蝶姑娘，你出來吧。」

小蝶戴上了面具，穿上了衣服，正欲出房之際，蓋世龍攔着了她，笑道：「記住，不得把昨夜發生之事說出去，知道嗎？」

小蝶又連連點頭。

* * *

回到小漁村阿福的家，小蝶好言將阿福支開之後，才與男、女瞎子進入房中，悄悄告訴他們昨夜發生在海堡裏的事情。

男、女瞎子聽了驚異不已，齊聲道：「這可玄了，誰有辦法潛入海堡把餓狼粟森殺了？」

小蝶道：「我也想不明白，外人根本不可能進入海堡，而他們自己人也不可能窩裏反……」

男瞎子問道：「姓蓋的有沒有懷疑到你？」

小蝶道：「沒有，他知道我不是殺害餓狼粟森之人，因爲我一入堡就一直在他房中。」

女瞎子冷笑道：「看情形，必是另有一撥人找上門來了！」

男瞎子道：「可是，他怎能混入海堡？海堡若能輕易混入，咱們還會等到今天？」

女瞎子道：「正是，這實在奇怪。」

小蝶道：「還有更奇怪的呢！」

女瞎子問道：「甚麼事？」

小蝶道：「我昨夜見到的蓋世龍，與前夜見到的蓋世龍面貌相同，可是身體骨骼卻完全不一樣。」

男瞎子呆住了道：「這怎麼可能？」

小蝶道：「我也認爲不可能有這種事情，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男瞎子道：「面貌確實相同？」

小蝶道：「我看不出不同之處。」

男瞎子道：「會不會是你記錯了？」

小蝶道：「絕對不會，前晚那個蓋世龍肉多骨細，肌肉軟軟的，昨晚那個蓋世龍骨粗肉少、肌肉結實，完全不一樣！」

男瞎子道：「聲音呢？」

小蝶道：「也相同。」

男瞎子道：「我就不相信有這樣怪的事情！」

女瞎子笑道：「小蝶，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我告訴你，你所見到的兩個蓋世龍不是同一個人，因此身體當然不會相同了。」

小蝶道：「對，但面貌和聲音怎麼會一樣的呢？」

女瞎子道：「面貌可以易容，聲音可以模仿的。」

小蝶道：「聲音可以模仿，雖然不容易，但我可以相信有這種事，至於易容，那當然也很簡單，可是我仔細的看過了，前後兩個蓋世龍均未易容，也沒戴人皮面具，我在替他們捉龍時，已摸得清清楚楚了。」

女瞎子也怔道：「確實未易容或戴人皮面具？」

小蝶道：「確實是沒有。」

女瞎子迷惑道：「這樣的話，我也弄不明白了。」

男瞎子道：「人的身體是無法改變的，前後兩個蓋世龍的身體既不一樣，那麼，他們必非同一個人，昨晚你所見的一個，必是眞正的蓋世龍。」

小蝶道：「我猜想也是如此，如果他是假的，當餓狼粟森被害，發生這樣重大的事故，那個眞的，必會出現處理。」

男瞎子道：「如果海堡中有一眞一假的兩個蓋世龍，那可痲煩了，將來咱們採取行動時，萬一誤中副車，豈不功虧一簣了嗎？」

小蝶道：「正是，好在姓蓋的要求我留下，繼續爲他捉龍，因此日子一久，我一定可以看出那個是眞的那個是假的。」

女瞎子嘆道：「蓋老賊眞聰明，明知有人要他的老命，所以弄來一個替身，叫人難以下手！」

男瞎子道：「這件事不太重要，誠如小蝶所言，將來總會弄明白，最要注意的是餓狼粟森的被殺，我在擔憂，咱們可能慢了人家一步了。」

小蝶道：「不用擔憂，不管對方是誰，如果他的目的與咱們相同，我仍佔了最有利的地位，因爲我隨時可以利用捉龍的時候制服那蓋老賊。」

男瞎子道：「小蝶，目前我們無法進入海堡，今後全看你的了。」

小蝶道：「放心，我會見機行事。」

三人在房中交談至此，忽然聽得阿福在堂上叫道：「小蝶姑娘，你的『叫化子叔叔』來看你啦。」

小蝶開門迎出時，中年叫化子已走到房外，他笑嘻嘻的道：「小蝶，生意好不好呀！」

小蝶笑道：「還不錯，賺了十幾兩銀子。」

中年叫化子笑道：「嗨！這麼多，那可要請我這個窮叔叔喝兩杯才行！」

* * *

第三個晚上，老書僮閔家桐又將小蝶帶到了「神捕」蓋世龍的房門口。

「老爺，小蝶姑娘到了。」

「叫她進來。」

小蝶進入房內時，所看到的情形仍如前晚一樣，蓋世龍仍然躺在他的牙床上。

「小蝶姑娘，你來了。」

「是，老爺。」

「把櫈子搬過來坐下！」

「是。」

小蝶將鼓櫈搬到床前時，心裡暗暗思忖：今晚這個蓋世龍，不知是昨晚那一個？或者是前晚的那一個？

這個問題，其實不成爲問題，因爲，他祇要伸出她的一雙玉手，一摸就知道了。

她坐定了身子，順口問道：「

老爺，昨晚殺害粟爺的那個兇手捉到了沒有？」

蓋世龍答道：「還沒有。」

小蝶道：「眞可怕了，要捉到他才行啊！」

她一面說，一面打量他的臉部，仍然分辨不出他是前晚的那個或者是昨晚的那個？

蓋世龍微笑道：「你放心，老夫遲早會抓到他的。」

小蝶開始爲他捉龍。

一經按摩，發覺他肉多、骨細，心知是前晚的那一個（她判斷是假蓋世龍），心中不禁發出冷笑，忖道：「哼！你們騙不了我的，雖然你們面貌相同，但我祇要一摸你們身上就知道了。」

可是按摩到頸後部時，她的心頭又劇烈震動了一下，差點失聲驚叫起來。

爲甚麼？

因爲她發現今晚這個蓋世龍的頸部，有一顆黑痣。

她記得淸淸楚楚，前晚那個蓋世龍和昨晚那個蓋世龍，頸部都沒有黑痣。

而這一個卻有黑痣。

這是第三個蓋世龍。

蓋世龍竟然有三個。

她不禁背脊發涼，心中起了一陣莫可名狀的寒慄，覺得「蓋世龍」太神秘太可怕了。

爲甚麼會有三個面貌相同的人？

到底那一個才是眞的蓋世龍？

「小蝶姑娘，你在想甚麼？」

這個蓋世龍居然也發現她情緒有異，而含笑問出了這句話。

小蝶忙道：「我在想……我在想那位粟爺爲甚麼會被人殺死？」

蓋世龍——從現在起，我們稱他爲「第三個蓋世龍」吧！微微一笑道：「昨天晚上老夫告訴過你了，有人要殺老夫，因爲老夫有十八家將保護，因此，他們要先由十八家將中下手，一個一個的把他們殺害，最後才輪到了老夫了。」

小蝶道：「若是如此，您老可要小心提防的啊！」

第三個蓋世龍道：「當然。」

小蝶道：「那兇手是怎麼樣進來的？」

第三個蓋世龍道：「不知道……」

小蝶道：「要是不能查出兇手是怎麼樣進來，怎麼樣出去的，那可是十分危險的，也許……也許……」

第三個蓋世龍笑了一笑道：「也許今晚又有一個被殺，是嗎？」

小蝶道：「對不起，我祇是這樣的猜想，既然不能查出其來龍去脈，他就仍然有機可乘的了。」

第三個蓋世龍道：「對，你說的一點都不錯。」

他雙目一抬，盯住小蝶笑道：「小蝶姑娘，你不僅長得漂亮，而且人很聰明。」

小蝶羞笑道：「您老誇獎了。」

第三個蓋世龍含笑道：「你願長期爲老夫捉龍嗎？」

小蝶問道：「長期？」

第三個蓋世龍道：「是的，老夫每月付你一百五十兩銀子。」

小蝶道：「好是好，可是每天晚上這樣跑來跑去，難女實在有些吃不消了，由小漁村到貴堡來的這段路很難走的。」

第三個蓋世龍道：「對，每夜往返要走五、七里路太辛苦，老夫的意思是你可以在本堡住下來。」

小蝶一呆道：「在這裡住下來？」

「正是。」

「這怎麼可以，我……我是個姑娘家，怎好日夜住在你們這裡？」

「怕有人欺負你？」

「不，不是……」

「你曾經爲老夫的十八家將捉過龍，也替老夫捉了三次，有人對你不禮貌嗎？」

「沒有。」

「既然如此，你還怕甚麼？」

「我……」

「小蝶姑娘，老夫雖然不在公職，但仍嫉惡如仇，我的手下沒有人敢亂來的，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是，可是……」

「你還有甚麼爲難？」

「老爺打算要難女在此處住多久？」

「暫定一個月如何？」

「一個月之內，我可不可以回去看看我的爹娘？」

「可以，每隔十天，老夫派人送你回家住一天。」

「這……」

「還不好嗎？」

「不，我先要回家問問我爹，他答應了才行。」

「這是當然，你和令尊談談，明晚給老夫答覆。」

「好的……老爺，難女的捉龍，對您老眞有幫助嗎？」

「不錯，這兩天來，老夫感覺好多了。」

「難女還有一句話要說，老爺您老聽了可不要生氣。」

「老夫不生氣，你說好了。」

「難女雖操賤業，但非娼妓可比，難女是不……不賣身的。」

「哈哈，你放心，老夫已垂垂老矣，不會見色動心的，老夫祇要你捉龍。」

「這樣，難女就放心了。」

「兩個肩膊多捉一捉，對了，

對了，對……」

他瞇着兩眼，看樣子很舒服。

可是，就在這時，房門又再被推開了數寸，賽諸葛許半仙的聲音又在房外響起，「老爺，屬下有急事稟告。」

第三個蓋世龍雙眼一睜道：「進來吧！」

許半仙推門而入，神色十分焦急。

第三個蓋世龍沉聲問道：「又怎麼了？」

許半仙搓着雙手道：「老爺，又……又出事了。」

第三個蓋世龍撐起了身子，兩顆眼珠幾乎要跳了出來，問道：「又有人被害？」

許半仙哭喪着臉道：「是的，是混江龍尚亮武。」

第三個蓋世龍如風似的衝了出去，在許半仙及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的隨行保護之下，趕到了混江龍尚亮武臥屍的地點。

地點是在大廳後面的一間石室中。

死亡的原因與餓狼粟森相同，咽喉被割裂。

第三個蓋世龍神情甚爲激動，問道：「你是怎麼樣發現的？」

許半仙道：「南堡門輪到他去把守，他遲了半個時辰還沒去，老九（飛刀鐵錚）便叫個兄弟來向屬下報告，屬下去到他房中，發現他不在，後來經過此處，看見這房門半掩，屬下推開一看，就發現了他倒在血泊之中了。」

第三個蓋世龍伸手摸摸混江龍尚亮武的屍體，發覺已冷僵，眉頭一皺道：「死了很久了。」

許半仙道：「大約兩個時辰以上了吧！」

第三個蓋世龍目中精光閃閃，冷笑道：「全堡防守的情形怎麼樣？」

許半仙道：「從昨夜老七遇害封堡至今，除了老么前往小漁村接來小蝶姑娘之外，沒有第三人出入本堡。」

第三個蓋世龍哼了一聲，「這麼說，兇手當眞的是自己人了。」

許半仙道：「也可能兇手尚藏在堡中，被尚亮武發現……」

第三個蓋世龍不待他說完，就瞪他一眼道：「虧你號稱『賽諸葛』，這樣簡單的事情也弄不淸楚，尚亮武見到的如果是外人，他會這樣的輕易被割斷咽喉嗎？」

許半仙惶恐道：「是……是……是老爺說得對。」

第三個蓋世龍道：「致命之處既同在咽喉，這就表示兇手是熟人，尚亮武才在毫無防備之下被殺。」

許半仙連連點頭稱是。

第三個蓋世龍問道：「現在是那幾個人在防守四個堡門？」

許半仙道：「剛剛下班的是金錢豹申屠雄、飛刀鐵錚、花蝶阮復、大刀關仁虎，現在輪值的是鐵筆孔八爺、金傘娘子、黑蜈蚣冷昭及活閻王荊大鼎，本來尚亮武應該接替飛刀鐵錚的，因爲他遇害，故屬下臨時調荊大鼎接上去。」

第三個蓋世龍道：「那麼，除了申屠雄、飛刀鐵錚、阮復、關仁虎四人，及今日輪値保護老夫的司徒春和銅鑼道人之外，其餘之人都有嫌疑了？」

其餘之人是，賽諸葛許半仙、活閻羅荊大鼎、九尾神狐毛百昌、霹靂雙劍喬如松、巨無霸張義、七尺無常賀炎、老書僮閔家桐及正在輪値的孔、潘、冷，一共十個人。

老書僮聽了忙道：「老爺，屬下兩個時辰前一直跟您在一起，後來就去小漁村接小蝶姑娘了。」

第三個蓋世龍道：「對，你也沒有嫌疑！」

許半仙道：「還有兩個人也沒有嫌疑。」

第三個蓋世龍道：「哪兩個？」

許半仙道：「張義和賀炎。」

第三個蓋世龍點點頭道：「不錯，昨天他們兩人負責保護老夫，一直跟隨在老夫左右，因此，他們絕不是殺害粟森的兇手，自然也就不是殺害尚亮武的兇手了。」

許半仙苦笑道：「因此，有嫌疑的，就祇有屬下及荊、毛、喬、孔、潘、冷七人而已。」

第三個蓋世龍道：「你是十八家將之首，老夫信得過你。」

許半仙臉上仍掛着苦笑道：「老爺，還是將屬下列入的好！」

第三個蓋世龍詫異道：「爲甚麼？」

許半仙道：「當年老爺收納我們十八人時，你經過一番縝密的觀察，老爺認爲我們可以信賴的才收納我們，而我們這些年來，對老爺也是忠心耿耿，心無二志，現在不幸發生了這種事，尤其孔八爺、金傘娘子和冷昭三人是屬下推薦的，他們三個人是屬下的生死之交，屬下對他們的爲人十分瞭解，敢說他們絕不會幹出這種事來，如今他們三人蒙上嫌疑，屬下脫身事外，豈是做朋友之道，因此，老爺如要追究，也請將屬下列入爲是。」

這番話，他雖用溫和的口脗說出，聽來卻慷慨激昂，令人感動。

第三個蓋世龍默然有頃，才說道：「其實，老夫對你們十八人絕無懷疑之心，祇是粟、尚兩人之遇害，又分明是自己人幹的，你們十八人的身手雖非天下無敵，但任何絕頂高手也無法一舉手就將你們殺死，故可斷定兇手必是你們熟悉之

人……」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接着道：「他會是誰呢？」

許半仙道：「老爺要不要叫他們六人過來問問？」

第三個蓋世龍想了想，搖頭道：「不必了，老夫會另外想辦法。」

許半仙道：「屬下有一計，可防兄弟們繼續遇害。」

第三個蓋世龍道：「說說看。」

許半仙見了小蝶在旁，欲言又止。

第三個蓋世龍便向老書僮閔家桐道：「家桐，你送小蝶姑娘回去，並帶一百五十兩銀子給她父母。」

閔家桐應道：「是。」

見利忘義　刺殺堡主

閔家桐領着小蝶出了海堡，才是初更時分，今夜月光如水，景色非常的優美，然而兩人都沒有心情欣賞，心情都很沉重。

當然兩人的心情雖然一樣沉重，想的卻完全不一樣，老書僮爲堡中的一連發生兩件命案而憂慮困惑，小蝶除此之外，還因爲發現「第三個蓋世龍」而疑惑不已。

默默的沿石級走到山下，老書僮才開口打破沉寂道：「今天我們老爺出手好大方，居然一下子就賞你一百五十兩銀子。」

小蝶道：「不，是一個月的酬金。」

閔家桐不解道：「一個月的酬金？」

小蝶道：「是的，你們老爺要我在堡中住一個月，說可免來回奔跑之苦。」

老書僮閔家桐道：「你答應了？」

小蝶道：「我說我先要問爹娘，不想他就吩咐你帶來了一百五十兩銀子。」

老書僮閔家桐道：「這表示我們老爺要你答應，所以你最好答應。」

小蝶道：「可是，我好害怕，一天殺一個人……這怎麼得了啊！」

老書僮閔家桐道：「別怕，此事與你無涉。」

小蝶道：「等下你把銀子帶回去，上覆你們老爺，就說……」

老書僮閔家桐搖搖頭道：「不可以，我們老爺決定的事，誰也不能反抗的。」

小蝶嘟嘟櫻唇道：「我又不是你們海堡裡的人，爲甚麼不能拒絕呢？」

老書僮閔家桐道：「若在平時，也許不會怎樣，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他現在火氣很大，而且……總之，小蝶姑娘，你若是聰明的，就不要拒絕。」

小蝶爲難地道：「這件事也要我爹娘同意才成啊！要是我爹娘不同意，我也沒辦法……」

老書僮閔家桐道：「你要努力說服你爹娘。」

小蝶道：「閔爺，我悄悄跟你說句話，你可不許生氣，好嗎？」

老書僮閔家桐道：「好，你說。」

小蝶道：「我覺得你們老爺人很好，可是卻怪怪的……」

老書僮閔家桐道：「哪一方面怪怪的？」

小蝶道：「我說不上來，祇是覺得……雖然我已爲他捉了三次龍，但每次見面總覺得很陌生……」

她說這句話的目的，是希望套出有關「三個蓋世龍」的秘密。

老書僮閔家桐不知是不知情或者是不肯說，笑了笑道：「這沒甚麼，你多爲他捉龍，以後就不會覺得陌生了。」

小蝶聽了這樣說，就不再開口。

老書僮閔家桐道：「小蝶姑娘，我告訴你，我們老爺很有錢，你好好的替他捉龍，討他喜歡，他一高興，說不定讓你一輩子受用無窮。」

小蝶道：「我祇要能養活我爹娘，別的就不敢奢求了。」

老書僮閔家桐道：「你打算養你爹娘一輩子嗎？」

小蝶道：「當然哪，我沒有兄弟，這個擔子就自然落到我的肩上了。」

老書僮閔家桐道：「你總要嫁人吧？」

小蝶道：「是的，但我還小，等過幾年誰願意幫我養活雙親，我就嫁給他。」

老書僮閔家桐道：「如果我願意養活你雙親，你肯嫁給我嗎？」

小蝶啐了他一口，笑道：「你亂講，你的年紀比我爹還大，說這話不怕害臊嗎？」

老書僮閔家桐哈哈大笑起來。

兩人邊走邊談，不覺已到了小漁村，老書僮閔家桐在村口駐足道：「好了，你自己回家去，跟你爹娘說好之後，將衣物打點好，明晚我來接你。」

說畢，將封好的一包銀子遞給她。

小蝶猶豫了半晌才接過銀子，轉身向村裏走去。

老書僮閔家桐目送她走遠之後，忽然身形一騰，飛縱而起，快速的沿村西的野地掠去，繞到村南，悄悄的掩近阿福家，輕巧的飛身上屋，在屋頂上隱伏下來。

這時候，小蝶才剛剛以盲人的姿態走到家門口，阿福每天晚上都在大門口痴痴的等，一看見她回來，高興得跳了起來，迎上前去低聲道：「你回來了？」

小蝶輕嗯一聲，與他一起入屋。

阿福道：「你爹娘在房中和你那位叫化子叔叔在喝酒呢。」

小蝶道：「哦……」

阿福道：「小蝶姑娘，那位蓋老爺子還要你去嗎？」

小蝶道：「阿福哥，你先讓我回房歇一歇，等會兒再告訴你好嗎？」

阿福點點頭道：「好的，我在堂上等你。」

這傻小子，他祇要見到了她，就心滿意足了，對於她的話奉命唯謹，從不敢抱怨一聲。

小蝶進入假爹娘的房中，看見叫化子叔叔果然在房內喝酒，正要開口，卻見男瞎子擧手一指屋上，再示意她勿開聲，她微微一呆，便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乃說道：「爹，娘，叫化子叔叔，我回來了。」

男瞎子「唔」了一聲道：「蝶兒，你今晚回來得早些吧。」

小蝶答道：「是的。」

女瞎子道：「餓不餓，你叫化子叔叔帶來了半隻叫化鷄，你也吃幾塊吧！」

小蝶道：「我不餓，你們吃吧！」

中年叫化子一面用筷子在桌上寫字，一面笑嘻嘻的道：「小蝶，你不是最愛吃化子鷄嗎？來來來，這隻鷄腿給你……」

說到這裡，已在桌上寫成八個字：「屋上有人，說話小心。」

小蝶微微點頭，拿過鷄腿來吃，邊吃邊說道：「爹，娘，叫化子叔叔，今後我們日子好過了。」

女瞎子道：「怎麼說呢？」

小蝶道：「女兒帶回來了一百五十兩銀子。」

說着，將銀子遞到女瞎子手上。

女瞎子摸了幾下，色喜地道：「哪來這麼多銀子啊！蝶兒，你可不能隨便接受人家的錢，要知道咱們雖然……」

小蝶道：「娘！你聽女兒說吧！這是蓋老爺子付給女兒的一個月酬金。」

女瞎子道：「這是怎麼說？」

小蝶道：「蓋老爺子體念女兒每晚來回奔波之苦，叫我在海堡住下哩！」

男瞎子道：「這怎麼可以，你是個未出嫁的姑娘，怎可在人家那裏長住？」

小蝶道：「爹，你放心，蓋老爺子是個好心人，他的手下也是個正派，不會欺負女兒的。」

男瞎子道：「可是……」

小蝶道：「爹，凡事女兒自有分寸，女兒祇爲蓋老爺捉龍，不做別的事。」

男瞎子道：「可是，爹還是覺得不太妥當，你不在家，我們不放心啊！」

小蝶道：「蓋老爺子答應每隔十天讓女兒回家住一日，這樣，你們可以放心了吧？」

女瞎子道：「每月一百五十兩？」

小蝶道：「是的，等於一天五兩銀子，這個酬金很高了，女兒平時爲人捉龍，每次不過五錢，一天也捉不到五個，現在每個月賺一百五十兩銀子，一年就有一千八百兩，女兒祇要捉他一年，咱們就可以買地蓋房子……」

中年叫化子道：「好主意，我說大哥，大嫂，你們已苦了幾十年，如今有這好機會，可千萬不要錯過。」

女瞎子沉吟了片刻，問道：「蝶兒的爹，你認爲怎麼樣？」

男瞎子道：「祇要不出事，當然是好，我就怕蝶兒年輕，不知世道奸險。」

小蝶道：「爹，人家蓋老爺子以前是一位全國著名的捕頭，專對付壞人，像他這樣的人你還不放心，天下祇怕再找不到好人了。」

男瞎子道：「罷罷，你要去便去，自己小心就是了！」

小蝶轉對中年叫化子道：「叫化子叔叔，今後我不在家，希望你常常來看我爹娘好嗎？」

中年叫化子笑道：「祇要你不嫌我又髒又窮，我一定會來的。」

小蝶道：「叔叔說那裡話，你和我爹是患難之交，等於我的親叔叔，你要是不嫌棄，就在這裡住下也不妨的。」

四人又談了一些家常話，使得隱伏屋頂上竊聽的老書僮閔家桐越聽越沒趣，乃悄悄飄身下屋，動身返回海堡去了。

男瞎子耳朵特別靈，已聽出來人離去了，微微一笑道：「走了。」

女瞎子道：「你猜的是誰？」

男瞎子搖搖頭道：「不知道，海堡裏的人對咱們似已沒有疑心，應該不會……」

小蝶道：「他必定是老書僮閔家桐。」

男瞎子一怔道：「是他嗎？」

小蝶道：「今晚堡中又出了人命，老書僮可能心中狐疑，故乘送我回來之便，悄悄前來竊聽咱們的談話。」

男瞎子吃驚道：「堡中又出了人命！是怎麼回事？你快說！」

小蝶便將「混江龍」尚亮武遇害的事情說了出來。

男瞎子眉頭緊皺道：「怪事！怪事！究竟誰有這麼大的神通，竟能進入海堡連續殺了兩人而不被姓蓋的老賊抓到？」

小蝶道：「昨晚餓狼粟森被殺以後，他們即下令封堡，你知道那座海堡一經封鎖，任何人也別想進去，而他封堡之後，必會仔細搜索過，既然未發現外敵，這就表示兇手不是外來的人。」

中年叫化子驚訝道：「難道十八家將中有人背叛蓋老賊了？」

小蝶道：「可能是如此，祇是無法把他找出來罷了。」

女瞎子冷笑道：「好！先讓他們自己內訌一番，最好十八家將一個個的死掉，那時，咱們就更可輕而易舉的將蓋老賊宰了！」

小蝶笑道：「祇怕沒這麼簡單，今晚我發現一件怪事呢！」

男瞎子問道：「何事？」

小蝶道：「今晚捉龍的那一個蓋世龍，不是前晚的那個，也不是昨晚的那個！」

男、女瞎子和中年叫化子一聽這話，登時目瞪口呆，半晌之後，男瞎子不勝駭異地道：「小蝶，你是說……」

小蝶神情嚴肅道：「他是第三個蓋世龍。」

女瞎子接着急問道：「你是怎麼樣看出來的？」

小蝶道：「今晚這個蓋世龍，身體狀態與前晚那個相似，但他頸上多了一顆黑痣。」

女瞎子道：「前晚和昨晚那兩個人頸上沒有黑痣？」

小蝶道：「是的，我絕對沒有看錯。」

男瞎子倒抽了一口冷氣，極度困惑地道：「他媽的，這究竟是甚麼玩意兒？」

中年叫化子問道：「你見過三個蓋世龍，你覺得那一個是眞的蓋世龍？」

小蝶道：「我本是認定昨夜那個，可是今晚看見了『第三個蓋世龍』與手下談話的樣子，又覺得今晚這個才是眞的……總之，現在我也搞糊塗了，十八家將對三個蓋世龍的態度完全一樣，都是敬畏有加，實在叫人難分眞僞。」

男瞎子道：「可是，你說他們未經易容，也沒戴面具，既然如此，世上怎麼可能有三個人面貌相同？」

中年叫化子道：「對，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小蝶道：「我也認爲不可能，但事實確是如此。」

四人低聲交談至此，不覺一齊沉默下來。

因爲，四人都很困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種不知所措之感。

過了一會之後，男瞎子才又開口道：「剛才你說蓋老賊要你去堡中住下，是眞的嗎？」

小蝶道：「眞的。」

男瞎子道：「你覺得怎樣？」

小蝶道：「依我看，他這樣大概是沒有甚麼其他目的，你們男人都是好色如命！有個像我花小蝶這樣嬌滴滴的姑娘爲他捉龍，總是一項樂事呀！」

女瞎子啞笑道：「小蝶，你可不能吊兒郎當，這件事可不是好玩的呀！」

小蝶道：「我知道，現在我雖然知道不好玩，也得玩下去了。」

中年叫化子問道：「你有何打算？」

小蝶道：「現在談不上打算，祇能暫時觀望一陣，等摸清楚了哪一個才是眞正的蓋世龍再說吧！」

男瞎子道：「明天你去後，要格外小心，說不定那兇手已知你是誰，可能也會對你不利呢！」

小蝶道：「我知道，好了，那傻小子在後堂等我，我得去應付一下。」

她說完這話，立即起身出房，來到堂上，祇見阿福雙手托腮呆呆坐着發怔，乃走過去笑道：「阿福哥，我有話跟你說，咱們到你房裏去，我一邊替你捉龍，一邊告訴你……」

* * *

第四個夜色降臨大地時，老書僮閔家桐準時到達，將小蝶接走了。

路上，小蝶問起了昨夜「混江龍」尚亮武遇害之事，老書僮閔家桐答道：「沒有，還沒有捉到兇手。」

小蝶道：「這怎麼辦呢？」

老書僮閔家桐道：「不要緊，以後大概不會再發生了。」

小蝶問道：「怎麼說？」

老書僮閔家桐道：「告訴你也不妨，昨夜我們的老大許半仙獻了一計，我們老爺採納了，這計策是從今天開始，我們十六家將，每人身邊跟着一個堡卒，日夜寸步不離的跟着。」

小蝶道：「這是甚麼意思？」

老書僮閔家桐笑道：「因爲我們斷定兇手是自家人，現在每個家將身邊跟着一個堡卒，便可以互相監視和保護，如果那兇手再要下手殺人時，他總不能同時殺死兩個人，因此，當他下手殺死一人時，另一人便可以開聲大叫，叫出兇手的姓名！」

小蝶哦道：「這倒是個好辦法。」

老書僮閔家桐道：「所以，這

樣一來，兇手大概不敢再下手殺人了。」

接着又問起她徵求父母同意在海堡住下的經過，小蝶就把昨晚自己與父母交涉的經過說出，最後說道：「幸虧我一位叫化子叔叔幫我說了一句話，我爹娘才同意了。」

她的話，老書僮閔家桐昨夜已偷聽了，現在聽她說的與昨夜相同，便完全相信了她的話，當下笑問道：「你爹怎麼有個叫化子的朋友？」

小蝶道：「很久以前，我爹夜裡出去捉龍時，不愼跌倒受傷，他救了我爹，從那時開始，我爹便和他交上了朋友。」

老書僮閔家桐又問道：「他叫甚麼姓名？會不會武功？」

小蝶道：「他姓王，名字我不知道，從小叫他叔叔叫到現在，他不會武功，祇會燒叫化雞，他燒的叫化鷄，眞是好吃極了。」

老書僮閔家桐沒有再發問。

不久，她又讓他背着上山頭，到達海堡門前，今天守南面正門的是「金錢豹」申屠雄，他的身邊果然跟着一個堡卒。

她第四度來到了「神捕頭」蓋世龍的房門外。

今晚，接受她捉龍的將是哪一個呢？

第一個蓋世龍，還是第二個蓋世龍、第三個蓋世龍？或者再會出現第四個蓋世龍？

她心中充滿着好奇。

「老爺，小蝶姑娘來了。」

「哦，請她進來。」

蓋世龍今晚沒有躺在床上，而在燈下看書，他見小蝶提着包袱進來，放下書本，含笑道：「小蝶姑娘，你爹已同意你在本堡住下了，是嗎？」

小蝶施禮答道：「是的。」

蓋世龍笑道：「很好，今後可以不必來回奔波了。」

小蝶道：「老爺，難女睡哪一間房子啊！」

蓋世龍道：「老夫已準備好了一間房子給你，你來看看……」

他起身走向一座壁櫥前，不知在哪裡按了一下，那座壁櫥忽然轉動了起來，軋軋聲中，似一扇門轉開，出現另一間房。

小蝶佯驚道：「噢！這壁櫥怎麼會轉動的？」

蓋世龍不答，舉步走了進去。

小蝶跟進去一看，但見房中佈置之精美，不亞於他本人的房間，不禁「啊！」了一聲道：「就是這一間？這……這樣好的房子，我……我怎麼配住啊？」

蓋世龍笑道：「你當然配，再沒有一個姑娘比你更配住這樣的房子。」

小蝶發現房間沒有別的出路，心中不免惴惴不安，說道：「老爺，我……我不要睡這間房子，你隨便找一間下人的房給我就是了。」

蓋世龍道：「不，你睡在這裡，才方便爲老夫捉龍，可隨傳隨到。」

他脫去身上錦袍，往床上一倒，笑道：「來，今晚就在你床上捉吧！」

小蝶急想知道他是第幾個蓋世龍，當即放下包袱，在床前坐下，伸出雙手。

一摸便知是肉多骨細的一個，頸上沒有黑痣。

這一個，是第一個蓋世龍。

她暗忖道：「這樣看來，蓋世龍祇有三個，所以今晚又從第一個開始了。」

蓋世龍被捉得很舒服，瞇着雙眼笑道：「小蝶姑娘，從現在開始，你等於本堡的人了，有句話老夫要告訴你，由於老夫的仇家很多，爲了安全起見，你沒事的時候不要亂走，在這裡見到的事物，出去絕對不可對人講，知道嗎？」

「知道。」

「前晚和昨晚一連發生了兩件命案，兇手至今未獲，所以這幾天你不要離開這間房子，以免危險。」

「是的，可是……」

「可是甚麼？」

「整天呆在這裡面，眞悶得發慌，要是有人陪伴，可不可以出去透透空氣？」

「這個……好，老夫沒事陪你出去走走便是。」

「我眞擔心。」

「擔心甚麼？」

「擔心今晚又有人遇害。」

「唔！等着瞧吧！」

* * *

賽諸葛許半仙的計策似乎管用了，這一夜沒發生任何事故，平安而過。

小蝶也沒有任何「奇遇」，她爲「第一個蓋世龍」捉過龍後，陪着他吃了些點心，在房中盥洗一番，即上床睡覺。

原來房中設備齊全，角落裡有個蓄水池，池旁有一條暗溝，髒水可從暗溝流出去，這樣的設備對小蝶十分方便，若有人按時送食物來，簡直不用離開房中一步。

次晨，果然有個老媽子送早膳入房，她沒跟小蝶交談，把早膳擺上桌子，就退了出去。

那扇門房的另一邊即是蓋世龍房中的壁櫥，小蝶摸索了半天也打不開，祇好乖乖的呆在房中。

到了中午，房門開了，蓋世龍走了進來，笑問道：「小蝶姑娘，

不習慣嗎？」

小蝶勉强點頭道：「還好。」

蓋世龍道：「食物合胃口嗎？」

小蝶道：「太好了。」

蓋世龍道：「這兩天老夫爲了想抓出那殺人兇手，無法陪你出堡走動，你可不要生氣。」

小蝶道：「不會的，老爺。」

蓋世龍道：「再爲老夫一捉好嗎？」

小蝶道：「好的，難女隨時在侍候老爺。」

蓋世龍脫去錦袍，仍在她床上躺下。

小蝶又想知道他是第幾個蓋世龍，當即坐下開始爲他捉龍。

一摸，是肉少骨粗的一個，頸上也沒有黑痣。

這是第二個蓋世龍。

第二個蓋世龍一邊享受着她的美妙柔指，一邊笑道：「小蝶姑娘，老夫有一句話要問你……」

小蝶道：「是，老爺請說便是。」

第二個蓋世龍道：「你是花般的姑娘，難免使男人動起了邪念，當你碰到一個企圖向你非禮的男人時，你怎麼辦？」

小蝶道：「不會的，他們都同情我，可憐我，不會欺負我的。」

第二個蓋世龍道：「你這種想法不切合實際，男人都是好色的，如果你碰上一個不同情你不可憐你的男人，你怎麼辦？」

小蝶道：「我……祇好喊救命了。」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要是沒有人聽見，你又怎麼辦？」

小蝶道：「我以死相抗。」

第二個蓋世龍道：「反抗不成，又怎麼辦呢？」

小蝶道：「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第二個蓋世龍哈哈笑道：「對，碰上這樣的男人，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

說到這裡，突然戟指點出，點中了小蝶的軟痲穴！

小蝶嚶嚀一聲，倒了下去。

第二個蓋世龍翻身下床，將她抱到床上，便動手爲她寬衣解帶。

小蝶大驚失色，叫道：「老爺，老爺！你……你要幹甚麼？」

第二個蓋世龍嘻嘻笑道：「你碰上一個不同情你不可憐你的男人了。」

不久，小蝶已被剝得精光。

＊　＊　＊

小蝶在哭泣。

她已整整哭了一個多時辰，胸前都被淚水濕了一大片，但第二個蓋世龍彷彿沒有聽到，他赤條條的擁被大睡，鼾聲如雷。

他眞的睡着了。

好像他已看穿了小蝶，料定她不敢乘他睡覺時下手殺死他似的。

小蝶眞的不敢嗎？

是的，她眞的不敢，理由有四。第一：她早已不是處女，早已是曾經滄海的女人了；第二：她自知若殺了他，自己絕對逃不出海堡；第三：她不敢斷定她眼前這個「第二個蓋世龍」是不是眞正的蓋世龍；第四：是她不想放棄計劃。

其實，這四個理由中，最實在的是她已非完璧，她年紀雖僅是十八歲，卻已是一隻「小狐狸」，她已跟許多男人睡過覺了。

因此，她現在的哭泣，祇不過是一種姿態罷了。

「唔……」

第二個蓋世龍重重的呼出了一口氣，從酣睡中悠悠的醒過來，看見小蝶還在掩面哭泣，不禁微笑道：「怎麼？還沒有哭夠？」

小蝶哭得更悲切。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再哭下去，老夫就要認定你是假裝的了！」

小蝶忽然撲到他身上，拳頭如雨而下，又哭又叫道：「你該死，你不是人，你欺負了我！」

她的拳頭沒有一點力量，因此不是在打人，而是在大發嬌嗔！

第二個蓋世龍哈哈大笑道：「打吧！打得你滿足，再告訴老夫跟你睡的那個男人是誰？」

小蝶忽然停止哭泣，瞪着雙眼道：「你……你在說甚麼？」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別來這一套，老夫是不容易被人矇騙的。」

小蝶眼睛瞪大道：「你說甚麼？」

第二個蓋世龍道：「我說你已非處女，用不着哭得這樣傷心欲絕。」

小蝶怒道：「你胡說！」

第二個蓋世龍突然神情一變，冷冷道：「你回家去吧！」

小蝶一呆道：「爲甚麼？」

第二個蓋世龍冷峻道：「回去！」

小蝶佯作悲憤道：「你說甚麼？你已佔有了我的身子，現在就要攆我走了？」

第二個蓋世龍道：「是的，老夫不喜歡不坦白的姑娘。」

他快快的坐起，穿上衣服，走去打開那扇活動房門，對着外面喊道：「家桐，你進……」

小蝶叫道：「不！」

第二個蓋世龍回望她冷笑道：「怎麼呢？」

小蝶低首，委委屈屈道：「我……不要回去。」

第二個蓋世龍推上房門，走回來道：「那就坦白的告訴老夫。」

小蝶道：「說甚麼嘛？」

第二個蓋世龍道：「說你爲甚麼已非完璧的處女。」

小蝶最大的本領就是一哭泣就有眼淚，她淚如雨下道：「去年……我替一個男人捉龍時……他强姦了我……」

第二個蓋世龍道：「他是誰？」

小蝶道：「他是投宿客棧的一個客人，我不認識他。」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哈哈，老夫說的沒有錯吧！像你這樣漂亮的女人，男人見了怎會不動心呢？」

小蝶抬起淚眼道：「你要攆我走？」

第二個蓋世龍道：「不，你可以留下來侍候老夫，每個月老夫可以再多給你一百五十兩銀子。」

小蝶道：「你不能娶我嗎？」

第二個蓋世龍哈哈笑道：「你乖乖的侍候老夫，就可以永遠留下來，這樣就等於老夫的妻室了。」

小蝶默然不語了。

她希望留下來，留下來才有機會。

第二個蓋世龍敢情是個老淫蟲，看見她已就範，便上前捧着她的臉頰直親，笑道：「小白羊，你知不知老夫多麼喜歡你，從今以後，你不必四處奔波爲人捉龍了，老夫養你一輩子。」

小蝶道：「我爹、娘呢？」

第二個蓋世龍道：「每個月老夫會派人送去三百兩銀子，這個數目足夠他們花了吧！」

小蝶點頭道：「夠了。」

其實，她現在最關心的並非「父母」的生活問題，而是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明天，當那『第三個蓋世龍』出現時，他是否也要跟我睡覺？」

＊　＊　＊

賽諸葛許半仙帶着一個堡卒在堡中各處巡視，他是十八家將之首，不必輪值守門或保護蓋世龍。

每天他帶着一個堡卒，巡視各要處道口，表面上看來非常盡職。

這天晚上，他巡視了一條秘道，打開每一間石室進入探視，當進入最後一間石室探視時，他忽然關上房門，向隨着他的堡卒笑道：「小郭，我有話跟你講！」

堡卒小郭恭聲道：「是，許軍師。」

在海堡中的人，都稱呼他爲許軍師。

許半仙含笑道：「你是我帶來海堡中的人，是不是？」

小郭道：「是的。」

許半仙道：「我觀察你很久了，覺得你這個人很不錯，值得提拔。」

小郭連忙表示感激道：「謝許軍師提拔，小的沒齒難忘。」

許半仙捋着短鬚沉吟道：「祇不知你能不能與我同甘共苦、共榮辱……」

小郭道：「這個當然，小的雖是海堡中的堡卒，但在小的心目中，你許軍師才是……才是……」

許半仙道：「才是甚麼？」

小郭道：「你老才是小的主人……」

許半仙表示滿意的點點頭道：「好，那麼我再問你，你想不想發財？」

小郭咧嘴笑道：「金錢人人愛，誰不想發財呢？」

許半仙道：「好，現在你先跪下來發誓，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可背叛我。」

小郭跪下發誓。

許半仙更是滿意，笑道：「好了，現在是咱們一顆心兩條命，要死一起死，要活就一起活。」

小郭錯愕道：「你老……」

許半仙道：「堡中接連發生兩件命案，你猜是怎麼回事？」

小郭搖搖頭道：「小的不知道。」

許半仙低聲道：「我們堡主以前壞事做盡，有許許多多的江湖人物都想要他的老命，並奪取他的財產。」

小郭道：「哦！」

許半仙道：「粟森和尚亮武之死，就是他們幹的！」

小郭吃驚道：「他們是誰？」

「目前還沒查出來。」

「這怎麼辦？」

「是的，這件事很可怕，再讓它發展下去，祇怕咱們的命也要斷送在此，我還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們堡主有風濕病，已經不能跟人動武了。」

「哦！」

「所以，咱們得爲自己設法，不能坐以待斃！」

「哦！」

「依我推測，不出一個月，海堡將被人攻破，堡主的大批財產將落入別人手中！」

「這……」

「我想……那批財產與其落入別人手中，咱們爲甚麼不能拿？」

「對！對！」

「你知道十八箱金元寶的事嗎？」

「不知道，那是……」

「每箱有一百個金元寶，每個金元寶有五十兩重，十八箱共是九萬兩。」

「啊！」

「這麼多的黃金要是落入人家手裡，這豈非太冤枉？」

「對啊！」

「據我所知，現在有幾個家將

也心懷不軌，企圖謀奪，你若願意與我合夥，咱們就先下手爲强。」

「怎麼下手？」

「當然要先幹掉那十五個家將，把他們幹掉後，剩下的那個老殘廢就容易對付了。」

「我……我怎麼殺得了他們？」

「不！不要你動手，你祇要從旁協助我，不要出賣我就行了。」

「這個……」

「事成之後，十八箱金元寶咱們對分，你一半我一半。」

「萬一失手？」

「不會，我有把握。」

「現在各個家將身邊都跟着一個堡卒，你老如何能下手？」

「我連那堡卒一起幹掉。」

「這要連殺三十個人呀！」

「不錯，但一個晚上幹掉兩個，半個月就大功告成了。」

「你老眞有把握？」

「絕對有。」

「好，咱們幹了！」

「記住，你不能出賣我，否則你也會沒命的。」

「不會，不會！」

「事成之後，我一定分九箱給你，絕不食言反悔。」

「好，好！」

「現在咱們來幹掉那個『活閻王』荊大鼎，他等下就要去上班，會由此地經過……」

「怎麼下手？」

「將他們騙入這間石室，我會出其不意的給他們各一刀！」

許半仙說到這裡，一揚長袖，露出藏在袖中的一柄短刀。

小郭臉色發白，卻連連點頭道：「好主意，好主意！」

許半仙走去拉開房門，探頭向黑暗中的秘道上看了看，再側耳聽一聽，隨即回頭對小郭低聲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活閻王」荊大鼎帶着一個堡卒進秘道，他準備去換下七尺無常賀炎，把守東面堡門。

這條秘道有百步之長，但祇有中段有六間石室，平時少有人來到這秘道中。

許半仙聽得他們脚步聲已近，便輕咳了一聲，舉步跨了出去。

「活閻王」荊大鼎機警的刹住脚步，喝問道：「甚麼人？」

許半仙輕聲道：「是我，荊兄！」

「活閻王」荊大鼎一聽是許半仙，才邁開大步出來道：「許兄在此幹嗎？」

許半仙輕聲道：「我發現了一件怪事！」

「活閻王」荊大鼎目光一凝道：「甚麼事？」

許半仙退入了石室道：「荊兄進來一看便可知道。」

「活閻王」荊大鼎和那個堡卒哪知有詐，立刻移步跨入石室。

石室中沒有點燈，十分黑暗，「活閻王」荊大鼎目力雖極佳，一時也看不清甚麼，他運目一掃石室，因爲看不見甚麼，乃回首對許半仙道：「究竟是……」

刀光一閃。

他的咽喉裂開了！

許半仙怕鮮血濺上身子，所以一刀揮出之後，跟着抬脚踢出，「砰」然有聲，已將「活閻王」荊大鼎踢倒在角落裡了。

可憐「活閻王」荊大鼎叫都沒叫一聲，登時鮮血噴射，一命嗚呼哀哉！

跟着他的那個堡卒大驚失色，奪門欲出，小郭卻已即時掩上房門，以身體擋住。

那堡卒臉色大變，大叫道：「殺人哪！許軍師殺人哪！」

許半仙臉露殺氣，嘿嘿獰獰笑道：「在這石室中，你即使叫破了喉嚨也沒有人聽得見！」

那堡卒慌了手脚，跪下哀求道：「許軍師饒命，小的……小的……」

許半仙笑道：「抬頭看看上面！」

那堡卒抬頭望去。

刀光又是一閃。

他的喉嚨「颯」的一聲被割斷了，血尚未噴出之際，許半仙又一脚的踢出，也將他踢到角落去。

手法乾淨俐落，老練之極。

小郭心頭戰慄，雙脚發抖。

許半仙笑道：「你看，很簡單就解決了，是不是？」

小郭呼吸有點困難，强笑道：「是，是，你老眞行，眞有一套！」

許半仙眼睛一轉，又笑道：「對了，一不作二不休，咱們再去收拾那個『七尺無常』賀炎如何？」

小郭道：「好，好！」

* * *

已是破曉時分。

第二個蓋世龍還在與小蝶芙蓉帳裡渡春宵，兩人一絲不掛相擁在軟被底下，睡得正舒服。

忽然，鈴聲「叮叮噹噹」的響了起來！

原來是懸吊在門上的一隻鈴子，它有一條細繩穿入壁孔，小蝶早就發現這隻鈴子，心知它是警鈴，如發生緊急事故要通知蓋世龍，外面的人就在外面拉動了繩子，警鈴就將蓋世龍吵醒。

蓋世龍霍然驚醒，急急起身穿衣。

小蝶也跟着醒來，驚問道：「怎麼回事啊？」

蓋世龍邊穿衣邊答道：「老夫手下有事稟告，你睡覺，待老夫出

去看看。」

他穿好了衣鞋，急急開門而出，到了前面房間，轉到牙床後面，又不知在哪裡按了一下，床後那堵墻壁忽然整個轉開來了。

接着，從壁中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也是蓋世龍。

第三個蓋世龍。

第二個蓋世龍低聲道：「警鈴大作，必定又是出了事，你出去處理一下。」

第三個蓋世龍輕嗯了一聲，舉目一掃房間，問道：「小蝶呢？」

第二個蓋世龍指了指裏面的房間，然後附耳向他說了幾句話，最後一拍他的肩頭，含笑走入壁中去了。

墻壁隨即恢復原狀。

第三個蓋世龍便走去打開房門，祇見許半仙和小郭站在門口，乃問道：「是不是又出了事？」

許半仙戰聲道：「是的，老爺，大事不好了，荊大鼎和賀炎，還有跟隨他的兩個兄弟，都……都被殺了！」

第三個蓋世龍臉色一變道：「是怎麼個情形？」

許半仙道：「屬下剛才巡視各處要道，到了東堡門，發現賀炎和跟着他的那個兄弟倒在血泊之中，死亡情形與粟森、尙亮武兩人一樣……」

他說得上氣不接下氣，表示他內心的驚恐。

第三個蓋世龍沉着地道：「不要慌，慢慢的說！」

許半仙道：「賀炎本該在半夜下班的，應該接替他的是荊大鼎，屬下乃趕去荊大鼎的房中查看，他不在房中！」

第三個蓋世龍問道：「在哪裡找到了他們的屍體？」

許半仙結結巴巴道：「在……在三號秘道的第六號石室中。」

第三個蓋世龍道：「也是被割斷了咽喉？」

許半仙道：「正是，死得好慘！」

第三個蓋世龍道：「沒有人聽見他們叫喊聲？」

許半仙道：「是的，屬下問過了，沒有人聽見！」

第三個蓋世龍冷笑道：「這麼看來，你的計策是無效了。」

許半仙惶恐的低下了頭。

第三個蓋世龍又問道：「東堡門有沒有被打開的跡象？」

許半仙道：「沒有，仍鎖得好好的，兇手如已逃出，鐵門必會打開。」

第三個蓋世龍沉思有頃說道：「你派人將他們四人的屍體抬到大廳上，並下令所有人一起到廳上集合。」

許半仙道：「是。」

他向小郭一招手，兩人匆匆而去了。

* * *

第三個蓋世龍關上房門，在房中踱了幾步，便走上去打開裏面的房間門，向隱入壁中的第二個蓋世龍說了幾句話，才進入小蝶房中，走到床前，看見小蝶似又睡着了，伸手掀開軟被，見小蝶赤裸裸蜷臥而眠，不禁微微一笑道：「小蝶，你起來！」

小蝶一驚而醒，連忙拉被蓋住身體道：「甚麼事嘛。」

第三個蓋世龍道：「起來穿上衣服，老夫帶你去看熱鬧。」

小蝶取過衣服，就在被中穿着，一面問道：「剛才鈴響，是怎麼回事？」

第三個蓋世龍道：「老夫手下，『活閻王』荊大鼎及『七尺無常』賀炎以及他們兩個兄弟，昨夜又被那兇手殺害了！」

小蝶花容爲之失色，駭然叫道：「天哪！」

第三個蓋世龍道：「小蝶，你能幫老夫一個忙嗎？」

小蝶道：「甚麼事？」

第三個蓋世龍道：「老夫判定兇手必是家將中之一，祇是老夫與他們相處太久，有很深的感情，一時反而看不出哪一個嫌疑最大，而你是女人，女人心較細，說不定可以看出來，等下你在旁從中觀察，發現那一個眼神不定，就告訴老夫！」

小蝶道：「好！」

她心中很高興，覺得這是借刀殺人的好機會。

因爲，她和假父母及「叫化子叔叔」的計劃，第一步就是要幹了海堡十八家將，現在十八家將已死了四個，再死一兩個豈不更好！

穿好了衣服，她便隨着第三個蓋世龍走出房間，來到大廳上。

這時，大廳上已站滿了人。

他們是許半仙，「九尾神狐」毛百昌、「霹靂雙劍」喬如松、「巨無霸」張義、「金錢豹」申屠雄、「飛刀」鐵錚、「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花蝶」阮復、「大刀」關仁虎、「鐵筆」孔八爺、「金傘娘子」潘愛蓮、「黑蜈蚣」冷昭、老書僮閔家桐。

另外還有三個燒飯的老媽子，三十五個堡卒以及地上的四具屍體。

四個死者，當然就是「活閻王」荊大鼎、「七尺無常」賀炎和跟隨他們的兩個堡卒了。

大家站在廳上，面對着四具屍體，個個心情沉重，臉露憂懼。

第三個蓋世龍手挽着小蝶走入大廳，在正中一張虎皮交椅坐下，

目光如炬緩緩掃視衆人一遍，才開聲道：「各位兄弟都到齊了嗎？」

許半仙躬身答道：「是的，全都到齊了。」

第三個蓋世龍道：「好，現在大家看看他們四人。」

他指着地上四具屍體。

衆人一齊看着四具屍體，各人表情不一，有的悲傷、有的驚恐、有的冷漠。

第三個蓋世龍接道：「你們之中，誰若知兇手是那一個，現在告訴老夫，老夫馬上賞一百兩黃金。」

大家面面相覷，無人開口。

第三個蓋世龍冷冷一笑道：「沒人知道？好，現在聽老夫命令……昨夜上半夜把守四個堡門的人站到左邊去！」

「九尾神狐」毛百昌、「霹靂雙劍」喬如松、「巨無霸」張義及跟隨他們三個的堡卒移步走去左邊站住。

另兩個輪值上半夜的，即是死者「七尺無常」賀炎和跟他的堡卒。

第三個蓋世龍又道：「輪守下半夜的人站到右邊去！」

「金錢豹」申屠雄、「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及跟隨他們三個堡卒移步走到右邊去站住。

第三個蓋世龍道：「昨宵負責守在老夫房外的『大刀』關仁虎和『鐵筆』孔八爺，你們四人站到對面去！」

關、孔兩人及兩個跟隨的堡卒向後移步退了數步站住。

於是，站在中間的人，祇剩下許半仙、「飛刀」鐵錚、「花蝶」阮復、「金傘娘子」潘愛蓮、「黑蜈蚣」冷昭、老書僮閔家桐及跟他們六個堡卒了。

第三個蓋世龍站了起來，走到他們十二個人身邊，一個個的打量着。

小蝶也跟在一邊打量。

第三個蓋世龍看了一遍之後，又重頭開始如刀似的目光盯上小郭，突然問道：「你昨夜是否寸步不離的跟着許半仙軍師？」

小郭嚇了一大跳，忙道：「是，是，小的寸步不離的跟着許軍師！」

第三個蓋世龍嚴厲地道：「如果兇手是許軍師，你說出來，老夫賞你黃金一百兩，要是隱瞞不說，將來一旦查出來，老夫會活活的把你殺死！」

小郭顫聲道：「是！小的不敢，小的沒有隱瞞。」

第三個蓋世龍又盯視他半晌，才把視綫轉到那個跟隨「飛刀」鐵錚的堡卒臉上，仍以嚴厲的表情道：「你，昨夜你與鐵錚來輪值，你們在幹甚麼？」

那堡卒道：「昨夜吃過飯後，鐵爺和阮爺一起在房中喝酒，後來又擲骰子，玩到初更時分，就上床睡覺，小的們都是寸步不離的跟着，沒有離開過一步。」

第三個蓋世龍聽他這麼說，就不再去問那個跟隨「花蝶」阮復的堡卒而轉到跟隨「金傘娘子」的堡卒問道：「你呢？昨夜你們來輪值，都在幹甚麼？」

那堡卒道：「小的一直和潘姑娘在房中，沒出過房門一步。」

第三個蓋世龍道：「吃過飯後就一直留在房中嗎？」

那堡卒道：「是的。」

第三個蓋世龍又問道：「爲甚麼？」

那堡卒道：「因爲堡中連續有人被害，潘姑娘說祇要不出房門一步，就不會有事，所以我們就不出房門了。」

第三個蓋世龍就再轉到跟隨老書僮閔家桐那個堡卒問道：「你呢？」

那堡卒道：「小的和閔爺在房中下棋，後來就上床睡覺了。」

第三個蓋世龍轉去打量那三個老媽子和三十六個堡卒，說道：「你們之中誰知道兇手是誰，趕快說出來，老夫立即重賞黃金一百兩。」

三個老婦和三十六個堡卒，又是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開口。

第三個蓋世龍見無人開口，冷哼了一聲道：「都給老夫站着，未得老夫同意准許，不得離開一步！」

說畢，挽着小蝶的手欲步出廳去。

「飛刀」鐵錚開口道：「老爺慢走，請聽屬下一言。」

第三個蓋世龍精神一振，轉身望着他問道：「你有何話要說？」

「飛刀」鐵錚道：「屬下有幾句話要說，唯不便讓這位小蝶姑娘聽到。」

第三個蓋世龍聽了這話，便向小蝶道：「小蝶姑娘，你先出去一下，在那甬道上等候老夫。」

小蝶答應一聲，便獨自出廳，走出廳外甬道上等候。

「飛刀」鐵錚見小蝶已離去，才向第三個蓋世龍低聲道：「老爺，你就祇懷疑自家人，難道對那小蝶姑娘全無一點疑心嗎？」

第三個蓋世龍道：「你說這話，是否發現小蝶姑娘有可疑之處？」

「飛刀」鐵錚道：「屬下尚無直接證據，但是第一：她一個姑娘家竟以替人捉龍爲生，實在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一般姑娘是無此膽量的；第二：就算她爲養活雙親而操此職業，但選擇小漁村也是不合情理

之事，因爲小漁村漁民淳樸而貧困，不是捉龍的對象；第三：在此以前，本堡平安無事，自她來了以後，本堡就接二連三的出事，如果說，她與此事無關，屬下實在不敢相信！」

第三個蓋世龍點點頭，微笑道：「不錯，你的見解很有道理！你是不是覺得老夫和她太親近而不放心？」

「飛刀」鐵錚道：「是的，老爺最好小心一些才好。」

第三個蓋世龍道：「她的事，你不必替老夫操心，她本人及其父母的動態，一直在老夫的掌握中，她父母如果是武林人物，一旦他們有不軌行動，老夫立刻會知道。」

他微微一笑，又道：「老夫之所以要她搬入堡住下，也就是提防她父母一旦被老夫查出他們不是普通人物，而且企圖對老夫不利時，老夫立即可以先制服她，此即所謂將計就計，你瞭解了嗎？」

「飛刀」鐵錚聽了欣然一笑道：「老爺既有如此打算與安排，屬下就放心了。」

第三個蓋世龍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嗎？」

「飛刀」鐵錚道：「沒有了。」

第三個蓋世龍乃轉身出廳，走到甬道上，向在甬道上等候的小蝶笑道：「你對『飛刀』鐵錚的說法，有沒有意見？」

小蝶微怔道：「他說些甚麼？」

第三個蓋世龍懷疑她已聽到了自己與「飛刀」鐵錚的話，故出其不意的問她的「意見」，這時見她表情茫然，知她未竊聽談話，便笑了笑道：「你既然沒聽見，那就不必再提了，現在告訴老夫，你覺得誰最可疑？」

小蝶道：「我覺得表現得最鎮靜的人最爲可疑，不知老爺以爲然否？」

第三個蓋世龍點點頭道：「有道理，那麼你看誰表現得最鎮靜？」

小蝶道：「昨夜沒有輪值中的六個人之中，表現最鎮靜的是『飛刀』鐵錚和『花蝶』阮復。」

第三個蓋世龍道：「假定他們兩人是兇手，那麼他們如何瞞得過跟隨他們的兩個堡卒去殺人？」

小蝶道：「他們也許沒有瞞着兩個堡卒，而是四人一起行動！」

「那兩個堡卒有膽量背叛老夫嗎？」

「誘之以利！就敢背叛。」

「可是，老夫剛才懸賞黃金一百兩，他們……」

「也許一百兩黃金已不放在他們眼內，又也許他們已參與殺人，不敢招供。」

「唔，有道理，你確定『飛刀』鐵錚和『花蝶』阮復是殺人兇手？」

「不敢確定，祇是認爲他們兩人嫌疑最大而已。」

「老夫叫那兩個堡卒來問問如何？」

「要問，就把那六個堡卒一起叫入別室審問……對了，即使問不出結果，也可能迫那兇手原形畢露！」

「怎麼說？」

「老爺逐一審問那六個堡卒，如有人招供，那當然解決了，要是沒有人招供，老爺就暫將他們留在房內，然後在廳上宣佈兇手是誰，那樣一來，兇手必會心慌欲逃……」

「好辦法，就這麼辦！」

於是，第三個蓋世龍再入大廳上，命令那六個堡卒跟隨許、鐵、阮、潘、冷、閔六家將的堡卒出廳，然後向其餘之人道：「你們且在此站着，誰要離開一步，其餘之人可將他格殺！」

當下，便帶着六個堡卒回到自己房中，先將小郭留住，其餘五人再送入小蝶的房間，然後便開始審問小郭。

「小郭，你要對老夫說實話，許半仙是否殺害粟、尚、荊、賀四人的兇手？」

「不，不是的。」

「現在許半仙不在這裡，你可以放心說話，如果許半仙是殺人兇手，你但說不妨，老夫不但不責罰你，而且會賞你黃金一百兩。」

「老爺，小的沒有說謊，許軍師確實不是殺人兇手！小的一直寸步不離的跟隨着他的呀！」

「哼！你如說謊，老夫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是，小的知道！」

「好，你回房間裏面去吧！將跟隨『飛刀』鐵錚的那個兄弟叫出來。」

「是！」

六個堡卒先後審問過了，沒有一人供出兇手，第三個蓋世龍便將他們暫時禁錮在房中，再與小蝶往大廳上來。

他故意寒着一張臉，使人以爲他已知道兇手是誰，跨入大廳上，示意小蝶在一旁站着，隨即舉目一掃廳上衆人，冷冷一笑道：「各位，老夫已知兇手是誰了，眞是大出老夫意料之外！」

說着，便向許、鐵、阮、潘、冷、閔六人走了過去。

最緊張的一刻來臨了。

許半仙、鐵錚、阮復、潘愛蓮、冷昭、閔家桐六人神情都爲之一變。

許半仙驚慌而變了臉色，其餘五人則是驚於「兇手果是六人之一」而變了臉色。

然而，第三個蓋世龍雖然使出這恐嚇之計，心中卻已對六人沒有多大懷疑，尤其是沒有懷疑到許半仙。

因此，爲了延長恐嚇的時間，希望那兇手自動現形，他先向許半仙靠了過去。

許半仙突然叫道：「小心身後！」

第三個蓋世龍吃了一驚，急忙掉頭望去。

許半仙就利用這一瞬間，用藏在袖裏的短刀一下刺入第三個蓋世龍的腹部。

深深的刺入。

「啊喔！」

第三個蓋世龍慘叫一聲，猛地揮掌劈出，但是許半仙早有準備，祇見他一低頭、一抬腳。

「砰！」

第三個蓋世龍已被踢出一丈開外，人倒在地上時，血已從傷口裏噴濺出來。

他掙扎欲起，但祇跪起一隻脚，兩眼便已發直，又倒了下去。

變起猝然，「飛刀」鐵錚等十三家將，個個爲之呆住，直到看見堡主倒地不起，他們才回過神來，於是暴叱聲起，十三家將竪掌的竪掌、亮兵刃的亮兵刃，立將許半仙圍困起來。

「慢着！」

許半仙大聲道：「各位，先聽我一言再動手也不遲。」

十三家將聽他這麼說，暫沒有動手，「霹靂雙劍」喬如松厲聲道：「許軍師，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許半仙居然很鎮靜，微微一笑道：「有，我要說的是，他姓蓋的過去爲人如何，他曾經幹了些甚麼事，咱們大家都清楚得很，犯不着對他忠心不二，尤其是外敵已侵入本堡殺了粟、尚兩人……」

「霹靂雙劍」喬如松怒喝道：「胡說，粟、尚兩人是你殺的。」

許半仙大聲道：「不，我承認殺了荊、賀兩人，但是粟、尚兩人不是我殺的。」

「九尾神狐」毛百昌冷笑道：「那麼，粟、尚兩人是誰殺的？」

許半仙道：「不知道，我祇知道對方的計劃是將咱們一一幹掉，然後奪取那十八箱金元寶。」

一提起十八箱金元寶，個個臉色一動，眼睛都射出奇光來了。

許半仙冷笑一聲，接着又道：「我判斷情勢，海堡崩潰已在不遠，所以……我說老實話，我對那十八箱金元寶也早已覬覦在心，計劃將來奪爲己有，現在事情既已發展到這地步，說不得祇好見者有份，咱們大家平分了！」

金傘娘子吃吃嬌笑道：「許軍師，你既把話說開了，奴家不妨也將心意相告，我潘愛蓮對那十八箱金元寶也覬覦已久矣！」

許半仙哈哈大笑道：「好，現在我再把話說清楚，咱們十八家將共事有年，多少有些情感，而姓蓋的又已死在我刀下，我不希望大家爲此翻臉成仇，凡是仍對姓蓋的懷有主人之情，不願分取那十八箱金元寶之人，現在可以離去，我們絕不爲難他。」

「飛刀」鐵錚淡淡道：「眞的嗎？」

許半仙道：「不假！」

「飛刀」鐵錚道：「好，我鐵錚向來不取不義之財，我告辭了。」

說畢，舉步向廳外走去。

「霹靂雙劍」喬如松道：「等一等，我老喬跟你走！」

一邊說，一邊快步跟出。

老書僮道：「加上我一個！」

他也跑了出去。

許半仙冷笑道：「還有那位忠義之士要跟他們走的沒有？」

「九尾神狐」毛百昌、巨無霸「張義」、「金錢豹」申屠雄、「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花蝶」阮復、「大刀」關仁虎、「鐵筆」孔八爺、「金傘娘子」、「黑蜈蚣」冷昭十人站着沒有動。

連三個老媽子和三十六個堡卒也站着沒動。

許半仙笑道：「小蝶姑娘，你呢？」

小蝶發抖道：「我……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了……」

她拔步往外跑。

事情發展至此，她才明白一件事，明白他們十八家將還不知道蓋世龍一共有三個。

假如他們知道堡中還有兩個蓋世龍的話，他們絕對不敢如此「造反」的。

而她，她料定好戲還在後頭，料定那兩個蓋世龍絕不會讓他們得逞，因此，她當然不願跟他們同流合汚，她要藉此再表現一次自己是個普通人，也是善良的女孩子。

許半仙看着她跑了之後，便向衆人道：「走！大家跟我一起去起出那十八箱金元寶！」

貪贓枉法　一網成擒

老書僮閔家桐快步追上了前面甬道上的「飛刀」鐵錚和「霹靂雙劍」喬如松，叫道：「兩位慢走！咱們三人商量商量。」

「飛刀」鐵錚和「霹靂雙劍」喬如松停步道：「老閔，你有何話說？」

老書僮閔家桐恨聲道：「這些狗娘養的，我們老爺對他們不薄，他們竟敢造反，咱們跟他們拚一拚如何？」

「飛刀」鐵錚搖搖頭道：「要

拚，你自己去拚，我不幹這儍事！」

老書僮閔家桐道：「爲甚麼呢？」

「飛刀」鐵錚道：「三個對十一個，絕對不成。」

「霹靂雙劍」喬如松接口道：「不錯，咱們三人絕對不是他們十一人之敵，還是算了吧！」

老書僮閔家桐道：「可是，我實在嚥不下這口氣！」

「飛刀」鐵錚冷笑道：「嚥不下也要嚥下，形勢比人強，沒辦法！」

「霹靂雙劍」喬如松聽到甬道上又有脚步聲，回頭一看原來是小蝶，不由一怔道：「小蝶姑娘，你不跟他們在一起嗎？」

小蝶佯裝悲憤道：「我才不跟那些狼心狗肺的人在一起，我要回家去了。」

老書僮閔家桐深深感動，嘆道：「唉！我們老爺眞是瞎了眼睛，他們本是在江湖上混的人，應以義氣爲重，卻不料到頭來竟是一羣見利忘義的禽獸，反不如你小蝶姑娘……」

「飛刀」鐵錚道：「老閔，現在說這些話沒用，依我看咱們還是趕快離開爲妙，要不然等他們冷靜了一想，說不定就不肯放咱們走了！」

老書僮閔家桐點點頭道：「說得是，咱們走吧！」

於是，四人急急忙忙順着甬道往外走，經過蓋世龍的房外時，忽聽房門「呀」的一響，有人從房內探頭而出，開聲道：「家桐，你們進來。」

好熟悉的聲音，除了小蝶早已「心裡有數」之外，老書僮閔家桐、「飛刀」鐵錚、「霹靂雙劍」喬如松頓時目瞪口呆，幾疑身在夢中。

不錯，那是蓋世龍。

鐵、喬、閔三人清楚的記憶得剛剛離開大廳時，堡主還倒臥在血泊之中，那是絕對不會看錯的事，可是現在……老天，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爲甚麼已被刺斃的蓋世龍會突然在他房中出現？

難道他沒有死？

但是，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事呀，他們親眼看見許半仙的短刀深深的刺入他的腹部，又看見他鮮血像泉水一樣的噴了出來，怎麼會不死呢？

莫非他死不瞑目，變成厲鬼了？

鐵、喬、閔三人不禁臉色蒼白，渾身泛起一陣鷄皮疙瘩。

那蓋世龍閃出房，笑道：「別怕，老夫沒有死，你們進來吧！」

老書僮閔家桐跟他幾十年，這時候，聽覺却告訴他眼前的人是堡主蓋世龍沒錯，但他仍不敢相信這是眞的，他瞪大了眼睛，不勝駭異地道：「老爺，你沒有死！」

蓋世龍笑一笑道：「進來再告訴你們吧！」

說着，退入房中。

鐵、喬、閔三人驚疑的對望了一眼，才慢慢移動脚步走了進去。

小蝶也跟了進去。

蓋世龍關上房門，說道：「他們都去尋找那十八箱金元寶了，是嗎？」

喬如松吃驚的問道：「老爺，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剛才那個不是你？」

蓋世龍點點頭道：「不錯，那是老夫的替身，他做了老夫替身已有幾年了。」

一個替身在堡中混了這麼久，他們竟然沒有發現這個秘密，難怪鐵、喬、閔三人聽了爲之愕然，半天說不出話來。

蓋世龍轉望小蝶笑道：「這件事，小蝶姑娘應該知道的，是不？」

小蝶姑娘滿臉驚奇道：「我……我怎麼會知道，我祇覺……我祇覺老爺的身上有時結實一點，有時鬆軟一點，根本是沒想到是兩個人啊！」

蓋世龍哈哈大笑，回對鐵、喬、閔三人道：「現在老夫才知道，十八家將之中，祇有你們三人對老夫忠心，其餘的都是想謀奪老夫的財產。」

「飛刀」鐵錚道：「老爺，那許軍師是否知道藏放十八箱金元寶的地方？」

蓋世龍道：「也許知道，但他這一輩子永遠看不到一個金元寶了。」

「飛刀」鐵錚問道：「爲甚麼？」

蓋世龍冷笑道：「要進入藏放金元寶的石室，必須經過一條水道，他們絕對通不過那條水道的。」

「飛刀」鐵錚又問道：「這又爲甚麼？」

蓋世龍詭然一笑道：「因爲那水道長達百丈，裏面養着十條兇猛的鯊魚。」

「飛刀」鐵錚「啊！」了一聲道：「許軍師知道這種情形嗎？」

蓋世龍道：「不知道。」

「飛刀」鐵錚道：「這樣的話，他們死定了。」

蓋世龍道：「現在忠奸已分，從今天起，你們三人將是老夫的心腹，爲了表示對你們的信任，現在，老夫帶你們去看好戲！」

說着，走到床後，按動機關，使那面牆壁轉開來。

壁內，有一條秘道。

敢情，老書僮閔家桐雖然跟他多年，對海堡裏面的情形也不盡瞭解，這時候看見他打開墻壁，臉上不禁流露出驚奇之色。

蓋世龍道：「你們隨老夫進來。」

老書僮閔家桐三人隨着蓋世龍走進秘道裏面，小蝶假裝膽小，不敢跟入說道：「老爺，我怕……」

蓋世龍道：「別怕，這裏面沒有甚麼，快進來吧！」

小蝶這才跟了進去，一面問道：「我房中那六個人還在嗎？」

蓋世龍道：「還在房中，老夫還沒有空處置那小郭，等有空時候，老夫要好好的處置他這個小子！」

秘道中有一條向下伸展的石級，蓋世龍領路走下石級，祇見眼前有一條半伸的秘道，兩邊各有兩間關閉着的石室，蓋世龍打開其中一間，領四人入室，在石室中點上一盞油燈，然後打開一面石壁，進入另一條向下伸展的石級。

石級成螺旋而下，一路轉下兩百多級，估計已深入地下幾十丈深，才又見到一條半伸而寬大的通道。

不，這不是通道，而是一間機關控制室。

室內，輪盤鐵鍊縱橫交錯，看上去非常複雜難解。

石室的另一邊是鐵壁，其上有幾個窗口，窗外有一片微弱的陽光。

蓋世龍熄去燈籠，輕聲道：「大家靠近窗口。」

老書僮閔家桐三人各自趨近一個窗口，蓋世龍拉着小蝶趨近另一個窗口，四人往窗外一望，但見窗外一個水洞，波光掩映，祇差一二尺就淹到洞頂！

水洞上方，有一些陽光射入，看情形是洞頂有裂隙，陽光從裂隙投射進來的。

老書僮閔家桐驚異道：「怎麼有陽光射進來？」

蓋世龍道：「此處位於海邊，山脚下有一道縫隙。」

老書僮閔家桐道：「這麼說，通過這水洞，就可以直達海上了？」

蓋世龍道：「不，要到海上，還有重重水閘，而且……另有一條水道……對了，等下他們得從左邊水洞口潛入水洞，當他們潛入水洞時，老夫會把左邊的水閘降下，這樣他們就被困住了。」

「飛刀」鐵錚問道：「水中有鯊魚嗎？」

蓋世龍道：「是的，有，一共有十條之多！」

「飛刀」鐵錚道：「他們都會潛入水洞嗎？」

蓋世龍道：「至少背叛我的家將會潛進來。」

小蝶吃驚地道：「老爺是說，他們都會被鯊魚咬死的？」

蓋世龍道：「不錯。」

小蝶道：「這太殘忍了。」

蓋世龍冷笑道：「這是背叛老夫的下場。」

喬如松問道：「他們快到了吧？」

蓋世龍道：「是的，等下看見他們冒出水面的時候，大家不要出聲，以免打草驚蛇。」

正說着，忽聽一聲水響，已有一人從水裏冒出頭來，他正是許半仙。

接着，「九尾神狐」毛百昌、「巨無霸」張義、「金錢豹」申屠雄、「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花蝶」阮復、「大刀」關仁虎、「鐵筆」孔八爺、「黑蜈蚣」冷昭及「金傘娘子」等十人，一個個從水裏冒了出來。

蓋世龍於是退到控制室中，不知在哪裡按動機關，隨又回到窗口來。

小蝶和鐵、喬、閔三人心知他已將入口處的水閘降下，許半仙等十一人已被困在水洞中了。

許半仙不知死神已臨頭上，看見後面十人已都進入水洞，哈哈笑道：「各位，過了這條水洞，就可直達藏放十八箱金元寶的石室中了。」

「金傘娘子」潘愛蓮叫道：「哎呀！這條水道好像很長嘛，奴家的水底功夫不太行，可別害奴家淹死呀！」

許半仙道：「我告訴你，這條水道長達百丈，幾乎貫穿整座山腹，本是一條天然水道，當年建造這座石堡的海盜頭兒，發現了這情形，就在水洞中的中段另挖一條水道，在裏面另闢一間石室，將其金銀財寶藏入石室之中的。」

「金傘娘子」潘愛蓮道：「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許半仙道：「幾年前，姓蓋的打算佔據這座石堡之前，我已聽一個人說過了，那人是當年海盜頭兒的部下，如今已老掉了牙。」

「九尾神狐」毛百昌道：「許軍師，閒話少說，快領我們進入那間石室吧！」

許半仙笑一笑道：「別忙，我還有話說。」

「九尾神狐」毛百昌道：「你又有何主意？」

「巨無霸」張義大聲叫道：「有話等進了石室再說吧！我手脚並不靈光，快要沉下去啦！」

原來，水洞的水相當深，「巨無霸」張義個子雖然比其他人高，雙脚仍踩不到底部，這時他們十一

人就像十一隻鴨子，雙脚一直在水中踢着。

許半仙笑道：「你最好不要沉下去，那十八箱金元寶有一箱是你的！」

「巨無霸」張義又叫道：「好啦！你有話快說吧！」

許半仙道：「咱們今天背叛了姓蓋的，奪下他全部財產，雖然他以前壞事幹得比咱們多，但此事若傳到江湖上去，對咱們也不太好，各位認爲是不是？」

「鐵筆」孔八爺道：「咱們守口如瓶，不要將今日事說出去就是了。」

許半仙道：「咱們當然會守口如瓶，但外面那三個兄弟就不一定會守口如瓶了。」

「鐵筆」孔八爺道：「依你說，該怎辦？」

許半仙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將他們一起幹掉，不但不會洩漏秘密，而且……」

說到這裡突然臉色大變，大叫道：「不好！」

「噗通」一聲，整個人突然沉入水裏去了！

「鐵筆」孔八爺愕然道：「咦，他搞甚麼鬼？」

「哎唷！」

突然，「流星追魂」司徒春慘叫一聲，也突然沉入水裏去，接着水中起了一陣翻動，好像跟誰在水裏搏鬥似的。

「金傘娘子」潘愛蓮嚇得花容失色，戰聲道：「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許半仙忽然從水裏冒出半個頭，慘叫道：「鯊魚，鯊魚！」

一語未了，又被鯊魚扯入水裏去了。

接着，一團團的鮮血，從水裏漂浮上來。

「鯊魚？」

其餘幾人大吃一驚，頓時亂成一團，紛紛轉向來路划去，要逃命了。

就在這時，「金錢豹」申屠雄也發出一聲慘叫道：「鯊魚咬着我的腿，鯊魚咬住了我的腿，救命！」

「救命」兩字剛剛出口，整個人已被鯊魚扯入水中，刹那間不見了。

「哇！」

「巨無霸」張義大叫一聲，一頭栽入水裏，接着雙手奮力抱起一條七尺長的大鯊魚。

大鯊魚身子滑力很大，尾巴一擺，就已掙落水中，再一轉身，一口又咬住了巨無霸的腿部。

「啊呀！」

巨無霸張義也在一聲慘叫號中，沉入水裡去了。

這時尚未遭到鯊魚攻擊的幾人是九尾神狐、銅鑼道人、花蝶、大刀關仁虎、黑蜈蚣冷昭鐵筆孔八爺和金傘娘子，他們六人急急的潛水來到出口，發現本來通行無阻的出口已被一面水閘擋住，幾人便在水裡用力搖撼水閘，但是水閘堅硬無比，任憑他們使出吃奶之力也搖不動分毫。

他們沒有精深的潛水功夫，不久已感閉氣不住，乃紛紛冒出水面，聚集在水洞出口上方，金傘娘子驚駭欲絕的叫道：「咱們被困住了，怎麼辦？怎麼辦？」

銅鑼道人叫道：「爬到洞頂上去！」

一語驚醒夢中人，幾人連忙游近兩邊洞壁，施展壁虎功爬上洞頂，緊緊抓住洞頂的岩石。

這一來，總算是暫時避開了鯊魚的攻擊，幾人不禁的大大透出一口氣。

而這時，遭到鯊魚襲擊的許半仙，流星追魂司徒春，金錢豹申屠雄，巨無霸張義四人已無影無際，只見附近的水面上一片紅色而已！

不用說，四人已沉落水底，成了鯊魚的一頓豐富大餐了。

金傘娘子緊緊攀附在洞頂，一面哭一面罵道：「都是那臭牛鼻子害死人，天哪，這下咱們是死定了，毛百昌，你的腦筋不比那臭牛鼻子差，趕快出個主意呀！」

九尾神狐毛百昌也像一隻壁虎爬在洞頂，他聽了金傘娘子的話，不禁苦笑一聲道：「沒辦法了，出路已被封死，水中又有鯊魚。」

花蝶大罵道：「他媽的，是誰把那出路封死的！」

鐵筆孔八爺也苦笑道：「必定是在外面的那些人，他們認爲將咱們困死在此，十八箱金元寶便是他們的了。」

大刀關仁虎嘆道：「罷了，眞是陰溝裡翻船，早知如此，咱們不該一起來。」

金傘娘子道：「我早就說該留下兩個守在外面，你們偏不聽，倒像怕分不到金元寶似的。」

銅鑼道人道：「現在說這些話都沒用了，大家想法子出去才是。」

花蝶阮復忽然道：「有了。」

金傘娘子急忙問道：「你有逃命之策麼？」

花蝶道：「不錯，我想到了一個辦法了。」

金傘娘子道：「快說。」

花蝶道：「殺死那些鯊魚。」

金傘娘子一怔，繼之罵道：「去你的，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說笑話！」

花蝶道：「不是說笑話，我眞的有辦法殺死那些鯊魚。」

金傘娘子道：「眞的，是什麼

辦法？」

花蝶道：「用毒。」

孔八爺道：「好辦法！」

金傘娘子道：「你是說用毒藥毒死水裡的鯊魚？」

花蝶答道：「正是，我身上有幾顆蠟裝『五毒丸』——孔八爺，你也有是不是？」

孔八爺道：「是的，我也有幾顆，只不知能不能毒殺鯊魚？」

花蝶道：「應該可以，你我的毒藥毒性很强，只要一點點就可以毒死一條牛，鯊魚也應該毒得死。」

銅鑼道人道：「就算能毒死鯊魚，咱們也出不去呀！」

九尾神狐道：「而且水中有了毒藥，咱們也不能下水，這個辦法不成。」

花蝶道：「不，先毒死鯊魚再說，這水洞裡的海水不是死水，經過一次漲潮退潮之後，有毒的水就會流失於海中。」

金傘娘子道：「對，對，你們快將毒藥取出，毒死那些鯊魚。」

花蝶道：「八爺，你意下如何？」

孔八爺道：「進退維谷，只好先試試了。」

於是，他們兩人左掌五指緊緊抓着洞頂岩石，騰出右手入懷中掏摸毒藥。

控制室中的蓋世龍看到這裡，才突然開聲道：「阮復，孔八爺，你們沒有機會了。」

阮、孔二人一聽聲音，心頭大震，顧不得再掏毒藥，右手再伸上去抓住洞頂岩石，駭然道：「誰？誰？誰在說話！」

蓋世龍嘿嘿冷笑道：「老夫的聲音，你們還聽不出來？」

幾人聽得出是業已死去的堡主的聲音，這一驚非同小可，都不禁發起抖來，齊聲驚叫：「老爺，是你！」

當然，他們不是相信人死能復活，而是以爲蓋世龍的鬼魂前來索命。

金傘娘子驚得牙齒打戰，道：「老爺！老爺！請你饒命！殺……殺死你的是許軍師，不是我呀！」

「嘿嘿嘿嘿！」

蓋世龍陰惻惻的笑了幾聲道：「饒妳？有什麼理由要饒妳呢？」

金傘娘子道：「因爲，奴家沒有背叛你呀，只是許軍師殺了你，奴家才跟着……」

蓋世龍緩緩道：「你來這裡幹什麼？」

金傘娘子道：「因爲……因爲老爺你已經死了，而堡中留下了十八箱金元寶，許軍師說要起出來平分，奴家覺得……覺得不拿白不拿，所以……」

蓋世龍插口道：「可是老夫却聽到了一句話——許軍師，你既然把話說開了，奴家也不妨把心事相告，我潘愛蓮對那十八箱金元寶也覬覦久矣，這是誰說的？」

金傘娘子心膽俱裂，顫聲道：「老爺，那是奴家說着玩的，老爺……你……你難道沒有死？」

蓋世龍冷笑道：「我蓋世龍在江湖上混了一輩子，若這麼容易就被你們殺了，那我就不是蓋世龍了！」

金傘娘子又驚又喜，道：「這麼說，老爺你是沒死了？這……這太好了，老爺，奴家仍然願意跟隨你，你要奴家怎麼樣，奴家就怎樣，包括……包括……」

蓋世龍問道：「包括什麼？」

金傘娘子道：「包括，包括奴家的身子在內。」

蓋世龍縱聲大笑！

金傘娘子惶恐地道：「老爺，你答應了？」

蓋世龍突然笑聲突止，冷冷答道：「潘愛蓮，妳的身子祇配給鯊魚吃掉！」

話聲甫落，突聽金傘娘子慘叫一聲，抓住洞頂的雙手一鬆，噗通一聲，掉入水裡去了。

小蝶清楚看見蓋世龍揮動手指，射出一支細如牛毛的毒針，她假裝沒有看見，一怔道：「咦，怎麼無緣無故突然掉下去了？」

蓋世龍也沒有回答她的話，嘿嘿獰笑道：「孔八爺、阮復，怎麼不把毒藥掏出來呀？」

孔八爺自忖必死，不願求饒乞憐，慘笑道：「老爺，屬下祇說一句話，我們不是好東西，你也不是好東西，當年你藉任捕頭之便，對落入你手中的黑道人物索財劫色，最後還冒充別人之名下手劫了一批鏢貨，十八箱金元寶不但盡入你手，還將幫助你劫鏢的伙伴殺害。」

蓋世龍怒叱道：「住口！」

孔八爺道：「屬下說錯了麼？這些事情其實在我們看來也沒有什麼，屬下只希望你冷靜的想一想，要找你報仇的人太多了，沒有我們，你不會活得太長久的。」

蓋世龍道：「說完了沒有？」

孔八爺冷笑道：「說完了，你下手便是！」

蓋世龍曲指一彈，又一支毒針電奔而出，正中孔八爺的眉心，孔八爺悶哼一聲，掙扎了半晌，終於無力再抓牢，噗通一聲掉入水中去了。

敢情他的毒針厲害，一中人身，立告斃命，所以金傘娘子和孔八爺掉入水中後，沒聲沒息的就沉下去了。

剩下的花蝶阮復、九尾神狐毛百昌、銅鑼道人、關仁虎、冷昭，看着金傘娘子、孔八爺中針掉入水中，全都束手無策，他們無法逃出水洞，也不敢下水去與鯊魚搏鬥，只有附攀在洞頂發抖。

鐵錚看了不忍，便向蓋世龍求情道：「老爺，饒過他們五人吧！他們經此一事，再也不敢背叛你了。」

蓋世龍道：「不，對老夫不忠之人，老夫絕不讓他們活下去！」

語畢，手指連續彈出五支毒針。

「哎呀！」

「啊唷！」

一片慘叫之聲中，冷、毛、阮、關，及銅鑼道人五人恰似秋風摧殘下的落葉，紛紛掉入水中去了。

* * *

這一天，蓋世龍一共屠殺了四十一人，其中三十人是跟着許半仙背叛的堡卒，其中一人死得最慘，就是小郭，他被活活的燒死！

大屠殺過後，清點人數，家將祇剩下飛刀鐵錚、霹靂雙劍喬如松、老書僮閔家桐三個。

堡卒則剩下五人，此外倖存不死的是那三個老媽子。

蓋世龍不殺他們的原因是還要她們燒飯洗衣，且知道她們都是普通的婦女，不會作怪之故。

包括小蝶在內，偌大的海堡只剩下十三人而已。

不，該應說還有十四人，因爲另外還有一個蓋世龍躲在堡中，此事祇有小蝶一人知道。

小蝶認爲死在許半仙刀下的是第二個蓋世龍，而現身大屠殺的是第三個蓋世龍，是故隱藏不出的是第一個蓋世龍了。

直到蓋世龍回房躺下歇息，要她捉龍的時候，她才發現弄錯了。

敢情這個蓋世龍依然是第二個蓋世龍！

她想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忍不住開口道：「老爺，我有一點弄不明白。」

蓋世龍微笑道：「那一點？」

小蝶彎下身子，向他低聲附耳問道：「你是昨夜跟我在一起的那位老爺吧？」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妳怎麼知道？」

小蝶忸怩道：「我……我……當然知道了。」

第二個蓋世龍哈哈笑道：「摸出來的麼？」

小蝶羞答答一笑道：「是嘛。」

第二個蓋世龍大笑道：「怪不得人家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老夫祇跟妳睡一覺，妳居然就把老夫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小蝶掩臉撒嬌道：「羞死人了，老爺，你還說呢！」

第二個蓋世龍一把將她摟入懷中，對着她的櫻唇直親，笑道：「小白羊，妳說，妳那一點想不明白？」

小蝶一面半推半就，一面答道：「今天一大早，我們還在睡覺的時候，房中警鈴大作，當時老爺立即披衣匆匆出去，後來……後來許軍師就在廳上殺死了『你』，可是爲什麼被殺死的又不是你呢？」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那是老夫的替身啊。」

小蝶道：「我知道，我說你在我房中是你本人，爲什麼到了廳上就變成替身了？」

第二個蓋世龍道：「這是我的秘密，老夫不妨老實的告訴妳，老夫的替身不只一個。」

小蝶佯驚道：「嗯！還有？」

「不錯！」

「還有幾個？」

「這也是老夫的秘密。」

「爲什麼面貌都相同？」

「這是秘密之三。」

「老爺，你把我搞糊塗了，爲什麼要有這麼多的替身呢？」

「要是沒有幾個替身，老夫今天已死在許半仙的刀下了。」

「這麼說，你才是眞正的蓋世龍了，是麼？」

「不一定。」

「不一定？」

「老夫不會告訴妳這一點，總之只有一個是眞的，而誰是眞的，却是一個秘密，哈哈哈！」

「老爺，除你之外，別的蓋世龍會不會叫我捉龍？」

「當然會。」

「會不會跟我……」

「當然會。」

「這……」

「如果眞假蓋世龍不能共有一個女人，那就會被人看出眞假來了。」

「不，老爺，我只要跟你，不要跟別個，就算你是假的，我這一輩子只跟你一人。」

「笑話，妳並非處女！」

「老爺，你不能這麼說，我雖然遭遇不幸……可是絕對不是個下賤的姑娘。」

說到這裡，眼眶一紅，泫然欲哭了。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小蝶，不要傷心，這海堡的蓋世龍不會太多，妳好好的服侍我們，一輩子受用無窮，妳要什麼，我們給妳什麼！」

小蝶輕泣道：「我不要……我……要回家去。」

第二個蓋世龍面容一肅道：「不可以。」

小蝶慘然道：「你不讓我回家探望爹娘？」

第二個蓋世龍道：「說過每十天回家一次，今天才是第二天而已。」

小蝶道：「我……我好想我娘，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讓我爹娘來一下？」

第二個蓋世龍沉吟了片刻，說道：「這個麼……」

小蝶道：「你如不願外人進入堡中，我可以在堡外和他們見見面聊聊幾句，過一會，便叫他們走，好麼？」

第二個蓋世龍確實是很喜歡她，看她一臉迫切之色，不忍使她失望，說道：「好，老夫等一會兒叫老書僮去領他們來，只能在堡外的涼亭上見面，不准入堡。」

小蝶歡呼一聲，緊緊的將他抱住。

* * *

這天下午，男、女瞎子被帶到了海堡外面的那座臨海涼亭上。

涼亭名叫「觀濤」，人坐其上，海的景色可以一覽無遺。

小蝶就在「觀濤亭」上與假爹娘見面，由於有老書僮在旁監視，他們「一家人」只能閒話家常。

「蝶兒，妳在此住得慣嗎？」

「住得慣，娘！」

「那位蓋老爺子對待妳好麼？」

「很好！」

「蝶兒，我們雖是貧苦人家，可不是不三不四的人，妳可得自重自愛啊！」

「是的，娘！」

「早晚要當心些，別着了涼。」

「女兒知道，對了，叫化子叔叔還在我們家麼？」

「還在，因爲前天妳帶回了一百五十兩銀子，妳爹一高興，就叫阿福去城裡買了一些吃的回來，昨晚妳的叫化子叔叔多喝了幾杯，說今天頭還重重的，妳爹就留住了他，叫他明後天才走。」

「對，索性就請他住下來，如今女兒每月已有三百兩銀子的收入，不愁多他一個人了，爹，你就請他住下來，陪着你們解解悶也好。」

「唔！爹跟他說說看。」

小蝶乘着老書僮沒注意的時候，悄悄把一紙團塞入女瞎子的懷中，然後「一家人」又聊了一會，會面便結束，老書僮又帶男、女瞎子下山回家去了。

* * *

這天晚上，第二個蓋世龍特地在飯廳上與三家將及五堡卒一起共用晚飯，他在席上說：「各位兄弟，本堡今日不幸發生了許軍師率衆背叛之事，此事已告一段落，老夫希望在座兄弟今後好好做事，不要三心二意，這樣對老夫對你們都有好處。」

接着，他宣佈三家將從這個月起，每人加薪一百兩銀子，三老媽子和五個堡卒也加五十兩。

最後，他要大家做好防守海堡的工作，並指定由飛刀鐵錚負責指揮調度。

飯後，他挽着小蝶回房。

回到房中，他把自己脫得一絲不掛，要小蝶爲他捉龍，小蝶這才發現他已不是第二個蓋世龍，而變成第一個蓋世龍了。

對此，小蝶已不感驚奇，她的一雙手一接觸到他的身體，才假裝一呆道：「你，你不是他……」

第一個蓋世龍笑道：「妳說什麼？」

小蝶道：「你不是吃晚飯以前的那位老爺。」

第一個蓋世龍道：「對，他忙了一天一夜，該歇一歇。」

小蝶爲他捉龍，一邊驚奇問道：「你們兩位，究竟那位才是眞的，那位才是假的呀！」

第一個蓋世龍道：「眞眞假假，假假眞眞！」

小蝶苦笑道：「這樣下去，我一定會發瘋了。」

第一個蓋世龍道：「不會，不論妳見到那一個蓋世龍，妳只把他視爲眞正的蓋世龍，好好的服侍就是了。」

說完這話之後，他就開始毛手毛脚起來……

* * *

此後數日，堡中未再發生事故。

第一個蓋世龍和第二個蓋世龍每隔一天替換一次，兩人於現身「輪值」時，都能指揮若定，也一樣好色如命，使小蝶分不出誰是眞，誰是假來。

而小蝶唱做俱佳，也漸漸贏得了兩個蓋世龍的信任，在堡中的行動不再受到限制了。

於是，她沒事的時候，就在堡中的各通道上走動，尋找那條進入水洞的入口。

這就是她的目的。

她的目的就是十八箱金元寶。

因爲，她沒有跟隨許半仙一起進入通往水洞的秘道，雖然她曾在控制室裡隔着一堵鐵壁看到那個水洞，却不知它的入口在那條秘道之上。

每天，蓋世龍不需要她的時候，她便假裝散心，在堡中各處溜躂。

一天下午，她走到樓下一條平時少有人走動的通道上。

這條通道沒有點燈，很黑暗。

她走入數步，忽然瞥見對面數十步外的通道上，燈光一閃而沒。

經驗告訴她，通道的一間石室裡面有人，而且正在進行某項不可告人的事。

於是，她放輕脚步走了過去。

走入數十步，果然發現其中一間石室的門虛掩着，一絲燈光從門縫射出。

她側耳一聽，立刻聽出有人在石室裡走動，而且，不知用什麼東西在輕敲着石壁。

咦！他是誰呢？

他在尋覓什麼？

海堡裡祇剩下鐵錚、喬如松、閔家桐三家將，難道是他們的其中之一？

他們三人中，還有人敢背叛蓋世龍嗎？覬覦蓋世龍的財產嗎？

小蝶思忖電轉，決定看個明白。

她正想湊近門縫偷視，突然門房一開，眼前燈光大亮，飛刀鐵錚一手提燈，一手握着一柄飛刀，站在她面前。

「哎呀！」

小蝶假裝嚇了一跳，急急後退三步，撫着心口道：「嚇了我一跳，鐵爺，原來是你呀！」

飛刀鐵錚冷冷道：「小蝶姑娘，妳到這裡來幹嗎？」

小蝶道：「我悶得發慌，所以到處走走，剛剛走到這裡，看見有燈光，就過來看看……鐵爺，你又在這裡幹什麼？」

飛刀鐵錚目光如刀，神情冷峻地道：「我在巡視。」

小蝶道：「哦，是，是……」

飛刀鐵錚道：「妳不該到這裡來的。」

小蝶裝傻道：「爲何不能來？」

飛刀鐵錚道：「因爲這裡不是散心的地方。」

小蝶道：「是，那我以後不到這裡來就是了。」

說畢轉身便走。

飛刀鐵錚道：「慢着，花小蝶。」

小蝶一聽他叫出自己的姓，心裡大大一驚，回頭戰聲而問道：「鐵爺，你叫我什麼？」

飛刀鐵錚道：「花小蝶。」

小蝶道：「鐵爺弄錯了，我不姓花，我姓……」

飛刀鐵錚不等她說完，又道：「我還知道妳有個綽號『小狐狸』！」

小蝶眞的呆住了。

飛刀鐵錚冷冷一笑，道：「我說錯了麼？」

小蝶已知再否認是沒用的，當下換上一副笑容，說道：「什麼時候知道的？」

飛刀鐵錚道：「很久了。」

小蝶道：「那爲什麼不向蓋世龍報告呢？」

飛刀鐵錚道：「無此必要。」

小蝶道：「怎麼說？」

飛刀鐵錚道：「因爲我有要辦的事情。」

小蝶明白了，同時也放心了，她嫣然一笑道：「爲了那十八箱金元寶？」

飛刀鐵錚道：「不錯。」

小蝶道：「你比許半仙高明得多了。」

飛刀鐵錚道：「妳也眞有一套。」

小蝶道：「我犧牲很大，天天陪他們睡覺……對了，你可知道蓋世龍一共有三個？」

飛刀鐵錚點點頭道：「我要是不知道，那天就跟着許半仙一起去了。」

小蝶微笑道：「你比他們聰明得多，我早就看出來了。」

飛刀鐵錚淡淡一笑，道：「妳的假父母和那個叫化子叔叔是誰？」

小蝶道：「男的叫『天山野狼時恩祿』女的叫『路邊花石麗妃』，他們當年曾幫助蓋世龍劫得那十八箱金元寶，蓋世龍得手之後，發出毒針打瞎了他們的眼睛。」

飛刀鐵錚道：「蓋世龍的毒針中者立斃，他們怎能不死呢？」

小蝶道：「他們中針倒地之時，立即挖下眼珠子，蓋老賊自以爲他的毒針厲害，中者無救，因此沒加察看就走了，後來時恩祿和石麗妃便結成夫婦，發誓要找姓蓋的報仇。」

飛刀鐵錚道：「那個叫化子呢？」

小蝶道：「他本來不是叫化子，原名叫『插翅虎白川坤』，十年前犯案被姓蓋的捕獲，姓蓋的敲詐了他五萬兩銀子，說放他逃走，結果沒有，所幸後來朝廷大赦，他才撿回了一條性命。」

飛刀鐵錚又問道：「妳和他們是什麼關係？」

小蝶道：「朋友。」

飛刀鐵錚道：「就憑這個關係，妳就冒着性命的危險打入這海堡來，要替他們報仇？」

小蝶道：「不，他們的目的是報仇，我的目的是那十八箱金元寶。」

飛刀鐵錚笑道：「如此說來，妳我目的相同，殊途同歸。」

小蝶笑道：「能合作麼？」

飛刀鐵錚道：「只要妳願意，區區正有此意。」

小蝶道：「我十二萬分願意。」

飛刀鐵錚欣然而喜道：「那麼，一言爲定如何？」

小蝶道：「怎麼分賬？」

飛刀鐵錚道：「二一添作五如何？」

小蝶道：「分贓，必須皆大歡喜，否則後患無窮。」

飛刀鐵錚道：「妳不滿意？」

小蝶道：「不是我不滿意，而是時恩祿、石麗妃和白川坤不滿意。」

飛刀鐵錚道：「妳不是說他們的目的只在報仇？」

小蝶道：「話雖是如此說，但如不分給他們一些，你說他們會肯麼？」

飛刀鐵錚問道：「妳說該怎麼樣分？」

小蝶道：「姓蓋的財產不止十八箱金元寶，不論多少，屆時五人平分。」

飛刀鐵錚道：「我好像吃虧了些？」

小蝶笑道：「不要太貪心，其實光是十八箱金元寶，你我祇帶走兩箱，就一輩子吃喝不盡了。」

飛刀鐵錚道：「說得也是，那就五人平分好了。」

小蝶道：「剛才你在找水洞入口？」

飛刀鐵錚道：「對！」

小蝶問道：「找到了沒有？」

飛刀鐵錚道：「沒有。」

小蝶道：「咱們怎麼行動？」

飛刀鐵錚道：「妳負責對付姓蓋的，當妳確定那一個是眞正的蓋世龍時，妳就乘幫他捉龍的時候下手，但不要殺死他，叫他無法行動便是了。」

「你呢？」

「我負責尋找水洞的入口，並對付喬如松和閔家桐。」

「其實，蓋世龍祇剩下一眞一假兩個，我們可以將他們兩個一齊解決。」

「不，姓蓋的每一天出現一個，妳不能同時制服他們就會有危險，姓蓋的雖患風濕，但其武功仍非妳所能對付得了的。」

「我覺得昨天出現那個是眞的，他的肌肉結實，而且他是第一個跟我睡覺的人，如果他不是眞的，怎敢如此大膽？」

「靠不住，一定要確定了才下手。」

「假的會不會武功？」

「不知道，不過眞的一被制服，假的就容易對付了。」

「有道理。」

「記住，行動要小心，如被姓蓋的發現咱們心懷不軌，那咱們就死定了。」

「我知道。」

「妳不會出賣我吧？」

「我如出賣了你，我也活不成。」

「對，正是如此！」

「我要回房去了，咱們隨時聯絡。」

「好。」

＊　＊　＊

過了兩天，小蝶悄悄相告飛刀鐵錚：已確定第二個蓋世龍是眞的蓋世龍，理由是第二個蓋世龍警覺性很高，他每於睡覺中聽到一點聲響，就會驚醒過來，而第一個蓋世龍就無此現象。

又過了兩天，飛刀鐵錚悄悄告訴小蝶，已找到水洞入口。

於是兩人商定了動手的日子和步驟。

＊　＊　＊

是小蝶進入海堡的第二十一天。

這天，現身「輪値」的是第二個蓋世龍。

他，像往日一樣，吃過午飯後，挽着小蝶在堡中走動了一會，即回房睡午覺。

午睡之前，要捉一條龍。

他脫光了衣服，躺在床上，讓小蝶的美妙玉指在他身上游走。

本來一個經常擔心被人殺害的人，是不敢把自己的身體這樣暴露在別人的手指之下的，但是捉龍這玩意確能令人上癮，尤其是捉龍的是個嬌滴滴的姑娘，又尤其是這個姑娘已跟他有過肌膚之親，而那雙捉龍的手指已可肆無忌憚的時候，怎不令他上癮而入迷呢？

這種情形，好比吸食福壽膏而上了癮的人，明知後果不佳，卻又難以戒絕了。

第二個蓋世龍現在就是這種情形，他對小蝶已完全信任，完全着迷了，每次「輪値」出現時，總要小蝶替他捉兩條，興趣起來，還要與她親密一番。

「小蝶，妳昨天回家去了？」

「是的，回娘家。」

「哈哈，妳爹娘知道麼？」

「知道什麼？」

「知道妳跟老夫已經……」

「不知道，我爹爹要是知道了，不打死我才怪呢！」

「但紙包不住火，他總有一天會知道的啊！」

「可不是，我好擔心。」

「不要擔心，索性明白告訴他好了，就說老夫要娶妳作繼室。」

「不成，你年紀比我爹還大！」

「這有什麼關係。」

「你總不能叫我爹『岳父』吧？」

「哈，叫就叫，老夫才不害臊哩。」

他伸手將小蝶拉倒床上，盡去其衫，拉過一張軟被蓋上，於是被底翻浪，道不盡旖旎風光。

「且慢，老爺，現在是什麼時刻。」

「午時三刻。」

「午時三刻，要推出斬了。」

「唷！」

一切突告靜止！

過了一會，小蝶才從被底鑽出，取衣衫穿上，一面笑道：「老爺，你好好睡一會，我出去走走，不陪你啦。」

第二個蓋世龍沒有回答，他永遠不能回答了。

她沒有照飛刀鐵錚的話行事，她覺得「制服」總不如「殺死」來得穩當。

她穿好了衣裳，正擬開門出去，房門突然自動啓開——一個人當門而立。

他，是第一個蓋世龍，他本來不該在這個時候出現，卻突然出現了。

小蝶心中一驚，卻笑道：「老爺，還不到你『輪値』的時候呀！」

第一個蓋世龍臉上掛着憤怒之色，厲聲喝道：「小賤人，老夫看走了眼，原來妳也是奸細。」

小蝶想不通他怎麼發現的，不禁目瞪口呆、呆若木雞……

＊　＊　＊

這個時候，天山野狼時恩祿、路邊花石麗妃和插翅虎白川坤三人已到了海堡。

當他們三人在堡門口將棺材放下來時，海堡的正門開了，飛刀鐵錚和一個堡卒從裡面走了出來。

那堡卒還不知道海堡已發生重大事故，一看他們三人抬着三副棺材到來，只覺得他們不懷好意，當即上前喝道：「站住！你們這是幹什麼的？」

中年叫化子插翅虎白川坤笑嘻嘻道：「兄弟，你是問這三口棺材嗎？」

那堡卒道：「不錯，是誰叫你們抬這東西來的？」

插翅虎白川坤笑道：「是我們自己抬來的。」

那堡卒怒道：「什麼意思？」

插翅虎白川坤道：「盛放金元寶呀，在棺材放金元寶，走在路上絕對不會引人注意。」

那堡卒聽了又驚又怒，轉望飛刀鐵錚道：「鐵爺，你看怎麼辦？」

飛刀鐵錚猛曲肘撞出，喝道：「你躺下來歇一歇吧！」

「砰！」

那堡卒的肋骨登時斷了兩根，整個人如斷綫風箏直飛了出去，掉落地上時，已然昏迷不省人事了。

天山野狼時恩祿笑道：「解決了？」

飛刀鐵錚道：「不錯，解決了。」

天山野狼時恩祿笑道：「鐵兄，小蝶姑娘已將一切告訴給我，我們十分樂意和你交朋友。」

飛刀鐵錚道：「這些話，等會兒再說，現在小蝶姑娘已可能得手，不過還有一個假蓋世龍和喬如松、閔家桐二家將要對付，你們快隨我入堡。」

說畢，轉身便要衝入堡中。

不料這時，霹靂雙劍喬如松和老書僮閔家桐已自裡面趕了出來，他們已聽到飛刀鐵錚與天山野狼時恩祿的對話，知飛刀鐵錚已變節，因之雙雙撤出兵刃，大喝道：「老九，你竟敢私通外敵背叛堡主！」

飛刀鐵錚笑了笑道：「是的，兩位若是識時務者，可分一杯羹。」

老書僮閔家桐大怒道：「放屁！」

他的兵刃是一口長劍，這時長劍一振，便向飛刀鐵錚疾刺而來。

天山野狼時恩祿厲聲道：「慢着！」

老書僮閔家桐一勒劍勢，冷笑道：「瞎子，你究竟是什麼來路？」

天山野狼時恩祿一個字一個字道：「我叫『天山野狼時恩祿』，聽過沒有？」

老書僮閔家桐沉聲道：「原來是你們。」

天山野狼時恩祿冷冷一笑，道：「你記不記得，十年前我和拙荊都是蓋世龍老賊的得力手下，我們幫他劫得十八箱元寶，他卻發出毒針打瞎了我們的雙眼。」

老書僮臉色一變。

插翅虎白川坤接口笑道：「我也來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插翅虎白川坤』十多年前，我犯案被捕，他向我勒索了五萬兩銀子，說要放我逃生，結果他沒有履行諾言，嘿嘿嘿，今天我要連本帶利一起算。」

老書僮轉望喬如松問道：「老喬，你看怎麼樣？」

霹靂雙劍喬如松不加思索道：「堡主對咱們不薄，應該替他拚一拚。」

老書僮道：「對，咱們拚了。」

天山野狼時恩祿怪笑一聲道：「要拚，找我時恩祿！」

話聲中，他手上的竹棍子突然脫落一大截，露出一柄特利的拐劍。

那柄拐劍，也比一般長劍短一尺，劍寬也比一般長劍窄一些，但磨得很利很亮。

路邊花石麗妃手上的竹棍子一脫，也露出一柄拐劍，笑道：「誰不想活，就衝着我來便是。」

喬如松和閔家桐認爲他們是瞎子，即使讓他們攻入堡中也不致造成重大的傷害，因此，他們找上飛刀鐵錚和插翅虎白川坤，於是一場惡鬥展開了。

雙方各施展生平絕學，就在堡外的空地上鬥成一團，反將天山野狼夫婦冷落在一旁。

他們夫婦因是瞎子，看不見敵

友，一時無法加入助戰，只有站在一旁乾焦急，過了一會後，天山野狠竟能從兵器聲中聽出了誰是誰，忽然飄身而上，拐劍很準確的指向喬如松的背部，大聲道：「鐵兄、白兄照計劃行事，這兩個交給我們。」

喬如松聽到拐劍攻至，迫得只好轉身招架，插翅虎白川坤乘機向前一掠，衝入了海堡裡面去了。

路邊花石麗妃也憑其聽覺測出老書僮的位置，立即搶前出劍，厲叱道：「老書僮，咱們來玩玩。」

拐劍，也很準確的攻向老書僮的腰部。

老書僮不敢不招架，身形半轉，揮劍架住她的拐劍，大喝一聲，抬脚踢出。

不料路邊花的眼睛雖瞎，但聽覺極爲靈敏，只見她擰身一錯步，居然巧妙的避過他的脚，緊接着拐劍如蛇舌條吐，連續攻出數劍。

老書僮一時反鬧得手忙脚亂，極慌忙的退開幾步。

飛刀鐵錚哈哈一笑，雙足微頓，隨在插翅虎白川坤後面衝入堡中去了。

*　　*　　*

第一個蓋世龍還不知飛刀鐵錚已叛變，也不知道天山野狠三人已來到了海堡，他站在門口，阻住了小蝶的逃路，滿面獰容，嘿嘿的冷笑道：「小賤人，從實招來，妳是誰？是誰指使妳來幹這件事的？」

小蝶沒有回答，兩眼珠滴溜溜轉，只想覓隙尋路逃出去。

第一個蓋世龍殺氣騰騰的道：「妳跑不掉的，還是老老實實回答老夫的話吧！」

看見小蝶緊閉嘴巴不說話，又冷笑一聲道：「老夫眞佩服妳，爲了混入本堡，爲了贏得老夫信任，妳費了不少苦心，只可惜妳殺錯了人，枉費心機了。」

小蝶聞言一怔道：「殺錯了人？」

第一個蓋世龍道：「不錯，現在不妨老實告訴妳，老夫才是眞正的蓋世龍。」

小蝶衝口道：「我不信！」

第一個蓋世龍道：「信不信由妳，反正妳絕對沒有機會活着離開這座海堡。」

小蝶忽然嬌笑道：「你縱然殺了我，也救不了你的老命，蓋世龍，你完啦！」

第一個蓋世龍面容一沉道：「妳是說，妳那兩個瞎子的爹娘已趕來了？」

小蝶道：「不錯，他們會在午時三刻趕到海堡，現在他們必已攻入了堡中了。」

蓋世龍臉色變得很難看可怕，問道：「他們眞是妳的爹娘？」

小蝶道：「不，他們是我的朋友。」

蓋世龍道：「他們是誰？」

小蝶道：「這兩個人是你昔日的手下——時恩祿與石麗妃，另一個叫『插翅虎白川坤』，你不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他們。」

蓋世龍色變道：「哼！我道是誰？原來是他們三人，這眞是老壽星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說畢，舉步向小蝶迫了過去。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要動手殺人了。

小蝶自知遠非其敵，故打算盡量拖延時間，好讓天山野狠或飛刀鐵錚等人趕來助陣，當下一擺手道：「等一下！」

蓋世龍果然上當，一停步道：「你有話說？」

小蝶道：「是的，殺死我之前，讓我明白一件事好麼？」

蓋世龍道：「什麼事？」

小蝶道：「自我進堡之後，我就發現了蓋世龍有三個，奇怪的是，你們三人的身材骨骼雖然是不一樣，但面貌却相同，我不信世上有三個面貌相同的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蓋世龍詭笑道：「妳死到臨頭還這麼好奇麼？」

小蝶道：「是的，因爲這是世上少有之事，我很想知道。」

蓋世龍道：「好，老夫告訴妳便了，上次被許半仙殺死的那個，和今天被妳殺死的這個，是一對孖生兄弟。」

小蝶道：「原來如此，但爲什麼你的面貌和他們的面貌相同？」

蓋世龍得意的笑了笑道：「許多年前，老夫偶然發現他們這對孖生兄弟長得很像老夫，老夫便與他們結交，後來得知他們日子過得不好，我就常常接濟他們，不久老夫徵得他們同意，將他們秘密送入本堡，經過一番巧妙的易容，他們的面貌就與老夫完全相像了。」

小蝶道：「何謂巧妙的易容？」

蓋世龍道：「比如他們的眉毛長得與老夫不太一樣，老夫便細心的幫他們修改一番。」

小蝶道：「聲音呢？」

蓋世龍道：「他們說話的聲音與老夫也有些相似，再經……」

話到此處，突然省悟到小蝶是在拖延時間，不禁嘿嘿獰笑道：「小賤人，妳好狡猾，老夫現在沒有空跟妳說，妳納命來吧！」

雙掌一揚，十指曲如鷹爪，像個吃人的妖魔，又舉步向小蝶迫去。

眞巧，就在此際，房門上的警鐘「叮叮噹噹」的响了起來。

蓋世龍也急欲瞭解外面情況如何，當即按動機鈕啓開了房門，對

着外面的人大聲問道：「什麼人？」

外面走廊上傳入了飛刀鐵錚的聲音道：「老爺，大事不妙了，你快出來！」

蓋世龍喝道：「發生了什麼事？」

飛刀鐵錚道：「有人攻入堡來了。」

蓋世龍聞言又驚又怒，面對小蝶道：「好，讓妳多活一刻，等老夫收拾了時恩祿三人，再來好好的處置妳。」

語畢，一閃出房，隨即再按動機括，將房門關上。

小蝶就這樣的被困在房中了。

蓋世龍於按機鈕關上房門之後，又在外面加上一條鐵門，這才走到通往外面的房門，打開房門，沉聲問道：「鐵錚，來的是誰？」

房外的飛刀鐵錚以爲小蝶失手，心中不免懷着鬼胎，當下不敢扯謊，據實答道：「老爺，攻入本堡的是小蝶姑娘的父母，還有那個叫化子……老爺，你沒事吧？小心那小蝶姑娘！」

蓋世龍那裡知道他已叛變，聽了這話，急問道：「家桐和喬如松情況怎……」

「砰！」

飛刀鐵錚猝然突襲，一掌重重的拍中他的胸膛。

蓋世龍「啊！」了一聲，身子往後飛去，背部正撞上房內牆壁，頓如一團爛泥，倒在地上，嘴角溢出一縷血水，昏死過去了。

飛刀鐵錚一躍入房，拉開裡面房門上的鐵門，再按動機鈕啓開房門，一看小蝶站在房中發呆，不禁咧嘴一笑，道：「小蝶，妳失手了？」

小蝶一見是他，大喜道：「正是，我殺死了一個蓋世龍，却被另一個蓋世龍逮住。」

飛刀鐵錚一怔，視綫投在床上，驚詫的道：「妳是說……」

花小蝶走近床前，揭開軟被，笑道：「你看，這是第二個蓋世龍，我本來以爲他是眞正的蓋世龍，誰知竟然不是！」

那個全身赤裸醜態百出的第二個蓋世龍，此刻兩眼暴瞪，嘴巴大張，早已氣絕了。

飛刀鐵錚吃驚的道：「妳殺了他後，第一個蓋世龍跟着出現？」

花小蝶道：「正是，他說他才是眞正的蓋世龍，若非你及時趕到，我這條命就完了。」

她一邊說一邊走到外面的房間，看見第一個蓋世龍倒在地上，很高興的笑道：「好，都解決了，這一個還沒死吧！」

飛刀鐵錚點點頭，道：「嗯，我只讓他受了點內傷，他等下就會醒來。」

花小蝶道：「留個活口也好，他醒來時，還有沒有氣力動手？」

飛刀鐵錚道：「大概沒有了，不過爲安全計，點一點穴道好了。」

花小蝶親點了蓋世龍的軟痲穴，接着問道：「他們三人呢？」

飛刀鐵錚道：「妳的假父母正在堡外和閔、喬二人拚鬥，白川坤則在收拾四個堡卒。」

正說着，聽得房外一陣脚步聲，花小蝶探首一看，見是插翅虎白川坤，便現身出房道：「我的叫化子叔叔，你得了手沒有呀？」

插翅虎白川坤笑道：「都解決了，你們呢？」

花小蝶笑道：「大功告成，兩個蓋世龍都解決了，一死一傷。」

插翅虎入房看了一遍，笑問道：「究竟那一個才是眞正的蓋世龍？」

花小蝶一指受傷昏迷的第一個蓋世龍，說道：「他自認眞的蓋世龍，你看是不是？」

插翅虎白川坤道：「不管哪一個是眞的，反正都要他們的老命，外面的情形怎麼樣了？」

花小蝶道：「不知道，咱們快去看看。」

三人奔出堡外，只見天山野狠時恩祿和霹靂雙劍喬如松仍在惡鬥不休，而路邊花石麗妃和老書僮兩敗俱傷，倒在地上血泊中。

花小蝶叫道：「我的時大嫂，妳怎麼啦？」

她跑過去一看，才看出路邊花石麗妃腹部中了一劍，已然氣絕身亡，再看老書僮閔家桐，情況相同，中劍的部位在心下數寸，也已返魂無術，不由抽了口冷氣道：「我的天，怎麼都死了？」

天山野狠時恩祿大聲道：「小蝶，妳說什麼？麗妃她死了？」

花小蝶道：「時大哥，你別傷心，待小妹助你一臂之力，幹掉這個姓喬的洩洩恨。」

霹靂雙劍喬如松一見他們三人從堡中出來而不見堡主，心就涼了半截，因之鬥志全失，當即連發三招迫開時恩祿一步，隨即縱身飛起，要逃命了。

「別走！」

插翅虎白川坤大喝一聲，騰空攔截，他的武器是三節棍，但聞「劈啪」一聲巨响，他的三節棍和喬如松的雙劍絞在一起，兩人從空中掉下，立時鬥成一團。

花小蝶嘴巴雖說要助一臂之力，却沒有眞的上前助陣，只在一邊虛張聲勢的吶喊着。

鐵錚也沒出手，站在一旁觀戰。

天山野狠時恩祿則滿地摸索，一面摸索一面叫着他妻子的名字，

最後摸到了石麗妃的屍體，抱着屍體失聲痛哭了起來。

這時，飛刀鐵錚忽然開聲道：「老喬，堡主已死，你還要爲誰拚命啊？」

霹靂雙劍喬如松早就沒有鬥志了，聞言大聲叫道：「老九，你們讓我走，一切沒事！」

飛刀鐵錚道：「白兄，讓他走吧！」

插翅虎白川坤忽地跳開了丈外，喝道：「好，你快滾吧！」

霹靂雙劍喬如松縱身便走，但才飛出數尺，突然慘叫一聲，一個踉蹌，砰然仆跌在地，全身抖動了幾下就死了。

原來他背上中了一柄飛劍，是天山野狼時恩祿的拐劍。

飛刀鐵錚眉頭一皺道：「時兄，你一向都是這麼趕盡殺絕的麼？」

天山野狼時恩祿滿面悲憤道：「我的妻子死了，我恨不得殺盡天下人。」

插翅虎白川坤勸慰道：「時兄，人死不能復生，你看開一點吧！」

飛刀鐵錚道：「對，只要有銀子，要什麼就有什麼，現在想要金元寶的人都跟我入堡。」

語畢，轉身入堡。

花小蝶第一個跟了進去。

白川坤第二個跟了進去。

時恩祿放下妻子的屍體，找回拐劍，第三個跟了進去。

* * *

第一個蓋世龍甦醒過來了。

他看見眼前站着飛刀鐵錚、小狐狸花小蝶、天山野狼時恩祿、插翅虎白川坤四人，登時臉色大變。

時恩祿冷冷的道：「蓋世龍，還認得我麼？」

第一個蓋世龍搖搖頭道：「我不是眞正的蓋世龍。」

花小蝶道：「咦！剛才你不是已承認你才是眞正的蓋世龍麼？」

第一個蓋世龍道：「那是哄妳的，眞正的蓋世龍是躺在床上的那一個。」

時恩祿道：「小蝶我想起來了，姓蓋的左手小指上有一道刀疤，妳看看誰的小指上有刀疤，他就是眞正的蓋世龍。」

花小蝶走到床前，察看第二個蓋世龍的手指，果然他的小指上有刀疤，笑道：「現在證明我的判斷沒錯，這第二個蓋世龍才是眞正的蓋世龍。」

時恩祿道：「他有刀疤？」

花小蝶道：「正是！」

時恩祿嘆了一口氣道：「他死得太舒服了，這十年來，我一直在等着用我的劍刺入他的心窩。」

飛刀鐵錚道：「好了，現在已證明第一個蓋世龍是替身，現在讓我來問他幾句如何？」

白川坤道：「你問吧！」

飛刀鐵錚走近第一個蓋世龍面前，含笑道：「老爺，那十八箱金元寶是不是藏在水洞裡面的石室？」

那蓋世龍道：「我唯一不知道的就是這件事，你想蓋世龍會把這樣重要的秘密告訴我麼？」

飛刀鐵錚道：「有道理，那麼你會不會操控室內的機關？」

假蓋世龍道：「會！」

飛刀鐵錚道：「假定我們要進入那水洞裡面的石室，有無其他捷徑？」

假蓋世龍道：「沒有，一定要經過那水洞。」

插翅虎白川坤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殺死水洞裡的那些吃人鯊魚？」

假蓋世龍道：「沒有，只有打開通入大海那道水閘，讓牠們出去一途。」

飛刀鐵錚道：「打開水閘，牠們都會跑出去了？」

假蓋世龍道：「這我就不敢說了。」

花小蝶道：「咱們可從控制室的窗口投入石頭，也許會把牠們嚇跑。」

飛刀鐵錚點點頭，又問道：「控制室裡面，有無進入水洞之路？」

假蓋世龍道：「沒有。」

飛刀鐵錚想了一想，轉對花、時、白三人說道：「咱們先去控制室看看，同時打開外面的水閘如何？」

花、時、白三人自然不反對，於是飛刀鐵錚拉起假蓋世龍，命令他啓開牆壁上的秘門，四人押着假蓋世龍進入秘道，由螺旋石級轉了下去。

不久，五人進入地下控制室。

假蓋世龍在飛刀鐵錚的命令下，按動機關，打開水洞兩邊的水閘。

四人走近鐵壁的窗口往外望去，但見水洞裡的波光掩映，十多天前慘死於裡面的許半仙等十人，今天已看不出一點什麼了。

天山野狼是瞎子，看不見東西，他向花小蝶問道：「小蝶，裡面是怎麼個情形？」

花小蝶道：「這一面鐵壁的外面有一條水道，據說長達百丈，水裡養着十條兇惡的吃人鯊魚，那天許半仙等十一人就是死於這裡的。」

天山野狼道：「藏放十八箱元寶的石室，就在水洞中？」

花小蝶轉對飛刀鐵錚問道：「是不是？鐵大哥？」

飛刀鐵錚道：「據我所知，那間石室可能在水洞的中段，那地方另外有一條洞道。」

天山野狼道：「從這間控制室中可以進入水洞麼？」

飛刀鐵錚道：「不能，須由另一條秘道進入，我已找到了那條秘道了。」

天山野狼道：「現在該怎麼樣動手？」

飛刀鐵錚道：「首先要清除水裡的鯊魚，這樣好了，你在此拿些東西丟入水中，我去海邊的水閘看看，確定十條鯊魚都離開水洞時，才能潛水進入。」

天山野狼道：「好，就這樣辦。」

飛刀鐵錚轉身便欲離開控制室。

天山野狼忽然道：「慢着！」

飛刀鐵錚停步回身問道：「有什麼事？」

天山野狼道：「讓白兄跟你一道走如何？」

飛刀鐵錚明白其意道：「當然可以，白兄，你來吧！」

於是，插翅虎白川坤跟着他出去了。

* * *

花小蝶不停的把可以丟入水裡的東西一件一件的丟了下去，水洞裡的水「噗通噗通！」的响個不停。

這樣，兩個時辰過去了。

飛刀鐵錚和插翅虎白川坤還沒有回來。

天山野狼漸感不耐，說道：「他們怎麼會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

花小蝶道：「海邊在東面的山頭下，有一段路好走呢。」

天山野狼道：「也差不多該回來了。」

花小蝶道：「別急，再等一等看看。」

天山野狼道：「說眞的，小蝶，我對飛刀鐵錚這個人有點不放心。」

花小蝶道：「哦！」

天山野狼道：「我覺得他這個人很不簡單，妳以爲如何？」

花小蝶道：「當然不簡單，十八家將只剩下他一個啊！」

天山野狼道：「他謀奪姓蓋的財產，分明計劃已久，如今成功在望，他肯跟咱們平分麼？」

花小蝶道：「這個……」

天山野狼道：「小蝶，我眞是很不放心。」

花小蝶道：「有白川坤跟着，我想他縱然意圖不軌，也不敢輕舉妄動吧？」

天山野狼道：「唔！」

花小蝶道：「他若想一人獨吞，就得殺了我們，但殺了我們，他一個人絕對無力取出那十八箱元寶。」

天山野狼道：「說得是，不過……聽，有二個脚步聲下來了。」

花小蝶側耳一聽，果聽見二個人的脚步聲，正從上面的螺旋形石梯响下來。

天山野狼立刻擺出戒備的姿態，沉聲道：「他一定把白川坤制服了，小蝶，準備應戰。」

花小蝶再仔細一聽，便笑道：「別慌，沒有事。」

天山野狼道：「怎麼呢？」

花小蝶道：「脚步聲很大，這表示來人沒有懷着壞心腸。」

天山野狼聽見步聲已到了控制室外面，便開聲問道：「是哪一位？」

「我……」

飛刀鐵錚的聲音。

隨着話聲，飛刀鐵錚和蓋世龍已在控制室的門口出現了。

花小蝶一見之下，登時呆住了。

原來，飛刀鐵錚已換了衣服，此刻穿的是一身公僕的制服。

那種打扮，任何人一看就明白，他是個衙門裡的捕快。

天山野狼眼睛看不見，不知情況已急轉直下，接着問道：「鐵兄，情況怎麼樣？」

飛刀鐵錚微笑道：「不好！」

天山野狼一怔道：「有何不對？」

花小蝶苦笑道：「時大哥，我們已完了。」

天山野狼臉色一變道：「怎麼說？」

花小蝶道：「這位鐵大哥已換了一身服裝，現在他打扮的是一位捕快。」

天山野狼大驚失色，拐劍一橫，準備拚鬥，厲聲道：「姓鐵的，你要什麼花樣？」

飛刀鐵錚微笑緩緩的道：「請容我自我介紹一下，我不叫飛刀鐵錚，敝姓裘，賤名之安。」

天山野狼渾身一震，駭然道：「應天府的捕頭『小神捕裘之安』？」

飛刀鐵錚道：「正是區區在下。」

天山野狼也呆住了。

小神捕裘之安。

原來他就是小神捕裘之安。

這名字對綠林人物來說是太熟悉了。

人人都知道，他是全國公僕中，繼「神捕頭蓋世龍」之後而名揚天下的一位厲害人物。

他的武功，不在「神捕蓋世龍」之下，他破案之神速，逮捕江湖大盜之多，也不在「神捕蓋世龍」之

下。

尤其是使人聞名喪膽的是：

他不像當年蓋世龍利用職權胡作非爲，可用金錢打通關節。

他鐵面無私，盡忠職守，一點都不含糊。

因此，黑道上流傳一句話：「寧見一條龍，不見一條蟲。」龍是指蓋世龍，蟲是指裘之安而言，因爲他另有一個綽號叫「虎俠」。

因此，天山野狠和花小蝶一聽他是裘之安，心就涼了半截，驚得呆住了。

花小蝶心慌意亂道：「不，我不相信，你怎會是『小神捕裘之安』呢？」

裘之安微微一笑道：「爲了徹查蓋世龍的罪証，在下花了一番工夫才贏得蓋世龍的信任，就像妳，花姑娘，妳欲打入海堡，不也是花了一番工夫了。」

花小蝶愕然道：「你……你在徹查蓋世龍的什麼罪證？」

裘之安道：「有不少人告他假公濟私，斂財劫色，又有人告密，說他在退休之前，曾冒充別人名義下手劫去一批官銀——也即是那十八箱元寶，因此，在下奉令徹查此事。」

天山野狠道：「裘之安，你打算怎麼樣處置我們？」

裘之安道：「你當年協助蓋世龍劫走官銀，雖然結果吃了蓋世龍的大虧，但從犯之罪是跑不了的。」

花小蝶道：「我呢？」

裘之安道：「妳殺了人！」

花小蝶道：「裘之安，你可要弄清楚，我殺的是蓋世龍啊！」

裘之安道：「不論妳殺的是誰，妳總是殺了人。」

花小蝶強笑道：「得了，裘老總，我們不要那十八箱金元寶了，你網開一面如何？」

裘之安搖頭道：「不可以，去年應天府失踪了七個美少年，我已查出那是妳幹的。」

花小蝶臉色大變，轉對天山野狠道：「時大哥，你看怎麼辦？」

天山野狠冷笑道：「哼！姓裘的，你的能耐我十分佩服，只可惜今天在這裡的只有你一個。」

裘之安哈哈大笑，道：「一個還不夠麼？」

天山野狠悍然道：「不錯，好像太少了些吧！」

裘之安眼睛一瞇，笑道：「你打算和我動手？」

天山野狠道：「對，大家都說你如何如何的了不起，我時恩祿不信邪，要領教一下。」

裘之安轉向花小蝶笑問道：「花小蝶，妳是不是也想拒捕反抗？」

花小蝶道：「當然，我不喜歡坐牢，像我這麼年輕貌美的姑娘，怎麼可以坐牢呢？」

裘之安再轉對假蓋世龍問道：「你是否也要拒捕反抗？」

假蓋世龍吐出虛弱的聲音道：「不，我不是蓋世龍，罪不致死，你把我帶走好了。」

裘之安點點頭道：「好，你就蹲在一邊，看看我如何捕捉狠、狐。」

他撤出佩刀，走前幾步，神色嚴峻的掃視天山野狠和花小蝶一眼，冷然道：「誰先上？」

天山野狠道：「我！」

拐劍當胸一晃，猛可飄身刺出。

裘之安含笑靜立不動。

天山野狠雙目已失，與人動手全憑聽覺，聞聲辨位的本領十分高强。

對手祇要稍一點移動，他就能感覺出來。

這時他憑聲振劍出擊，所攻擊的部位是裘之安的胸口，出劍一點也不差。

他預料裘之安會閃避，並且已擬訂好了下一招的攻擊招術。

可是劍拐刺出後，却聽不到裘之安閃避之聲音，他不禁迷惑住了。

難道方向弄錯了？

他心中一層層疑惑，便不敢將拐劍走實（事實上他只要再刺出三寸就可以刺中裘之安），當即一撤拐劍，喝道：「姓裘的，你出招！」

裘之安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踏出一步，刀背如電敲上他的右腕，笑道：「出招了！」

「卡察」一响，天山野狠的拐劍跟着叮噹一聲落地了，右手腕骨斷了。

他狂叫了一聲，好像被火燙傷似的，身子往後彈了出去，却一頭撞上身後的牆壁，頓時撞得他腦袋發昏，天旋地轉倒地不起。

花小蝶一見裘之安運用機智一學便打垮了時恩祿，心中大爲歎服，不覺嘆了一聲道：「姓裘的，你眞聰明，我服了你啦。」

裘之安微哂道：「妳不打了？」

花小蝶聳聳肩道：「不打了，將來到了牢裡，凡事多給我方便一些好嗎？」

裘之安道：「這倒可以。」

他退到門口，對着石梯上面叫道：「兄弟們，你們可以下來了。」

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從石梯上响下來，俄頃湧入了十多個捕快，花小蝶乖乖的就範。

虎俠屠龍就此圓滿結束。

（全文完）

上文提要：袁得乃「三元鏢局」總鏢頭，率羅殿光、荊小玉等十七人保一支價值五萬兩黃金的重鏢，要交付開封「赤祈鏢局」田仁秀鏢頭，路經靈寶縣佟延凱大俠的佟家飯莊，碰到王一倫、王不倫兄弟，兩人非劫鏢，而是替天行道，數盡羅殿光的人面獸心所爲；袁得的助紂爲虐；佟延凱的教子無方，他們卻想垂死掙扎……

北派武俠恩仇故事／鐵馬・文　可飛・圖

報應使者

從容論江湖　危急顯身價

黑衣殺手的雙眼更是寒芒四射，又逼向周志艮，而斜出手卻照顧了湯紫筠。明而易顯，均勢已失，兩人此刻心悸膽戰，本來，殺手已被逼於下風了，不想一個賣招賺招、拆招還招，雖然湯紫筠是反手鈎，將殺手左後肩重創了一下，可惜樂欽的雙眼卻爲他虛晃一招，而拚着身受一劍，將樂欽的雙眼，用無比迅疾的劍招刺瞎。

現在，兩個人戰一個受傷者，也許可保個均勢，希望如此。

那想到黑衣殺手的劍招越來越快，也越來越疾，眞的如墓中幽靈般，縱橫來回，白芒擾目，逼得周、湯兩人心慌神亂，而出手發招，立即處處受尅。

湯紫筠或者因爲卅來歲，比鬥經驗尚有不夠火候之處，周志艮呢？你可是老前輩啊！你也該明白，這個殺手是在拚命啊，也可以說，這一陣狂風暴雨式的進招式，分明是最後一擊，祇要你們全心全意的抵抗一陣，那個殺手之攻勢必是再而衰，衰而竭了，然後，伺機反攻，不反攻，他也得自刎了，因爲他已犯了規！

可惜兩人無此之識，反而盡力拚比。周志艮爲求敗中取勝，逼得將自己最得意的殺手神招無影腿發出，唉！你不發腿，還可以支撑一時，一發腿，殺手精心所練的「劃虹自守」一招出了手，周志艮簡直白送條腿給殺手割斬，白虹一揮，血光一現，周志艮立即變成了獨脚人。

湯紫筠現在已可說是鬥志全無，輕悄悄的給黑衣殺手削斷了右手拇指，眼看其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店門。

這一對女扮男裝的少年看得清楚明白，殺手亦負了不輕的傷，兩個人爭執開了，爲甚麼？原來那個淑妹，無論如何想探個清楚明白。

或者可以這樣說，她有些躭心這個少年殺手。那個叫瑛姐的卻是無論如何不答應，她認爲辦正事要緊，老實說，有些事還是避開爲好，怎可以無事找事！

淑妹在求，求分路而行，瑛姐卻一再搖頭，突然，瑛姐一聲驚道：「是他！」淑妹不由一凜，順了同伴的手指一看，在前面不遠之處，有個鄉巴佬，騎了匹高頭大馬，慢慢蹓步而來。是他？淑妹弄了個糊里糊塗，他即會來到這裡，還有這匹馬。可是她們讓他牽回太原府三元鏢局的啊！終於，她恍然大悟，「瑛姐！」

「別大聲！」

「這個可惡的鄉巴佬是一個騙子。」

「我早已看出端倪來，並且，沿途我更發現了不少可怖的形跡，

可能對你我，還有師門有關連！」

「喔！瑛姐……」

「別再出聲，記住，靜以觀變！」

鄉巴佬走近晉陽樓，很閑散的將馬交付了馬倌，大搖大擺的走進來，當他一看見這裡的情形，不禁眼睛瞪得老大，可是店主卻依然笑容招呼，並且說明了，馬上有人來料理。

「打得亂七八糟，毀了不少碗盞傢伙？」那人道。

「有人賠，也就算不壞了，上天開眼！」

「我說老闆啊！青天白日的，打打殺殺……」

「沒出人命，就不必痲煩地方，再說他們四位也願意私科……」

「哈！看來，你發了一筆小財啦！」

「天知道，我們能落得幾個？」

「我可不理，你得好酒好菜的請請你大爺！」

「這……」老闆聽出意思來了，這傢伙擺明了來白吃，唉！這一場架打得連他心也跳了出來，總以為這一次便傾家蕩產了，不想這黑衣人臨走時給了他一封信，信中有應付之道，還付有一百兩銀票，可說是絕處逢了生，他立即按帖行事，叫了大車，預備送走四個傷者，不想車未到，卻來了個吃白食的，算了吧，即使傾家蕩產又如何？

可是當這鄉巴佬一見兩個少年時，他便是臉色大變，大叫一聲，回身拔脚就跑。這一回身，可讓這一對喬裝少年發現了一樣東西，兩人也臉色大變，不加考慮，由瑛姐擲下一塊碎銀，飛步而出，可是鄉巴佬已抓住了那匹在飲水的馬，飛身上馬回韁向村後馳去，待到兩少年找到自己馬匹，上鞍，緊馬肚帶，然後上馬追出，那鄉巴佬已無影無踪。

想不追，可是這匹馬卻不肯停下來，分明牠別有靈性，發現了同伴的氣息，這就一馬雙馱的，讓牠信步由韁而去，沒想到，走啊走的，走入了羣山叢中，看看天色，日已偏斜，已是申末時分，依稀看出遠處有座廟，大概是山神廟或者大王祠之類。

兩人走上前去，打算找個地方歇歇脚，然後再作計較。

推開廟門問了幾聲：「可有人……」鬼聲也沒有，廟匾都被拆掉了，可能已為那些無良山民當了柴燒。牽馬來到天井，迎面有隻大石鼎，本來用作化燒紙香燭的天爐，現在亦冷清清，再向前便是大殿了，祇見幾扇長窗東歪西倒，裏面黑沉沉的，看光景也不會好到那裡去。兩人遂安頓了馬匹，走入陰森的大殿。一張案桌，一個神龕，裏面的神像已被搬走了！空蕩蕩的，越顯得簡陋，越有種說不出的彆扭勁！

「瑛姐！我看，咱們該離開這個鬼地方……」

那個瑛姐亦有此意，這個地方實在是不得人緣，自己何必在這裡度這一宵，不過，若再走出這山坳，恐怕還得耗費一大段時間，走也不好，不走，這兒眞不舒服！

「裏面有人嗎？裏面有人嗎……」外面又傳來了說話聲。

「是他！」淑妹劈口就是這兩個字。

「誰？」

「黑衣殺手！」

「啊！」瑛姐不由一凜，他來到此地作甚？

可是，她們尚未出聲，脚步聲已經由遠而近，聽得出，脚步踉蹌，突然有重物墮地之聲，兩人搶步而出，祇見那個不可一世的殺手竟然跌翻在地，漸漸地，他掙扎起身，祇是撐起了一半，頭微抬，眼中寒芒依然，當他看清楚了是酒樓中見面的兩少年，他苦笑了一聲道：「可以動手了。」

「你說甚麼？」

「你……不是來對付我的？」

「我們為何要對付你？」

「你……你們分明是江湖中人。」

「是江湖中人又如何？」

「哈哈，是江湖中人嘛，就該殺我這種旁門左道的人啊！」說畢，他不再支撐了，仆在地，兩少年觸目所見的是，黑衣上一片殷紅，不，變得有些褐黯，那個淑妹卻莫名其妙的以極快的手法，將這殺手的血衣撕破，然後由自己的佩囊中取出了一個小玉瓶，洒了些白色的粉末在那傷口之上，雙手幫他推拿按摩，漸漸地聽到了殺手的鼻鼾聲很細、很均勻。

淑妹笑了，此時四外卻更為黑暗了！

「現在，我們走也走不了！」

「呃！瑛姐，你……」

「唉……淑妹……得小心啊！儀師姐曾對我們說過，一個男子可以令我們終身痛苦……」

「我現在已經夠痛苦了啊！」

「你說甚麼？」

「我看見他這樣……」

「淑妹，你與他相識？你知他來歷？你……」

「不，我祇是記得，我有過這樣的朋友，一個同村的牛娃，我們一同受苦受難，我們一齊哭、一齊笑，我脫出了後母之手，讓師傅帶我們上山，但他對我說，他長大了會來找我，那時他的眼神充滿了苦痛、抑鬱，但是，他依然對我笑，

祝福我，這眼神……」

「像他，可不一定是他。」

「是的，瑛姐，不過，我依然可憐他，事實上，他出手、發招，就像那牛娃那樣，有着這麼股勁……」

「唉！可憐的牛娃，你現在在哪裡呢？」

本來燠熱的天氣，突轉清涼，一陣山風吹來，有些寒意，依稀聽得瑛姐說了聲：「要變天。」

果然，遠處傳來淅瀝聲，下雨了，突然那個黑衣人似隻貓一般的爬起身來，借一點微光，再加上習慣了，黑暗中的兩少年，看得出這殺手的眼神似劍，在黑暗中晃動，他又本能摸了摸左肩頭，啞聲的道：「是你倆幫我包紮？」

淑妹微微點頭，殺手微微的嘆了口氣，這一聲的嘆息，又令人感到了萬分的心惻，「兩位，請快離開此地，越快越好！」

「為甚麼？」

一聲苦笑，「難道，你們聽不出，有人將到？」

「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啊！」

「此地立即有一場厮殺，兩位何必淌這混水呢？」

「你以為我們是怕淌混水的人嗎？」

黑衣殺手微微的吁了一口氣，身形一起，一聲長笑，又烈又厲，但是，有心人卻可以聽出這笑聲是多麼的淒涼和痛苦。「一個為人不齒的殺手，為甚麼還會有你們這樣的傻蛋來可憐，一直以來我拒絕受人憐、受人同情、受人憫愛，想不到在這垂死之前，卻偏偏受人可憐、受人同情、受人憫愛，是報應，還是天理，這是為甚麼啊！」

「不為甚麼，更沒有甚麼天理，洪字號！難道你忘了？」突然一個陰沉的聲音傳來。

「原來是你，還有你……」

「就是我們……日字號、月字號。」兩個勁裝男人出現在那一男二女的面前。

「來此作甚？」

「找你啊！」

「原來是由你倆作監視者。」

「果然聰慧。」

「我無懈可擊，我已竟全功。」

「不錯。」

「諒你們也不敢虛報。」

「我們何必虛報欺上？洪字號，這一次如果你回得宮中，玄字號的空缺，勢必在你手中。從此之後，你便不會再出任殺手，而是一門的總主，又何況也祇有你才能眞正看出了天字號、地字號之不足，從此後，憑你的機智能耐，也祇有你可以直接的威脅到教宗之地位，啊！如此年輕，如此人才，該……」

「死！」另一個人接口道。

「我明白我該死。」

「那就好，你該懂得如何死的。」

「日、月號，你我誰也不該自欺，我們都是投身在一個並非正門正戶的組織中，我們活在仇恨中，活在全無人情的獸窟中，冷血令我們變成絕無人性的可恥動物，殺，殺，殺！不是奉命殺人，就是自己傷害自己人，我們變成了江湖上的敗類、匪徒，變得人人鄙而誅之的畜牲。」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教宗所示，活着煩惱可憐，不如死了乾淨，但是死前為甚麼不找個本？」

「眞要我死的話，日、月字號，我祇求你倆一件事。」

「我會呈報，你洪字號是壯烈犧牲。」

「我會代你呈報戰績。」

「不必，我祇求你們放這兩個人走。」那垂死少年指了指喬裝的英姐和淑妹。

「哈哈！」

「桀桀……洪字號，你在開玩笑吧？放他們兩人，我們又怎樣掩飾我們殺人的痕跡？雖說你左肩有點鈎劍之傷痕，但是，這不是制命之傷啊！桀桀……正好有這兩人在此，並且，我是一直在引誘你上山，唯有這一着，才可天衣無縫，要你們統通死，才不至有破綻，桀桀……洪字號，你明白了沒有……」

「可見，月字號，你也是個大傻瓜啊。口口聲聲教宗所示！既然你剛才已說過，死前為甚麼不找個本，難道你就不怕我找上了你！」語聲才畢，黑夜中，倏的自廟頂現出一道白虹，這一劍可眞快，並且無聲無息的，說來即來，話到就到。

一聲驚叫，那個月字號連翻了三個觔斗，才算脫出了這長劍一擊。

日字號喝聲不好，身形一動，一陣怪嘯，一條烏黑黑的光影，向黑衣殺手抖到，而月字號更是厲害，逃得快，回得更快，口中噓噓怪嘯連聲，向黑衣殺手週身打到。

「老字啊，看來日、月字號估計有誤了。」

「不錯，兩個傻蛋想不到洪字號傷口已有妙藥封護住了，並且，分明已休息了一段時間，精力元氣已復，再加上兩個妞兒的相助……」

對話分明來自廟頂，這兩個女扮男裝的少年，聞言升起了憤慨之心，看來，這黑衣殺手的對頭還着實不少吶。

不過，黑衣殺手卻在這個時候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在場的兩位

是女的？可惜，你們莫名其妙的陪我死在一起，請問兩位尊姓大名，我今生不能得報大恩，來世再圖相報。」

「你先講你的姓名。」

「江湖匪徒、武林敗類，祗有字號爲記，那來甚麼姓名來歷。」

「難道你就沒有父母？」

「唉！祗怕辱沒了爹娘的名姓啊。」

「死在眼前，還記住這些？」

「唉……姑娘，我姓景……」

「你姓景，風景的景？」

「是個稀少的姓。」

「你是牛娃！」

「啊！你是……」

「我是淑琳啊！」就在這時，祗聞得一聲慘叫，分明是這位淑琳姑娘出了手，並且，她的出手，既勁且狠，一擊中的，正是兩極門中十七式殺手神招中的「初一，陰極陽生」的變招。

其實，當他們在互道身世之時，淑琳早已在揣度形勢，比對着出手之角度，這個姓景的所謂洪字號，當其聽得少女乃是其幼年苦命之同伴時，突然精神亢奮，長劍一用力，將個月字號裹得嚴嚴實實，這眞是一個極好的時機，焉能放過！獨門兵刃兩極刺，一個單手前送，月字號連怎樣送了命也不知道，祗知道後心一涼，人已被釘死在地。

好手法，淑琳身形動，疾如閃電般將那柄兩極刺取到了手，又是一招「初剖乾坤」，助景朋友來對付日字號！

「你眞是淑琳？」

「我相信你是牛娃。」這句話含義：好啊！我信得過你，而你卻信不過我。

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檔口，你們即使感情激蕩，可也得有個節制，有個警惕之心才是啊，怎可以旁若無人，肆無忌憚，何況，月字號雖歸了天，日字號尚在啊！還有廟頂上的人呢？焉知他們有多少人？

一條勁影由上飄下，瑛姑娘怒斥一聲：「賊子敢爾！」一邊大聲呼叫：「留心！」本來，瑛姑娘的武功技藝，根本高出淑琳一籌，想不到，她所碰上的對手，卻比她更厲害，何況，此人來意別有用心，如果這次謀殺稍有風聲外洩，那麼，他就會有不可設想之災禍降臨，故此，當其發覺淑琳出手毀了月字號之後，立即出擊，並且，要如淑琳那樣一擊成功。所以，他一現身，便已將畢生的功力作孤注一擲，如此，瑛姑娘即使功力高深，但在一個猝不及防、心有所分之情況下，那會討得了好？

果然，瑛姑娘之兩極刺剛剛遞出，一股又柔又和之勁力將其一裹，她心中突的一凜，老實說，兩極門也擅長於陰陽正反、剛柔互濟之竅門，如今，第一股陰中有陽的柔力，分明顯示了比自己的修爲高出一籌，那料到，來人還有更厲害的一着，就是一着之中，一式之間，這陰陽正反之力，也可變化於無形，瑛姑娘剛剛想用元陽勁來化解對手之力，突的一股急旋轉之陰勁傳來，瑛姑娘大吃一驚，尙幸其變招極快，心思靈活，毫不遲疑，兩極刺脫手，一個倒翻乾坤，人往後一個觔斗翻出，不料，背後來了一股更柔和的陰中陽勁，將其「心兪」等穴全部封住，瑛姑娘明白，自己中了暗算。

果然，眼前又是一條人影掠過，耳邊卻聞得此人道：「道兄，你看如何？」

「甚佳，乘其不備，批亢擣虛，哈哈，一擊成功。」

語聲之中，兩個身如巨靈的人物，向戰場中投去。其中一人還大叫道：「日字號休慌，俺來也！」

「謝門主！」日字號回答。

淑姑娘心似刀割，唉！自己心甘情願的跟來看殺手眞面目，祗因爲他的眼神、神態和風範與自己幼年的苦命同伴相似，可是瑛師姐原本不想捲入這個漩渦中，她祗一心

想辦完正事，現在爲了自己，她首當其衝。

念及於此，她痛悔交加，道：「牛娃，上天對你我不算壞啊！」

「也不見得好！」

「總算讓你我見上一面再死。」

「死不是好事。」

「可是牛娃，活着多難啊！」

「我記得，以前我們也有過這種的時候，可是……」淑琳突然聽到牛娃哼一聲，墮下了地。

「牛娃！」

「日字號，不可出手……」那個後來的殺手道。

「哈哈……姑娘，你請住手，我們或者不會要了你與你同伴的命。」

「他呢？」

「洪字號？哈哈，他竟然敢結交門外朋友！不過，卻想不到如此美麗……」

「還有一個也不錯。」另一個說。

「道兄眞乃與我同心，哈哈，日字號！」突然，此人怪聲喝叫了日字號，並且語氣之中隱含殺氣，爲甚麼？

「事情已經完結了！」

「是啊！門主。」

「你該明白了？」

「這個……」可憐日字號非但不明白反而糊塗起來，不過，他又說不出個甚麼來。

「明白了嗎？那就別費咱們手脚啦！」

這句話，就算是門外人也能明白，這分明是殺人滅口之計啊！日字號一聲慘號，身法動，還想死中求活闖出生天。這兩個惡徒所謂早有預謀，在他認爲利用完了，就該立即對其下手。本來武功就高出日字號許多，何況兩個對付一個，更是謀定而動，這隻傻蛋又能走到哪裡？祗聽得「叭叭」兩聲重擊，又聞得嘔血之聲，然後是微弱的喘息聲，越來越弱，最後，依稀傳來「格格」兩聲痰咳聲，半晌，沒了聲音。這是仲夏之夜，可是，從這座陰森森的古廟中，卻散發着越來越濃的陰冷之氣！

「洪字號，你看如何？」

「你要我說甚麼？」

「該感謝我們啦，代你打發兩個對頭，又給你看到了日字號死在你面前！」

「何在乎這一絲之遲早？」

「哈哈，實在說，我們也多謝你引來了這兩個姑娘，我們今日在此洞房，哈哈……總得有個觀禮人啊！」

「你們竟然如此！」

「不論你如何說，哈哈……兩位美姣娘，哈哈……」

少女的驚駭叫聲傳出了古廟。

「不知廉恥的禽獸，住手……」

突然，一聲刺耳、難聽、陰森、沉着的話聲，傳至廟中，衆人全怔住了，那兩個可惡而又狡淫無恥的江湖殺手，本能的爲這一聲斷喝引起了震戰，老江湖更明白，敢在這個時候出頭露面叫陣的，如果沒有勝劵在握，便是前來送死！

「本來，我並不想插手管這閑事，即使你兩個王八蛋喪心昧良、殘害同門，或者嫉賢妒能，希望借此排除異己，我也祗隻眼開、隻眼閉，因爲事不關己，我又何必强出頭，至多，將你倆記在帳簿上，待我核實了你兩個之間的罪行時，再向你倆動手，如果你們殺了這個男的，我也懶得找你們痲煩，但你們卻豬狗不如，濫肆淫威，竟然冒犯這兩個姑娘，哼！對不起，報應提早降臨了……」

「你說甚麼？」

「我說的是外國話？王八蛋！」

「可是，足下既然同意我殺這男的，祗要我倆放了……」

「放你娘的春秋白日夏冬黑夜大驢屁！」

放個屁放得如此佶屈、拗口？

這時，突的一陣勁風，一聲清嘯，「叮」的一聲，祗見一點青光，又勁又直的向半空掠出，分明有人出手施用暗器，希望能暗算那個牛娃，不想這個正在說話的人，神目如電，出手如電的搶步在前，祗一躍一點，立可看出，發暗器的手勁驚人，而阻架者的功力更是令人觸目驚心，一聲怒斥，勁風嘶嘶，這破廟中突然的青光點點，有如繁星的向那中間打到，叮叮連聲，又聞得一聲清嘯，又一聲厲嘯，嘯聲搖曳半空，卻又其疾如電般，聲寂人杳，另一陣慘叫聲已漸漸隱去……

「去了半個，還眞有兩下子，我可是做夢也想不到，還有比我更快的身法，可以脫出我的禁圈中。」那人一邊說，一邊走出廟門，漸漸的，這慘哼聲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那位仗義出手者，已然用一隻手抓住了一個人的後背，將個傷者拖了進來。

「多謝大俠相救！」

「哪個說的？」

「小女子馮淑琳！」

「蔣瑛瑛多謝大俠！」

「別說下去，罵人也不必這樣罵法啊！」

這可讓一對喬裝的少女怔住了，這是罵人？不是啊！自己眞心誠意，感謝此君之出手，雖然他的出手令人駭怕，但是，到底是他出手救出了自己，免去了這受辱之難啊！

「忘八羔子！死呢，你是免不了的，如果不想再受零碎苦痛，那就快講，老老實實的講！」

「閣下，要我講甚麼？」

「這個壞傢伙的老巢在哪裡？」

「你不問，我也得求你代我報仇！想不到……卅多年的交情，這惡徒，也會出賣我，他將我推在你面前，阻你出手……自己，乘機溜走……好……狠……好……陰！」

「你不能死！」那俠客一邊說話，一邊卻想用手按穴。

「不可點其胸前……」那個洪字號警告，這就可看見這個黑衣人的厲害，說停就停，兩手指相距這惡徒之胸前，才祇有二寸左右。

「爲甚麼？」

「他胸口隱藏着隱形弩機簧，你如不留神，我怕你，前輩，你會中計！」

「哈哈……好啊！」祇見他身形一起，手一揚，「崩崩」連響，一片繁星，又勁又直，噴射半空，衆人眼前一花，祇聽得叮叮的一陣清響，那些爲數極多的無形弩算是爲其所破，「好厲害，好厲害，好，算是你自己救了自己的一條命！至於你，了不起！一個極狠極陰的人才！好，不殺你，不過，馬上與我滾……」

甚麼？不殺他，爲甚麼？洪字號、蔣瑛瑛、馮淑琳三人雖然心中萬分不願，可自己條命還是人家救的，自己還得受人支配，怎敢批評？或者阻止此人之命令？不過，那個所謂受傷的門主，卻在哀告，不肯出門，不肯下山。

「你殺了我吧！求求你……」

「忘八羔子，告訴你，你太爺不喜歡殺，我不會汚了我的手，求我也沒有用，滾了出去，如果不滾，那好！咱們走，讓你賴在這裡，如果你眞的想死，你大可自己死！」說罷，他走了過去，解開了三人的傷穴，然後，幾個人走出門去，後面依稀傳來了哀叫聲！

「喏，這匹馬是你倆的，哈哈，交給你，至於這個傢伙，你們自己作打算，當然，你們還得去開封，其實，我看去不去全沒用，我也不必代你們作主意。」

「敢問前輩……」

「又罵人了……」

「我們可得有個稱呼……」

沉吟了半晌道：「我姓王，王八蛋的王，其實，該算是太原王！」

「王……長者，你別皺眉頭，到今日，我才看清楚，原來你雖是臉容醜陋，神態兇惡，卻是個的的確確的菩薩心腸，說甚麼仁義，道甚麼英俠，越是說得口響，越是深藏機詐，而你才是眞正的俠義者。」

「俠義者會騙你的馬，騙你一貫錢！」

「以我們三條命來說，這代價太小，也顯示我們的身價太低了。」

「好，你叫蔣瑛瑛，憑你這句話，我總算沒浪費精力，可是，得記住身價不可訂的，抬高靠自己爭取，滿口仁義道德的，心懷叵測的毒蛇螯賊，那麼非但你得認準了，遠離了，還得有辦法對付，更重要的是，你可不能變成他們的一羣，同流合汚，切記，切記！」

語聲才畢，各人眼前一花，這個姓王的黑衣人已似飛的向山下奔去，好快的身法！

人已渺，三人卻在沉思中，沉思於剛才這個自稱姓王八蛋爽朗而帶譏諷的話中，他們誰也不認識他，更不知其來歷，並且，江湖上根本沒聽說過有姓王的前輩好手，但是他的武功技藝，他的言語、風格，實在令人由心中佩服，這才是英雄，這才配被尊稱爲大俠，可惜，他沒人知、沒人曉，在塵世中不求名，更不求譽，蔣瑛瑛突然眼中含淚，顯示了她心情之激動。

「牛娃，想不到再能見到了你。」

「我不是牛娃！」

「啊！你……」

「你心目中的牛娃，他早已死了，死了很久，很久了……」他說話時，由於心情的激動，這語聲有着嗚咽的感覺，眼淚不可禁止的在滾動。

「牛娃，無論如何，你依然是牛娃，至少，我對你深信不疑。」

「我是殺手，難道你沒有看出來？我們這些人沒廉恥，無道義，自相殘殺，爲錢賣命，我……」突然，他在激動中，轉爲沉着，「自慚形穢！」一聲苦笑中，他走了。

「慢走！」蔣瑛瑛的語聲，「景大哥，你也聽到那位王大俠的話，難道你就無動於衷？人的身價是自己爭取的，不必勞動他人來給價，姑勿論你心中如何想，我請求你好好想想他老人家的話，分手，你我勢必得分手，好吧！我與馮淑琳用一匹馬，另一匹算是你我留下個紀念，你我後會有期……淑妹，我們走！」

「蔣姑娘！」

「後會有期。」一陣馬蹄聲傳來，她倆走了，馮淑琳絲毫不與蔣瑛瑛爭執，上馬就走，即使她心中苦楚萬分，可是，「人的身價靠自己爭取。」的那幾個字，可打進了她內心深處，對，身價應該自己爭取的，牛娃，你爭取你的，我爭取我的，分手是必然之事，何必戀戀不捨，何必淚眼相對？因此，她再不看幼年苦難之同伴一眼，走了，自以爲非常之洒脫，其實，剛剛相反，她越來越關心牛娃，希望他別將自己的身價降得太低。

出羣山，渡昌河，過馬坊，直奔壺關，沿路上平安無事。

原來蔣瑛瑛所擔心的武林風波，經已在這山中古廟中一伙解決了，雖然幾乎受辱，卻是大增閱歷，更可以說，令她倆眼界大開，而知道這武林中，眞正有本領的大有人在，不過，越是有眞本領的，越是虛懷若谷，越是不肯洩露行藏！

時間過得極快，由長治直下，出山西省，踏入河南地面，然後渡黃河，抵達鄭州，稍作休息，又啓程，向開封府趕去，在她倆以爲來到開封，找到雙魚鏢局總局，見到了天下有名的梅花五星手陽延齡交書了事，那想到她們一到了開封，痲煩事立即臨頭。

這是相國寺東，小較場上的正大街，此地人烟稠密，依稀還有着北京京師之遺風，而雙魚鏢局就開設在此，門前有極寬闊的馬道，一色白粉照牆，門前飛簷雕棟，兩扇黑漆大門開着，顯示了內進極深，此時正是正午時分，有起鏢的，有走馬報訊的，有趟子手騎馬而出，高呼「吾武維揚」開道的，亂哄哄的，加上看熱鬧的左隣右里，顯示出一派興旺的氣象。

一匹又一匹的高頭大馬，前面有個鏢師手捧雙魚鏢局的鏢旗，後面是一輛精緻的鏢車，鏢車後面還有護鏢的二三流鏢師，再後面是大套車及空身騾馬，以便半途有所替力的。

擾攘了好一陣子，才算送走了這一批鏢車。此刻門前已轉平靜，祇剩幾個打雜者在清除馬糞騾屎、灰沙菓皮。蔣、馮兩人這才慢慢的牽馬而臨，兩個人依然男裝打扮，本來想將書信交了算數，正好裏面剛剛走出一大批人，原來正是剛剛出鏢的鏢主人與鏢局主人談妥了一切，也算是擾過了酒飯，由雙魚鏢局的重要助手白鶴成玄恭送出門，這便碰上了蔣、馮兩人遞信。

成玄乃是饒有經驗的老江湖，何況，即使沙雲風無法趕來，但是，別的鏢局中依然可以自由出入，再加上所謂聲氣相通，所以兩女的來意，成玄早有所知，何況，總鏢頭陽延齡經已另有安排，要鬥一鬥這個敢敲竹槓，敲到自己頭上的對手，現在，既然有這兩個小輩前來，正好可以用作人質，然後親自押着她們，趕奔太原，現在兩女想走，那裡能夠？成玄滿臉笑容道：「兩位來得正好，咱當家的就在牽掛太原分局之眞情實況，兩位既從太原來，請……」就此將兩個小輩半挾半扣的請進大廳。

「兩位貴姓……」陽延齡的聲音，聽得出語氣不太客氣，神態更是倚老賣老。

「我們受人之託，如此而已，姓名來歷，何勞動問！」蔣瑛瑛卻也不是個好相與的。

「受人之託，哼哼，老夫看來，分明是來催迫之人！」

「此話怎講？」

「想老夫交出黃金五萬，由你們收取十萬，還有甚麼其他嚕囌不清之事，雙魚鏢局幾時受過這樣大的虧損，你們比奪我鏢旗，毀我字號更爲可惡……」

「哈哈……」蔣瑛瑛冷冷一笑道：「如此無知，尚敢靦顏爲前輩，請！」說畢，立起身想走。

「想走？」

「不走，等你來逐客？」

「我那會逐你們出門，我還得好好款待款待兩位呢？」話未說完，祇見六個沒出鏢的鏢頭，圍住了兩人。

「坐在家中稱大王？」

「欺侮兩個外來客！」

「不！請兩位作個對證而已。」

此時語聲未畢，而驚聲又起，呼叱聲、勁風聲、脚步聲已亂成了一片，原來蔣瑛瑛、馮淑琳兩人已看出情形不對，分明雙魚鏢局中人不懷好意，說不得祇能打脫梢，所以，雙雙抖出兩極刺，所謂困獸之鬥，出手那會客氣，雖然兩女在山廟中，爲人鬧了個縛手紮脚，到底是兩極刺中高手，本身着實有其不凡之技藝，全力一擊，其勢豈容輕易擋得，因此，兩個自命不凡，又以爲兩女是甕中之鼈的倒霉鏢師吃了虧。

一個爲馮淑琳劃傷了右手寸關尺脈，一個幾乎爲蔣瑛瑛開了膛，並且，餘波所及，連個成玄也受到了碰撞，而立足不穩，眼前紅光一劃，成玄無可奈何的一個「迴天掠翅」，奮全力再一個「鶴鳴九霄」，才算倖免其陰陽相輔的太乙分光式。

陽延齡不禁老羞成怒，因爲，他自命爲前輩，自以爲兩小自投羅網，那想到看走了眼，這兩個女孩子分明功力不弱，並且，如果不是以衆圍之，自己一面絕難佔得了上風，所以憤怒之下，也不顧甚麼江湖道義，甚麼以大壓小，以强凌弱，以衆欺寡，祇見他大鼇一卸，人如大鵬展翅般，梅花五星手抖出，更是怒吼一聲道：「圍！」

好一對少女，現在以背相對，各自抖動兩極刺，盡力展開師門神招「太乙分光式」，來者不是爲兩人的陰中陽炁所卸，就是爲眞陽中陰煞反尅，陽延齡雖然憑仗成玄及其餘四個鏢師的相助，可以乘機發出梅花五星手，但是，兩女的封閉圍守之道，十分神妙縝密，就算陽延齡、成玄等老江湖，一時之間，依然難以强攻得逞，如果不是人多，

少女取勝容或不能，奪圍而出，大有可能，因此陽延齡一聲號令，他首先展開游鬥身法，不與兩女直接相拚相鬥，卻是用游鬥身法來纏住兩女！

分明是江湖下三濫的打法，更可以說是要憑仗人多來解決、來累死兩女！

蔣瑛瑛與馮淑琳多年同門，可謂心意相通，並且，兩人在此危機重重之間，均想着那張看來不得人緣，卻是風骨嶙峋的臉孔來，耳邊更響起了一聲：「身價要自己爭取的。」以這麼一個名聞中州的梅花五星手，竟然是個又愚又蠢，卻又愚而剛愎自用的混蛋，不見面，永想不到，他的眞面目竟會如此之醜陋，再看看眼前這一衆人，甚麼成名的英雄，甚麼揚萬的大俠，全是他媽的假道學、僞君子。

「奇怪，做這種沒天理的事，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並且，還開了大門幹，眞是膽大包天，妄爲之極！」一陣極刺耳，又極難聽的罵聲，有幾個眼尖的已看清了，來的是個看來十分不起眼，更有令人三分不舒服的黑衣人，這個黑衣人手中有一卷紙，不知幹甚麼用的！

他來到了大廳之中，十分閑逸的抽出了一張字條在看。

本來，黑衣人出現時，蔣、馮兩人幾乎脫口叫了出來：「王！」可是，突然收了聲，因爲，看清了是有些像，卻不是山廟中所遇到的那個眞君子！

「誰在叫，呃，是你倆，認得我……」突然，一聲極刺耳的怒吼：「滾滾！與我住手！」

各人又是眼前一花，有的兵刄脫了手，有的莫名其妙爲股勁風撞出老遠，這就不得不令這些自命不凡者目瞪口呆。

「兩個女孩子也該住手！」

「好，前輩！」

「呃！罵人也不能如此的罵呀！」

「好！長者！」

「甚麼意思？」

「你至少比我倆大，尊一聲長者，你不怕受不起吧？」

「噯！極有道理！蠻好，蠻好，桀桀……」笑得眞難聽，可是，他卻一個轉身，對陽延齡看了一眼，又看了成玄一眼，然後，看到第三、第四個人時，他手中所拿着的那張紙條飛了出來，甚麼功夫？在場人全都瞪起眼，這張紙啊！卻似枝勁箭般，向一個鏢師投來：「接住！」黑衣人叫了一聲，這個鏢師倒也聽話，一手就抓住了那張紙條！

「看！」聲音既森厲又嚴肅，令這個鏢師不敢不聽命，更不敢不看。突然，他耳邊又再響起了黑衣人的語聲：「看明白了沒有，有沒有冤枉了你，說！」

「你是人是鬼？你一定不是人，你是鬼！」這個「鬼」字叫得凌厲恐怖，更聽得出絕望之意。

「自己動手呢，抑或要勞煩你太爺的手！」

「你是……」

「報應使者！」這四個字可以說得是冰冷徹骨，令在場人沒一個不感到寒意透心！

「我與你拚了！」這鏢師怒極而吼，其實，與其說他在吼，不如說是垂死的哀號，他是右手單刀、左手匕首惡狠狠的撲上去，一招「分金切玉」，立即變成「卸甲封王」，還有救命三招的末一招「天覆地載」尚未出手，衆人祇依稀見到一道黑光微掠，嘶的一聲，立見鮮血四濺，那個鏢師可能因爲這致命一劍太快太疾，死得更是神速，所以，立在那裡，看得見由眉心起，直劃到小腹，血濺後，依然是淋漓滴滴，臉容的表情如此的可怖、難看！

黑衣人還在抽第二張字條時，噗通一聲，那個可憐的死者已是倒了地，黑衣人的字條抽到一半已將在場人個個嚇得臉無人色，有兩個根本不敢呆下去，拔脚飛跑。

卻聽一聲斷喝：「吳濤、丁福，你兩個已是榜上有名，不能走！還有個徐飛，對了，其他人，除了兩位鏢頭有其他事得有個交代之外，可以不必躭擱，你們一出大廳，最好把大門關上，當然，這樣大的鏢局，青天白日關上大門，可眞不像話，不過，反正雙魚鏢局本就不像樣嘛，也不必再顧慮得太多了。」

「朋友！」陽延齡招呼。

「你不配！」黑衣人拒絕。

「你存心來拆我的台！」

「笨、鈍、蠢、昏四字俱備，桀桀，拆你的台？到現在才看清，你怎配開鏢局，怎配發大財，老早就該關門大吉，哼！哼！」

「好驕橫的賊胚！」

「錯了！你這樣的笨蛋，教也教不乖的了，可是，也有必要正其名乎。喏，告訴你，俺是報應使者，不是賊，懂嗎？你啊，連個小賊也輪不到你，你祇不過是個小蝥賊而已！」

陽延齡幾時受過這些？一聲厲吼，自己畢生功力精萃的五星聚合，七煞聯珠的殺手絕招，挾着隱隱風雷之勢，突然向黑衣人襲去，「叭」的一聲巨震，陽延齡心中一喜，賊胚！看你再敢狂？一面猛催全力，這五十年的功勁，就如一個浪潮又一個浪潮的向對方吐出！

黑衣人又如何？他老人家動也不動的，還在抽紙，這一下可快

了，三張紙條分三面投出。

「算了，我也不來難爲你，好好的與我坐在椅上，休息休息。」是黑衣人說話，又聽得一聲驚叫，一條人影後退而倒，可能是黑衣人算得準確，這個陽延齡可憐兮兮地，乖乖的坐在太師椅上抽冷氣，臉色又蒼又老又慘白，全身的抖戰越來越厲害。

「吳濤、丁福、徐飛，你們三人全看清了，有沒有冤枉你們？講！」

「報應使者，你說我弑師之事，我承認，我姦汚師母，我也承認……」丁福滿臉悲憤之色的在說話：「但是，你自命爲報應使者，可是，爲甚麼你不在我師傅姦我妻、妹，迫她們死的時候報應？你爲何不將報應降在這老賊身上？」

黑衣人臉色微變，冷冷的看了丁福一眼。

「哼！我不必你費心，我可以自刎以謝！」

「且慢！」黑衣人有如君子之威嚴：「好，這件事暫且擺在一邊，三日後，我再來找你。」

「三日後，我自己前來投案，我多謝你給我三日之期！」

「爲甚麼？」

「我得安排我那可憐的孩子……」

「好，你走吧！三日後，你我在龍亭會面吧！」

「多謝！」丁福頭也不回的大步向大門走去。

「至於你兩個又如何？」

沒有回答，祇有七柄柳葉飛刀，還有分東西面疾走的身形，這可算是有形的回答，他們走了，可是，錚錚連響聲中，一條黑影，有如狠烟升空，卻在後發先至，首先聽得徐飛慘叫，而一條高大身影墜下，好個報應使者，人在半空，剛才一劍殺徐飛，他卻半空中借劍着徐飛時，一個轉折，人已站在屋頂，祇見吳濤似受驚的兔子一樣，急竄上牆，因爲大門已然關上，就祇得越牆逃走，「嗚」的一聲，祇見一溜黑虹，直插在吳濤之背心，吳濤之脚尚未點到屋頂，這一劍就此令他一個翻身，墮入了鏢局內。

就在此時，兩條黑影疾似箭，在半空中，將吳濤之屍體抓住，正想帶屍越出，黑衣人臉色一變，一聲怒嘯，人已似大鵬展翅般飛身掠到，他的手一伸，就想取回這柄黑劍，可是在左右有兩股陰狠勁力來切其腕脈，黑衣人發覺這兩股力量又陰又沉，如果自己強要取劍，勢必將條手臂賣給了對方，無可奈何，一伸手反掌爲指，一個鳳啄疾點兩邊，三個人連條屍體，全已落在天井之中，脚一着地，而黑衣人兇招屢出，後面又有一股更陰更損的陰勁，其快無比的向其背心揮來，迫不得已一個倒翻身，騰身半空，勉強避過了這一記無形無聲的殺手劍招，但是，自己依然無法可以取回黑劍，現在已看出了，這三個黑衣幪面的人物，出手詭異，行動更具鬼氣！這可是第一次碰見的勁敵！

還有更可慮的事，他們分明畏懼自己的劍法，自己又是一念托大，可以說是一心除奸，才用上了這八仙劍中的飛劍斬黃龍的脫手劍招，奸是除了，劍卻陷在這奸徒身上，自己赤手空拳，實難對付這三個鬼樣的傢伙。

「你們是誰？」

「殺……手……」

「與我有仇？」

「不見得，我們是殺手，不一定得有仇才殺人。」

「好！」黑衣人倏的一個大翻身，又來到了屍身之前，一揚手還想出手拔出屍身上的劍，可是眼前一花，好險，如果不是他功力深厚，出手發招，縮手回招可進退餘裕，這一下互發狠招，勢必會毀了他一隻手，自己快，不想來人更不慢，但是，不取回黑劍，這後果不堪設想啊！黑衣人第一次額頭出了汗，可是，更有不幸的事呢！那個成玄乘勢而落井下石了。

「快救回我的陽大哥……」說得冠冕堂皇，其實是老奸巨猾，一個對三個經已令黑衣人提心吊膽，不勝其煩，再加上個成玄，當然以前，就算十個成玄也不放在眼中，或者黑劍在手，他也不會怕這三個殺手，加上一個成玄，壞就壞在利器被陷，引致他本身也陷入了困境，尚幸三殺手全怕了黑衣人的功勁驚人，不敢過份强掙强打，成玄可有個心機，就是死守了這把黑劍，令黑衣人在焦躁勞神之下，陷入死地！

那料到成玄的出場，看來是可以助長三殺手之兇威，增進三殺手成功之機會，但是，相反來講也引出了新的因素，而這個因素對黑衣人有利！

甚麼因素？蔣、馮兩女……

本來，她倆絕對是佩服黑衣人之能耐，也根本不希望打雜邊鎚，那想到現在的形勢陡變，莫名其妙的出現了殺手，一想到殺手，兩女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山廟中的一夜驚遇，馮淑琳更是想起了牛娃。

這個時候，她倆已想出來，祇是在猶豫之間，意存觀望之時，已發現了這一場兔起鶻落的爭奪戰，兩女心驚膽戰，待到成玄一出，兩女卻爲另一個念頭所催，毅然挺身而出了。

人的身價該由自己來爭取。

三殺手是殺人的機械而已。

還有，這個成玄竟然說着正經話，卻做卑鄙事。

面對這些，就算自己不能有所助力，甚或與黑衣人死在一起，但黑衣人至少與另一位王長者有着相似之處，他們是眞君子、大英雄，能陪這種人死，死也該死得瞑目了。

果然，黑衣人處於萬分狼狽之境，並且，這尸身上的長劍難以取到，三殺手因爲多了個成玄從中擾亂，令黑衣人萬分無奈縮小了拳招手法，而成玄則乘此時機，取劍在手，蔣瑛瑛一看如此情況，不敢怠慢，手起一劍，向成玄當面劃到，而馮淑琳仗劍奪圍，與黑衣人靠背而立！

「王長者，如果你勉强可用我的兵刃，我借給你。」

「不必了！」

「啊！牛娃！」

轟然一震，這一說一答，有如晴天霹靂，誰也估不到，在這三個殺手中，牛娃依然在內！

「想不到你却依然如此，自輕自賤！」淑琳語含痛苦、難過，還有一股莫可言宣之悲憤之意。

「你或者看不清我。」牛娃又沉着又清楚地說。

突然一條黑影躍起，「颼」的一聲響，祇聽得厲聲慘叫，成玄的右手，已被齊肩卸下，而這一柄黑劍，還在這隻手中，黑衣殺手更是沉着地伸開了手指，取到了黑劍，一揚手道：「接着！」擲劍手法，精妙絕倫，報應使者的接劍手法更是一絕，如今，他是黑劍在手，一聲長笑：「我問你，這兩個留或不留？」

「殺！」牛娃沉着回答。

「洪字號，你！你敢……」

「不必說了，拿命來吧！」語畢，慘聲已起！

黑衣人的劍法，簡直似閻王令、判官帖。

當然，太多的煩躁，心神的消耗，令他實在忍不住，一出手便下了絕手。

「桀桀……還不壞吧！」

「長者，你如何處置他？」

「他？桀桀……姑娘，他不是已說過了，你或者看不清我，對，我相信你是沒有看清了他。」

「啊！」馮淑琳滿臉的迷惘之色。

「好了，我且問你，你以後該怎麼辦？」

「我，我依然做個殺手！」

「好，難能可貴！」

「甚麼？牛娃！這可能是我最後叫你一聲牛娃，不過，我不得不請你明白……」

「我當然明白，祇是你不太明白我而已！」

「依然做個殺手？」

「有甚麼不好？」

「自輕身價……至死不悟！」

「唉……」又是這樣一聲凄然、可憐的長嘆，然後，他對馮淑琳看了一眼，走了。

他走得如此黯然，不過，脚步並不顯示他的心情，可惜由於他背對各人，所以，無人看得見他眼中淚水！

可是，馮淑琳的眼淚卻是在場人個個看見。

這姑娘決不想自己幼年同甘苦的伴侶，與她有着距離。

身體的距離，她並不在乎，她在乎的，她感到可惜的是精神上的距離。

在她以爲，自從遇到了山廟中之王某，她以爲自己是長進了，她更以爲他也有所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做一個默默無聞的英雄，眞正爲老百姓做事的普通人。

她再不自命爲凜然不可侵犯的，與衆不同的特出人物，要做一個務實的風塵俠隱。

她以爲牛娃也是這樣，並且，是應該這樣的。

誰想到，他依然是個殺手！

在山廟中，她看到了殺手羣中的可卑、可恥的一面，她更看到殺手羣中的陰狠、殘忍。

身價該由自己來爭取。

爲甚麼你依然毫不爭取上進？

爲甚麼你還是做着這個陰狠、殘忍、無恥、可卑的殺手，與這些毫無人性之徒共存亡，你何必自賤？

「淑妹！我們該走了……」蔣瑛瑛在招呼着可憐而又心情紊亂的馮淑琳，不錯，黑衣人已打發了成、玄，更嚴懲了那個中州大豪陽延齡。

他取得了應得之黃金，該走了，至於雙魚鏢局，以後又會怎麼樣？這可不是他的份內事。

蔣、馮兩女想趕回去太原覆命，黑衣人對她倆笑了笑，問她倆想不想看他辦幾件事。

「你姓王！」莫名其妙的馮淑琳問了這個自命爲報應使者的一句話。

「我何必否認我姓王！」

「姓王八蛋的王！」

「一點兒也不錯，桀桀……你見過我大哥啦！」

「好，太原王，或者王八蛋的王，你總得講一講，姓有了，名呢？」

「問甚麼名？唉！叫阿毛也成，阿狗也好……」

「非得有個正名，豈不聞，凡事必得正乎名，好像是你自己說的。」

「有意思，有意思，對，我說的，好，講吧！我叫王不倫，千萬別錯了，叫王八蛋！」

「決不會，你大哥呢？」

「王一倫！」

「一倫，不倫，不倫不類，哈哈……」馮淑琳突然笑了起來，而且笑得極狂、極野！

「對呀，我們本來就是不倫不類……」

「做一個盜名欺世的所謂英雄、大俠，你們是不倫不類，一無可取……」

「簡直絕無相似之處……」蔣瑛瑛她接了句話。

「可是，眞正的大俠……」

「眞正的報應使者，貨眞價實。」

「有完沒完？啊！走吧……」

是該走了，除了幾具死屍之外，一個斷了右臂之成玄、一個散了功的陽延齡、雙魚鏢局算是祇剩下了個空殼。

並且，這一個空殼看來也保不長，豁剌剌一個霹靂，顯示了夏雷已動，不多久，一陣雷聲中，天空傾盆的大雨降下來了，莫非雷雨來清理這些垃圾、渣滓！

第二天，赤祈鏢局的總鏢頭田仁秀收到了雙魚鏢局交來的五萬兩黃金，雖然，雙魚鏢局已偃旗息鼓，不過，交來的東西依然該出收據。

一個看來英挺非凡的少年，取走了由田仁秀具的憑據。

據說，當夜赤祈鏢局失去了黃金萬兩，還有，仗以爲標誌的赤祈鏢旗，即使是田仁秀千方百計的隱瞞，但始終沒法找到了這個盜旗、取金的點子來。

就在雙魚鏢局事發後的第三天，龍亭中來了一個臉容慘然的壯漢，拖住了個年才十三歲的孩童，由清晨的辰時初刻起，一直等到了正午。

「丁福！」是個女子的呼聲，這個壯漢嚇了一跳，他無論如何認不出對面的女子是何來歷？

「報應使者要我來問你。」

「你……講……」還有些抖戰聲音的壯漢說。

「弒師、姦淫師母，此事可是人幹的嗎？」

「我承認，我是畜牲！」

「一句畜牲就算了……」

「不！我不得不請求你代我轉告使者，並不是我認了一聲畜牲就算完了，祇是我，我是受畜牲之所教，我受畜牲之所導，我不成畜牲又成甚麼？報應使者該明白我之所指，我並不掩飾己過，我也不求蒙羞含垢的活下去，今日我來，我祇是來求使者一件事。」

「你求他甚麼？」

「這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已自覺誤入了這江湖中，我無法拔足，所以，我這孩子從來沒習過武藝，我聞，罪不及妻孥，此乃先王之法，好，我有罪，我是畜牲，我該死，但是孩子無罪……」

「唉！使者有命，你不是人，可是，你師傅萬勝刀鄔天健也是畜牲，畜牲相殘，人人無法干涉，不過，他叫你記住了，別以爲祇有天神可降報應，或者，說甚麼冥冥之中別有因果，報應隨時隨地會降臨！如果你再犯下孽行惡罪之時，哼哼，隨時隨地，有人會取下你項上人頭，好，帶了孩子走吧……」

丁福簡直不敢相信，這件事會如此解決，突然，他又聽到那女子說道：「姑不論你是畜牲或者人頭畜鳴，哼哼，你深夜捫心，試問你做的事，就沒有一絲的內愧？好，傳話已畢，你我後會有期！」

轟的一響，將個丁福眞正的怔住了，他本來有些興奮之色，但是，這一番話卻將個丁福震得臉色蒼白，越來越蒼白，越來越臉無人色。

半晌，他看了看手中抱住的孩子，他笑了，笑得凄涼，又是如此的無可奈何。

然後，他低頭叫了自己孩子，便脚步不整地走出了龍亭，雖走出不遠，可這個習武人已跌了三跤，在他身後，卻傳來一聲極惋惜的嘆息聲！

＊　＊　＊

在黃河邊，來了兩個少女，好像在等人，渡船已開，她們卻並無行意，一抹斜陽，反照在黃河上，極黃極黃的波浪，瞬間，泛起了一點又一點的金星。

「是金色。」其中一個女子在說。

「是混濁的泥色，借天邊的夕陽斜照，幻出點點金彩，唉！就如塵世間的黃金。」

「其實是汚泥……」兩個少女即回頭一看，祇見一個又黑又瘦的鄉巴佬，推了一輛獨輪大車到了，車上放滿了箱籠物件。

「王二叔，你果然無事脫出了開封府城了！」

「唉！如果眞的是汚泥，我又何必花許多的精神。」

「可是，這是黃金啊！」

「哈……這是黃金，桀桀……馮姑娘！」

「王二叔！有何吩咐？」

「不是吩咐，我是想問問你，這河水，是否又黃又濁？」

「對！」

「借一抹夕陽殘照，幻成了點點金星啦！」

「事實如此。」

「你可否想到，有眞正的精

金，借一抹汚濁，以作自汚之事？」

「啊！王二叔你說甚麼？」

「我祇是提出個問題，要你自己去想想……」

「你指的牛娃？」

「我理他是狗娃、龜娃？」

「他……他……」馮淑琳怔住了，對着浩浩蕩蕩、洶湧澎湃的濁浪，她的思潮，飛得極遠極遠了。

「殺手，我可沒聽說過有人自認爲殺手的，最近江湖上，兇殺、宰割、毀功、斷肢之事屢有所聞，以前，沒人知其來龍去脈，現在，總算看到了個眉目，是殺手，並且，這個殺手還有個陰狠的組織，這會成江湖上一個大禍包啊！如果沒有人能眞正徹底的瞭解它，那麼，在這個可憐又無道義，充滿虛僞的武林中，將會捲起個如何可怖的風波來？」

「對，王二叔！」

「還算好，我們兄弟才兩人……」

「這是甚麼意思？」

「如果有八個，這第八個可不是有無妄之災？」

「有甚麼無妄之災？」

「莫名其妙，並且永遠無法改變，祇能乖乖的，名正言順的做他王八羔子啊！」

「二叔，我在想殺手門……」

「何不想想你們自己師門之事？喏！我來告訴你，我不會再干涉袁家之事，袁得是我殺的，你師傅如果想來報仇，我兄弟隨時奉陪，還有，告訴她，別以爲沒有報應，而是她並沒甚麼惡行，我們才不去找她，至於袁得之事，她信也罷，不信也罷……我們……並不在乎。」

「其實，二叔，我與瑛姐也不在乎呢！」

「桀桀，對！你現在在乎的是那個牛娃，唉！如果我觀察不誤，殺手門眞的開始能在武林中搞出大風波，而能消解這一股惡浪潮的人，就是他……」

「但願他如二叔之所言……」

「淑琳，我不是但願，我是斷定一定如二叔之所言。」

半晌，突然馮淑琳抖戰地道：「萬一，萬一他露出了破綻，因此而死……」

「淑妹，這不就已經證實了他的身價……」

三個人在夕陽下看着黃河之濁浪，但是，三人的心全在想着這江湖的風浪，風浪可能會淹沒了武林！

但願不會，至少有人已在防患於未然了啊！

（完）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武林皇帝

上文提要： 泰虛道長等人捉住言歡，原來幾起殺人案均由言歡親手所爲，因言歡妻兒被他挾持，而主使者是一個蒙面人，奉泰虛之命再次與蒙面人會晤，蒙面人已發覺言歡出賣他，將言歡殺死，與一女同夥逃之夭夭。泰虛道長與秦晉、林雲蝶等人一路追了下去，在蔡壽安的幫助下，方得知那逃掉的一雙男女正投宿在悅來客棧……

淫徒難圓皇帝夢　英雄喜獲美艮緣

那泰虛道長因爲要帶走已身亡的弟子青木的屍體，所以才由蔡壽安打頭陣，他第二，林雲蝶第三，青葉第四，秦晉則斷後。

安排好了，蔡壽安站在一條比腿還粗的枝椏上，由秦晉跟泰虛道長運功將枝椏斜斜地往下壓去，跟着陡地放開手讓那條枝椏反彈回去，蔡壽安藉那强大的反彈之力，有如彈子般向前彈出去，少說也在空中飛射出十多二十丈遠，再乘勢凌空連翻幾翻，借勢施展輕功往前飛掠，落地的時候，少說也在三十丈過外。

泰虛道長由於要帶着青木的屍體，影響了他施展輕功身法，落地時，落後蔡壽安約三丈左右。

林雲蝶跟青葉先後「飛」了出去，剩下秦晉一人，沒人替他將枝椏扳壓下去，只好站在枝椏上，運勁下沉，身子一下一下地上下彈壓，待到枝椏給他彈壓得最彎曲的時候，才將運聚到雙腿上的內勁陡地散去，讓枝椏强猛地往上彈起來，他藉那一彈之力，飛射起來，落地的時候，不過落後蔡壽安數尺。

他們飛落的地方，附近沒有什麼樹木野草。

他們都沒有遭遇到襲擊，不過，仍然不敢大意，從地上抓起泥石往前撒出去，試探出附近沒有埋伏下機關陷阱，才敢往前走。

一路上，五人都不忘四下搜索，往前走出不遠，驀地走在最前的秦晉低低地疾聲道：「那面有兩個人影。」

隨後的泰虛道長跟蔡壽安聞聲往秦晉手指處望去，果然望到右面頗遠的地方，有兩條人影若隱若現，兩人幾乎是同時急喝一聲：「追！」向右面掠去。

秦晉早已當先往那面縱，奮力追去。

泰虛道人於往前急掠的刹那，不忘對弟子青葉道：「青葉，背着你師兄隨後趕上來。」不等背着青木屍體的青葉答他，已經縱身往右面掠去。

林雲蝶施展輕功，跟在泰虛、蔡壽安兩人身後。

秦晉一馬當先，將輕功施展至極限，飛一樣的往前疾掠，越追越近，眼看便要追上前面那兩條人影，驀地，其中一條人影停下來，另一條人影則繼續往前掠去，眨眼間消失了踪影。

從身形上，秦晉分辨出停下來的是個女的，繼續往前奔的，是個男人。

停下來的女人似乎要阻截秦晉四人的追趕，好讓男的有逃逸的機會。

秦晉在那女人身前約丈外刹住

身形，隨後掠到的泰虛道長跟蔡壽安似乎心意相通，左右一分，從秦晉兩旁疾掠而過，泰虛道長抛下一句話：「秦施主，你跟林施主對付這一個。貧道跟老蔡追前面那一個！」話未說完，人已掠出數丈外。

林雲蝶掠到秦晉身旁刹住前掠之勢，邊喘氣，邊打量那個擋在前面的女人。

夜晚的天色雖然黑暗，但有星月瀉下來的淡淡光輝，十步之內亦可看清東西，加上秦、林兩人早已習慣了在黑夜中視物，因此，兩人都能夠看到那女子的模樣。

秦晉凝聚目力瞧看之下，看到前面那女子模樣嬌媚，年紀比林雲蝶略大，蜂腰藕臂，嘴角微微翹起，似笑非笑，手執兩把薄薄的鴛鴦刀，睜眼直瞧着秦、林兩人，不言不動，恍似一具木頭人。

林雲蝶確是個急性子的人，比秦晉還沉不住氣，先開口厲聲道：「喂，妳這……妖女就是艷娘？」

那女子對林雲蝶的話不怒反樂，掀唇而笑，但卻沒有說話。

林雲蝶氣恨得要衝前去動手，恨不得一劍殺了那女子，秦晉伸手將她阻住。「程少夫人，她逃不掉的，不須急着對付她。」

一頓，對那女子道：「妳不說話，待會將妳拿下，看妳還能忍得着一聲不吭。」

那女子忽然冷嗤一聲，道：「憑你兩個還不夠斤兩，奈何得了我？」

秦晉微微一笑。「還以為妳是啞巴，哈哈！在秦某未動手之前，倒想問妳幾個問題。」

那女子撇撇嘴，一副不置可否的樣子。

「妳是否艷娘？」秦晉問。

那女子居然回答秦晉的問話，「是又怎樣？我既然已跟你兩個朝了面，何妨直認！」

「那個讓妳留下來截住咱們、自顧自逃了的人，可是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王八蛋？」秦晉故意拿話刺激那女子，希望能夠激起她對那個自顧前逃的同伴的不滿之心。

自認艷娘的女子冷冷一笑。「別白費心機了，無論你說什麼，也不可能離間得了我和他。他是否你們必須殺的人，你們自己去猜吧，我不會給你答案。」

「你跟那逃去的傢伙可是事先佈下機關陷阱，然後故意誘咱們到那裏？」

艷娘又「嗤」的一笑。「既然你那麼聰明，還用問我？你這個人大概很喜歡說廢話！」

林雲蝶又忍不住了。「妖婦，妳助紂為虐，今晚妳別想逃得了……」

艷娘陡地「格格」笑起來，「瞧妳年紀輕輕的動不動便生氣，小心男人都怕了妳，再嫁不出去。」

是可忍，孰不可忍！林雲蝶氣得臉也青了！怒喝一聲：「妖婦，我要割下妳的舌頭，看有多長！」身形疾縱，挺劍撲向艷娘。

秦晉欲阻不及，恐她有失，亦只好往前急撲，跟林雲蝶聯手攻擊艷娘。

艷娘看着秦、林兩人向她撲過來，居然連眼皮也不動一下，待到兩人快到近前，兩把劍幾乎觸及她身上衣衫的刹那，才陡地往上彈起來，隨着她旋升起來的身形，兩蓬粉霧自她的雙袖中飛撒開來，罩向秦、林兩人。

由於夜色黑暗的關係，秦、林兩人不能及時覺察到從艷娘雙袖中撒出的粉霧，待鼻端嗅到一絲異味的刹那，兩人才驚覺不妙，各自驚呼一聲，疾忙往外縱，可是，已經遲了，兩人陡覺一陣眩暈，慌忙閉氣，可是，人已搖搖欲倒，耳聽空中的艷娘發出一串尖笑聲。「吸了我的失魂粉，還不倒下！」

秦、林兩人果然聽話，身子一軟，先後跌倒下去，知覺全失。

艷娘飄落地上，走到秦、林兩人之間，尖笑兩聲：「他這個辦法果然妙，雖然引開了那個老鬼，卻讓我輕易便釣到這兩條魚兒！」一手挾起一人，往東面奔去，眨眼間，隱沒於深深夜色中。

*　*　*

身子動了動，碰到身旁那人，感覺滑膩溫香的，這種感覺並不陌生，心裏驚跳一下，本來還有點迷惘的神智頓時清醒過來，差點沒有張口驚叫出聲。

憑那種教人心弦跳蕩的感覺，他肯定身旁躺着的是個女人！

而且，還是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

莫非身旁躺着的人是林雲蝶？

此念乍生，嚇得他一下子驚跳起來，身上的被子從身上掀落下去，目光所及，嚇得他又急忙倒回床上，急不迭抓起被子往身上拉。

他跳起身來，看到他自己全身赤裸，躺在身旁的女子也是全身赤裸。

由於那女子背貼着他躺着，所以，他看不到那女人的樣貌。

那女人被他的動作驚醒過來，身子一轉，張開玉臂，摟住給驚得不知所措的秦晉，口裏嚶嚀哼一聲，仰起頭，嬌聲道：「喲，醒來啦，你眞強壯，比很多男人強壯……教奴家欲仙欲死……」一邊身子有如蛇一樣在秦晉的身上輕輕蠕動。

秦晉最怕那女子是林雲蝶，若是，那就遭透了，那會毀了她的名

節，教他怎樣面對她。及至聽到那女子的淫聲浪語，他一顆心才放下來，兩眼一睜，方有膽量往那女子的臉上瞧去。

從那女子的語聲，他聽出那女子並不是林雲蝶。

這才清楚，摟着他的那個一臉淫蕩的女人，當然不是林雲蝶，而是那個自認艷娘，將他和林雲蝶迷倒的女子。

刹那間，秦晉有如身上給一條毒蛇纏住那樣，驚叫一聲，一把將摟住他的艷娘推開。「淫婦，滾開！」

那一推，並不如他想像般將艷娘狠狠地推出床外，而只能夠將她推開尺許。他才驚覺到，他此時跟一個常人無異，一身功力消失了。

對於男歡女愛之事，他並不是沒有嚐過，他並不是驚異於跟艷娘曾經有那回事兒，他是因艷娘乘人之危，跟他幹那回事兒而憤怒，他有一種被姦的感覺。

「唷！幹嗎這樣兇啊？」艷娘陡地坐起，裸露的上身，展露在秦晉眼前，極之誘惑，特別是那微微顫抖着的雙乳，有如新剝的鷄頭肉，嫩白得教人目眩。人非草木，何況秦晉還是一個異常强壯的男人，怎不教他心頭一陣跳盪，咽咽口水，幸好他還能夠自控，忙吸口氣，將兩道目光從艷娘那誘人的乳峯上移開去，身邊却聽到艷娘怨聲浪語：「你呀，兇巴巴的，佔了人家便宜後，也不想想你要奴家的時候，如狠似虎，恨不得將奴家一口吞下肚……」

「住口！」秦晉怒喝一聲。「秦晉不要聽妳的淫詞浪語。妳不是給秦某吃下什麼，秦晉怎會跟妳幹出……」

艷娘格格笑起來。「你說什麼喲，你這沒良心的寃家，超渡完了便不要和尚……」

秦晉恨不得將艷娘一掌劈了，自知以目下的情形，奈何不了艷娘，只好强捺着心中的怒火，切齒道：「妳還要不要臉？赤身露體的……不怕羞恥麼？」

艷娘又格格笑起來。「奴家……什麼也給了你，在你面前，還需遮遮掩掩麼？你不是這麼快便對奴家生厭了吧？」說着話，搖曳着雙乳，慢慢向秦晉撲過去。

秦晉急忙退縮到床邊，本想扯過被子捲住身子跳下床，但又不敢，那一來，艷娘連下身也沒了遮掩。欲推開她，雙手便會觸到艷娘赤裸的身子。進退兩難之下，教他不知如何是好。唯有怒喝道：「別再撲過來，否則秦某不客氣。」

艷娘似乎知道秦晉奈何不了他，淫蕩地繼續撲過去。「奴家正要你不客氣，要你像要奴家時那樣……恨不得將奴家吞下去……」

秦晉眼見避無可避，不得已放緩語聲道：「妳到底想怎樣？」

艷娘將上身挨在秦晉身上，膩聲道：「奴家要你像昨晚……愛奴家那樣……」

秦晉突然伸手一把摟住艷娘，跟着一個翻身，壓在她身上，裝出一副按捺不住的樣子，一張嘴巴在她臉上頸上亂親，雙手也往她身上摸揑，弄到艷娘忍不住哇哇笑起來，雙手雙脚有如八爪魚般，摟纏住秦晉。兩人在床上翻來滾去，驀地，秦晉突然一掌向艷娘的喉頭砍下去。可是，他的手掌才砍到艷娘的喉頭上，突地整個人往上飛起來，艷娘的身子疾滾開去，飛起來的秦晉重重地跌回床上，痛得他「呃」地叫了一聲，「啪」一聲，臉上給艷娘摑了一掌，登時現出五道紅紅的指痕。

「你奶奶的，膽敢暗算奴家！未免小看奴家了。奴家豈是省油的燈！起先視奴家如蛇蝎，忽然間又熱情如火，奴家便猜到你不安好心，奴家要是栽在你手上，奴家枉稱艷娘了！」滾開去的艷娘身上沒了被子遮掩，一個身子從上到下精赤條條的，跪在秦晉身旁，毫不羞恥。

秦晉別轉頭不去看艷娘，厲聲道：「有種的便殺了秦某！」

艷娘那雙桃花眼一轉，格格笑道：「奴家又不是男人，那來的種？奴家不殺你，也沒什麼啊。倒是你，說不定已給奴家下了種！你那麼强壯……」

「下流無恥！」秦晉氣怒得全身發抖。「說，到底要拿秦某怎樣？」

艷娘笑道：「你還有用，大概暫時不會殺你，待你沒什麼用了，說不定會殺了你。」

秦晉忽然想起林雲蝶。「程少夫人在那裏？妳將她怎樣？」

艷娘冷不防伸手一把扯掉秦晉身上的被子，看到秦晉慌不迭抱着身子縮成一團，樂得格格直笑。「當然不在這個房間內。若你喜歡，奴家可將她帶來見你，三個人來個大被同眠……」

「下流！」秦晉厲聲怒罵，一直背轉身，免得看了到艷娘那玲瓏浮凸的胴體，兩眼一直在找尋可有遮醜的衣物。「到底將她怎樣？」

艷娘冷笑一聲。「你這麼掛念她，待……他回來，奴家出主意，要你跟程……寡婦上演一齣好戲！」

「你敢？」秦晉陡地跳起來，飛身撲向艷娘——若是能夠，他要狠狠揑死這個下流淫賤的女人！

艷娘的動作好快，出手一指點了秦晉的軟痲穴，秦晉頓時全身發軟，跌落床上，無力動彈。

艷娘跳下床，撿起落在地上的衣裳穿回身上，口裏說道：「不解溫柔，毫無情趣，奴家什麼興緻也給你弄個煙消雲散。討厭！」

秦晉沒有說話，暗自在心裏謝天謝地，擺脫了艷娘的糾纏。

艷娘穿好衣裳，抓起秦晉脫掉的衣衫，扔在他身上，然後再點了他的左右肩井穴跟環跳穴，才擺臀扭腰，走出房外。

看着艷娘走出房外，秦晉吁口大氣，試試運功運聚眞氣內勁，試了兩次都不能夠，只好作罷，躺在床上發呆。

呆想中，不知不覺隱隱想起昨晚一些事來，居然斷斷續續，隱隱約約，記起昨晚跟艷娘在床上的瘋狂情狀，縱使他不是第一次，仍然禁不住心跳臉熱，不敢再想下去。

＊　＊　＊

「錦郎，終於盼到你回來。」艷娘行向那個大步走入屋內，年紀跟她差不了多少的男子，張開雙臂，一把摟抱住那男子，緊緊偎入他懷中。「等了你一晚大半天，還不見你回來，擔心死了。你無恙回來，奴家才放下心來。」

那男子身形比普通人略高，唇紅齒白，皮膚白晰，一管鼻子很好看，要不是雙眼透出邪氣，兩片薄唇抿成一綫，可算是一個討女人喜歡的美男子。

給艷娘稱作錦郎的男子雙手在艷娘的嬌軀上恣意摸揑着，吐口氣，微微笑着，說道：「妳擔心什麼？我若沒有把握應付那兩個老傢伙的追逐，怎會叫妳停下來誘得那個姓秦的停下來，讓妳對付？我如今不是好好的返回了麼？」

一頓，正色道：「姓秦的和那個寡婦，都栽在妳的失魂散上吧？」

艷娘給錦郎摸揑得身子不住扭動，磨擦着錦郎的身子，膩聲道：「奴家什麼時候失過手？有誰能夠在奴家的失魂散下不暈倒的？」

錦郎臉上泛起輕佻的笑意，在艷娘的屁股上揑了一把。「果然是我的好幫手！太好了，劍霸昔年以九九八十一招天雷劍法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罕逢敵手，若是能夠學到齊叔賢老兒的天雷劍法，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哈哈……這叫無心插柳柳成蔭，天助我也。」

一頓，又接道：「幸好昨天咱們事先佈下的機關陷阱沒有殺死姓秦的，否則，我便無法從他身上得到天雷劍法，將之練成。」

艷娘抬起頭，在錦郎的臉上親了一下。「錦郎，你怎樣甩掉那兩個老傢伙的？」

錦郎露齒笑道：「那兩個老傢伙好厲害，追着我不放，好幾次幾乎給兩個老傢伙追上，將妳給我的三顆迷烟彈擲光了，也擺脫不了兩個老傢伙，最後，不得不施展出金蟬脫殼之計，在一戶人家中強逼一個漢子穿上我的衣衫，戴上面具奔出去，引那兩個老傢伙追下去，我乘機溜脫，那知道兩個老傢伙很快便發覺上當——挾住那個漢子，隨即折返回搜索，我幾乎給兩個老傢伙發現。我不敢返回這裏，恐防給兩個老傢伙發現暗地跟踪我，便溜到一家妓院去，找了個粉頭睡了一晚，等到午後，才以本來面目，大搖大擺地離開妓院，返回這裏。」

艷娘一指戳在錦郎的額上，笑嗔道：「你呀，這張小白臉，不迷死那些粉頭才怪，昨晚可是左擁右抱，鞠躬盡瘁？」

錦郎邪笑着在艷娘臉上擰了一把。「還笑我？我昨晚不回來，有心給妳一個吃掉姓秦的機會，讓妳嚐嚐新。姓秦的昨晚有沒有給妳搾乾？」

艷娘一點也不臉紅，難得錦郎也不妒忌生氣，兩人摟着抱着互相淫蕩地調笑摸揑，好一會，才收斂。「錦郎，可是依照常規，對付姓秦的和那寡婦？」

錦郎目光淫邪地看着艷娘。「眞便宜了他倆，讓他倆眞箇銷魂後，才讓他倆死。」

艷娘嬌笑一聲。「錦郎，若覺得便宜了姓秦的，何不先跟那寡婦樂一樂，才讓那寡婦跟姓秦的……」

錦郎搖頭道：「我不喜歡不願意跟我上床的女子歡好，木口木面的，木頭人一樣，味同嚼蠟，那裏有興緻。跟你便不同了，你在床上的浪聲淫態，簡直教人瘋狂。」忽然間低頭在艷娘的脖子咬了一口，一把抱起雪雪呼痛的艷娘，往一個房間走去。

看來，林雲蝶並沒有罵錯艷娘跟錦郎，兩人確是一雙狗男女。

＊　＊　＊

秦晉跟林雲蝶都沒有看到錦郎。

因錦郎並沒有在兩人眼前露面。

對於艷娘這個女子，林雲蝶只見過她一面(給艷娘迷倒後)隨即便給她點了黑甜穴，睡倒過去。

艷娘跟着將一支迷幻針插入林雲蝶的身上，再餵她吃下一顆春藥。

昨晚，她就是給秦晉吃了一顆春藥，令到秦晉慾火中燒，在半清半醒中跟她瘋狂歡好。

之後，她又到另一個房間，點暈秦晉，在他身上插了一支迷幻針，餵他吃下一顆春藥，看到秦晉那強壯的身體，想到昨晚那種前所未有的極樂情形，幾乎按捺不住，要吃掉秦晉。

昨晚那種前所未有的銷魂蝕骨，是錦郎無法給與她的，雖則錦郎能夠滿足她，相比之下，稍遜秦晉一籌。

要不是想到錦郎的陰狠毒辣，她眞會拍開秦晉的暈穴，跟他狂歡。

對錦郎這個男人，她是又愛又怕。

戀戀不捨地在秦晉強壯的身體上溜了一眼，艷娘輕嘆一口氣，走回隔鄰的房間，將林雲蝶抱到秦晉的房間，放在床上，將她的衣衫都脫掉，跟秦晉躺在一起，才退出房外，走到後面相連的一個房中。

錦郎已在房中等着，看到艷娘進來，興奮地道：「弄妥了麼？」

艷娘點點頭。走到將兩個房間隔開來的板牆前，伸手往當中一推，那面板牆原來是活動的，像兩扇門般給推開來，可以看到前面房中的情形。

當然亦看到床上躺着的秦與林兩人。

看到前面房中床上的秦、林兩人，錦郎眼中射出異光，氣息急促起來，對艷娘道：「還不去解開他兩的的穴道？妳不想看好戲麼？」

艷娘回眸一笑，眼波流轉，淫態畢露。「奴家比你還要心急啊！」扭着腰肢，往前面房中走去。

走到床前，艷娘看一眼床上的秦、林兩人，從齒縫中低聲地吐出一句話：「寡婦，便宜了妳！」出手分拍開秦、林兩人的暈睡穴，立刻快步走回後面房中，坐在錦郎的身上，浪聲道：「錦郎，好戲上演了。」

錦郎目中異光大盛，顯得很興奮，雙手抱着艷娘，目不轉睛地看着前面房中秦、林兩人的動靜。

躺在床上的秦、林兩人突然動了一下，先後張開眼，醒過來了，但神色迷惘，似乎受到插入體內的迷幻神針的影響，你看着我，我瞧着你，並沒有因爲看到各自的裸體而驚慌失措的急着遮掩，相反，兩人本來迷惘的眼神漸漸變得熾熱怪異起來，互相吸引着。接下來，便是互相伸手在對方的身體上撫摸起來，兩個身子也慢慢貼在一起。

秦、林兩人此時確是給迷幻神針所影響，迷失了自己的神智，代之的是情慾幻覺。

秦、林兩人漸漸變得放縱起來，不但受幻覺所迷，也因吃下的春藥已在體內發作，互相摟抱着，在床上糾纏翻滾，發出叫人血脈沸騰的叫聲。

看着的錦郎與艷娘似乎受到感染和刺激，兩人亦變得瘋狂起來，互相撕扯衣衫，口裏發出低沉粗濁的呻吟聲，眼中射出熾烈的欲焰之光，不一會，兩人便互相將身上的衣衫撕扯得片片碎落，跟前面房中床上的秦、林兩人一樣，赤條條地互相糾纏着，抓揑着，倒在地上翻滾着，終於陷入瘋狂境界。

觀於錦郎跟艷娘的舉動，絕無疑問，兩人都是變態的。

秦、林兩人終於從精疲力竭中慢慢恢復過來。

說也奇怪，經過那一陣瘋狂之後，兩人的神智亦慢慢清醒過來，那種幻覺完全消失了，大概插入兩人體內的迷幻神針那種藥力也已消散了。

兩人依稀記得發生了什麼事，驚悔羞恨得要死，要是身旁有洞，兩人都會一頭鑽下去。

幹出這種不該幹的事，兩人那有面目相見，要不是還未恢復氣力，兩人不立刻各自走避才怪，如今只好閉上雙眼，不敢看對方一眼。

林雲蝶雖則羞愧欲死，却沒有責怪秦晉之意，因她知道，那不是秦晉的錯，亦不是她的錯，之所以發生那回事，全因爲別人在他倆身上做了手脚，令到他兩神智迷失，產生幻覺，才鑄成大錯。

要恨，只有恨那個艷娘，還有那個面具人。

稍爲恢復氣力，秦、林兩人忙各自找尋衣衫穿回身上，但却找不到，無奈之下，兩人只好將床上那張被子撕開來，用來裹着身子。

兩人依然不敢看對方一眼。

秦晉心裏極之不安，他是男人，發生了那回事，還不致身敗名裂，可是，林雲蝶便不同了，她是女人，女人最重名節，如今給他污了清白，毀了名節，等如身敗名裂，教她如何有面目見人？

鼓起勇氣，秦晉囁嚅道：「程少夫人，秦晉不知怎樣說才好，很對不起……秦某恨不得在你面前以死謝罪……可是……」

一直背向着秦晉的林雲蝶眼淚往肚裏流，聽聞秦晉一死謝罪，頓時忘了滿腔的羞悔怒恨，急急截斷秦晉的話：「秦大俠千萬別做傻事！那不是你的錯！令我跟你弄成這樣的人，正要我們感到羞辱及面目無光，他們便可以乘虛而入，要脅我們……絕不要中計，妾身絕對不怪你，那雙狗男女是下流胚子！妾身死也不會放過他們！」切齒有聲，可知她心裏對艷娘和錦郎恨怒之深。

秦晉雖則仍然滿懷愧疚，但却鬆口氣。「程少夫人這麼說……秦某心裏稍安。秦晉也是那樣想，縱使要死，也要在對付了那雙狗男女之後，否則，豈不是便宜了那雙狗男女！」

驀地，只聽房外有人說道：「誰是狗男女呀？哈哈……你倆一個

是寡婦，一個是男人，幹出那種苟且之事，你倆確是名副其實的狗男女！嘿嘿嘿……要傳了出去，給江湖上的人知道，你兩個狗男女還有顏面見人麼！」隨着話聲，自房外走入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臉上戴了一個娃娃面具，女的一副淫浪相，不就是跟秦晉有合體之緣的艷娘！

分隔前後兩個房間的那幅板牆當中的兩扇「紙門」，經已閉合上，回復原狀，縱使仍然開着，恐怕秦、林兩人也未必知道在他倆給幻覺所惑，慾火焚身時所幹的事，全給面具人和艷娘看到。

「我要殺了你這狗賊！」林雲蝶與仇人見面，怒恨塡胸，切齒怒駡，從床上跳起來，撲向面具人。

她忘了穴道被點，無法運聚功勁，跟一個不懂武功的人沒有兩樣，所以，她很輕易便被面具人推跌床上，跌得她全身發痛。

此時的林雲蝶已將羞耻與生死拋諸腦後，豁了出去，切齒怒駡：「狗賊！我若死不了，絕不會放過你！死了，做鬼也不放過你倆這對狗男女！」

面具人悶聲笑起來。「妳駡我們是狗男女。那妳跟姓秦的苟合，又是什麼？哈哈哈……這件事要是傳出去，你倆還有顏面見人麼？」

林雲蝶破口大駡：「你兩個狗男女不得好死！若我死不了，終有一日要將你這對狗男女千刀萬剮，碎屍萬段！」面具人不再理會林雲蝶，轉看着一直沒有作聲的秦晉。「姓秦的，怎麼不作聲啊？剛才咱在房外還聽到你倆狗男女狗男女的說個不停，這麼快便變了啞巴？」

秦晉顯得很冷靜。「見不得人的狗賊，到底想怎麼樣？何不直截了當說出來，秦某不想跟你說廢話。」

面具人又悶聲笑起來。「爽快！不愧是個男子漢，拿得起，放得下。不像程家寡婦那樣，敗了名節，只曉得潑婦駡街，怨恨別人。」

秦晉冷冷道：「狗賊，廢話眞多！」

面具人似乎對秦晉的話毫不慍怒。「你比咱還要心急啊，好吧，咱就跟你言歸正傳！」

一頓，語調變得緩慢起來：「姓秦的，若不想跟程家寡婦身敗名裂，醜事傳遍江湖武林，最好乖乖將九九八十一式天雷劍法寫出來，並在咱面前演練一遍。」

秦晉冷哼道：「哼！終於露出你的狐狸尾巴來了！原來你這狗賊使用那種下流卑鄙的手段，目的是要得到秦某的獨門劍法！之前給你這雙狗男女陷害身亡的數位武林人物，像早前的七指道長，相信都給你拿到他們的本門派武功了吧！」

面具人哈哈笑了兩聲：「你如今才知道，太遲了。你到底答應不答應？」從面具上那兩個眼洞中，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

秦晉毫無懼色。「殺人不過頭點地！死何足懼！你這狗賊欲得武林中各門派的獨門武學，是何居心？」

面具人目光閃動。「告訴你又怎樣！咱學了各門派的武功，將之練成後，以那個門派的武功打垮那個門派，以洩心頭之恨，並要那些門派立咱爲尊。咱要將那些門派歸納於咱所創的萬流一家門內！哈哈哈，那時候，武林中不管黑白兩道，莫不居於咱所創立的萬流一家門下，咱便成爲武林皇帝，高高在上。」

「狗賊！你不是患了失心瘋吧？妄想做武林皇帝？比瘋子還瘋狂！你以爲你是什麼人？你不過是個下流卑鄙，淫邪惡毒，藏頭露尾，連眞面目也不敢示人的烏龜狗賊！」林雲蝶嘲駡。「痴心妄想，不知天高地厚！」

「艷娘，打她嘴巴！」面具人怒喝。「看她還敢胡言亂語。」

艷娘冷冷一笑，左右開弓，掌摑林雲蝶。

林雲蝶倔强地破口大駡。

「住手！」秦晉怒喝一聲，欲過去阻止艷娘，但給面具人一掌擊倒。

艷娘狠毒地笑着，不住手掌摑林雲蝶。「賤婦，駡啊，看看妳的嘴硬，還是我的手硬！」

林雲蝶給摑得嘴巴流出血來，仍然嘶啞地叫駡不歇。

秦晉狂怒地喝道：「淫婦，再不停手，秦某跟你們拚了！」

面具人冷笑一聲：「你憑什麼本領跟咱拚？」倏地出指點了秦晉的軟麻穴。跟着對艷娘道：「艷娘，夠了，再摑下去，姓秦的說不定會心痛死了，那可得不到他的天雷劍法了。」

艷娘倒是很聽面具人的話，終於停了手。林雲蝶已給摑得雙頰紅腫，口血直流，口裏仍然怒駡，雖則含糊不清。

「姓秦的，廢話少說，到底答不答應？」面具人兩個眼洞中透射出兩道兇狠目光。

秦晉道：「秦某縱使千刀萬剮，粉身碎骨，也不會將天雷劍法口訣寫出來！」

面具人笑得好不陰森古怪。「姓秦的，咱不會殺你，更不會將你千刀萬剮。嘿嘿……但咱會將你跟程家寡婦一雙狗男女赤條條地綁在襄城最繁鬧的大街鼓樓上，讓人看到你倆的醜態，給人唾駡，令你兩

個狗男女顏面全無，受盡羞辱……哈哈……看你倆還有什麼面目見人！」

秦晉臉上木無表情，雖則不知道他心裏的感受如何，但從他緊握的雙拳，可知他心裏頗不平靜。

林雲蝶却驚急得拚命嘶叫出聲：「不！你不能這樣！我死也不會讓你那樣做！狗賊，你不是人！你是個惡魔！你不得好死！」

面具人桀桀怪笑。「駡吧，不得好死的是你倆！想想看，你倆赤身露體展示人前，給人指點唾駡羞辱，恨不得一下子死去却死不了，那時候啊，比死還難受！」

林雲蝶突然哀叫一聲，暈死過去。

秦晉全身劇烈抖顫起來。

面具人看在眼內，眼中閃過一抹得意的光芒。「姓秦的，你也看到程家寡婦驚恐羞怕暈了過去，縱使你不替自己着想，也該替她想一下啊，畢竟，她跟你有合體之緣，難道你忍心看着她給人辱駡……」

「住口！」秦晉陡地怒喝一聲。「秦某答應你！」

面具人笑笑，笑得好不得意。

「快將秦某和程少夫人的衣衫拿回來！」秦晉吼叫一聲，眼中怒火閃射。

面具人轉頭對蕩笑着的艷娘道：「去將他倆的衣衫拿回來。」

艷娘答應一聲，往房外走去，面具人又說道：「順便將準備好的紙張筆墨一併拿來。」

聽他那麼說，他可是算準了秦晉不敢不答應。

他那招確實厲害，說實話，赤身露體展示人前，任人瞧看唾駡羞辱，那情形，比死還難受，要是女的，更加難堪，要不，林雲蝶也不會驚怕得暈死過去。秦晉正是顧慮到林雲蝶的感受，才不得不答應將天雷劍法口訣寫出來。

* * *

秦晉終於將天雷劍法每一招式都寫了出來。

面具人一直在旁邊看着，待秦晉擱下筆，立刻一手拿去，從頭到尾細看一遍，從面具上兩個眼洞中射出來的兩道目光緊緊射在秦晉臉上。「沒有在其中的一些招式口訣上做了手脚？」

秦晉漠然道：「若不相信，大可撕了。」

面具人嘿嘿笑了兩聲：「你要是不老實，那是自取其辱。咱會要你跟程家寡婦當衆狂歡，出盡醜態。」

一頓，又道：「馬上給咱演練一遍。」

秦晉道：「秦某穴道被封。」

「咱只要你一招一式演練出來，不必運起功勁，可以慢慢演練出來，讓咱瞧得更加清楚。」伸手從艷娘手上接過一把木劍，遞給秦晉。

連木劍也早已準備好，秦晉焉能拒絕？只好接過木劍，就在房內一招一式，將天雷劍法演練一遍。

面具人看得仔細，還將之與紙上的「劍譜」對照，看是否有不相符的地方。

九九八十一招天雷劍法，秦晉終於演練完畢，由於不能運起眞氣內力，所以，演練完畢之後，秦晉累得直喘氣，頭上冒汗。

面具人雙眼中異彩閃射，興奮得歡叫起來。「好！好一套天雷劍法！演練的招式跟寫出來的劍譜完全脗合！太好了，艷娘，咱得到一種獨步武林江湖的劍法了！只要再將少林、青城，以及唐門、丐幫，還有太極門馮家等幾個門派的獨門絕學得到手，然後將之一一練成，哈哈……那時候，江湖武林，各門各派不俯首稱臣才怪！」跟着狂笑起來。

艷娘諂媚地笑道：「那時候，你便順理成章，成爲武林江湖第一人，跟皇帝老兒沒有什麼兩樣，可威風啊！」

面具人笑得更加狂放。

艷娘道：「可是依照慣例處置他倆？」兩道水汪汪的眼睛直瞟着秦晉，嘴角含着一抹淫蕩笑意。

面具人溜了艷娘一眼，邪笑道：「艷娘，是不是又想跟姓秦的樂一樂？也好，再讓妳吃他一次，然後才處置他倆。哈哈哈……咱樂得作壁上觀，那比自己幹還精彩好看。」

面具人原來還喜歡「作壁上觀」，而且毫不介意艷娘跟秦晉眞個銷魂，心裡可謂畸行變態。

秦晉急怒攻心，瞋目厲喝：「淫婦！若敢碰秦某一下，秦某……」下面的話忽然無聲無息，人也像洩了氣的皮球般，頹靡下去。

他忽然間省覺到，身上數處大穴被點（他大概不知道體內還插着一支迷幻神針）一身功力給封閉了，無法提聚，像個普通人一樣，別說奈何不了艷娘，恐怕稍有氣力的人也比他强，因此，他才說不下去。

艷娘格格笑起來。「秦晉，說呀，怎麼不說下去？奴家碰你便怎樣？可是要吃了奴家？格格格……奴家正想給你吃掉。來呀，像昨晚那樣將奴家吃掉啊！」邊說邊扭着腰，擺着臀，一步步走近秦晉。

秦晉一步步後退，面具人看着，樂得哈哈直笑，秦晉退到牆下，退無可退，艷娘淫浪地笑着，繼續向前逼去。

秦晉陡地吼叫一聲，不顧一切

地撲向艷娘，雙手箍向艷娘的頸項。

艷娘格地笑了一聲。「哎喲，寃家，口不對心，忍不住了啊！」身子有如水蛇般一扭一閃，避開去，接着一把摟抱住秦晉。

因功力無法運聚，秦晉有如普通人一樣，動作亦跟常人一樣，那及得上功力未給封閉前那麼迅捷，所以很輕易便讓艷娘避過他的撲攫。

面具人看到艷娘摟抱住秦晉，興奮得語氣急促地喊叫：「艷娘，將他的衣衫扯掉，跟他幹啊！」

艷娘有如一頭春情勃發的貓兒般，口裏發出怪叫聲，左手撕扯秦晉身上的衣衫。

秦晉居然無力掙扎——原來給艷娘右手扣住左邊肩井穴，急得他狂怒暴吼一聲。

他實在不甘心給艷娘玩弄和汚辱。

面具人看着艷娘將秦晉身上的衣衫撕破扯爛，更加興奮，拍掌狂叫：「撕啊，將他的衣衫全撕扯掉！快！用力扯啊！」

此刻若是能夠死，秦某寧願立刻死掉。

「呔！你這淫賤無恥的母狗！老朽一刀宰了妳！」喝聲有如暴雷一樣驀地響起，一條身形疾穿入房，刀光掣閃，飛斬艷娘。

這一下變化好不突兀，是以，面具人和艷娘都呆了一下，來不及有所反應。

眼看刀光飛斬落艷娘身上，那道刀光却猝然窒住，距秦晉身上不到一寸。

却原來艷娘一怔之後，便回過神來，立刻身形疾轉，拿秦晉來遮擋那一刀。

出刀之人若是收刀慢一點，那把刀便會斬在秦晉身上。

秦晉毫無驚色，疾叫一聲：「蔡前輩！」

自房外飛撲入內的人，正是蔡壽安。

蔡壽安那把刀長只二尺，又薄又闊，乍看之下，有如一把鍘刀（當然比鍘刀短很多），刀身閃亮，刀刃森寒，任是誰也看出，那是一把異常鋒利的刀。

驀地，那扇隔着的板壁「彭」然一聲暴響，給砸破一個大洞，一個身穿道袍的人自砸破的板壁洞中穿射而出，劍光飛閃，電掣般刺向面具人的頭側。

那一劍分明是要將面具人臉上的娃娃面具挑掉！

面具人驚叫一聲，腦袋急避的同時身形疾矮，險險避過那一劍，口裏驚叫一聲：「寒夜飛星！來者該是武當派的泰虛道長了！」

「正是貧道！」自後面房中破壁衝入的，正是泰虛道長，一句話未說完，經已揮劍疾攻了面具人六劍。

「寒夜飛星」正是武當派劍法中的一招。

面具人來不及出手抵擋，只好急展身法，右擺左閃，縱跳閃挪，險險應付了泰虛道長那六劍，口裏喝道：「牛鼻子老道，怎會找到來？」

泰虛道長哼了一聲：「待擒下你這奸惡險毒狗賊後，自會讓你死得明白。」說話間，泰虛道長已然一口氣向面具人攻出九招。

面具人居然施展出武當劍法應敵，雖則並不純熟，以致險象横生，可是，仍然應付得了。

「狗賊，你倒有點小聰明，才不過數天，你便曉得使出敝派劍法應敵，大出貧道意料之外。」泰虛道長劍招連綿如長江大河般施展出來。

面具人勉强以武當劍法應付了十數招，大概無法應付下去，驀地招式一變，施展出另一種劍法。

那是忘情師太白蓮庵的鎮庵劍法的「玉女散花」劍法，他居然使得似模似樣。

接下來，面具人接連使出一芒大師的金剛神拳，紅日山莊莊主程逸川的破陣刀法（以劍作刀）以及洪長天有天下第一掌之稱的翻天掌法，令到泰虛道長一時間奈何他不得。

那邊廂，蔡壽安由於顧忌秦晉在艷娘手上，不敢出手對付艷娘，成僵持之勢。

秦晉大急，叫道：「蔡前輩，不要理會晚輩，快動手殺了這個淫賤女人！」

艷娘扣着秦晉肩井穴的左手稍為用力，秦晉半邊身子立刻一陣軟痳劇痛，身子歪側，一臉痛苦之色。「老傢伙，奴家死何足惜。可是，你忍心教他陪奴家共赴黃泉嗎？」艷娘語聲又尖又冷。

蔡壽安當然不會不理會秦晉的生死，因而不敢造次，只好握刀緊逼着艷娘，沉聲道：「妳若放了秦少兄，老朽可以放妳一條生路，否則，妳始終也逃不了！」

艷娘格格一笑，「那倒未必。」

秦晉驀地心頭一震，張口疾聲叫道：「蔡前輩，提防這淫賤女人施放迷藥！」

艷娘笑得更厲害。「姓秦的，這個時候才想起來，太遲了！」

蔡壽安聞言大驚，暴吼一聲，一刀疾斬向放聲尖笑的艷娘。

可是，一刀斬出，身形陡地搖晃一下，握刀的手緩緩垂下，恍似喝醉了酒那樣，身子又搖晃一下，口裏含糊地叫道：「好厲害……的迷藥……」

「還不倒下！」艷娘笑喝一聲，蔡壽安果然應聲倒下去，人事不知。

「你也倒下吧！」艷娘扣着秦晉肩井穴的手一鬆，秦晉亦軟軟地跌倒下去。

那邊廂經已落在下風的面具人心中暗喜，口裏說道：「艷娘，妳眞乖巧，咱還以爲妳忘了暗施你的拿手把戲，哈哈……記着在咱倒下後，立刻拿解藥救醒咱。」話未說完，他已搖晃着慢慢倒下去。

泰虛道長聽面具人那麼說，心裏暗驚，知道不妙，正要縱身掠出房外，已經遲了，陡覺腦袋一陣暈眩，身子發軟，搖晃了兩下，眼前一黑，跌倒下去，失去知覺。

* * *

面具人吃下艷娘的解藥後，很快便醒過來。張開眼看到艷娘含笑看着他，邊爬起身，邊笑道：「艷娘，幹得好，眞是咱的好幫手，咱跟妳眞是一對好搭檔。」欲跳起身去摟抱艷娘。

那知道他居然無法一跳起身，起先怔了一下，不明所以，及至抬頭看到艷娘笑得古怪，心裏頓起疑念，突地恍然頓悟。「妳，妳點了咱身上穴道？」

艷娘格格笑道：「奴家還將你臉上的面具除了下來！」

面具人抬手往臉上一摸，臉上果然沒了面具，又驚又怒，疾聲道：「妳……爲何這樣做？」

艷娘笑得好不開心，「因爲奴家不想再跟你在一起，受你支配，跟你在一起，奴家永遠給你壓在下面，還有，也是最重要的，你已給他們查出一切都是你幹的，他們雖然仍沒見到你的眞面目，不知道你的身份姓名，可是，他們始終會查出來！」

「艷娘，只要殺了倒在這裏的四個人，便無人再知道是咱們幹的……」面具人急急打斷艷娘的話，一臉希冀之色。「咱跟你是天生一對，沒有咱，妳到那裏去再找一個像咱這樣……」

「住口！」艷娘厲喝一聲。「你以爲殺了這四個人，他們便無法再追查咱們？錯了！他們怎會將查到的秘而不宣？他們一定已將查到的事實告知他們的師友門人了，他們縱使死了，他們的師友門人也一定會追查下去，還會將查到的傳揚開去，不要說年來先後給咱們殺害的忘情師太、一芒大師、程朗生的親友及門派中人會紛紛展開追查，單是武當派的人，咱們便應付不了，那時候，無論上天入地，咱們也會被找出來，奴家還不想死，那只有你死，才能平息這場風波……」

「艷娘，你好陰毒！」錦郎憤怒得白晰的臉孔漲紅，額上青筋暴現。

艷娘冷笑一聲：「奴家怎及你陰險惡毒？不要說那次在一個客棧被你殺死的貪錢人，他不過要你五千兩金子，你便將他殺了。他勒索你可說咎由自取，可言歡之死，却令到奴家心也寒了，他替你幹了多少事？你居然下手殺他……」

「他出賣咱，還不該死！」錦郎怒叫。

艷娘道：「難保有一天奴家也會給你拿什麼藉口殺掉……」

錦郎急急道：「妳怎能跟他倆相比？妳是咱的好幫手，好搭檔，無論如何，咱也不會對妳怎樣。」

艷娘冷哼一聲！「錦郎，無論你怎樣說，奴家也不會相信你。」

錦郎眼中兇光一閃，咬牙道：「艷娘，縱使你殺了咱，給咱們殺害的一芒大師、七指道人等人的門派絕不會放過妳，妳仍然難逃一死，只有跟咱在一起，還有一綫生機。」

艷娘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錦郎，你說什麼也改變不了奴家的主意，奴家早已想到一個好辦法，來個李代桃僵之計，奴家在放火燒掉你們之前，出外去找一個女子代替奴家，奴家還會故意讓一個人不會給燒死，好讓他將發生的一切說出來，並由他指認奴家跟你亦葬身火海中，那時，他們以爲奴家已給燒死，便不會再追究下去，奴家大可改頭換面，找個地方躲起來，研習你收集到的幾家獨門絕學，練成之後，相信憑奴家的姿色及身手，不難成爲武林女皇帝。相傳朝廷那個皇帝老兒有三千妃嬪，奴家這個武林女皇帝縱使不能學皇帝老兒那樣，相信亦可以羅致到面首三百，日日新鮮，不用只跟着你一個。說實話，奴家不但厭膩了只跟着你一個，也怕你將來當了武林皇帝，女人多的是，還不將奴家棄如敝屣，奴家爲了自己着想，不得不……」

「賤人，縱使妳作得天衣無縫，亦逃脫不了，就像咱一樣，始終會露出破綻！」錦郎大吼着拚力從地上跳起來，欲跟艷娘拚命。

艷娘冷哼一聲，一掌將他擊倒，正欲出手將錦郎點暈過去，驀地自房門外及後面那個給泰虛道長擊破的板壁破洞中，分別有兩撥人衝進房間內。自房門外當先衝進去的一人，乃是太清觀住持清元道長！

自板壁破洞中衝入房內，一馬當先的，亦是一個道人——青葉道人！泰虛道長的第二弟子。

兩人身後跟着數個道人，都是清元的弟子。

青葉跟清元一眼看到房內的情形，吃驚不已，青葉呼叫一聲，行向師父泰虛道長。

錦郎就在那時倏地喝道：「小心那淫毒女人暗中施放出迷藥！」

清元道人乃是老江湖，目睹房中的情形，已猜到倒在地上的泰虛師叔等人十成十中了毒或是迷藥暈倒，再聽錦郎那麼說，立刻疾喝一聲：「快閉住呼吸或用袖子捂住口鼻！」他第一個閉住呼吸。

青葉身形一滯，急忙用袖子捂住口鼻。

清元道長十數個弟子紛紛急不迭閉氣的閉氣，捂口鼻的捂口鼻，同時間却沒有忘了向唯一沒有給迷倒的艷娘撲過去。

艷娘乍見清元、青葉等十數武當派道人衝進來，心頭驚震，呆了呆，正打算暗中施放失魂散，料不到給錦郎一言道破，氣得咬牙切齒哼了一聲，一脚將錦郎踢得飛撞向走過來的青葉道人，同時身形閃向泰虛道長，欲將泰虛道長抓在手上，拿來要脅清元青葉等一衆武當弟子。

泰虛既是青葉的師父，亦是清元的師叔，更是那十多個清元弟子的師叔公，若將泰虛脅持住，一衆武當弟子怎敢莽動，不顧泰虛道長的死活？

論勢，青葉肯定能夠及時將艷娘阻截住，但却被艷娘踢飛的錦郎飛撞過來，不得不閃避開去，因此便來不及阻截艷娘走向泰虛道長，自房門口那邊走過去的清元由於距離較遠的關係，亦來不及將艷娘截下。艷娘却乘那機會，已然閃到泰虛道長身前，探手疾抓泰虛道長的肩頭上。

只要將泰虛道長抓在手上，艷娘準能拿泰虛道長的生死來要脅清元青葉等人從容脫身。

她的手已抓在泰虛道長的肩頭上，驀地，迷暈過去的泰虛道長雙眼倏睜，左手急抬，一下子抓擭住艷娘抓落他肩頭上的右手腕上。

剎那間，艷娘恍似給一道鐵箍緊緊箍住，痛得她驚叫一聲，腕骨如碎了般，五指力道驟散，無力抓下去。

那一霎間，可說是艷娘生死於一綫。換句話說，那一個快一點，便勝券在握，可惜，慢了一點的是艷娘！所以，敗的是艷娘。

「你牛鼻子中了我的失魂散，怎會……」艷娘大驚失色，詫異難解。

泰虛道長長吁口氣，邊出指速點了艷娘身上數穴，邊挺身坐起來。「很奇怪是不是？貧道不妨告訴妳，貧道當時只吸入了一點點迷藥，便立刻運氣將之逼住，爲了有時間將之練化逼出體外，貧道只好詐暈，乘機運起本身內炁，將所中之毒藥練化並釋出體外，憑貧道數十年修練的內家功炁，再歹毒的迷藥也難不倒貧道。」

艷娘聽着，頽然垂下頭。

泰虛道長跳起身，放開抓住艷娘手腕的手，對艷娘道：「快交出解藥！」

艷娘道：「在奴家身上，紫玉瓶裝着的便是，只要嗅一嗅，便會醒過來。」

泰虛不敢解開艷娘的穴道，免得她萬一乘機再施放出什麼藥物，那時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免。房間唯一另一個女人——林雲蝶似暈迷未醒，沒奈何，他這個出家人不得不動手從艷娘的身上拿出藥瓶，心裏不住道：「罪過，罪過，萬不得已，請祖師爺恕罪。」

*　*　*

秦、林、蔡三人都已救醒過來，看到面具人——錦郎和艷娘被擒，既驚詫，又高興。

林雲蝶想到錦郎跟艷娘擺弄她跟秦晉做出那種玷污了名節的事，恨得無法控制自己，尖叫一聲，衝向面具人錦郎。

蔡壽安忙將她攔住了。「程少夫人，待會再跟那雙狗男女算賬不遲。」

面具人錦郎跟艷娘都垂下頭，頽然無語。

秦晉不敢看林雲蝶一眼，想想跟林雲蝶癲狂時的情形，眞叫他心跳臉紅。兩眼怒視着面具人錦郎的本來面目，冷冷道：「狗賊，終於露出你的本來面目了，還以爲你是個醜八怪。原來還像個人樣，還頗中看。可惜你這狗賊空有一張人臉，內裏却髒污淫穢、惡毒不堪！」

「你到底是什麼人？」蔡壽安怒喝。「說！」

面具人錦郎不答。

艷娘居然開口將他的底細抖出來。「他姓崔，名錦郎。乃是昔年武林第一富豪崔廷鉅的私生子所生的兒子。崔廷鉅在生時，曾暗中將一筆鉅金給予私生兒，也就是崔錦郎的父親，他父親長袖善舞，棄武從商，成爲巨賈，家財百萬，但崔錦郎却不安份，他要重振祖父家聲，他要在江湖武林中揚名立萬，要做武林皇帝，要將武林黑白兩道皆歸納於他將來創立的萬流一宗門派之內，但他的武功却不濟，於是想出那種污穢下流的主意，逐一向武林中的各大門派中人及成名人物下手，教他們幹出淫行醜事，然後脅逼他們交出本門派的武功絕學，之後，便殺了他們，將他們弄成羞愧難禁，自殺身亡的模樣。」

「淫婦，於是你助紂爲虐，不但跟他搭檔，將給你倆看中的人給他弄來，還拿春藥餵給你們弄來的人吃下，再加上迷幻神針的藥力發作後教人產生幻覺，教你倆弄來的

人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得不乖乖就範！妳這淫婦，死有餘辜！崔錦郎若不是得妳之助，他怎會如虎添翼，連接向數位武林大有名望的前輩人物下手，妳如今無論說什麼，也別想咱們饒過妳！」秦晉怒火中燒，恨不得掌劈了艷娘。

艷娘嚇得急忙垂下頭。

泰虛道長跟蔡壽安都知道約六十年前，江湖武林中出了一個武林鉅富——崔廷鉅，只不過，約於三十年前，崔家不知怎的，給一場大火燒爲廢墟，崔家上自崔廷鉅，下至小廝，一共九十多口，無一倖免，全都葬身火海，至於那場火是怎樣起的，至今仍是一個謎。自崔家家毀人亡後，武林江湖已漸漸淡忘這個曾經在武林江湖中顯赫一時的富豪。武林中人都以爲崔家已滅門，想不到崔廷鉅當年有一個私生子，留下崔家一脈，給崔錦郎這個崔家後人弄得江湖武林醜事滿天飛，數位有名人物被害身亡，還要背着一個喪德敗行的醜名！

蔡壽安怒叱道：「崔錦郎，想做武林皇帝？痴心妄想！你用這種卑鄙下流的手段妄圖達到目的，無異自取滅亡！天理不容。」

泰虛道長接口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終於教你在殺害貧道師姪後，不愼遺下東西，以致留下破綻，教貧道與秦施主等人擒下言歡，將你供出來，你野心好大，但下場也會很慘！貧道不會殺你，貧道會將你交給遭到你毒手殺害的各門派及其親屬懲處，將你的惡行公告武林江湖，洗脫各門派受害人的污名，還他們淸白！」

崔錦郎低首無言，臉色比紙還白。

「泰虛前輩，這個淫婦幫兇如何處置？」林雲蝶怒視着艷娘。

「跟崔錦郎一併交那幾個門派議決處置！」泰虛道人正色道。「犯下如此淫惡行逕，罪無可恕！」

蔡壽安忽然省起一事，對秦、林兩人道：「秦少兄、程少夫人，你倆身上一定給插了迷幻神針，可要立刻將之拔出來！」接着轉頭對艷娘喝道：「快說，將迷幻神針插在他倆身上那個部位？」

艷娘不敢不說出來，「插在秦的頂門穴內，她也是。」

泰虛道長接口道：「崔錦郎，怎得到迷幻神針？」

崔錦郎依然低着頭道：「先父臨終時，親手交給咱的，先父說，他是用一萬兩銀子買回來的。」

泰虛道長沒有再追問下去，待蔡壽安先後替秦、林兩人自頂門穴上拔出迷幻神針後，便吩咐清元跟青葉等武當弟子將兩個惡人押走。

*　*　*

泰虛跟蔡壽安聽完秦晉的敍述後，好一會也沒有說話。

秦晉急道：「兩位前輩，雖說晚輩是在身不由己之下，跟程少夫人……可是，晚輩一直自責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萬一程少夫人想不開，晚輩一輩子也會內疚……」

泰虛道長忽然開口道：「秦施主，貧道是出家人，不曉得世俗男女之事，老蔡，你是俗世人，你該想到一個解決的法子吧？」

蔡壽安撚着鬍子，瞪了泰虛道長一眼，笑罵道：「老道，一句出家人便將難題推給我，眞夠朋友！」皺皺眉頭，倏地雙眼一睜，喜道：「有了，你未娶，她是寡婦，唯一解決的法子，是你娶她，她嫁你，天作之合，難題便迎刃而解了。」

「老蔡，好主意！」泰虛撚鬚直笑。

秦晉臉有難色，「兩位前輩，晚輩恐怕……程少夫人不願意。」

「你願不願意？喜不喜歡她？」蔡壽安笑看着秦晉。

秦晉沒來由臉紅起來。「晚輩雖願意、喜歡又有什麼用？那不過是一廂情願……」

「得了得了。」蔡壽安擺手道：「只要你願意、喜歡，程少夫人那方面不成問題，女人最重名節，待老朽跟老道親自去對她說，相信她一定願意。」

秦晉鬆口氣，但馬上又擔心道：「兩位前輩，她還是程家的人，程老莊主那裏……」

「你大可放心。」蔡壽安打斷秦晉的話，滿有信心地道：「憑老朽跟老道兩張老臉，加上跟程老兒的交情，再加上你跟程少夫人米已成炊，他一定不會留難你跟程少夫人共偕連理。」

蔡壽安跟泰虛道長果然說服了林雲蝶。其實她確實喜歡秦晉，難得有一個圓滿解決的法子，含羞答應跟秦晉和泰虛、蔡壽安到紅日莊去面告家翁程逸川，求他答應。

起程去紅日山莊時，秦、林兩人一路上已暗中不時手拖着手了，情意綿綿。

（完）

上文提要：展玉翅等在齊魯丐幫總舵前與前來挑戰的樂知足一伙人激戰。他與沈鶴交手百多招，便將對方打跑。這時齊魯丐幫幫主齊英明却被樂知足打成重傷，多虧一個突然出現的黑衣蒙面人予以相救。樂知足所練的毒功使與之交戰的人造成很大的威脅，但那黑衣蒙面人仍全力纏住了樂知足，並以鞭梢將其打傷……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佳人露眞情　英雄抒高見

左右地獄使者面面相覷不語。

展玉翅道：「展某願與兩位交個朋友，並不是害怕兩位，而是愛才！武功能練到兩位這般境地，已非常難得。如今武林乃多事之秋，弱小者正需强大者之保護，以免引起腥風血雨，展某並無爭名奪利之心，只希望彼此能過和平的日子，希望兩位能玉成在下願望！」

那兩人臉上都戴着人皮面具，看不到表情，但憑其站立不動之姿勢推論，料內心正作天人之戰。

展玉翅道：「兩位可否跟在展某身邊？彼此共同努力，若不服氣要想報仇者，展某亦好隨時奉陪！若不願意，在下亦不勉强，兩位可隨時離開！」

龍侶軍驚呼道：「幫主，這兩人武功十分厲害，千萬不可放虎歸山……若是放在身邊，他若存心不軌，你……須知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展玉翅沉聲道：「不必多言，龍堂主給他們金創藥，讓開一條路，隨他們去！」

龍侶軍見展玉翅認眞，不敢不依，右使者接了金創藥，由喉底裡艱辛地冒出兩個字來：「多謝！」

左使者喘息道：「展幫主胸襟不同常人，愚兄弟十分佩服，今日之情，在下終生銘記，後會有期！」兄弟倆互相攙扶慢慢走出去。

展玉翅揚聲道：「左使者內傷不淺，最好立即找個安靜的地方靜養一下。」他見左右地獄使者走出大門，又道：「老郭，此處由你指揮收拾，本座到後堂看看！」言畢風一般衝了進去。

＊　＊　＊

長鞭越拉越長，鞭梢由粗變細，樂知足哈哈笑道：「你這根東西，只能當褲腰帶！」話未說畢，蒙面人倏地鬆手，人隨勢撲前，凌空又自懷內掏出一把拂塵來，馬尾在其內功催迫下，如同銀針散開，向樂知足上身擊去！

他蓄勢以待，早有計算，是以時間拿捏得極準，身法、動作更是一氣呵成，不愧是武林高手。

長鞭拉緊，樂知足一心要將對方拉近，以顯威風，却料不到在緊要關頭，對方會突然鬆手，虞不及此，重心驟失，上身後仰，長鞭握手如箭一般射至！

他無暇多思，乘勢一個「鐵板橋」，上身後彎，頭頂幾乎碰及石板，正想彈腰而起，耳際已聞一陣罡風臨身，心知不妙，來不及觀察，忙縮腰落地，向旁滾去！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對方早有預謀，豈容空手入寶山？「刷」地一聲，馬尾擊在他腰側，長衫碎裂了一大片，但覺肌膚火辣辣地一陣

疼痛，樂知足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不及後悔，忙再向旁滾去！

蒙面人一招得手，却未能命中而暗感可惜，他脚尖在地上輕輕一點，斜向樂知足飛去，拂塵擧起，樂知足武功雖高，可是對方不弱，何況此時臥地，十成武功未能發揮三成，不由暗暗叫苦！

蒙面人左掌如弓橫在胸前，一擊不中，掌力便潑出，務求趁此良機壓制對方！說時遲，那時快！突見一盆花樹，自地上向面門飛了過來！他左掌自然而然地印出去！

「蓬」地一聲，花盆碎裂，泥土和瓦缸碎片飛揚，蒙面人不由自主地瞇起了雙眼，身形不由一慢，樂知足在危急之際，但憑此盆花樹，取得了千載難逢之時機，立即彈腰而起，至此刻，蒙面人之拂塵方至！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瞬即逝！

只見樂知足雙脚向旁橫跨一步，左袖倏地一拂，發出一股袖風，把拂塵之馬尾震散，同時右掌反印對方之脅下。「原來是位女禿驢！哈哈……」

蒙面人經過這陣子急攻，饒得她功力再深湛，也不能長時間閉住呼吸，是以一擊不中，倏地退後換氣！樂知足虞不及此，來不及阻擋，蒙面人換了氣之後，再度上來！

樂知足目露凶光地道：「這一次你跑不了啦！」他剛才險些喪生，對蒙面人恨之入骨，是以攻勢凌厲狠毒，招招均直指對方要害，且每招均注滿了眞力。但聞呼呼之聲，不絕於耳，把地上之泥土都刮起半天。

蒙面人見對方氣勢如此懾人，自知不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着意防守，可是閉住呼吸應戰，十分吃虧。時間一長，形勢更爲險惡，樂知足戰至酣處，前後左右全部封死，蒙面人欲重施故技，抽空退後換氣，已無可能。

正在危急之際，牆頭上突又飛下一條黑影，又是一個蒙面黑衣人，手中握着一柄劍，體態輕盈地飛上去，劍法一分，便將樂知足之攻勢封住了大半，使拂塵的蒙面人才有機會退開換氣。

「好小子，你來得正好。昨天奈何你不得，今日你便休逃得了！」樂知足恐她倆聯手，自己不好對付，傾盡全力而攻，罡風吹得蒙面人衣袂獵獵作响。

那黑衣人身形步法顯然在第一個蒙面人之上，隨着罡風，表面看來如同風雨中的小舟，但進退有據，避鋒頭而採側攻，樂知足不能輕易得手。

使拂塵之蒙面人退到遠處喘息了一陣，重新上來，一前一後，夾住了樂知足，如此一來，樂知足便漸漸落於下風了，也在此刻，顧笑天方趕回來。

他也認出後來的那位蒙面人方是自己之救命恩人，得知其能，是故亦沒有貿貿然上前助陣。過了一陣，他忽覺有點頭暈，連忙退後幾步，心中暗自駭然，蓋他離樂知足足兩丈有餘，毒氣依然這麼强勁。

場中之人兎起鶻落，越鬥越是激烈，時間一長，人多的並沒有佔到好處，反而讓樂知足扳回劣勢，乃因兩位蒙面人閉氣已久，身形漸滯，顧笑天在遠處見到，不由暗暗擔心，此時只望展玉翅早點趕至。

樂知足腰上雖然受了傷，但功力仍在，越鬥越勇，迫得對方沒法抽身後退換氣，正在危急之時，突見展玉翅趕至，顧笑天忙道：「展幫主，她倆體內眞氣已濁，快換下她們！」

展玉翅道：「兩位請先休息一下，讓展某見識見識樂幫主的玄功！」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倏地標前，長劍一分，只三招已替兩位蒙面人解了圍，同時第四招便開始反擊。

那兩位蒙面人急不及待地退至顧笑天身旁，方敢緩緩喘息換氣，目光却不敢稍離現場片刻，預備展玉翅若不支時便上前協助。

樂知足道：「樂某早想找你好好決一死戰，可惜你却使用車輪戰術，令樂某好生失望！」

顧笑天道：「你別自吹自擂了，幫主在外面已鬥了七八場，每場皆捷，體力消耗比你更甚，你已佔了便宜還賣乖！」

展玉翅知道對方毒功厲害，不敢應話，只管全神應戰。他又遇高手，精神氣很快便融入劍中。就如老僧入定，進入忘我境界，眼中腦中只有對方之招式。他早已打通「生死之關」——任督二脈已貫通，又闖開「天地橋」，情況與別人大不一樣，可以長時間不用呼吸，而對武技之發揮毫無影响。

那樂知足見展玉翅這副架勢，劍法又刁鑽，專門尋隙抵縫，攻打自己之空門及破綻，亦不敢大意，同樣全力以赴。只聽風聲呼呼，地上之草木常被連根拔起，飛舞在半空。展玉翅却似狂風中之勁松，屹立不倒，不管罡風如何强勁，均影响不了其長劍去勢。

那年紀較大之黑衣蒙面人輕聲嘆道：「武當之內功心法果然獨步天下！」

年輕的那個亦嘆道：「看來頂多三年，他必成宇內三大高手！今日縱使樂知足能勝他，但三年之後，他必能反勝！」

顧笑天道：「在下看他今日便能取勝！」三人之議論，聲音不輕，但樂知足及展玉翅似完全沒聽見般。

兩人鬥至急處，疾如閃電，教人連招式也看不清楚，甚至連如何出手也看不到；鬥至慢處，又似師兄弟在餵招般，一招一式，歷歷在目，又教人對其神妙讚嘆不絕，使得旁觀之人，連叫好之聲也喚不出來，眼中看着目前之招式，心中却還在琢磨剛才那幾招，想出妙處者，不禁心花怒放，想不出來的，又眉頭深鎖，悶悶不樂。

忽然，三人同時發現一個奇特之處：展玉翅和樂知足已經分開，相隔丈許，兩人依然出招，隔空比鬥，動作甚慢，顧笑天又詫又異又覺好笑，兩人這副模樣，就似是小孩子在玩耍般。

偶然回頭一望兩個蒙面女子，却見她倆神色亦十分凝重緊張，尤其適才，他心中奇怪，再細觀之，只看出兩人每招均十分簡樸，又恰到好處，每一招一式均是連消帶打，甚覺奇妙，但凶險却不如適才纏身惡鬥！

他功力不如那兩個蒙面人，看不出厲害。原來場內兩人均是武林一時之選，鬥了這一陣子，精、神、氣均是發揮至極端，劍有劍氣，袖有袖罡，傷人均可及於遠處。兩人雖然分開，但凶險之處，實在猶在纏身惡鬥之上，蓋只要某方稍若不愼，中了對方之招兒，輕則重傷，重則立斃當場，其間幾乎沒有轉圜之地。

忽然三人又覺迎面一陣陣迫人之氣浪，一浪高於一浪，一潮急過一潮，不由自主地又退了半丈，方稍覺好受。

大廳之內，雙方已分出勝負，勝利之一方，自然是齊魯丐幫及江南丐幫，是以前堂轉來後花園觀戰之人也越來越多。

龍侶軍看了幾眼，大惑不解地道：「幫主跟那斯在玩甚麼花招？」

其中一個蒙面人沉聲道：「住口，誰都不許說話！」

顧笑天回頭來向衆人做了個肅靜之手勢，衆人見他們如此緊張，不由都定下神來，專心觀戰。

就在此刻，忽聞「卜」地一聲輕响，只見展玉翅和樂知足各自退了兩步，兩人臉色均是變得青白，緊接着只聽樂知足狠狠地道：「展玉翅！今日之賜，樂某永記心中，後會有期！」言畢頓足拔身，踰牆而去！

龍侶軍叫道：「豈能讓那斯這般便宜……」他要追，却讓那兩個蒙面人張開雙臂攔住。又見展玉翅轉身，慢慢走過來，雙腳居然有點搖晃，其中一個蒙面人快步上前，欲扶他，展玉翅搖搖手，雙腳不停，穿過人叢。

年紀較大那位蒙面人道：「展幫主可能受到內傷，你們不要擋路！小展，要貧尼助你一臂之力麼？」

展玉翅直走至中院，忽然對着一盆盛開未謝的菊花，遠遠噴出一口氣，刹那間，但見那盆菊花迅速變色、枯萎，衆人不由咋舌。

展玉翅再吐了兩口氣，方道：「好厲害的毒功！師太，別來無恙？今日幸虧得你相助，否則只怕損傷更大！齊魯丐幫之齊幫主受了重傷，請你助他，晚輩回房自己療傷即可。」他走進客房，另一位蒙面人連忙立在房門，爲他護法。

顧笑天直至此刻方定下神來，連忙指揮手下打掃戰場，救死扶傷，準備造飯，設宴答謝今日爲齊魯丐幫出過大力的朋友。

齊英明的房門和展玉翅的房門，仍然緊緊地關着，最後還是蒙面人先出來，只見她黑袍已爲汗水所濕，步履維艱，「齊幫主此命總算保了……」言畢趺坐地上忙運功調息。

過了一陣，展玉翅也出來了，精神煥發，與適才大不一樣，他目光留在蒙面人臉上，似乎欲從那一對眸子探出秘密來。

兩人默默地站着，忽然展玉翅身子輕輕地顫抖來，那蒙面人沙啞着聲道：「展幫主傷勢已經大好，在下告辭了！」

展玉翅忽然自喉底道出一句話來：「我找你找得好苦！」

蒙面人嬌軀忽地顫抖起來，連幪面黑巾也不斷地晃動着。

只聽展玉翅又道：「你既然來了，又何必去乃匆匆？」

「我……來是因爲齊魯丐幫有危險……如今已經解圍，自當離開！」蒙面人緩緩轉身慢行。

展玉翅道：「香姑娘，我知道你因何避開我，其實你的顧慮實在是不必要的！」

蒙面人嬌軀再度顫抖起來，就像篩米般，「胡說，我，我爲何要避開你？」

管飛星高聲道：「自從你與令師兄決絕，咱們早不把西方仙子視作女魔頭，相反你冰清玉潔，佛祖心腸，咱們更加敬佩你！正因爲知道你是高風亮節的女俠，是以乃到處找你，希望你能與咱們並肩除魔衛道！」他一向不喜說話，但一旦開口，又教人不得不叫好。

恰在此時，那位席地而坐的蒙面人散了功，自地上一躍而起，扯下蒙面的黑布巾，露出一張慈祥清癯的面孔來，正是峨嵋派高手靜玄師太。

「香姑娘，連貧尼這個出家人

也覺你太迂腐了，一個人之正邪，不在乎其出身及武功，只在其個人之品德行爲！貧尼覺得你比許多身居名門正派之人，還要俠義……」

原來另一位蒙面人正是展玉翅久尋不獲的心上人——「西方仙子」香雪蘭，只聽她期期艾艾地道：「其實晚輩不是這樣子想的……你們都誤會了！」

「是誤會也好，不是誤會也好，豈有一來即走之理？」靜玄師太拉着她的手，道：「咱們先到房內換衣服吧。」她不由分說便把香雪蘭拉進展玉翅之客房。

龍侶軍走上前，笑嘻嘻地道：「幫主，恭喜了！」

展玉翅又羞又急，斥道：「你身爲堂主，嘻皮笑臉的，成何體統！」徐天從等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顧笑天自前堂趕過來，道：「諸位，請到前廳用膳，因爲大戰甫畢，沒有佳餚美酒招待，但總算是敝幫的一點心意。」

衆人便隨之到前廳，少不免寒暄了一陣方入席，這頓飯足足吃了一個時辰。席間人人對展玉翅的武功推崇備至。

「諸位太抬舉在下了，其實再鬥一場，我仍無把握能勝樂知足！那斯毒功當眞厲害！」

香雪蘭道：「不，依我看他傷得比你重得多，這三年你武功比以前又有長足之進步了，樂知足比之胡宗廣更加厲害，而你勝他比當年勝胡宗廣輕鬆多了！看來，武林中能勝你之人，寥若晨星！」

「不然！」展玉翅道：「以前咱們何嘗知道樂知足有這等功力？由此証明天下間藏龍臥虎之士極多，只是咱們不知道而已！」

徐天從道：「今日放虎歸山，異日再碰到那斯可得小心了！」

管飛星忽然道：「不知他這番失敗，會不會拿綠林好漢來出氣？」

展玉翅臉色微微一變，忙道：「這倒不能不防，速派人送個信給陸源，叫他們小心提防！」

靜玄除魔衛道之心比任何人都堅定。「只要他敢再作惡，天下俠義之仕便該羣起而攻之！那斯爲了練甚麼『刻骨毒功』及『腐心掌』，害死了多少條人命！學武功若只爲防身、健身、衛道，又何須違天和，去練那種滅絕人性的毒功？由此可知其爲人了！」

郭得勝道：「在下曾聞練腐心掌的人，其發出之掌風，都有一股中人欲嘔之氣味，爲何樂知足的腐心掌沒有此特徵？」

「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已練至第六層以上之深度，反璞歸眞，已無腐臭味；只是他以『刻骨毒功』爲基礎，不必用腐屍來練功，臭味本就不重，不過貧尼看他還未至爐火純青之境地，否則今日小展亦未必能制得住他！」

展玉翅恨不得跟香雪蘭單獨好好敘一敘，是以根本無心跟他們瞎扯，好不容易等到散席，他忍不住對香雪蘭道：「香姑娘，我帶你到城內各處逛逛！」香雪蘭輕輕點頭答應。

濟南府治所爲歷城（即今之濟南市），因城內有著名之趵突泉及黑虎泉等，故有泉城之稱，其實，展玉翅入城以來，尚未眞正遊過歷城。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這是懸掛在鐵公祠裡膾炙人口的佳聯。以此聯來描繪大明湖及歷城，眞是入木三分，恰如其份。

那歷城名勝名景名泉極多，且不說城內城外著名之七十二名泉，泉泉不同，各有丰姿特色，也不論聳立南面，可把濟南全景收入眼底之千佛山，就那大明湖之風光，已夠展玉翅和香雪蘭陶醉的了。

大明湖之湖水，來自珍珠、溪亭諸泉，泉水清澈，難得的是她是北國唯一充滿江南湖光山色情調的地方。

時已秋天，湖中荷花已凋，但秋風吹來，未含肅殺之氣，却予人如沐春風之感，不似春光勝似春光。

展玉翅和香雪蘭多年不見，乍然相逢，心中均有千言萬語，却有不知自何說起之感，岸畔有小舟，展玉翅低聲道：「香姑娘，聽說大明湖最著名的是歷下亭，咱們泛舟去瞧瞧如何？」

香雪蘭欣然答允，當下兩人乘舟至湖中，歷下亭就在湖中一小島上，傳說唐朝之詩人李白和杜甫曾在此讌集。木門外掛着一副對聯：「海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香雪蘭對亭內之景均不感興趣，但站在小島上，遠眺大明湖四周風光，却令人有置身於圖畫中之感。她悠悠一嘆：「此處果有江南風味，難怪人人均說，來歷城不到大明湖，乃一大損失，當眞不虛！」

「不錯，自從先父母被殺後，我已久無遊興，今日可算是多年來之第一次眞正的遊山玩水！」

「武林爭紛不息，刀光劍影，生死難測，倒不如寄情於山水之中！」

展玉翅道：「人生於世，豈能只顧自身之安樂？武林雖然險惡，但生死有道，爲公而死，倒也死得其所！」

香雪蘭輕嘆：「我本來亦非尋常女子，但一至江南，便被其景色

磨掉銳氣，這一點，我是不如你艮多！」

展玉翅心頭一跳，忙問：「你一直在江南？可憐我爲了找你，長途跋涉遠赴西北，還差點死在戈壁灘上。」

香雪蘭心頭一陣溫馨。「誰說我一直在江南，我也曾回過師門，只是覺得一個人沒有意思，是以又下江南了！」

「你甚麼時候回西北的？」

「去年春天，只住了半年，看慣了江南的花紅柳綠，再也住不慣一望無際之黃土高原，是以回歸江南，我曾到金陵找你，但聽說你下皖南，是以才到紹興長住的！」

「我一直派人到蘇杭打聽你之消息，却不知你住在紹興，失之交臂，眞教人悔恨！」

香雪蘭「嗤」地一聲笑了出來，「有甚麼好悔恨的，我這不是已經來了麼？」

展玉翅心頭一蕩，忍不住伸手握住其柔荑，輕輕一拍。「但已遲了三年！而且今日你本來還想溜掉，若非有靜玄師太把你留住，我又不能立即抽身追你，錯過今日，也不知何時方能再見到你！」

香雪蘭紅着臉，輕輕掙回玉手，輕啐道：「附近這麼多人，你……哼，我住得那麼近，你都打聽不到，還要我找上門來，本就該懲罰你一下，三年時間也不長……嗯，三年不見，你武功比前精進得多了，我三年苦練，以爲可以追上你，想不到距離反而拉大了，眞氣人！」

展玉翅笑嘻嘻地道：「若你跟我比鬥，我一定輸給你！」

香雪蘭輕輕擂了他一記。「油嘴！誰要你讓。」

展玉翅道：「雪蘭，那裡有座亭子，咱們進去休息一下。」

「武林高手走了半個大明湖便要休息，傳了出去，怕要笑掉人大牙！」香雪蘭忽然輕輕一嘆：「你跟我在一起，對你並沒有甚麼好處……」

展玉翅微微一怔，反問：「我與你在一起，有何壞處？我只覺得有好處，目前武林表面平靜，但我總覺得那是暴風雨前之寂靜，我正要你協助。」

「我出身邪魔，惡名昭著，你如今已是白道之代表，我跟你在一起，必會爲你惹來許多閑言閑語，對你名譽及地位將都有損失！」

展玉翅哈哈大笑：「我還道是甚麼事，原來你擔心這個！一個人是否邪惡，不在其出身，只在其行爲，我不覺得你所作所爲有違俠義，而且胸襟非常人所及，甘願負惡名，而暗中行俠義之風，更該爲人敬佩！」

「只你一個人敬佩，又有何用？」

「你鬥胡宗廣，鬥樂知足之事跡，有目共睹，人家還有甚麼閑話好說？告訴你，我不在乎這個，也相信別人都會理解，只怕你嫌棄我是叫化子頭子而已！」

香雪蘭解開了心頭疙瘩，不禁流露出少女之活潑，笑道：「叫化子頭子才好哩，就怕你飽暖思……嘻嘻……也省得多幾個人跟我搶……」這句話說出之後，猛覺羞澀，一張粉臉漲得通紅。蓋剛才那句話，無異透露了心聲，她到底是黃花閨女，登時羞不可仰。

展玉翅却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喜不自禁地道：「蘭妹，咱們日後再也不要分開！」香雪蘭剛褪了色的粉頰再次染上紅暈，她垂下頭，一雙玉手也不知該放在那裡才好。

過了半晌，她才低聲道：「咱們回去吧，免得人家……擔心。」

展玉翅那裡捨得丟棄這個艮機？忙道：「怕甚麼！天下間還有誰奈何得了咱倆聯手一擊？何況强敵已去，他們才不會擔心！」

「傻子，我是怕人家說你閑話……大戰甫過，齊幫主尚在病楊，你便帶着……出來遊玩，你不怕人家說你重色輕義，我還害怕哩！反正……反正，以後機會多得是！」

展玉翅這才無可奈何地帶香雪蘭回去。

果然齊魯丐幫中十分忙碌，弟子們走出走進的，出去打探消息的，都回來報稱，完全沒有樂知足那幫人之消息。

展玉翅臉色微微一變，道：「那可得小心，他身受重傷，應該跑不遠，若無其踪跡，必是匿在城中療傷，你們遇到他，千萬要小心，最好想辦法報回總舵！」

龍侶軍道：「不錯，若不趁此艮機除掉他，以後可就要多費不少手脚了！」

展玉翅回首問道：「顧總堂主，齊幫主傷勢如何？」

「傷還很重，人很虛弱，但看來性命是保住了。」顧笑天憂心忡忡地道：「小弟最怕那些惡魔去而復返，則後果不堪設想！」

展玉翅沉吟了一下，轉頭問道：「老郭，家裡情況怎樣？」

「還好，只是精英盡出，可不能曠日持久老擺空城計！」郭得勝知其意，但有外人在場，此話說得比較含蓄。

展玉翅道：「你明天便跟總堂主派一部分人先回去，本座再過幾天才起程！」

顧笑天十分機靈，聞言便忙多謝展玉翅：「謝謝展幫主及江南丐

幫諸位兄弟之深情厚義，在下先此謝謝，相信敝幫日後必有所報！」雙方又客氣了一番，顧笑天方續道：「展幫主，敝幫主剛才醒來，曾經交代過，請您回來以後，到他臥室走一趟，他有事跟您商量。」

展玉翅輕哦一聲，道：「未知齊幫主如今還醒着麼？他傷勢如何？」

「料說幾句話沒有問題。」顧笑天回頭喚了一名手下帶展玉翅進內宅。

齊英明仍躺在靜玄師太替她療傷的那間靜室。那名丐幫弟子推開門讓展玉翅進去，便站在外面把風。展玉翅見齊英明臉如金紙，雙眼緊閉，心頭一陣悲痛，他在床沿坐下，齊英明方微微睜開眼睛。

「齊兄覺得如何？」

齊英明苦笑一聲：「小弟沒用，連累大家擔心……我只覺得十分虛弱，這條命應該是保住了！」

「中午靜玄師太如何爲你療傷？」

齊英明道：「她用內功助小弟把體內之毒迫出來。」

「小弟就怕毒尚未迫清！待小弟再助你一臂之力！」展玉翅不由分說，把齊英明扶坐起來，自己亦盤膝坐在其身後，然後把雙掌按在其後背「命門穴」上，眞氣由此源源進入齊英明體內，繞了一圈，再轉回展玉翅體內。

如此來回七遍，展玉翅額上已露汗跡，這才鬆了手，扶他躺下。「齊兄先歇一下。」他坐在地上，自行運功，過了一陣，只見他左手食指皮膚破裂，流出一串黑血來，磚地上立即冒起白烟來。

展玉翅直至食指流出來的血是紅色的，方散功長身而起，頻呼厲害，齊英明一把抓住展玉翅。「兄弟，我眞沒看錯人，只有你方肯這樣做，你趕快再多運一會功，以免我體內之毒質，滯留在你丹田內！」

原來靜玄只是以己之內力，助齊英明將毒由他身上迫出去，如此有個好處，是她不會受絲毫影响，但不能探出受傷者體內之毒，是否已全拔清，展玉翅的做法是把對方體內之毒全部吸到自身丹田，再自行將毒迫出去，特點剛好跟靜玄的方法相反。

換而言之，展玉翅是冒自己中毒之危險，來救齊英明的，其間之情義自不可同日而語，難怪齊英明如斷感動了。

當下展玉翅笑笑：「小弟早已打通任督一脈，內功雄渾强勁，任何滯留在體內之毒素，都可將之迫出去，相信如今已全部迫清，齊兄但請放心，相信你休息半個月，便可下床處理幫務了！」

「是次若非貴幫鼎力協助，在下跟敝幫相信沒有生還者，大恩大德不敢言謝，但齊魯丐幫上下，將永生銘記。」

「自家人還說這種話便太過見外了，齊兄儘管放心休息，小弟暫時還會在此滯留。」

「你可知道齊某一直求見你，除了樂知足要來犯之外，還有甚麼原因麼？」

展玉翅微微一怔。「小弟不知，正想請教。」

齊英明經剛才那一陣療傷，精神好多了，他叫展玉翅拿水給他喝了兩口，然後道：「樂知足欲統一天下丐幫，那是他個人之野心，但天下丐幫各自爲政，實力分散，亦確非吾輩之福，是以在下亦贊成各大小丐幫互相合併，一則便於管理，去蕪存菁，逐出敗類，二則又可增强實力，與各大門派抗衡，提高武林地位，爲叫化子爭取好處，這又何樂而不爲？不知兄弟對此有何看法？」

「敝幫早已想這樣做了，不知齊兄有何高招？」

齊英明苦笑道：「小弟有甚麼高招？只是認爲要這樣做，必須找一位有膽識武藝高的人來召喚，而最佳人選便是你！」

「小弟年輕識淺，人微言輕，豈能當此大任，若由齊兄擔任，小弟必全力支持！」

齊英明苦笑道：「老弟你別跟愚兄開玩笑了，我不堪樂知足一擊，若由我舉大旗，徒令叫化子們遭殃！誰說你人微言輕？今日武林中，有誰不知你者？只是你自己不好出鋒頭而已，若由你主持，愚兄必憑我在各地丐幫中之影响力，說服他們，則大事能成功，否則便作廢矣！」

展玉翅沉吟道：「非小弟不願爲叫化子做點事，亦非小弟怕負責任，只恐力有不逮矣！」

齊英明道：「老弟太過謙矣！」

展玉翅忙道：「小弟句句由衷，絕非謙詞！」

齊英明正容道：「放眼武林，唯你最適合當此大任，捨你其誰？老弟若不答應，此事便休再提起！」

展玉翅只好道：「此事非同小可，且讓小弟仔細考慮考慮……」

他話未說畢，齊英明已搶着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今日你最適合，便由你擔此大任，他日若有人比你更加適合，你再讓賢未遲！做大事者，須雷厲風行，豈有畏首畏尾者？」

展玉翅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齊兄受傷匪淺，請早點休息，小弟明早再來請示！」言畢開門出去。

* * *

統一天下丐幫，的確是件大事，樂知足先一步做了，結果不被接受，展玉翅步其後而行，又是否能為同道接受？他夠不夠聲望？有多少人了解他之為人？這些問題教展玉翅不得不仔細考慮。

晚飯後，靜室內，一燈如豆，房內坐着三個人，展玉翅、靜玄師太及香雪蘭。展玉翅把齊英明的意思及自己之顧慮說了出來，等候她倆之意見。

靜玄師太沉吟了一下，道：「貧尼雖是出家人，但仍在凡間，免不了尚有世俗之見，雖事與敝派無關，但基於慈悲，故亦贊成各丐幫能合併！」

「理由何在，請師太賜教！」

「合併之後，不但丐幫之間少了爭執，也少了流血事故，更可造福天下叫化子，何樂而不為？不過展幫主之顧慮，亦非無理，不過貧尼回師門之後，可用敝派之力量，為幫主助勢，相信可解某些人之疑竇！」

香雪蘭脫口道：「有峨嵋派之助，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可以一試！何況你還可以回武當，請武當出面支持，相信反對你的少之又少矣。」

「事情不會這般簡單……」展玉翅抬頭望着香雪蘭。「不過你還未表示是否支持我。」

「我自身難保，只怕連累你，還能助你甚麼？」

展玉翅誠懇地道：「只要你肯與我一道，我便有勇氣克服一切困難！」

香雪蘭一張粉臉登時紅了，羞不可仰，靜玄則哈哈大笑。

香雪蘭又羞又窘，忍不住嗔道：「你，你胡說甚麼！」

靜玄正容道：「依貧尼之見，兩位眞是郎才女貌，珠聯璧合！再說你行為俠義，又怎會連累展幫主？盼你能早日除掉『心魔』！」她怕香雪蘭因羞而再拒絕，是以再加上一句：「香施主，你若希望世人了解你眞正之為人，這可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並希望你以大局為重！」

這席話果然奏效，只見香雪蘭頷首答應，展玉翅大喜，靜玄笑道：「展幫主，以後的事，可就瞧你自己啦！」

「多謝師太青睞！師太向來風骨錚錚，嫉惡如仇，望今後仍能助晚輩除魔衛道！」

「貧尼只是以己之志，而行俠天下，幫主只要所作所為是俠義的，不違我佛門宗旨，貧尼豈有坐視之理？」靜玄稍頓又道：「只是今後要如何號召天下丐幫合併，須有一套辦法，貧尼認為最好由別人去替你說項，勝於自己推銷，如此又可避免別人誤會你！」

「多謝師太指點！」

* * *

次日早飯過後，展玉翅又到齊英明臥室，把自己之決定告之，齊英明大喜笑道：「愚兄早知老弟不是池中物，一定會答應！如此天下叫化子有救了！」

「任務艱巨，人言可畏，黑白難分，行事必定異常困難，弄個不好，天下叫化子尚以為小弟與樂知足乃一丘之貉，不知齊兄何以教我？」

齊英明沉吟道：「這點愚兄倒還沒有想出甚麼好辦法來，不過待我傷好之後，便替你到處跑一趟，以事實來說明你之為人，相信同道必能了解！」

「好，至於天下丐幫大聯合，你是否已有腹稿？」

齊英明答得很乾脆。「還沒有，不過只消幾天時間，便能擬出來，只要你肯幹，一切都好辦！首先敝幫第一個響應，先加入貴幫，本幫便作為一個分舵。」

兩人因為都還未計劃好，是故東一句西一句的，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展玉翅坐了一陣便告辭了。

早飯過後，靜玄師太首先告辭，展玉翅、顧笑天及香雪蘭親自送她出城門，然後折回。路上展玉翅問道：「顧兄，貴幫弟子可有樂知足之消息？」

顧笑天搖搖頭：「若有消息，還有不通知展幫主的麼？我看他不是匿了起來，便是早已出城！」

香雪蘭「噗嗤」笑道：「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倒不如不說！」

顧笑天目前最關心的，却是另一件事。「不知展幫主能在歷城住多久？」

展玉翅不置可否地笑了一笑，半晌方道：「視情況而定！說不定，某準備住三個月，但明日便有新情況，非要我趕回去處理不可！」他忽然悠悠地吐了一氣：「某目前最擔心的是陸源那裡的情形，也許諸葛神已發動攻勢了！」

顧笑天神色一黯：「也許樂知足跑去他那裡養傷！」說着話，三人已回齊魯丐幫總舵，却聞手下請顧笑天到齊英明臥室談話。

齊英明無非是把自己之構想告訴顧笑天，這本是他倆之理想，經過此役，顧笑天更為敬佩展玉翅，自然大表贊成。兩人便開始討論一些細節。

眨眼間，半個月已過去，齊英明已能下床，他便時與展玉翅討論合併之事，展玉翅不斷派人把意見帶回金陵，讓郭得勝及陽先耀知道和反饋意見。

這一天，管飛星手持一信跑了進來，「幫主，陸源那邊已有消息傳回來，請您過目。」

展玉翅忙展函閱之。

展幫主英鑒：自幫主別後，老朽無日不在驚恐、焦慮中渡過，近來，諸葛神逆子出奇地平靜，但老朽深恐此乃暴風雨之前奏，極盼幫主在事成之後，移玉雙馬寨主持正義，則綠林好漢將永銘幫主大恩大德，老朽更將沒齒難忘！

展玉翅把信給顧笑天及香雪蘭看。顧笑天不無擔憂地問道：「幫主準備趕去雙馬寨？」

展玉翅道：「寫此信當在十天之前，目前雙馬寨情況如何，尚難預測，展某想先回敝幫再定行止！」

顧笑天道：「展幫主為敝幫付出已多，在下不敢再留，不過也得先讓敝上知道！」當下回頭着人速去請齊英明，齊英明聞訊趕來，顧笑天忙將信給他看。

齊英明閱後沉吟道：「所謂救人如救火，齊某身受此苦，深知陸老爺子之心情，展幫主儘管去，此處咱們自會另想辦法。」

香雪蘭含笑問道：「樂知足武功過人，你有何辦法可想？」

齊英明笑道：「齊某是叫化子出身，跟其他名門大派不一樣，打不過人家，還不會躲起來，先避避鋒頭？這兩天齊某跟顧兄弟早已研究出一套辦法，可以迅速把門下弟子疏散！但必要時，又能迅速集中，是以兩位去也無妨，不必擔心！齊魯丐幫若是這般不堪一擊，便早已被消滅了！」

展玉翅鬆了一口氣道：「那好，明早小弟啟程南下，我且留下幾個人來，作為聯絡之用！」

香雪蘭問道：「合併之事，你們說得如何？趁時間還早，你們繼續談吧！」

齊英明道：「香姑娘不是外人，一齊交換意見吧！」

香雪蘭含笑長身，道：「小妹買點東西，以備路上之用！」言畢長身而去。

她信步在街上閑逛，準備買點路上更換的衣服，忽見管飛星在街頭上跟人理論，乃忍不住走前！

想不到跟管飛星爭執的，竟是她的侍婢侍劍，乃問道：「你們在爭甚麼？」

侍劍見到香雪蘭，喜不自禁地叫了起來：「小姐，你在這裡那就好了！我正問這厮，誰曉得他不但不告知我齊魯丐幫在何處，還敢輕薄我！」

管飛星叫了起來：「放屁！管某一生不近女色，怎會輕薄你？香姑娘，她是甚麼人？」

「她是我侍婢，但情同姐妹。算啦，正所謂不打不相識，管大哥，你不要跟她計較……」

管飛星忙道：「不，這種事可得說清楚！她問我齊魯丐幫在何處，我反問她的身份，她不肯答，還說話傷人，我才跟她理論的！我是害怕她是樂知足派來的奸細，怎敢把你之下落及齊魯丐幫的事告訴她？你說有沒有理由？」

「有理有理！」香雪蘭道：「侍劍，你這就錯怪管大哥了，還不向他道歉！」侍劍極不願意地向管飛星斂衽一禮。

管飛星反而慌了手腳，忙道：「好啦好啦，我不再怪你就是！香姑娘，你們談吧，我先走一步！」

香雪蘭見他窘成這個樣子，忍不住「噗嗤」笑了出來。「管大哥，你先帶她回去，我要去買點東西！」

侍劍忙道：「小姐，我不要他陪，我陪你去買東西！」

香雪蘭瞪了她一眼。「你怎地不聽話了！快去，我立刻便回去！」侍劍這才悄悄跟在管飛星後面。

管飛星却覺如芒附背，不自禁地大步流星走在前面，侍劍叫道：「喂，你這人怎地沒一丁點禮貌！」

管飛星頭也不回地道：「我有事要趕着回去，請你走快一點！」

* * *

香雪蘭一回去，便見管飛星站在院子裡，道：「香姑娘，她在你房內。」

「管大哥，幫主呢？」

「在廳裡跟齊幫主及顧總堂主說話。」

香雪蘭急急忙忙走進大廳，道：「兩位幫主，小妹剛才聽到一個大消息，西湖丐幫跟武夷丐幫要火併了！」

齊英明吃了一驚，道：「西湖丐幫的熊老祖和武夷丐幫的袁小冰本是好朋友，怎會火併呢！」

香雪蘭道：「小妹並不了解此兩人，只是在街頭上，聽見一位北上之大漢，向他朋友述及此事而已。」

展玉翅則問：「前年我曾與熊老祖有一面之緣，此人性子比較火爆急躁，但不失是位男子漢，為人比較正直，但袁小冰為人如何，便不得而知了！」稍頓再問：「他倆相約在何處火併？」

「據說是在天目山，此處剛好在兩幫之間，看來他倆也想避開兩幫大火併，是以只是他兩人決鬥而已！」

齊英明憂心忡忡地道：「照此推測，他倆火併只是私人間之恩怨而已，不過賢弟也許能化解之！」

展玉翅道：「小弟連來龍去脈也不知道，如何化解？」

「見面之後，可從中調停！」齊英明又轉頭向香雪蘭。「香姑娘可知他倆決鬥之日期否？」

香雪蘭搖頭道：「只知決鬥在下個月，甚麼日子便不知道了！」

齊英明道：「此乃一良機也，賢弟速速趕去天目山調停，愚兄派老魯跟你去，他倆老魯都認識，路上叫他把袁、熊之性格特點告訴你！至於咱們合併之事，容後再慢慢商量不遲！」

當下展玉翅和香雪蘭連忙收拾了行裝，一個携管飛星，一個帶侍劍，立即上鞍南下。

展玉翅跟侍劍也是相識，出了城即問：「侍劍姑娘這一向在那裡？為何不見侍琴姑娘？」

「她到金陵找小姐，誰知道她會跑來這裡？」侍劍笑嘻嘻地道：「小姐離開之後，咱們等了幾天不見她回來，便料定她是去找你！」

話未說畢，香雪蘭已斥道：「臭丫頭，你胡說甚麼！」

展玉翅心頭甜滋滋的，禁不住深情地瞥了香雪蘭一眼。香雪蘭羞得雙頰如同晚霞，管飛星和老魯則掩嘴而笑。

侍劍低聲道：「小姐你生甚麼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天公地道嘛，何況展幫主又是人中龍鳳，這種人材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香雪蘭怒道：「你不給我閉嘴，便撕你的嘴！」

眾人在路上有說有笑，倒也不寂寞，但改變最大的却是管飛星，他如今跟侍劍說話，已不會結結巴巴的，不但如此，還不時的跟她說幾句笑話。不一日，眾人已趕至金陵江南丐幫總舵。

展玉翅突然帶人回來，江南丐幫上下歡騰，他們都以展玉翅為榮，尤其在展玉翅險勝樂知足之後，江南丐幫弟子均有高人一等之感。

當下眾人擁他進大廳，只見盧多財走了出來，笑嘻嘻地道：「幫主回來正好，老叫化已坐得不耐煩了，正想出去溜躂溜躂！」

展玉翅道：「恐怕還得請你再多坐幾天，因為本座過兩天便要南下天目山了！」

盧多財訝然問道：「你要插手袁小冰和熊老祖的恩怨？」語氣大不以為然。

「難道長老知道他倆爭執之原因？」

盧多財點點頭，道：「正所謂清官難審家庭事，你去了，只能增添煩惱，而於事無補！」

眾人分頭坐下之後，香雪蘭道：「盧長老可否告知咱們，袁小冰與熊老祖結怨之原因？」

「熊老祖是袁小冰的表姐夫，此點武林中知者不多，那是因為他倆都不願提及……」

侍劍嘴快插腔問道：「是親戚就是親戚，誰也改變不了，何況他倆還是好友，為何不能公開這層關係？」

「這你就不知道了！」盧多財道：「當年袁小冰曾經暗戀了，不，痴纏過其表姐，只是家人反對，袁小冰一怒之下，拋棄家財，加入丐幫，經過多年之奮鬥，終於當上了武夷丐幫之主，在他奮鬥期間，與熊老祖成為好友，直至後來，袁小冰到熊家做客，方知其表姐柳鶯已嫁給熊老祖了；而熊老祖亦因此知道，以前痴纏妻子的人，便是眼前之老友，是以兩人心中都有疙瘩，不過又因貴為一幫之主，顧念身份，不便發作，也因此對外都不提親戚關係……」

侍劍又插腔道：「你們男人眞奇怪，這種陳年舊醋，有甚麼好呷的！」

「男女間的事可難說吶！」盧多財似有無限感慨，稍頓方道：「最近熊老祖夫妻吵架，柳鶯一怒之下回娘家，又常去探袁小冰，熊老祖醋意大發，便借故跟那武夷丐幫鬧翻，並約鬥袁小冰。」

這次輪到香雪蘭發問：「那柳鶯若跟袁小冰沒有苟且之行為，熊老祖便太鹵莽了！」

「問題是有人看見柳鶯在武夷丐幫內住了一段時期，而與袁小冰之態度亦甚親密！」

展玉翅接問：「他倆夫婦因何吵架？」

「因何吵架，屬下不甚了了，不過據說熊老祖打了妻子一頓！」盧多財反問：「幫主若要為他倆調停，務必要去查實他們之間的關係到了甚麼地步，而做這種事，可是吃力不討好！」

郭得勝頷首。「不錯，假如袁小冰跟柳鶯眞有曖昧，你去調查，必恨死你，假如並無其事，也要罵你多管閑事！若柳鶯跟熊老祖只是夫妻間耍耍脾氣，玩玩花槍，他也會怪你多管閑事！然則幫主還會去嗎？還値得你去麼？」

陽先耀道：「也許幫主另有妙招也未定！」

展玉翅抓抓頭皮：「本座對這方面沒有甚麼經驗，那想得出甚麼妙計來？倒是諸位費點心，替本座拿個主意！」

龍侶軍道：「其實幫主你甚麼也不管，便沒半絲煩惱了，何必費腦筋！」

展玉翅語氣堅決地道：「本座聽人說，這兩位幫主為人倒均不錯，也各為該幫弟子做了不少好事，理不應自相殘殺！這種閑事，

我是管定了，請你們替我想一想！」

盧多財沉吟道：「要証實袁小冰跟柳鶯之實際關係，除非咱們有內線，否則也不可能讓你查出來！」

陽先耀接道：「是故屬下等均不贊同幫主去當魯仲連！」

盧多財笑嘻嘻地道：「內情這般複雜，吃力不討好，他除非是儍子，否則趕也趕不了他去！」

「不！本座決定去！」展玉翅堅決地道：「正因為內情複雜，是以才請諸位幫我想想辦法！」

盧多財萬分詫異地望着他。「幫主，你這話是經過三思？」

「當然！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展玉翅當下將齊英明建議天下丐幫合併，並推他為主事之經過說了一遍，眾人聽後不由點頭。

誠然，若展玉翅要整合天下丐幫，並將之治於一爐，天目山之行，他必須去！若能一舉解開袁小冰和熊老祖之矛盾，則收招此兩幫必容易得多，再往好處想，此兩幫均願意聯合，則天下幾大丐幫，幾有五個聯合矣，已佔了大半，亦可以說成功了一半。

郭得勝道：「此事有點困難……而且咱們均不知內情，只怕不能提供甚麼妙策來。」

香雪蘭問道：「可知他倆決鬥日期麼？」

郭得勝道：「離今尚有十天左右，此去天目山路途不近，最遲後天便得上路！嗯！郭某差點忘記了，有一位叫侍琴的姑娘已來找你幾次了，說明早再來找您！」

展玉翅道：「本座決定上路，先不說這件事，你們且把近來之幫務報告一下！」香雪蘭和侍劍因是外人，聞言便告退回房休息，郭得勝立即着人關上廳門，直至晚飯時刻，廳門方重新打開。

天目山在浙皖交界處，分成兩支：東天目山及西天目山。袁小冰和熊老祖約鬥之地便在最高峯：龍王山。

已是隆冬，山上之草木早已枯黃，山風十分猛烈，令人有喘不過氣來之感覺。

決鬥日是十一月廿一日，但展玉翅等人十六日經已上山。他們沿途打聽袁小冰和熊老祖交惡之實際原因，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眾人只好直奔戰場，盡最後之努力。

管飛星找到一個藏身之山洞，又找了些枯枝，燃起篝火，展玉翅去打獵，弄了一個時辰，才獵到兩頭山兔，幸虧帶了乾糧來，於是吃烤兔乾糧，倒也另有一番風味。

吃飽之後，眾人便擠在山洞裡，席地運功調息，兩個女的在裡面，男的則在外面。到了半夜，展玉翅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聲音，他忙運功望過去，只見一個漢子立在岩石上，衣袂在山風中獵獵作响，姿態甚是瀟洒，只因無星無月，看不到那人之面目，不過他却認定，此人應是袁小冰之可能性較大。

那人在岩石上站了好一陣，呆呆地望着漆黑的夜空，心情似乎十分沉重，最後在石上盤膝坐下。

展玉翅心念電轉，一直暗中注視着他。直至東方露出曙光，其時方顯現了岩石的那人，展玉翅拿眼望着老魯，老魯忙道：「他便是袁小冰，幫主，要不要去打個招呼？」

「不必緊張，等熊老祖來了後再說！」

話音剛落，便見到一條人影由山下急速地奔上來，袁小冰立即站了起來，曙光斜照在他臉上，雖已在壯年，衣衫又襤褸，但身材挺拔，且英俊，有幾分玉樹臨風之概！

來者停在岩石下，老魯道：「此人便是熊老祖！」只見他五官端正，粗壯的身材，另有一番豪邁之氣，他雙眼死死地瞪着袁小冰，似欲噴出火來。

半晌，只聽岩石上之袁小冰問道：「你來了！」

熊老祖冷冷地道：「廢話！此戰是我約的，能不來麼？」他抬頭舉臂向上一指，道：「咱們到上面決鬥去！你敢不敢？」上面是峯頂，尖削似刀，且四周全是石頭，地形極是險峻。

袁小冰被他激出豪氣來，哈哈一笑：「我若不敢，還會來應戰麼？」他話剛說畢，熊老祖便轉身向峯頂飛去，袁小冰躍下岩石尾隨而上。

展玉翅道：「你們且留在此處，待我悄悄跟上去！」他閃出山洞，借着巨石之遮掩，亦向峯頂奔去。由於怕暴露身形，是故去勢較慢。

展玉翅伏在一塊距袁小冰和熊老祖尚有五六丈遠的小石後面，只聽熊老祖怒道：「今日是死戰，你還有甚麼話說？」

袁小冰道：「生死不足惜，但有些話不說清楚，某家死不瞑目！」

熊老祖冷冷地道：「難道你要告訴我，你沒有跟那賤人在一起！」

袁小冰微怒道：「她不是賤人，不許你侮辱她！」

熊老祖怒極反笑：「背夫偷漢，棄夫另嫁，她還不是賤人，那要甚麼人才是！」

（未完・十）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傷心小箭

上文提要：方恨少、唐寶牛闖入八爺莊，在尋夢園的廣闊踢毬場上，將正在踢毬的宋皇帝趙佶和相爺蔡京打傷。方、唐不知自己荒唐鬧事，還爲打了奸相和這瘦小子很高興，現在才知是當今皇上，二人當場被擒。趙佶和蔡京都在別墅養傷，保駕的人均感岌岌可危，蔡京爲衆人求恕，趙佶赦了他們之罪，刺客交蔡京處置……



情敵妒火中燒　雪恨施計侵犯

「稟告陛下，」蔡京畢恭畢敬的說：「當然是當衆梟首，以儆效尤。我還想向皇上請准，由米公公親自監斬，可保犯人的同黨無法營救，萬無一失。」

趙佶當然沒有異議。

他認爲人生一世，該玩便玩，應樂便樂，管這等瑣事才是毫無意義！

* * *

這時候，唐寶牛和方恨少給押到「八爺莊」的「機房」，(那兒原名是「神機房」，比「深記洞窟」守衞更森嚴而又隱蔽的所在，本是蔡京與龍八這一黨人密議的地方)看守他倆的人，是「七絕神劍」：劍神、劍仙、劍鬼、劍妖、劍怪、劍魔、劍等七大高手，所以蔡京等也很放心。

以他現在，坦白說，也沒什麼好不放心的了。

* * *

「奇怪」的是，蔡京也沒特別命人爲難方恨少與唐寶牛二人。

他只下令讓他們「動彈不得」：包括不能傷害人或傷害他們自己，其餘的，就儘讓他們吃好、睡好，一切都服侍好。

如是者三天。

所謂「特別」，是依照蔡京的爲人與慣例，他會這樣「禮待」他的「政敵」或「仇人」，簡直是不合常理的事；他竟對唐、方二人這般仁慈，說起來眞有點令人毛骨悚然。

而與此同時，他也要手上大將打聽清楚：「金風細雨樓」裡白愁飛等人的動向、及至蘇夢枕的「下落」、「六分半堂」內狄飛驚、雷純等人的動靜，「象鼻塔」中王小石和「發夢二黨」溫夢成、花枯發的去向。

而這段時間，唐寶牛和方恨少除了不得自由也不由自主之外，依然吃好、穿好、睡好……

* * *

唐寶牛可不覺得有什麼値得毛骨悚然的，而且也沒什麼好提防的。

既來之，則安之。

反正，他已落在人手裡，大不了就是命一條，他不在乎。

他反而常常跟方恨少爭辯這個：

「我打的那狗崽子比你打的兔崽子更難惹！皇帝是什麼？鷄都抓不住一隻！蔡京那王八崽子就不一樣了！他可比狐狸還狡，比狼還狠，比鱷魚還殘忍，比老鼠還會溜滑，你看，這些年來，多少仁人志士要殺他，想殺他，都功敗垂成；你看我，把他往下一壓，砰砰碰碰，一連打了十七、八拳的……」

方恨少平時都跟他爭辯不休：他打的是皇帝，皇帝大過天，那天皇帝都吃了他的口水(他向趙佶啐了一口)，蔡京算箇什麼！

只不過，這次他却靜了下來，若有所思。

沒人跟他爭論，唐寶牛反而覺得不習慣。

「怎麼了?」

「他們對咱們那麼好……」方恨少苦思道，「你不覺得有點不妥嗎?」

「大不了一死！」唐寶牛豁達的說：「除死無大礙，管他什麼陰謀，我只直來直去，不屈不降！」

「我們一死，自是難免……」方恨少鬱鬱寡歡的說：「但要是連累別人，那就……」

唐寶牛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看着他這位兄弟兼戰友那瘦薄得近乎女子的肩膊，不由心中一痛，繼而悚然了起來：

要是連累了他人……尤其連累的是弟兄們……

* * *

「他們竟敢狙擊蔡京！」王小石相當震訝：他自己也曾打殺過蔡京，他的震詫是擔心多於驚心。

因爲他知道：就憑唐寶牛和方恨少，還絕對惹不起蔡京這等人物！

他不希望他們「出事」。

因爲他們是他的兄弟。

兄弟是什麼?

眞正的兄弟是永遠同一陣線，平時打罵無妨，一旦遇事，並肩作戰，共同進退，生死同心。

兄弟比朋友更有默契，意會多於言宣。

他曾跟這些「弟兄們」談笑之餘，比誰的鬍子多，誰的耳朶最長，也下賭注誰先討到個老婆。

那一次，最自命風流的唐寶牛，人人都賭他贏不了朱小腰的芳心。

這可把唐寶牛氣火了！

「我神勇威武天下無敵宇內第一劍氣長江兩廣豪傑江山如畫英雄好漢闖蕩江湖神州無敵寂寞高手天下有雪絕代單騎刀槍不入倚天屠龍大俠傳奇十指琴仙唯我獨尊玉面郎君……(太長，不能盡錄，下略)唐前輩寶牛巨俠，」他吼道，是一次非常長氣的，「吼」：「居然贏不得朱小腰對我的青睞，嘿，論魅力我有魅力，論長相我有長相，論英雄我說我是英雄……」

方恨少當時悠悠接了一句：「你也算英雄，那大家都是狗熊算了！」

這一句，差點沒氣炸了唐寶牛。

其實，兄弟們就是要把他氣炸，也許，氣炸了這個人，才迫使他眞的有勇氣去追求朱小腰，不再忸怩，不再退縮，不再一見佳人就當不了英雄只見臉紅！

他們之間，也比喝酒。

不是比誰海量、誰喝得多誰就是英雄，那便辱沒了「英雄」二次，酒量好的人也有膽小鬼。要靠酒氣才見出膽氣的，英雄有限；非喝酒不能當漢子的，只能算是酒鬼，跟英雄也沒關聯。

他們是誰的酒量最差?

果然又是唐寶牛。

他最魁梧，酒量卻非常蚊小。

比吃飯，誰也吃不過張炭。

比丟書袋，當然是方恨少第一，雖然他的「引經據典」常引錯經、用錯典，反正，不是太多人聽得懂，更遑論去指正他了。

不過他也最窮，他自己形容窮得已開始嚼舌根充餓了，「他自稱是「錢到用時方恨少」。

既然比吃飯吃不過張炭，比先醉倒又快不過唐寶牛，比睡覺又睡不過朱大塊兒，蔡水擇比比喝「粥」。

他喝粥比誰都快，還可以摻着幾塊地瓜一齊咕嚕嚕的滾下喉嚨去，連吃飯吃得砍瓜吃菜的張炭都打從心裡佩服他，嘆爲觀止。

這些兄弟，跟他們在一起，眞不愁寂寞，也不愁不熱鬧。

他們什麼都吵，什麼都比，甚至比誰的脚趾尾長。

不過，一旦過事，他們又比誰都齊心，團結，就像一把裝上機關的長槍，平時使出來的只要槍法槍花，一旦按上機關，射出來的卻是脫柄而出一擊必殺的箭槍！

他們的感情是那麼好，以致完全沒有的妒嫉，所以反而什麼都可以拿來比。

朋友之間，還會有一大堆「禁忌」，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問；但兄弟則早已知道什麼該說什麼該問，就算惹他生氣也能斷定對方只生氣到什麼程度。

可是他們現在卻惹上了彌天大禍。

他們不只是闖了龍八的家——

(要是只惹怒了龍八，那還可以化解。)

他們不只打了蔡京——

(惹上蔡京，只怕已極難平息干戈了。)

他們還竟打了這天底下決不能打的人、惹怒了天下最不能惹的人——

皇帝！

* * *

到這個地步，王小石也不得不顫聲問：「……老唐和大方他們可……怎樣了?」

無情道：「給抓起來了，沒死。」

王小石神色恍恍：「那麼……皇帝可有受到驚嚇?」

「不止。」無情冷峻地道：「萬歲爺還給方、唐二位按在地上揍了一頓。」

忽聽「哈哈」一笑，原來是王紫萍聽得開心忘形：「我聽說這皇帝荒淫無道，自皇宮裏開一條地道到妓院裡，濫飲狂嫖；又把民間一切奇珍異寶都下了封條，說是他的。他活該給人揍！」

王小石連忙喝止，但忽想起來他姊姊也說的是，既然是對的，他就不能阻止了。

卻聽一陣拍手喝采聲，原來是何小河：「你想到堂堂九五之尊，竟給咱們兩位兄弟打得個狗吃屎，嘻嘻，他們好威風啊！」

那個時候，說這種話，可不止要殺頭，還得要誅九族的。

無情道：「他們不僅打了皇帝一身，還揍了蔡京一頓。」

鐵手和冷血相覷一眼，鐵手沉聲道：「自古以來，皇帝、宰相在得勢當政時給人這樣揍法，恐怕還是第一次。」

冷血只說了三個字：「好漢子！」

追命長吁了一口氣：「他們眞的做到了。」

他們說這些話，也當然不止是殺頭的。

可是他們都說了。

因爲王紫萍說了，何小河說了，王小石也沒去制止，所以他們也立時表了態，說了頓似的話。

那無異於表達出「站在同一陣線」之意。

他們是江湖上的好漢子。

他們永遠不使自己的朋友爲難。

他們不怕事。

他們甘冒大不韙。

所以他們不惜說了不該說的話。

因爲他們當這些人是朋友。

朋友！

除了兄弟之外，這兩個字最教江湖好漢、兒女巾幗熱血塡膺，無懼生死！

* * *

無懼生死的結果，往往就是死。

命只有一條，誰都一樣，十分公平，犧牲掉了便沒有了。

戰爭最可怕之處，是幾個野心家爲自己的私慾而送掉千千萬萬條別人的性命。

但對俠客而言，生命固然珍貴，但一如花只開一次，百年如一夢，與其苟且偷生，賴活殘喘，不如爲值得的事轟轟烈烈的燦爛而死，總勝委曲求全。

不明白他們想法的人總以爲他們傻。

他們是傻。

可是世上若沒有這些傻子、傻事，這世界早已醜惡可厭得讓大家都一頭撞死算了！

* * *

王小石知道了怎麼一回事。

他弄清楚了之後，反而沉靜了下來，半晌才問：「他們……人在那裡？」

無情長長的睫毛眨動了一下：「『八爺莊』內，但你不能去。」

王小石一笑。

他的門齒白如清清河邊的卵石。

「我剛從那兒回來。」

無情當然明白王小石的意思。

但他搖首，堅定的搖頭。

由於他有着比美麗女子更好看的樣貌，也有比好看女子更秀氣的五官，他這般堅定、堅決地搖首之際，很有一種決絕孤絕卓絕的男子氣概。

「那是剛才，」他說，「現在不行了。」

「爲什麼？」王小石當然不是不明白，他只是不死心。

「因爲日間他們沒防備，」無情地道，「現在他們正等着你去。」

他補充道：「你沒有機會。」

王小石眉一皺。

他的人雖歷盡風霜，但依舊不改童眞，他的樣子十分孩子氣，可是眉宇間又掩不住那一種英雄本色。當他的濃眉一蹙時，整個樣子就變得有一種受苦堅毅的表情了。

無情却似完全無覩於他的「不服氣」：「這事情太難，你就算會使『驚艷一槍』，也闖不入『機房』，敵不過『七絕神劍』——何況那兒不止那七名絕世神劍手！」

「刀要磨才利，事要難才偉大，朋友要經衝突才見情誼：」王小石說，帶着苦笑和自嘲，「也許，這就是考驗的時刻吧。」

無情板着臉孔道：「你現在去，只是送死。」

王小石笑了，反問：「要是現在老唐和大方換了鐵手追命，盛師兄還是這一個說法嗎？」

無情的眼神浮起了冷峻的笑意，冰一般的說，「我絕不去『八爺莊』救他們。你們今午能入，是因爲他們未加防範。那兩個方唐的東西能混進去，是渾水摸魚。現在，至少有七百名一流高手伺伏在那兒，你去了，只是製造多一些無辜弟兄們爲救你而送死。」

王小石訝然：「……你眞的見死不救嗎？」

看他的樣子，眞似殺了他的頭也不相信。

「我只是不去，不是不救。」無情悠悠的說，「明天他們就會押送方恨少、唐寶牛當街斬首！」

* * *

王小石聽清楚了，也弄明白了。

「不過，他們也一樣會在菜市口佈下天羅地網，只等人去劫法場。」無情冷酷的說，「殺人容易救人難，自古亦然。武學上本就講究料敵機先，但而今你已先機盡失，再要衝動行事，那只爲了那兩個活寶兒賠上全部好漢性命，犧牲而無所獲是瘋子才幹的事！」

王小石道：「要救人，也只我一個人的事。」

無情道：「但誰都知道你是『象鼻塔』的領袖。」

王小石：「今天我是，也許明天我就不是了。」

梁阿牛聽懂了王小石話裡的一些意思，大聲道：「小石頭的事，就是我們的事，就算你不認我們，我們也認定了，有禍大家擔着，有福不讓你一人獨佔！」

王小石道：「這畢竟是我個人的事……」

何小河蔑了蔑薄唇兒：「唐寶牛和方恨少，也不只你一人識得。你救得，咱們就救不得？」

王小石忽向蔡追貓和梁色長揖道：「有一件事，務要你們二位幫忙。」

梁色見王小石神色凝重，知道是非同小可的事，便說：「請吩咐。」

蔡追貓大目眨動，顫聲道：「只要我能辦得到的，一定遵命。」又解釋：「我聲顫不是怕，只是緊張。」

王小石的眼光向王天六和王紫萍那兒溜轉了一下，道：「你們脚程快，今晚就把我爹爹和萍姊送出東京，七百里疾奔投靠湖北『排教』賣解的厲蕉紅厲二娘，她會幫我替他們找箇安置的地方。不管今生能否再見，小石都不忘兩位大德。」

蔡追貓的大眼睛又眨了眨，沒聽懂，「你……」欲問又止。

梁色卻說：「好，你放心吧，姓梁的姓蔡的，只要有命在，這事都扛下來。」

王小石看了蔡追貓和梁色好一會。

他滿目都是謝意。

但卻一個「謝」字都沒說出來。

他只跟四大名捕提出了一個要求：「待會兒，勞駕你們其中兩位，跟我到黃褲大道走一趟，可好？」

「好，」無情毫不猶豫，「你選誰？」

「鐵二兒，」王小石道：「還有崔三哥。」

鐵手即答：「可以。」

追命點點頭。

他們都沒問爲什麼。

可是王紫萍已忍不住了，她瞪着大眼，眼裡透露出比口裏吐出更大的疑問：

「誰要走了？」

「你和爹爹。」王小石答。

「你不留我們？我們才重逢啊！」

「可是留在京裏，不安全，還是走的好。」

「你不跟我們一起走？」

「不。」

「爲什麼？」

「我留在這兒，還要幹點事。」

「你要這兩包東西送我們走？」

「不錯。」

「他們？行嗎？」

「行。他們是我的兄弟。」

王小石吃力但也很用力的點點頭。

「因爲我們不走，石頭兒就會落入敵人的機關裡。我們是他的破綻了，也是他的死穴。」王天六忽然巍顫顫的用左手緊搭住王小石的臂，右手哆嗦着力握住王紫萍的手，蒼涼的說，「我們還是走吧。」

王紫萍也明白了。

王小石這樣做，完全是情非得已。

情非得已比身不由己更無奈。

剛重逢就要分手，未叙親情已要走。

* * *

鐵手和追命跟王小石走到了黃褲大道。

大道正入夜，行人熙攘，攤檔擺賣，熱鬧非凡。

三人走到街心，王小石忽停了下來。

鐵手和追命也在他身後停步。

三人相隔約莫七尺。

王小石突然回身，戟指叉腰，破口大罵，聲音從丹田逼出，洪發如雷：

「你們四大名捕是什麼貨色，竟然一點面子也不給，連我的兄弟也敢緝逮，你既初一，我便十五，好，從今之後，我姓王的跟你們一刀兩斷，是敵非友……」

一時間，街上的行人都凝住了，靜了下來，在聽王小石怒罵名震天下的兩名名捕。

「你們四隻鷹犬，爲官撐腰，助紂爲虐，跟朝廷效死命，這種江湖敗類，才不是我王小石的什麼師兄弟，連當朋友都不配……」

說着，他運掌如刀，「波」的一聲，竟揮掌「割」下自己的右爿袍子來，往地上一扔，還當衆大力的跺了幾脚，然後揚長而去。

衆皆嘩然。

名動江湖的四大名捕，竟當衆受辱，遭人如此侮罵，難免使衆人都喁喁細語，議論紛紛。

鐵手和追命在人叢中，沒有答

話，也沒回罵。

鐵手神色木然。

追命眼裏的滄桑之色更爲濃烈。

* * *

在痛苦街那兒，冷血標槍般筆立在無情背後，問：「他叫二哥三哥去做什麼？」

「大概是去說幾句話。」

「幾句話？什麼話？」

「幾句表態的話。」無情淡淡的說，聲音裡已有了倦意，敢情剛才他們探得的情報，已耗了他不少心力。

但他始終沒有回首。

「表態？表什麼態？」

「表示他是他，我們是我們的態度。」無情的聲調也不知是憂傷還是悠然的說，「從今而後，他做什麼，都跟我們無關了。」

冷血忽然明白了。

因爲明白並不等於也同意，所以他說了一句不知是給他大師兄還是給他自己聽的話：

「世上的事，豈能說無關便無關的……」

話未說完，卻來了些氣急敗壞的人，說是要來急找王小石的。

來的是「象鼻塔」的漢子，而且人到的時候已十一萬火急的樣子。

可惜王小石却剛走了。

無情立即命冷血帶來人去黃褲大道找王小石。

但他們只遇上神色落寞的追命，王小石已經走了。

王小石也沒立即回返「象鼻塔」。

他跟梁色和蔡追貓去了東門。

他要目送父親和姊姊離城。

他又帶着傷感的心情和梁阿牛及何小河到菜市口走了一趟，爲的是「勘察地形」。

他沒有想到有人這麼急的找他。

而且是爲了那麼急的事！

* * *

燭光熒然。

溫柔挨在桌上，像突然間睡去了似的，那一張比嬰兒更純眞的臉，卻有一種少女特有令人動心的艷。

窗外的夜風在呼嘯。

白愁飛對這張美臉看了好一會，他心中確也有一場天人交戰，她那麼純潔，自己該不該玷汚她呢？她原來跟自己是淸淸白白的，要不要爲逞自己一時之欲，而破壞了這種和諧關係呢？她原本就相當喜歡自己的，該不該一時衝動，而少掉一個朋友多增一名敵人呢？

但他忽然想起王小石。

想到王小石，他就獰獰的笑了。

王小石可眞多朋友、兄弟、貴人扶持啊，可是自己只要得到了溫柔，王小石就等於在他手上折了一個大觔斗。

那的確是件痛快的事。

他又憶及蘇夢枕。

念及蘇夢枕，他更得意的笑了起來。

蘇夢枕到底死了沒有？不知道。他懷疑這早該病死了二十二年的人仍還沒有死，正在暗處伺伏，找一次對他復仇的機會，他覺得那是眞的，不是多疑而已。他始終不信蘇夢枕眞的會屍骨無存的死了，他不放心。但他也懷疑蘇夢枕就算死也會故意死得毀屍滅跡，讓自己一輩子不能安心，因爲他也找不到任何蘇夢枕能逃得出去的機會。在這樣的疑懼中，要是把他的唯一小師妹姦汚了，在心理上，是一個極大的勝利和極歡快的報復。

那的確是件再也愉快不過的事。

更重要還是：他要她。

她那麼美，微挺的胸脯，泛桃紅色的靨，光滑的柔膚，處子的幽香……他要定她了。

於是，他開始動手了。

動手去玷汚一個純潔的女子，一個淸白之軀。

* * *

突然驚醒。

迷迷糊糊的坐候了一陣，張炭幾乎是渾渾噩噩的就睡了過去，然後就好像是因爲做了一個惡夢（但那惡夢已完全不記得了，幾乎是一醒過來的利間便已一點都不記得了）還是因爲眞的驚覺到了些什麼可怕的事而醒了過來。

他一醒來，就看見蔡水擇正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他登時惱火了。

他原本是個珍惜生命，不易瞌睡的人。沈虎禪沈老大告訴過他：太多睡眠是一種墮落，愈睡便愈墮落。一個人睡眠時間愈多，活的時間便愈少。人總是估計得比實際需要的睡眠更長得多，而又錯以爲睡得多便壽命較長，活得較好，身體較健康，其實這都是沒有根據的。有的人，一天睡兩三小時，便已足夠；有些人兩三天睡一覺，就已太多，愛睡的人通常都不是勤奮的人，他們在淸醒的時間也不見得會專心努力工作，而他們唯一可以不睡的時間都只爲了玩樂。

一個人心無大志，失望受挫的時候，反而容易長胖，因爲在心理上要多照顧自己一些，作爲彌補，所以一定多吃多睡，所以肥胖絕對是一種病態。

張炭喜歡吃飯，他特別愛米飯，就像前世他放火燒了人家整個鄉的稻田或那裏的米倉似的，今世要逐粒逐粒，逐碗逐碗的鯨吞細嚼

米飯，以作償補，以顯報應。他飯吃得多，又愛睡，自然就比較容易發胖。

所以他盡量讓自己少睡一些，多做些事，他用軟尺量過自己的腰圍，才二十餘歲就三十六寸以上的腰圍，使他實在也不敢自我恭維。

幸好他也是工作狂，成天把工作當作娛樂，他相信「捱」，捱，或者「熬」，而成功是要「捱」出來的，出頭是靠「熬」出來的。

在蔡水擇面前，他更不想瞌睡。

因爲睡去是一種示弱。

他不願在一個他認爲的「懦夫」面前示弱。

可是却不知怎的，自從他跟蔡水擇在「老林寺」一役後，腦裏老是渾渾沌沌，心裏總是混混噩噩，慵慵懶懶的，很愛睏覺，但一闔起眼皮，就會夢（抑或是見到）到一個臉上有疤的甜美女子。

難道是那一戰裏，他的穴道因受「無夢女」挾制，反抗之下，發動「反反神功」，兩人一時竟黏在一起，分不開來，到最後雖然還是扯開了，但到底是不是她身上（心裏？）有些什麼，還未曾在自己體內扯掉，而自己也有點什麼，留在她那裏？

他自己也搞不淸楚。

但他常睏，常想念她。

常夢見她，以致他分不大淸楚，究竟是因爲常睡而常遇見她，還是因爲他要常遇見她而常常睏着。

不過，他倒很討厭自己，實在這重要而重大的關頭，居然睡着了。

雖然只要稍有風吹草動，他即能警省，但在這要害關頭居然還有失神現象，他已覺得是奇恥大辱了。

不過這一次他做的是噩夢，並沒有夢到伊，因而使他更是煩躁了。

所以他凶凶地問了回去：「你看什麼？」

他最不喜歡別人在他累的時候、睡的時候望着他。

自從「老林寺」一役後，蔡水擇曾給趙畫四踢傷了額，重傷仍未痊癒，能活過來已算奇跡，臉上不知那根筋可能給踹壞了，臉歪歪嘴斜斜的，身體亘常發出臭味，頭髮也日具焦黃稀疏，成天有這樣一副不該笑時的慘兮兮笑容，張炭也懷疑他在笑時是不是眞的在笑，在看時是不是眞的在看。

蔡水擇好像一直在等他醒來，但又一直不敢驚擾他，他知道張炭看不起他，也討厭他，更未原諒他。

「我覺得有點不對勁。」

蔡水擇把聲音壓得很低。

「怎麼了？」

張炭裝得毫不重視的問。

「這兒好像沒事，但外面的人，作了很大的調動，如果我沒有弄錯，他們正在佈陣。」

「佈陣？對付我們用得着那麼大陣仗？」

「不需要。」

張炭的懷疑是出自於「自量」。

蔡水擇的回答更是「實在」。

這樣一來，兩人的話就能更快速的接近主題。

「你是說……外面樓子裏人手的調動，不是爲了我們？」

蔡水擇神色凝重的點頭，但臉上依然不改那詫異的笑容。

大堂內幾根大火把獵獵晃動，以致巨大的陰影投射在三人臉上，不住躍動，看起來更是詭幻妖異無與倫比。

張炭深吸了一口氣。

「你的意思是：對付我們，只要白愁飛出手便可以了，用不着那麼勞師動衆。」

「就算鬼見愁不出手，他手上不管是雷媚還是『平安吉慶』，對付我們也綽綽有餘。」

「那麼，他們不是爲了我們，但又在我們進入樓子裏之後才調動主力，莫非是……」

他說到這裏，住了嘴，一時竟說不下去。

要不是爲了他們，還會爲了誰？

「所以不管是發生什麼事，」張炭馬上作出了反應和推論：「都不要驚動小石頭。」

這次蔡水擇搖首。

臉上依然帶着那半個詭笑。

張炭一臉不高興：「爲什麼？難道要王三哥來送死麼！」

「你別忘了，我們是爲什麼而進來的？」

「溫姑娘？」

「對。」蔡水擇慘笑道，「假使我們爲了她而自甘送羊入虎口，要是她有難，王老三自然也不會袖手旁觀的。何況，溫姑娘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何等之重，而且她也是蘇樓主的師妹……」

張炭悚然一驚。

此驚自是非同小可。

「這樣說來，溫柔豈不是……」

他抬頭上望。

白樓頂層「留白軒」燈火依然溫暖，然而溫柔却是不是已陷險境之中？

他再扭頭望向蔡水擇。

蔡水擇笑意更詭，眼神裏有比夜色更深更重更黑的隱憂。

（未完・十九）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上文提要：君簫既爲光祿堂的座上客，又是二小姐姬紅藥的貴賓。不久又來一個自稱是雲如天的人來應試，衆人不敢怠慢，因曾對君簫——雲驚天出過差錯，疑這姓雲的是君簫的兄弟，先問過君簫，才敢和姓雲的比試。雲如天也是高手，輕易通過鶴壽堂三場測試，而光祿堂的比試兵刃、暗器二場已通過了，正在試輕功……

老虔婆作威　兩酒鬼搗蛋

馮友三連忙還禮道：「多謝屠老師，請回座休息。」接着說道：「第三場比試內力，由任老師擔任主試，功甫，你先準備一下。」

沈功甫答應一聲，立即急步趨出，指揮着兩名青衣漢子在練武場中，隔着一丈距離，用白粉在兩頭各劃了一個兩尺方圓的圓圈。

馮友三起身朝任駝子拱手道：「現在第三場開始，請任老師出場。」

任駝子起身走出，朝雲如天抱抱拳，咧嘴一笑道：「雲老弟請。」

雲如天抱拳還禮道：「任老師請。」

任駝子也不客氣，舉步走入場中。

雲如天跟着下場，走至兩個白粉圓圈附近，腳下不覺一停，問道：「任老師要如何比試？還請明教。」

「不敢。」

任駝子笑了笑朝沈功甫招招手，沈功甫迅快的送上一根痲繩。

那痲繩足有一丈多長，任駝子接到手中，才抬臉朝雲如天道：「這場比試，完全以內力爲主，老弟和老朽各站在白粉圈內，一手執繩，不論拉也好，推也好，老弟把老朽推出圈外就算老弟獲勝，老朽把老弟拉出圈外，就算老朽獲勝，以一炷香的時間爲限，如果雙方拉成平手，一炷香的時間一到，也算老弟通過。」

雲如天道：「多承指教。」

任駝子舉步走入白粉圈內，雲如天也舉步走到他對面，跨入白粉圈內，兩人相距一丈對面站定。

任駝子一抬手把痲繩的另一頭投了過來，口中說道：「老弟接住了。」

雲如天一抄手，接住了繩子。

任駝子回頭朝沈功甫道：「沈管事，點香。」

沈功甫早就命人準備好線香，這就把一個小香爐移到兩人邊上，然後點燃線香，插入爐中。

任駝子抬目道：「老弟小心了，咱們就開始。」

雲如天一手拉住痲繩，點頭道：「任老師只管施爲。」

任駝子道：「好。」

「好」字出口，立即功運右臂，把一股內力由痲繩上傳了過來，一根粗如拇指的痲繩，登時掙得筆直。他不用拉而是抖手往前送出。

這時痲繩上經他內力貫注，猶如一根鐵棍一般，這一送之力，何異千鈞？若是普通之人，被他這一送，不摔出去幾丈才怪！

任駝子內力貫注，抬腕一送，發覺雲如天雖然握着繩子却根本沒有力道，心中暗道：「這姓雲的當眞還是雛兒，你此時再不運勁貫注繩上，豈不吃了大虧？」

心念方動，只覺雲如天身形一側，依然沒用力道，只是借勢往前輕輕一拉。

這一拉不打緊，任駝子就差點吃了大虧！

要知一根痲繩上，全貫注了任駝子的力道，往前送來，自然力道奇猛，如果雲如天也貫注眞力，和他對抗，那就形成均勢。如今雲如天毫不使力，一根繩子就全是任駝子的力道。他側身避過繩子正面，再趁勢輕輕一拉，正合乎「四兩撥千斤」的道理，使的是巧勁。

這場比試，雖是比拚內力，照說不能用巧勁；但如今既然劃了兩個白粉圈，目的只要把對方弄出圈外，就算贏了。那就只求把人逼出圈外，不妨使用方法，不須完全使用內力了。

任駝子貫滿內力而發，給雲如天這麼一拉，上身不由往前一個俯衝，幾乎被拉出白粉圈外。

他是老得成了精的老江湖，一上手就幾乎是八十歲老娘倒繃孩兒，在陰溝裏翻了船，慌忙使用千斤墜，把身子穩住。

就在這眨眼之間，雲如天趁他這一怔神，驟然貫注內力，朝前逼去。

不，他學任駝子的方法，手腕一抖，居然使了一記槍法，「直搗黃龍」，把一根痲繩，抖起一個槍花，朝前直送出去。

任駝子剛站住樁，陡覺握繩手腕猛然一震，對方內力直逼過來，幾乎把自己推得往後倒退出去，心頭不覺一楞，暗道：「好哇，你這小子居然給老夫來這一手！」

心念一動，也立即功聚右掌，徐徐朝痲繩上往前推去。

痲繩可不像寒暑表上的玻璃管，兩人貫注的內力，也不是寒暑表玻璃管裏的水銀，遇熱上升，遇冷下降，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但兩人此時各把內力貫注在痲繩之上，這一情形却和寒暑表相近似，一個稍一疏忽，另一個的內力就乘虛逼進甚多，等到另一個全力反逼，先前乘虛逼進的又緩緩退却。

反正此退彼進，此進彼退，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最後功力悉敵，就僵持住了。我無法把你逼退，你也無法逼進分毫，雙方內力，堵在痲繩中間，一動不動。

這一進進退退，以至最後的不進不退的情形，除了兩個當事人之外，外人是無法看到的。

外人所能看到的，只是在比試開始之時，任駝子身子微微往前傾出，此後兩個人各自穩立不動，兩人手中握着的痲繩掙得筆直，如此而已！

根本不見他們你拉我挽，這才是眞正的比拚上內力。

馮友三看得暗暗驚異不止，任駝子是崆峒派有數高手，積數十年修爲，內力何等精純？雲如天輕輕年紀，居然能和他抗衡內力，支持了這些時候，還不見敗象，豈非奇迹？

他邊上姬紅藥也轉過身來，輕聲道：「雲大哥，他們怎麼不用力拉呢？」

君簫道：「他們是在比拚內力。」

姬紅藥道：「我知道他們是在比拚內力，但也可以拉呀，哦，你看他們兩人，誰會贏？」

君簫道：「這很難說，比拚內力，和比試武功不同，差不得絲毫差距，只要兩人之中，誰的內力稍差，誰就會支持不下去。」

姬紅藥道：「我是說，你看他們誰會獲勝？」

君簫道：「任老師極爲沉穩，看去修爲極深，不可能落敗，雲如天年紀輕，功力雖然不弱，但一個人的內功修爲，須得按部就班，累積而成，修爲淺近，自然比不上修爲多年的人……」

姬紅藥道：「你這是說雲如天不如任老師了？」

君簫道：「我說的是一般常情，但也有出乎常情之外的……」

姬紅藥道：「甚麼叫出乎常情之外？」

君簫道：「譬如另有奇遇……」

姬紅藥問道：「什麼奇遇呢？」

君簫被她問得一窘，說道：「譬如服了什麼仙丹，或是練成了某種絕世神功……」

姬紅藥嗤的笑道：「你說得太玄了，仙丹到那裏去找？」

君簫也自知失言，不覺訕訕的道：「我說的奇遇，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就在兩人喁喁低語之時，只見馮友三迅快的站了起來，舉手道：「二位請住手，一炷香的時光已到，第三場雲壯士已獲得通過。」

任駝子、雲如天同時鬆手，丟棄了手中痲繩，走出白粉圈。

任駝子呵呵一笑，拱手道：「恭喜雲老弟，順利通過三場比試，雲老弟輕輕年紀，能有此造詣，前途不可限量。」

這倒是他的由衷之言。

雲如天連忙拱手道：「任師傅過獎，在下江湖末學後輩，今後還要任師傅多多指教。」

任駝子連聲道：「好說好說。」

兩人說話之時，已經回到階前。

總管馮友三已經率同光祿堂管事沈功甫、鶴壽堂管事馬天行降階相迎，馮友三堆起一臉笑容，當先

拱手道：「雲壯士接連通過三場比試，可喜可賀，兄弟代表光祿堂，以表歡迎之忱。」

一面指指沈功甫道：「這是光祿堂沈管事，雲壯士就請暫在光祿堂小住，等總鏢頭回來，自有適當安排。」

沈功甫連忙抱拳爲禮。

雲如天拱拱手道：「在下初入江湖，還要總管、管事多多加以指教。」

看來他倒是挺隨和的。

說話之時，馮友三引着雲如天跨上石階。

君簫當先站起身來，姬紅藥也跟着站起。

馮友三給兩人引見，含笑道：「這位是本樓創辦人的二千金姬二小姐，這位雲少俠，號驚天，不但和雲壯士同宗，而且和雲壯士大名，只有一字之差，實在巧合得很，二位應該多親近親近。」

雲如天舉目朝姬紅藥、君簫兩人，打量了一眼，一個嬌嬈如花，一個少年英挺，並肩站在一起，當眞是天生一對，他朝二人抱抱拳道：「姬二小姐、雲少俠請了。」

君簫跨前一步，含笑道：「恭喜雲兄，三場比試，順利通過，在下和雲兄，不但是五百年前共一家，最巧的還是連名字却只有一字之差，旁人聽來，倒像是同胞兄弟一般，兄弟也住在光祿堂，今後如不見外，就以兄弟相稱如何？」

他因目睹雲如天三場比試，心頭十分關切，不知不覺間，對他產生了相當好感，故而大有一見如故，相見恨晚。

他在說話時，本待伸過手去，和雲如天握手，但雲如天只作不見，並沒伸出手來，只得作罷。

雲如天淡淡一笑道：「雲少俠好說，在下只怕高攀不上。」

他話雖說得謙虛，但却是婉拒了。

馮友三怕君簫面上不好看，連忙含笑道：「功甫，你陪雲壯士到光祿堂去休息。」

沈功甫應了聲「是」，一面朝雲如天抬抬手道：「雲壯士請隨兄弟來。」

雲如天朝任駝子、馮友三、君簫等人拱手爲禮，說道：「在下告退。」

舉步隨着沈功甫身後而去。

任駝子起身道：「馮總管，老朽等人也告退了。」

他一站起，屠青庭、凌飛白也跟着站了起來。

馮友三神色恭肅，躬身道：「有勞任師傅三位，在下恭送。」

任駝子咧嘴一笑道：「馮總管不用客氣。」

隨着話聲，當先朝長廊上走去。

君簫只覺那走在最後的凌飛白，神情倨傲，臨行時，還冷峻的掃了自己一眼，大有傲氣凌人之概！

姬紅藥回頭道：「雲大哥，我們也該走了。」

君簫一拱手道：「馮總管，在下告退了。」

馮友三慌忙拱手道：「雲少俠好說，二小姐，恕兄弟不送。」

姬紅藥可沒有去理他，拉着君簫就走。

他們繞過廻廊，從一道月洞門出去，又是一條鋪着花磚的長廊，簷前護以朱紅雕欄，欄外一排花架，放置着許多盆栽花木，雅靜得出奇！

姬紅藥邊走邊道：「雲大哥，你看那雲如天這人如何？」

君簫道：「此人年事不大，武功出衆，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才。」

姬紅藥披披嘴道：「我看他也不過如此，哼，他有什麼了不起！」

君簫道：「他又沒有得罪妳，妳怎會對他存有偏見？」

「偏見？」

姬紅藥哼道：「你眞是健忘，方才你對他一腔熱忱，沒看他那副冷漠的模樣？教人看了就有氣。」

君簫笑道：「哦，也許他不習慣和陌生人打交道。」

姬紅藥披披嘴道：「他又不是姑娘，還怕陌生人。」

幾句話的工夫，已經走到長廊盡頭，左壁，釘着一方木板，上書：「嚴禁外人擅入」六個朱字，君簫不覺脚下一停，問道：「這裏面是什麼地方？」

姬紅藥道：「花園。」

君簫道：「上面寫着『嚴禁外人擅入』，我進去不方便吧？」

姬紅藥嬌笑道：「你這人眞是，有我替你帶路，還有什麼地方不能去的？」

方才馮總管說過：她是聚英樓創辦人的二千金，有她帶路，那自然沒有不能去的地方了。

君簫自然想知道聚英樓更多的秘密，當下也就不再作聲，隨着姬紅藥進入了月洞門。這座花園，佔地不小，到處花木成林，清溪如帶，在花林之間，還點綴着不少亭台樓閣。

兩人沿着一條白石舖成的小徑，曲折而行。

君簫故意問道：「花園爲什麼要嚴禁外人擅入？」

姬紅藥不經意的道：「你猜猜看。」

君簫道：「外面是光祿堂，這外人自然指住在光祿堂的人了。」

這話自然是有意試探的。

姬紅藥是個不擅於心機的人，眨眨眼，笑道：「很接近了。」

君簫道：「至於這裏住的是什麼人，我就猜不着了。」

兩人走過小橋，一邊是一片荷塘，沿着荷塘，綠柳如絲，輕風徐拂！

姬紅藥一手拉住了一根柳條，轉臉嫣然笑道：「告訴你，這裏就是景福堂。」

「景福堂！」

君簫其實早就猜到了，因爲方才任駝子三人，就是從長廊這邊走出去的，他故意作出吃驚模樣，然後又羨慕的道：「景福堂是在花園裏，果然比光祿堂舒服多了。」

姬紅藥偏着頭，低聲的道：「景福堂是專門接待九大鏢局經過這裏的人住的，能住在景福堂來的人，都是職位較高的人，譬如你被派到某一地方去當分局的負責人，因事經過南昌，就可以住到景福堂來了。」

君簫搖搖頭道：「我可不敢存此奢望。」

姬紅藥道：「這有什麼不可以？姐夫他能當九大鏢局的總鏢頭，你自然也可以當九大鏢局的副總鏢頭了。」

話說出來了，她粉臉上突然飛起來一片紅暈，艷如朝霞，尤其一雙黑白分明的剪水雙瞳，既不敢正面看他，却又偷偷的瞟着君簫，流露出少女無限嬌羞。

君簫自然聽得出來，這話就是呆子也聽得出來，姐夫可以當總鏢頭，那麼當副總鏢頭的，自然是妹夫了，難怪她要臉紅！

君簫臉上也有些發熱，但他戴上面具，臉紅自然紅不到面具上來，他此時只有裝作不懂，問道：「紅藥，方才聽馮總管說，令尊是聚英樓的創辦人，也在這裏？」

這話當然仍是試探她的口氣。

姬紅藥不經意的道：「爹不管這裏的事，這裏早就交給姐夫了，爹他在黃竹。」

君簫不知她說的「黃竹」是什麼地方，但也不好再追問下去，姬紅藥雖是個沒有心機的人，你如果追根問底，也會引起她的疑心。

荷塘旁，有座假山，假山上，再經曲折的小徑，有座亭子。

姬紅藥領着他穿入山腹，登上假山。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登高了，視野自然廣闊。

這座假山，高出圍牆很多，站在假山上，照說應該整個花園全收眼底，但實際却不盡然！

園中樹木葱鬱，阻擋了視線，再加上許多樓宇像屏風似的，東一座、西一座，矗立在叢林之間。

你眞正能看到的，依然只是局限於眼前的景物——花園的一角而已。

姬紅藥走入亭子，伸手掠掠披肩長髮，嬌媚的道：「雲大哥，待會我們到滄海一粟樓去吃晚餐。」

君簫道：「滄海一粟樓，這名稱倒很別緻。」

姬紅藥道：「這樓名是姐夫取的，聚英樓接待各地江湖好漢，各個地方的人，口味不同，滄海一粟樓，有的是各省各地的名廚，只要你叫得出名堂，他們就做得出來。姐夫說：滄海喻大，一粟喻小，這滄海一粟樓，在四海之內，就像一粟之微，但四海之內，所有的口味，却盡在這一粟之中。」

君簫道：「妳姐夫倒是個博學之士。」

姬紅藥咭的笑道：「他書看得很多，知道的事情也很多，明明是總鏢頭咯，他偏要穿着長衫，搖着摺扇，看去像個讀書相公，所以我大姐背後就叫他書呆子。」

正說之時，只見月洞門口，忽然抬進一頂黑色轎子來！

那頂黑轎四面都用黑布圍得密不通風，不知裏面坐的是什麼人。

轎前有兩個人急步而恭敬的引路，轎後跟着兩個人，也是一身黑衣，而且頭臉、雙手等處，都套着用黑布特製的頭罩和手套，看去就像一團黑炭。

其中一人，肩頭還背着一個大麻袋。

因爲距離太遠了，看得不大清楚，這一行人進入月洞門，只有一小段路，就被一叢樹木遮住，看不到了。

姬紅藥輕咦道：「這人好大的架子，進了花園，還坐在轎子裏，要人抬着走。」

君簫問道：「妳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姬紅藥搖搖頭道：「不知道，看樣子，是剛來的人。」

君簫心中暗道：「這轎中人由人抬着直入花園，可見他是個極有身份的人，聚英樓如果眞是七星會的一處暗舵，那麼此人當是七星會的高層人物無疑！」

這時那頂黑色轎子已在假山左首一條大路上出現！

這回距離近了，已可淸楚的看到轎前兩人。

一個是文士裝束的人，白面無鬚，舉止斯文，一路行來，宛如行雲流水，從容瀟灑。

另一個則是聚英樓總管馮友三，他彎腰前趨，一副虔敬小心的巴結模樣，越發顯得轎中不是等閒人物！

姬紅藥忽然嬌呼一聲：「啊，是姐夫！」

君簫常聽她口中提起「姐夫」，

也早就有一個印象，她姐夫相貌俊逸，喜作書生打扮，手搖摺扇，那準是轎前那個文士裝束的人了。

果然那青衫文士聽到姬紅藥的嬌呼之聲，忽然腳下一停，抬頭朝假山望來，口中叫道：「紅藥，還不快下來？」他腳下一停，轉身朝黑色轎子歉然道：「敝戚年幼無知，驚動鈞駕，還乞恕罪。」

轎內那人問道：「她是你何人？」

青衫文士躬身回道：「她是晚輩姨妹。」

姬紅藥一手拉着君簫，急急說道：「雲大哥，快下去，我給你介紹姐夫去。」

也不待君簫答話，連跳帶躍，往假山下奔去。

黑色轎子已在鋪着青磚的大路上停下來了。

姬紅藥一直奔到青衫文士前面，欣然道：「姐夫，我給你介紹一個人……」

她直到此時，才看到總管馮友三神色拘謹，垂手站在邊上，姐夫臉上也沒有笑容，雙眼瞪着自己。一時使她感到有些不大自在，心中暗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青衫文士沒待她說下去，就低聲道：「紅藥，快去見過副總座。」

君簫隨着姬紅藥身後而來，眼看這位被稱做小諸葛的諸葛眞，果然生得唇紅齒白，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只是眼神有些不正。

姬紅藥平日任性慣了，她興高采烈，一心想把君簫介紹給姐夫見面，却沒想到姐夫當着君簫，給她這麼冷漠的臉色看，心頭更覺大是不快。她自然知道姐夫口中的「副總座」是指轎中人，心中暗暗哼道：「副總座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故意冷冷的道：「誰是副總座？」

諸葛眞聽了姬紅藥的話，神色爲之一凜！

只聽轎中呷呷笑道：「妳就是姬老總的小女兒，叫什麼名字？」

姬紅藥心中暗暗哼道：「你最多是我爹的副手，哼，姐夫也眞是的，巴結得牠這樣殷勤！」一面昂首道：「我叫紅藥。」

「很好。」

轎中人又是一陣呷呷尖笑，說道：「大概平日裏被妳爹寵壞了，刁蠻得很，小女孩有時刁蠻些也蠻可愛的，呷呷呷呷！」

君簫聽她笑聲，心中猛然一動，忖道：「轎中人是八手羅刹厲九娘！」

諸葛眞連忙躬身道：「紅藥年幼無知，多蒙副總座誇獎。」

只聽轎中人又道：「後面這個小伙子呢？又是什麼人？」

姬紅藥道：「他是我朋友。」

轎中人道：「叫他走上來些。」

君簫心頭微微一凜，忖道：「莫非這位老妖婆已認出我來了。」心中想着，抱抱拳道：「婆婆可是叫我嗎？」

轎中人呷呷笑道：「不錯，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君簫依言走了上去，和姬紅藥並肩而立，故意拘謹的道：「不知婆婆要問什麼？」

諸葛眞望望君簫，修長的劍眉，微微攢了一下。

轎中人道：「你叫什麼名字？」

君簫道：「在下雲驚天。」

轎中人道：「何人門人？」

君簫囁嚅的道：「家師是天山腳下一個牧羊的老人，他老人家沒有名字，就是有，在下也不知道。」

「天山腳下牧羊老人？」轎中人道：「你是那裏人氏？」

君簫道：「在下生長塞外，是家師扶養長大的。」

轎中人問道：「你使的兵刃就是簫嗎？」

她很注意君簫腰間插着的那支鐵簫。

君簫搖搖頭道：「不，在下使刀。」

轎中人又道：「你會吹簫？」

君簫又搖搖頭道：「不會。」

轎中人道：「那麼你腰間插的鐵簫是做什麼用的？」

君簫輕鬆的道：「這簫不是我的。」

轎中人奇道：「是什麼人的？」

君簫道：「是四川唐門弟子任劍秋的。」

轎中人問道：「唐門弟子的東西，怎會在你身上？」

君簫道：「他一再無事生非，找在下麻煩，是在下從他手裏奪來的。」

「很好。」

轎中人呷呷笑道：「你是要氣氣唐友欽這老兒？」

君簫道：「那倒不是，因爲這鐵簫中暗藏唐門歹毒無比的『奪命飛芒』，在下所以要把牠奪下來，帶在身邊，只是等待任劍秋來取回去罷了。」

「很好！」轎中人道：「小伙子，你敢和四川唐門作對，着實有種！」

君簫恭敬的道：「婆婆誇獎。」

轎中人道：「諸葛眞，這小伙子很有意思，他是你們聚英樓的人？」

諸葛眞還沒回話，馮友三陪笑道：「回副總座的話，雲少俠是新來的，現在光祿堂待命。」

轎中人「唔」了一聲，忽然轎簾一動，飛出一點黑影，朝君簫投來，說道：「小伙子，這是我的令牌，你接住了，隨時都可以來見

我。」

君簫伸手接住，低頭看去，那是一塊銅錢大小圓形的鐵牌，中間刻着一個兇獰的狠頭，反面有一個「令」字。

轎中人擲出鐵牌，就低喝一聲：「走。」

諸葛眞、馮友三應了聲「是」，當先就走。

黑色轎子也跟着抬起，轎後兩個全身包在黑布裏的怪人，也一言不發，隨着大步走去。

寬闊的青磚路上，只剩下了君簫和姬紅藥二人。

君簫手中還拿着鐵牌，怔怔的道：「這塊鐵牌不知有什麼用？」

姬紅藥還在生她姐夫的氣，口中哼道：「大姐要聽你的，我爲什麼要聽你的！」

她回過頭，看了君簫一眼，說道：「你叫她老婆婆，她好像很高興，才送你這塊鐵牌，你就收着好了，哼，我才不叫她呢，她是我爹的副手罷了，幾時我帶你找爹去。」

君簫聽得心中一動，忖道：「厲九娘是她爹的副手，不知她爹又是什麼人？」

其實這下姬紅藥可說錯了，這位「副總座」的身份可高着呢！

君簫收起鐵牌，心中只是思索着，方才看到轎後那個黑衣人肩頭背着的大麻袋中，可能裝的是人。

八手羅刹厲九娘陰狠毒辣，是當今江湖上幾個無惡不作的魔頭之一，落在她手中之人，而且還要用大麻袋裝着，自然也不會是無名之輩。看來極可能是白道中那一個和她結了樑子的人，自己既然遇上了，倒要查個清楚才好。

他心中有事，姬紅藥也因今天姐夫當着君簫給她難堪，心中大是不快，因此興緻也有些闌珊了！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

她領着君簫，穿行花林，來到一座簷角高聳，畫棟雕樑的樓宇前面，拾級走上石階。

君簫抬目望去，只見屋宇中間懸着一方朱紅金字的匾額，上書「滄海一粟樓」五個大字。

滄海一粟樓，論氣派，就是通都大邑的大酒樓也比不上它，一排五楹三層的樓房，四週長廊，圍着曲折欄杆，燈光照耀，裝飾得甚是豪奢。

姬紅藥領着君簫，跨進大門，迎面就是一道鋪着紅氈的寬闊樓梯，兩旁是樓下的大廳，此時大概疏疏落落的只有十來個人，坐在那裏，點了酒菜。

姬紅藥腳下沒停，登上二樓，這裏不是大廳，而是隔成了許多小房間，你在房間中吃喝，可以不受他人的干擾。

姬紅藥腳下依然沒停，回頭道：「雲大哥，我們到三樓去，三樓可以凭欄遠眺，也可以瀏覽全園景色。」

兩人剛走到三樓樓梯口，就見兩名身穿青衣的跑堂，站在樓梯前面，含笑說道：「二位請留步。」

姬紅藥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一名跑堂連忙陪笑道：「二位原諒，方才總管交代下來，今晚三樓暫不開放，二位就請在二樓用餐，也是一樣。」

姬紅藥問道：「爲什麼？」

那跑堂的道：「好像是總鏢頭要宴客。」

姬紅藥問道：「他請什麼人？」

跑堂的道：「小的也不大清楚，好像是一位貴賓。」

姬紅藥哼道：「又是那個副總座的，哼，三樓有偌大一片地方，他只請一個人，就不准人家上去？他可以在三樓請客，我爲什麼不可以在三樓請客？你們還不給我讓開？」

她一肚子氣，已經憋了半天，這回可要借題發揮。

兩名跑堂的臉有難色，躬着身道：「小姐息怒，這是上頭交代下來的，小的作不了主，二位多多原諒……」

「什麼上頭交代下來的？誰要你作主？」

姬紅藥臉色一綳，叱道：「你們再不讓開，我就廢了你們。」

兩個跑堂的後退了一步，依然連連躬身道：「小姐……」

「你們去叫馮友三來。」姬紅藥怒聲道：「我偏要上三樓去吃，看誰敢不讓我上去！」

君簫勸道：「紅藥，算了，馮總管自然是奉了妳姐夫之命，才敢交代他們，三樓既然是你姐夫宴客，我們上去了，也吃得不舒暢，就在這裏吧，別爲難他們了。」

兩個跑堂的這回才聽出口風來，眼前這位兇霸霸的姑娘，竟是老主人的二小姐，總鏢頭的小姨子，一時嚇得直打哆嗦，連連躬身道：「小的不知是二小姐來了，還望二小姐恕罪……」

姬紅藥理也沒理他們，回頭道：「我只是氣不過姐夫，好像人家都要聽命於他，不上去，就不上去，那就在這裏吃好了。」

一名跑堂的連聲應「是」，巴結的道：「其實二樓的雅房比三樓還要雅靜得多，今晚東首三號房，正好空着，小的替二小姐帶路。」

說完，當先朝東首走去，走到一間雅房門口，才停步，一手掀起繡簾，躬着身道：「二小姐二位請進。」

這間房東首和南首都有落地長

窗，可以走出走廊，觀賞園中景物，這時天色剛黑，一鈎如眉新月，斜掛天上，份外清幽。

酒樓中的跑堂，聽說東首三號房中，來的是二小姐，自是十分巴結，熱面巾、茶水，一齊送上，然後彎着腰道：「二小姐要吃些什麼，小的好立時吩咐下去。」

姬紅藥道：「我姐夫宴客，點了什麼菜，也給我們送什麼菜來好了。」

跑堂的唯唯連聲，退了下去。

姬紅藥悶悶的坐在窗口，說道：「眞氣人，連吃一頓飯，都不痛快。」

君簫笑道：「紅藥，妳這是生誰的氣呢，在三樓吃，和在這裏吃，不是一樣的麼？」

只聽後面有人細聲道：「前面房裏有人。」

另一個低沉聲音道：「管他呢，他們吃他們的，咱們吃咱們的。」

細聲的道：「你知道他們是誰？」

另一個低沉聲音道：「我自然知道。」

這兩人自然是在後面一間房中，房與房之間，只有一板之隔，是以他們聲音說得極輕，也可以聽得到。

君簫只覺這兩人說話的口音似乎極熟，只是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接着先前細聲的那個口中嘖嘖的道：「這罎酒，眞還不錯，確實是西鳳酒，少說也藏了十年以上，味醇得很……」

他在說話之時，忽然「咕」的一聲，敢情喝了一大口，接着道：「這樣好酒，孝敬咱們兩個，還差不多，老鬼婆怎麼配喝……」

另一個低沉聲音攔着道：「廢話少說，菜呢？」

細聲的道：「別忙，這時候，廚下正忙着呢，六七個人忙得不可開交，總得等他們弄好了才行，火候不夠，就是拿了來，還不如光喝酒有味。」

一頓，細聲的道：「好，好，我去。」

接着又是「咕」的一聲，大口喝完了酒，才站起身來，說道：「你不能獨個兒把酒喝完了。」

低沉聲音笑道：「放心，我喜歡慢慢的喝，尤其這種好酒，更要慢慢品嘗，像你這樣牛飲，眞是糟蹋了好酒。」

那細聲的沒有再說話，敢情已經出去了。

姬紅藥朝君簫笑了笑，低聲的道：「是兩個酒鬼！」

君簫內功何等精深，老遠的走道上跑堂的來來去去，聽得一清二楚，但那細聲的話聲一停，就沒聽見一點聲息。

兩個房間，僅隔着一個木板牆，竟然沒聽到他走路的聲音，心中不禁暗暗覺得奇怪。

姬紅藥看他沒有作聲，忍不住問道：「雲大哥，你在想什麼心事？」

君簫壓低聲音，說道：「沒有，我只是在想，後面房裏，這兩個人……」

姬紅藥睜大眼睛，低聲的問道：「你是不是認識他們？」

君簫微微搖頭，沒開口！

只聽一陣脚步聲，及門而止，門簾掀處，兩個跑堂的雙手托着盤子，送上四個菜來，一邊伺候着問道：「二小姐不知要什麼酒？」

姬紅藥搖搖頭，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朝君簫望來，說道：「我不喝酒，雲大哥，你呢？」

君簫道：「我也不喝。」

跑堂的躬身退出，姬紅藥輕輕拿起筷子，說道：「那我們就吃菜……」

話聲未落，只聽後面房中那個細聲的急急的道：「來了，來了！」

接着只聽一隻隻盤子放桌面的聲音。

低沉聲音問道：「你弄來了些什麼？」

「嘻嘻，他們眞會奉承老鬼婆，這些東西，做起來可眞不簡單。」

那細聲的接着道：「這是竹葉燻牛肉，你聞聞，這不是一股竹葉的清香？這是脫骨扒鷄，這是荷葉粉蒸鷄腿……」

低沉聲音道：「粉蒸鷄腿，天底下有這麼小的鷄腿？」

「嘻嘻！」

細聲的輕笑道：「你眞是阿土，土得可以做包子了，這是田鷄腿，一隻田鷄，只用兩條大腿，這一大盤，你說用多少田鷄？」

低沉聲音道：「我土？笑話，你有沒有在皇帝老兒的御膳房裏吃過東西，告訴你，我在御膳房裏整整吃了三天，吃膩了才出來的。」

細聲的道：「那也並不稀奇，你當我不敢去，咱們喝完這罎酒就動身，喝皇帝老兒的酒去，你還敢不敢去？」

低沉聲音道：「去就去，這有什麼不敢的！」

兩人居然要遠上京城到皇宮裏喝酒去，膽子可眞不小！

那低沉聲音敢情伸手從盤中抓到了一隻小麻雀，又在嘮叨：「嘿，瞧你，連麻雀也弄了一盤來，這東西，骨多肉少，有什麼吃頭？」

細聲的嘻的笑道：「矮子，虧你還誇口去過御膳房，連這樣名貴的禾花雀都認不得，這是那個老廣

廚師的拿手絕活『玫瑰露酒釀禾花雀』……」

低沉聲音道：「皇帝老兒又不是廣東人，御膳房裏自然沒有禾花雀了。」

細聲的道：「你知道什麼叫做禾花雀？這是南海島嶼上的一種候鳥，每年只有中秋以後才有，肉肥骨嫩，捕捉不易，你當是普通麻雀？」

低沉聲音道：「你當我沒去過廣東？當年南海龍王擺下五蛇宴，我就生吃了他一條最毒的赤睛錦蛇。」

細聲的「嘻」的笑道：「只是嘔了三天。」

低沉聲音怒聲道：「你不嘔？你醉鬼連喝米酒都會嘔吐狼藉……」

細聲的也怒聲道：「我醉，你敢不敢和我一碗拚一碗，拚到底看誰醉了？」

低沉聲音道：「拚就拚，你這點酒量，還能唬得倒我？」

細聲的道：「好，來！」

兩人敢情拚上了酒，不再聽到有人說話。

君簫、姬紅藥只顧聽着他們兩人抬槓，連筷也不動了，這時隔壁兩人靜了下來，姬紅藥才笑了笑，低聲道：「雲大哥，我們吃菜呀！」

君簫這才注意到桌上四盤菜，正是竹葉燻牛肉、脫骨扒鷄、粉蒸田鷄腿，和玫瑰禾花雀。

姬紅藥吃了幾塊，忽然低聲的說道：「雲大哥，你有沒有注意，方才他們說的幾個菜，和送到我們這裏來的，完全一樣。」

君簫笑道：「一個廚師做出來的，自然一樣的了。」

姬紅藥搖搖頭道：「不對，我們要廚下送來的，是姐夫宴客的菜。」

君簫道：「我們可以點，他們自然也可以點了。」

姬紅藥道：「不，這些菜餚，都得及早準備，不是片刻可以立辦，也不會準備得很多……」

話聲未落，只見門簾掀處，走進一個身穿藍布長袍的矮胖漢子，像是賬房先生，朝兩人連連抱抱拳，躬着身，陪笑道：「小的吳萬才，是這裏的管事，聽說二小姐來了，特來給二小姐問安。」

姬紅藥當着君簫，甚是得意，含笑道：「吳管事不用客氣，這位是雲爺。」

「是，是！」

吳管事又朝君簫抱拳躬身道：「小的見過雲爺，雲爺你好。」

君簫朝他點頭爲禮。

吳管事垂着雙手，伺立一邊，臉堆諛笑，並沒立即退去。

兩個人吃東西，邊上站着一個人，這有多不舒服？

姬紅藥道：「吳管事，你有事就請便吧！」

這是逐客令，吳管事口中唯唯應是，但脚下却並未移動，還是站在那裏，伸手掏出一塊手巾，輕輕拭着額角上的汗水。他好像很熱，其實天氣可並不熱。

姬紅藥看他沒有出去，覺得奇怪，回頭問道：「吳管事，你有事？」

吳管事拭着汗，連聲應「是」，一望而知他心裏很急！

姬紅藥攢攢眉，問道：「有什麼事，但說無妨。」

「是，是！」

吳管事跨上一步，一臉俱是尷尬的道：「多謝二小姐，小的該死，小的正有一件十分爲難之事，只有請二小姐恕罪……」

姬紅藥道：「到底是什麼事，你說出來聽聽。」

吳管事躬身道：「是，是，事情是這樣，今天馮總管特別交代，總鏢頭晚上要在這裏宴客，要小的吩咐廚下，整治一桌酒菜，菜不用多，但必須精，小的就是怕臨時要添，還特別吩咐廚下，每一道菜，都多做了一份，所以……所以二小姐吩咐一聲，菜就可以送上來了……」

姬紅藥「哦」一聲。（未完・七）

上文提要：隱藏在桃花院附近的江豪神出鬼沒，輕而易舉地將桃花院中八個守衛悄然地殺掉，此舉驚動了小桃紅及老謀深算的宋千和。他們亦暗中向江豪投放出明月觀制敵奇物——毒蟻，不想，江豪已具抗拒百毒的能力。白翎等人此時正擬如何救出被三聖會抓去的仝大夫；而散花仙子等三主腦亦在推敲襲擊桃花院之人的線索……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運籌對策施毒計　風雨欲來風滿樓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問題，慕容長青、散花仙子都不禁凝神傾聽。

如果那些人先中暗器而死，這件事，就會形勢大變。殺一個不會喊叫的死人，自然不會發出聲息。

「丁琦和八個武士怎麼死的，宋某人沒有看到，不敢妄言，但殺死七姑娘一事，絕沒施用暗器，一劍飛來，有如閃光掠過，七姑娘濺血授首，宋某人暗中盤算過了，那一劍如是殺向我，宋某一樣無法躲過，七姑娘之前還能手握毒盒，打開兩個環扣，宋某人恐還不如七姑娘。」

宋千和自貶技藝，大出江湖常情，是被那一劍嚇壞了，已存心退出江湖？還是別有用心呢？

在場之人中，只有慕容長青最爲明白，原來宋千和借這番事件，清楚的形容出明月觀中弟子的武功，說的全是實話，慕容長青聽得怦然心動，臉色微變。

既震驚於來人劍術的精奇，也驚心於明月觀弟子的造詣過人，一個十幾歲的小丫頭，技藝超越過宋千和，就絕非慕容府中武士，能望項背了。

如此奇妙的傳訊安排，南宮秋月全被瞞過了，不知是否也瞞過了身懷奇技，莫可預測的散花仙子。

好像是瞞過了，散花仙子歎息一聲，道：「是技不如人，七丫頭已盡了心力，死得無怨。」

小桃紅、六姑娘突然齊齊拜伏於地，道：「弟子無能，目睹七師妹受人殺害，不能及時阻敵援救，請師父治罪。」

表面上看去，明月觀中人，都隨個性發展，散漫無章，但遇事時，立刻表現出嚴峻的規戒。

「如若那一劍眞如宋巡使所形容，妳們也阻截不住，」散花仙子道：「起來吧！」

小桃紅和六姑娘站起身子，人也移動了位置，並肩站立在散花仙子身後。

「看起來，內情有些複雜了，」慕容長青哈哈一笑，道：「雖然變化多端，但機巧轉折所在，仍在少林、武當、洞庭盟三大組合之中，除了他們之外，放眼當今江湖，已無獨行其是的門戶。」

言下之意，似是其他門戶都已被掌握控制。

南宮秋月秀眉微揚，望了散花仙子一眼，欲言又止。

「除了各大門派之外，有不少技藝精絕的高手，分散在江湖之上，」散花仙子神色平靜的道：「有些隱於市鎭鬧區，有些避居深山大澤，明月觀中人少在江湖走動，對江湖中人事所知有限，但也聽過一些傳說，像一劍鎭八方徐宏揚，威震江湖近十年，却突然厭倦了江

湖，悄然隱歸於武夷山中；千手飛花唐虹，隱於大市。以江湖之大，當然不止他們兩人，猜想還有不少高人深居簡出，但他們也並非全然忘情江湖，遇上大變，也許會破囊而出。」

「仙子說得是，風塵多異人，不可小覷。但近數十年中，最有名的兩個人，正在意氣風發，聲威如日中天時，突然銷聲匿跡，正是徐宏揚和唐虹二個人。」慕容長青道：「兩人退出江湖的傳說紛紜，內容不一，一說和天鏡大師有關，也有一種傳說，和江凌波扯上關係，但無人目睹經過，眞實情形也只有當事人心中清楚了。」

「今夜來人，劍法奇高，似已練成了馭劍術，」南宮秋月道：「會不會是徐宏揚的傳人？」

「徐宏揚號稱一劍鎭八方，劍術上確有不凡的造詣，訓練出一個高明徒弟，自屬應當，」慕容長青道：「不過，先父在世之日，六入武夷山，踏遍了高峯幽谷，九曲秘窟，始終找不出徐宏揚隱居之處，多方探詢之下，從一位山民口中問出有個形貌相似的中年人，在桃源洞結廬而居，不足半年又飄然而去，走時身體搖擺不定，好像舊傷發作，鴻爪留痕，去向縹緲，此後，江湖上再無人聽過他的訊息。」

「是不是死了？」南宮秋月道：「徐宏揚成名在江南道上，如是還活着，絕不會允許我們在江南道上成立三聖會了。」

「他却未出面阻止，十之七八是埋骨在武夷山中。」慕容長青道：「昨夜來人的身份，就得仔細敂量一番了。」

「唐虹呢？」散花仙子道：「大隱於市，人口衆多，找起來想必是更痲煩了？」

「聽說他隱居金陵，金陵有個唐家巷，全巷子四五十戶人家，全是姓唐的人，」慕容長青道：「聽說是一百多年前由四川遷來，是不是和四川唐門有關？已莫可考究，在下向成都唐門探問過，他們否認這個傳聞，金陵唐家巷中，多以經營四川小菜爲業，口味獨特，生意興隆。聽說唐虹歸隱金陵唐家巷，我們已暗中派人監視了二十年，沒發現任何可疑之處，當眞是深藏隱密，但在下不敢稍有鬆懈，仍然派人在暗中監視着，泛論近五十年江湖上息隱高手，無出兩人之右，當然，江湖上還有奇人，但全在沙中沉，從未浮出過世面，在下也就無從推論了。」

「看來，慕容世家對近代江湖人物，下過一番很深的工夫研究，六度追覓徐宏揚的行踪，二十年監視唐虹不懈，」南宮秋月道：「只此一樁，南宮世家就萬難及得了。」

「秋月賢妹客氣了，慕容世家也有甚多不如南宮世家之處。」慕容長青道：「例如門下武士的技藝，南宮世家的武士能獨立對敵，能三人合作，亦能七人合擊，還加入暗器輔助，威勢之强，世無其匹，當世各大門派雖也有合搏陣法，但混入暗器，却起自南宮世家。聽說這種殺人的組合，還是秋月賢妹一手建立起來，眞是巾幗勝鬚眉，慕容世家門下武士是望塵莫及了，好在都已歸入三聖會中，再無彼此之分了。」

南宮秋月臉上泛起一種訝異和驕傲的混合神情，心中忖思道：好厲害的慕容長青，把暗器溶合殺敵陣法中，是南宮門下最新奇組合，由數百位南宮門下武士中選出的十組精銳武士組成，這次南宮秋月江南之行，隨行近百位門下武士中，就有五組這種殺人組合，五七三十五人，都已經過了數年習練，但却從未在江湖上施用過一次，這些精銳的殺人組合，也是南宮世家一大秘密，南宮秋月引以爲傲的成就，想不到慕容長青竟是瞭如指掌，這中間出了什麼毛病？慕容長青早已派人臥底，還是南宮門下武士，有人被他收買了？

心裏疑竇重重，盤算着要如何追查內情。人却微笑回答道：「雕蟲小技爾，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散花仙子嬌咳一聲，拉回本題，道：「徐宏揚生死成謎，唐虹消失於茫茫人海，除了兩人之外，還有誰最可疑？」

慕容長青吁口氣，道：「就屬天衣和尚、飛雲子、江三小子，三個人最爲可疑了，但他們應該沒有宋巡使形容的高明的武功，這中間，還有些什麼機巧呢？」

散花仙子顰起柳眉兒，沉思不語，看她神情似正陷入在苦苦思索中。

事實上，慕容長青、南宮秋月，都在苦用心思。

大雨來前風滿樓，這只是一個開始，一殺十個人，血染桃花院，出手的殺性之重，似不在三聖會作風之下，一股狂飆般的江湖殺風，正向三聖會捲襲而來，是血的報復，還是另一股新生力量在急謀取代？

不管是那種原因，對三聖會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挑戰，因爲敵人出現得太突然，武功又高得莫可預測，一個處理不好，摸錯方向，不但浪費人力，白忙一場，陷入錯失境遇中，只要算計了三聖會的首腦，對方就可以完全的接收了這個組合……

三個人都想得很多，雖然想的

不盡相同，但對危機的認知，却很一致，這件事不能輕忽放過，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如是慕容兄的推想不錯，」散花仙子道：「這三人都已經過了某種改造……」

「改造？」慕容長青、南宮秋月同時吃了一驚，同時開口，道：「人還能改造啊？」

「能！」散花仙子道：「伐毛洗髓，打通任、督二脈，衝破十二重樓，以破除體能極限，都是人身改造。」

「那要十年以上的苦修才能有所成就，」慕容長青道：「他們只有不及一年的時間，除了天衣和尚早有基礎，或有可能之外，在這短短一年中，別人是決無可能的。」

「如果用藥物補助，改變就大有可能，」散花仙子道：「明月觀中就有以藥物幫助弟子善改體質的醫術……」

說到此處打住，再要說下去，就得洩漏明月觀中的機密了。

慕容長青仰天吁一口氣，笑道：「當今之世，除了神女峯上明月觀，有此醫學奇技之外，普天之下，那裏還有第二個明月觀呢？」

「沒有第二座明月觀，但却有醫術更勝明月觀的人……」

「是誰？」慕容長青打斷了散花仙子的話，冷肅接道：「這就去找他問個明白！」

散花仙子淡淡一笑，答非所問的，道：「能使人脫胎換骨的藥物，找尋不易，就算能識百藥的人，也要花上個十幾二十年，走千山，過百川，也只能採集十之七八，要採齊百藥，得要幾分運氣，還要熟知地理，知曉奇藥生長之地，運氣差一些的人，窮一生之力，也無法採齊這些藥物。」

「藥物缺少個十種八種的，對人是否也有幫助？」南宮秋月道：「如果是他們，今夜來人，既不是天衣和尚，也非飛雲子，自然是江凌波的兒子江三了，以仙子姐姐的看法，他是否已經脫胎換骨了？」

「問得好艱深。」散花仙子沉吟了好一陣，才道：「問得我很難回答，只能盡我所知的說一點了，我知道回答得不會使你們滿意，那是因為我知道的也很有限！」

神女峯上明月觀的傳奇機密，正開始向外洩漏，點點滴滴，都聽得使人心醉神迷。

慕容長青、南宮秋月都聽出了散花仙子的言外之意，但兩人都未開口勸慰，一勸怕她眞的借機下台，不說了，多聽那麼一點點也好，一點就彌足珍貴。

散花仙子苦笑一下，道：「先說藥物吧，藥有主從，主藥全了，從藥可用他藥替代，所謂藥物不齊，大都是指主藥而言，明月觀花了數十年的時間，都未把主藥找齊過，所以，門下弟子們，只能改善體質，無法脫胎換骨，步入上乘境界，如若今夜來人眞是江豪，和一年前技藝比較，確有脫胎換骨的架勢，宋巡使的描述如沒誇張，江凌波脫困復出，也不過如此而已。」

慕容長青道：「仙子，此事不宜拖延，先把根源找出，江南名醫逾千人，誰有這個本領？」

「是不是找齊了主藥，任何人都可以脫胎換骨？」南宮秋月最關心的是用藥之術，道：「以明月觀力量之强，人手之多，數十年找不齊的藥物，別的人，又如何能夠找齊？」

「我說過，這需要多種的學問，知藥、識藥之外，還有用藥的技術。」散花仙子道：「但如不知地理形勢，根本就找不到那味主藥的生長地方，瞎跑胡走，窮一生之力也找不到它。不知天時，過了它開花送香的時節，滿山野草逾人高，你要怎麼找？脫胎換骨的幾味主藥，都是天材地寶，多少人想找到它，它們也披着天生的保護色彩，潛藏得十分隱蔽，採藥人，除了識藥之能外，還要有知天時、明地理，才有個下手之處，當然，還要有保護自己的本領，深山多虎豹，南荒多毒物，麕集大澤中的毒蚊、飛蝗，更是防不勝防，所以，明月觀採了幾十年的藥，一直無法把主藥採齊。」

「原來，採草藥也要這麼大的學問？」南宮秋月道：「仙子姐姐對醫道、武功，無所不通，小妹是佩服極了。」

這幾句話，倒是由衷之言，說得一臉虔誠。

「話說得有語病，一般的藥物，不會採得如此辛苦，」散花仙子笑道：「我說的是被目為天材地寶的幾味主藥。」

慕容長青道：「仙子，先斷根源吧！殺了那個高明大夫再說。」

「慕容兄眞的要殺他麼？」

「絕不寬貸，」慕容長青道：「縱然他已具有起死回生的醫術成就，也不能留下他……」

「也許，他還保留些使人脫胎換骨的藥物？」散花仙子接道：「殺了他，豈不可惜？」

「先逼他交出藥物，」南宮秋月道：「再殺他也不遲。」

「那就要任他擺佈了。」慕容長青道：「此事萬不可為，心存貪念，求他讓我們脫胎換骨，那還能對他下得了毒手？這件事決不能心存猶豫，懷抱私慾，要一見面就下手取命。」

「慕容兄，果然是做大事的人物，決心明快，常人難及，」散花仙子笑一笑，道：「但至少也該求証一下，不要冤枉了好人。」

「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能放過一個，」慕容長青道：「三聖會不能拿已奠定的基業作賭注，換取個人的成就。」

這番話殺氣騰騰，却又擲地有聲，散花仙子也受到感染了，點點頭，道：「殺了吧！冤也罷，錯也罷，不能留下後患，當今江湖上醫道高人，恐難逾越仝大夫……」

「在下也曾想到了他，但仙子不肯明說，長青不敢擅專，現在咱們是否要趕回姑蘇總壇？」

「決定了，下手就要愈快愈好，」散花仙子道：「我們立刻動身，馬要換新，沿途還要備馬接應，務必要搶在敵人前面，一失先機，就悔恨不及了。」

慕容長青連連點頭，一面下令行動，心中却暗暗罵道：本就是十萬火急的事，你却吞吞吐吐，不肯言明，如被人搶先救走了仝大夫，妳就是罪魁禍首……

三聖會人多動作快，不大工夫，馬已備齊，而且，都牽到了桃花院外。

散花仙子道：「老三、老六，妳們跟我一起走吧！留下來，也無法抗拒來人，如果眞是他們三人出手，他們有一個無法克服的缺點，不會濫殺無辜，也不會刻意殺害技藝和他們相差太遠的人，妳們兩個却正適合他們下手的條件，也是他們要殺的對象。」

這番話語病很重，突出了明月觀的門下弟子，也輕蔑了慕容、南宮門下武士。

但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都沒有刺耳的感覺，因為，這是眞實的情況。

如照宋千和的述說，明月觀中女弟子的技藝，已直逼三聖會中巡使級的身手，已非慕容、南宮世家門下武士能望項背了。

這也看得出散花仙子對七姑娘之死，表示出相當沉痛的心情，看將起來，散花仙子這番下山，隨行的十二金釵，也都是明月觀中的精銳弟子，個個機警靈活，貌美如花。

小桃紅和六姑娘一直緊隨在師父身後，七師妹之死，也使兩人變得沉默寡言了，常浮現嬌靨上的笑容不再出現，代之的是一片冷肅神色。

數十騎一齊出動，得得蹄聲迎着黎明的清風，離開了杭州城。

一口氣奔行了二十幾里，已是日上三竿，四外景物清明，散花仙子却突然一勒韁繩，在一片空曠的田野中停了下來。

這不是歇馬打尖的地方，停得有些出人意外，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也只好急急的收韁停下。

「仙子姐姐，」南宮秋月目光轉動四下看，竟已不見了小桃紅和六姑娘，歎口氣道：「她們呢？明明出了杭州城，怎麼沒有跟上來？」

「又回杭州了，不過已由明轉暗，」散花仙子道：「敵勢雖强，但明月觀中弟子，還不願認輸，她們想戴罪立功。」

慕容長青心中暗暗吃了一驚，忖道：兩個丫頭幾時脫隊走的？雖然未曾特別留心她們，但在衆目睽睽之下，走得水波不興，無聲無息，也逃過了我和南宮秋月的耳目，這些技藝才智，決非兩大世家門下武士能與之比擬，幸好她帶下山的人手不多，如若再多一些，分派各處，很快就被她們控制全局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仙子停馬田野，必有見教，在下洗耳恭聽了。」

「綠野平疇，一望無際，三百丈內，絕對無法藏人，」散花仙子道：「不慮敵人竊聽，可以談些心腹事了。」

「仙子姐姐請說，」南宮秋月道：「如此的愼重安排，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了？」

「湖州是否有消息傳來，」散花仙子目注慕容長青，道：「和尚、道士、江豪是否去太和堂藥舖看過？」

「沒有。和尚、道士、江三小子到了湖州之後，」慕容長青道：「就像化作一陣清風消失，未留下任何痕跡。」

散花仙子道：「那是說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已經把仝大夫接入了三聖總會？」

「應該如此，」慕容長青道：「除非他們有一種聯絡的暗記，暗通欵曲，因為，留在太和堂中的人，也一直在我們監視之下。」

「慕容兄，消息既未洩漏，要追覓仝大夫行踪最簡單有效的辦法，應該用什麼方法……」

「追踪我們，由我們帶路？」慕容長青呆了一呆，道：「我們正在作帶路的傻事……」

「對！我們大批人馬兼程趕到，征塵未卸，又匆匆回師，」散花仙子道：「不是太笨的人，都會猜到我們的用心何在了。何況，我心中一直懷疑桃花院中，有監視我們的耳目。」

「所以，仙子召走了兩位門下，」慕容長青道：「再由她們脫隊潛回杭州，由明轉暗……」

「不能再輕視他們了。他們有屠戮三丫頭、六丫頭和宋巡使的機會，却突然中途罷手，」散花仙子道：「不是心慈手軟了，而是他們想到了仝大夫，忽然變卦，改弦易

輸，表現了分辨輕重緩急的智慧，不過，也暴露出了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南宮秋月道：「小妹一點也想不出來。」

慕容長青也想不出來，只不過忍下未問。

「如果是仝大夫造就了他們，仝大夫也掌握了毀滅他們的秘密，」散花仙子道：「所以，在未得到明確的答案之前，絕不能殺掉仝大夫。」

「多謝仙子明示，長青行動想法，確是莽撞了一些，我們一舉殺了仝大夫，也斷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

「等於幫敵人成就了他們的心願，」散花仙子道：「所以，應該是採取一些特別行動的時候了。」

「由仙子指揮此後的行動，才是解決這件事的方法。長青願恭候仙子差遣，但有所命，當全力以赴。」

慕容長青感覺到事態嚴重了，這檔事如是處置不好，三聖會立刻就要面對一場存亡之爭。三位會主之間，更是有不得一點裂痕心病，何況，此時此情，把指揮行動的大權交給散花仙子，既可規避責任，又可逼使明月觀中弟子全力以赴。明月觀身為主帥，門下弟子自會奮勇直前，義無反顧。

散花仙子也不客氣，點點頭，道：「那就先請慕容兄和秋月賢妹聽命。」

想不到第一道命令，就動到了二位會主的頭上，慕容長青呆了一呆，道：「長青聽候差遣。」

南宮秋月就大方多了，笑一笑，道：「小妹這廂恭候令諭。」

「兩位各選門下精銳武士十八人隨行，最好改扮一下，掩飾去眞正的身份，」散花仙子道：「佈置在姑蘇城西靈岩山下，非絕對必要，兩位不可輕身試敵，再選配一些殺手，佈下幾處死局，要他們全力迎戰，至死方休，兩位要看清楚他們殺人的技藝手法，希望能從中有所領悟……」

「仙子，」慕容長青接道：「何不一起同往？以免在轉述時有所錯漏，誤導判斷敵情……」

「我會去的，不過，靈岩山僻處西郊，只是一個隱藏殺手的所在，」散花仙子說道：「飛雲子江湖經驗豐富，如再加上知機子的老謀深算，要他們進入靈岩山，只怕得費番心機。」

「姑蘇三聖會的總會堂，隱藏得很秘密，」南宮秋月道：「也出人意料之外……」

「這也是我們能夠施展誘敵入伏的機會，」散花仙子冷厲的說道：「盡出隱藏靈岩山中的殺手，和他惡戰一場，不惜代價，拚盡最後一人為止，突破了體能極限，是否也能把耐力無限延長……」

「對！到他們顯露疲態時，」南宮秋月道：「我們再全力出手，一舉殲滅這一股心腹之患。」

「不錯，但時間要拿捏正確，」散花仙子道：「找不到出手時機，不可勉強出手。」

「靈岩山中隱藏了一百八十二位殺手，」慕容長青道：「特級殺手，也訓補到三十六位之多，這股力量一齊出動，具有破土裂山的氣勢，他們不過三個人，就算是鐵鑄的金剛，銅澆的羅漢，也要化作飛灰流汁，消散世間。」

「萬一殺手盡遭屠戮，」散花仙子道：「慕容兄又作何打算呢？是否要挺身而出，作最後之戰？」

問得尖銳刺人，慕容長青呆住了。

實在是很難回答，可能是三五天內就要兌現的事，話出口就很難改變。慕容長青沉思了好長一陣工夫，才緩緩說道：「目下由仙子主持其事，應該如何，該由仙子拿主意了。」

心中却暗暗忖道：幸好是見機得早，把指揮大局的重責大任，暫付於她，否則還眞的被她問住了。

「一百八十二個殺手全部出動，前仆後繼，還殺不了和尚、道士和江豪，那就証明了他們的成就，已非武功所能克服，」散花仙子道：「我們出手，也未必能手握勝算。」

「說得是，既不能手握勝算，只有退出江湖，披髮入山，」慕容長青道：「過一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士生活了。」

「山居寂寞，豈是慕容兄這等雄心萬丈的人能夠過得慣的……」

「不能戰，不能隱，難道還有別策？」慕容長青道：「還望仙子指教。」

「解鈴還需繫鈴人，」散花仙子道：「難道慕容兄忘了仝大夫？」

「對！我這就派人，把他押入靈岩山去，」慕容長青道：「逼他說出對付和尚、道士的方法。」

「這就非我心願了，」散花仙子道：「一百八十二個殺手，是征服江北武林道各大門戶的主力，拿他們身試鋒芒，旨在求証一下藥物對人體改造的功能和仝大夫的醫術境界。三人如為殺手所傷，証明了仝大夫醫術未必勝過明月觀，當今之世再無阻碍我們一統江湖的高人，也可立刻處死天鏡和尚、龍道長、江凌波，出師北上，先毀去洞庭盟，一年內可完成一統江湖霸業……」

「如果殺不了三個人呢？」南宮秋月道：「但他們未勝，我們也未敗，他們遁出了靈岩山，我們損傷了一些殺手，算是個不勝不敗之局吧，又該如何處理呢？」

「刁鑽哪！怎麼會想出這麼一個局面？」散花仙子笑道：「這是最壞的局面……」

「怎麼說呢？」南宮秋月道：「不勝不敗，總比大敗而逃好吧！」

「他們本來不是我們敵手，現在却打了個秋色平分之局，」散花仙子道：「敵我的武功都在進步，只是他們進步得太快了。秋月妹子，別忘了，我們出動的是不要命的殺手，一級殺手，我也許能應付七八個，特級殺手，四個人就會打得我認敗逃走，他們能脫出圍困，技藝絕不在我們之下，單是該不該追殺他們，就得費番大思量了。因為他們經過體質改造，進步快速，今日不分勝負，三五天後就可能有了殺死我們的能力。」

分析得很明白，說得也很清楚，南宮秋月聽傻了，搖搖頭道：「看來，小妹只是個馬前先行的料子，不能統籌全局。仙子姐姐，又為什麼不能把仝大夫押上靈岩山呢？仝大夫的威脅，再加上殺手出動合擊，不是多了不少的制勝機會嗎？」

「仝大夫可以自戕一死，也可能被他們全力一擊殺死，」散花仙子道：「死在當面，衆目所見，騙都沒得騙了，他們安心了，我們却少了一道保護的屛障，就算仝大夫眞的死了，只要他們沒見到，就會在心中存疑，我們可以用十個替身騙他們。」

「仙子高明，長青佩服。」

散花仙子淡淡一笑，道：「何況，我們很可能在仝大夫身上，逼出對付三人的方法，他醫術精湛，但武功却不怎麼高明，忍受疼痛的能力絕對無法和天鏡大師等相比，疼痛難忍之下，他會招出來。不過，這件事一定保守秘密。以他醫道之能，一旦存心想死，我們都防止不了……」銳利的目光，緩緩由慕容長青、南宮秋月的臉上掃過，接道：「你們都在心裏想，却沒說出來，都想試試仝大夫的醫術，改造體質，以突破先天的體能極限，不知道我是否說錯了？」

慕容長青道：「確有此想法，只是不便開口，仙子點破了，兄弟也不敢再隱藏於心。」

南宮秋月說得更坦白，道：「仝大夫大智若愚，小妹用出混身解數，只怕難以讓他動心，要仙子姐姐成全才行。」

「仝大夫學的是金丹大道功法，不太可能為美色動心。」散花仙子道：「這要另找着手處，有機會，我一定成全你們，不過不能急，一急就會亂，一亂就全盤皆輸了，一旦受他藥物控制，後果如何？我們培訓出來的殺手，就是很好的殷鑑。」

兩個人本來泛起的喜悅之心，一下子變冷了，這玩笑太可怕，開不得。

「迎春、和春兩個丫頭，透出過一點訊息給我，」慕容長青道：「仝大夫不喜女色，兩個丫頭想盡辦法引誘他，他既能坦然承受，却又能無動於衷，眞是天下奇男子。」

「原來，慕容兄早有計較了，」南宮秋月道：「說了就說個淸楚吧，她們都用些什麼手段？」

慕容長青略一沉思，道：「就拿兩個丫頭侍候他洗澡說吧！仝大夫能坦然的讓兩個丫頭寬衣解帶，也讓兩個丫頭幫他全身洗刷，就是金剛不動，兩個丫頭也火了，脫光衣服，跳入水中和他同浴……」

「以後呢？」散花仙子問得一臉嚴肅，道：「裸體相對，仍然無法使仝大夫動心麼？」

「不錯，兩個丫頭都是含苞待放的少女，身材、肌膚無不動人，是我親自挑選的美人，」慕容長青道：「仝大夫歷經二女挑逗，却勿視二女存在，浴罷更衣，仝大夫說了一句話：『兩位已竭盡所能，此後就規矩些吧！』兩個丫頭聽得羞愧難抑，幾乎想一頭撞死，她們告訴我這件事時，還一臉淚痕，羞忿難消。」

散花仙子點點頭，道：「先對付了和尚、道士和江豪，再回去對付仝大夫。」

如何對付仝大夫？散花仙子沒有說下去，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也不便追問，一行人策馬疾馳，直放姑蘇城西靈岩山。

但經一番談話之後，散花仙子已無形中成了三人中的領袖。

事實上是三個人合作愈久，愈密切，但感覺上，却是越來越不瞭解對方，常日相處，難免會在喜怒之間洩露出一些不同的隱密，但不能用心去想，一想，就發覺了很多問題存在。偏偏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都很愛想，而且想得又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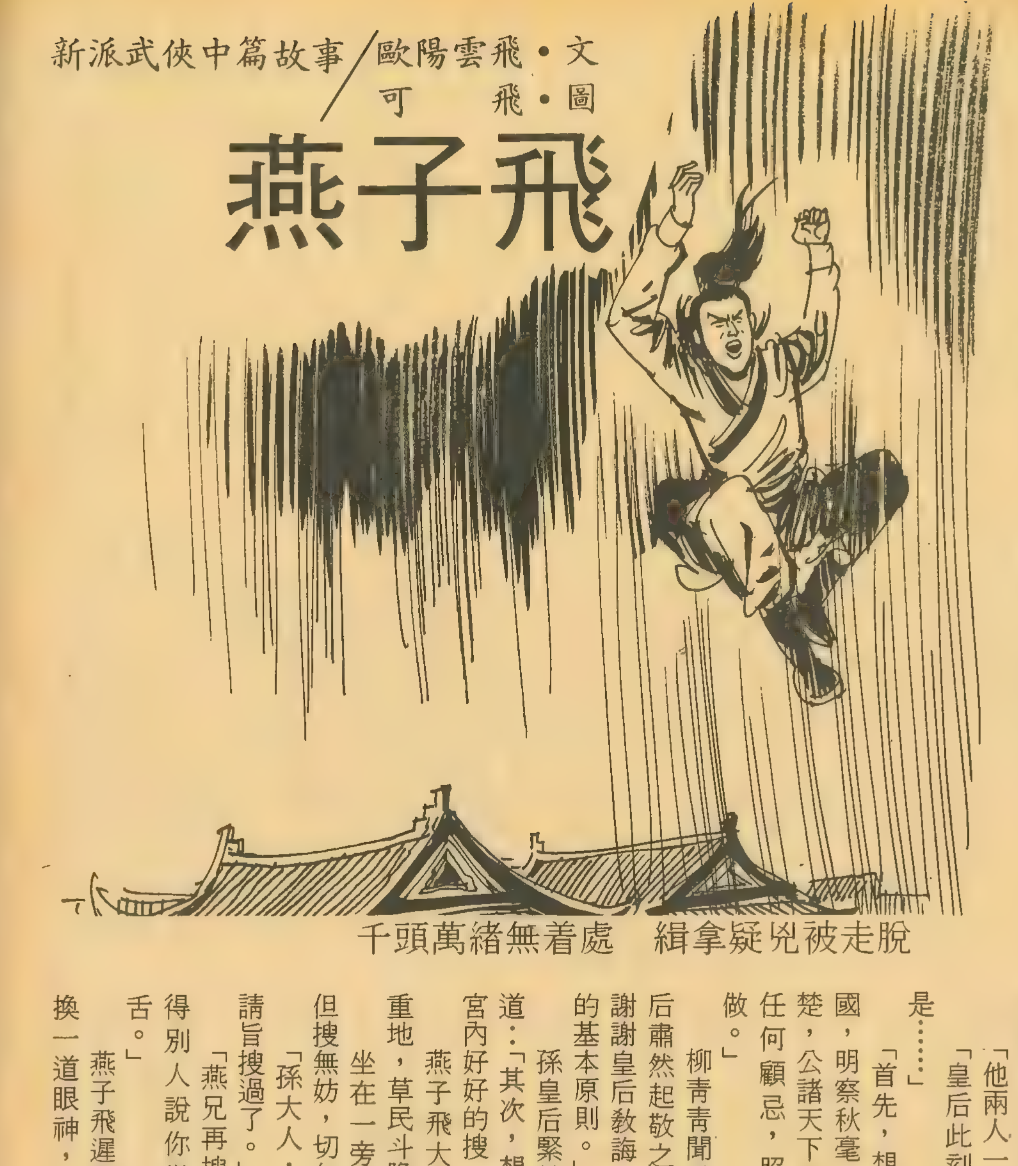
散花仙子超然事外，還未在兩人心理上形成對立，但明月觀的技藝和神秘，有如輕啟一角的寶庫之門，寶光隱隱，正點點滴滴向外透射出它們的光芒，頗有超越兩大世家之勢，雖然，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也在有意若無意之間，透露出正在利用難得的空暇苦練奇技，雙方也都動員心腹，防備得十分嚴密，但很難混入對方練功所在去一探究竟。能聽不能看，眞假難分辨。三聖會總會堂雖是三人治理會務的所在，但却各擁有一片隱密的私人天地，這樣一個組合，自然是很難合作無間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失竊案未了，皇宮殺人案和石貴妃失踪案繼之而來，燕子飛不能不理，案子牽涉孫皇后的侍衛嫌疑殺了石貴妃寢宮的侍衛，宮女如意言之鑿鑿，燕子飛不能不信，而皇后的弟弟孫九峯却極力否認疑兇是自己的師弟，石貴妃的兄長石大勇則懇求燕子飛要協助追尋失踪者的下落，願出一萬兩的金子……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燕子飛



千頭萬緒無着處　緝拿疑兇被走脫

孫皇后幽幽怨怨的道：「這件事從頭到尾本宮一直被蒙在鼓裡，一無所知，直至貴妃失踪，方傑被囚，才得到消息。」

「那麼，案發之後，可曾再見到陳恭、柯友德？」

「他兩人一去未回。」

「皇后此刻召子飛晋見的意思是……」

「首先，想請兩位愛卿公忠體國，明察秋毫，把案子的眞相查清楚，公諸天下，以平衆議，不必有任何顧忌，照着你們的良知去做。」

柳青青聞言甚是感動，對孫皇后肅然起敬之心油然而生，道：「謝謝皇后教誨，這是我們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

孫皇后緊鎖的眉頭稍稍一展，道：「其次，想請兩位愛卿在坤寧宮內好好的搜一搜。」

燕子飛大吃一驚，道：「宮闈重地，草民斗膽也不敢。」

坐在一旁的孫九峯接口道：「但搜無妨，切勿拘泥。」

「孫大人，據石總說，他已經請旨搜過了。」

「燕兄再搜一次豈不更好，免得別人說你辦案不公，授人口舌。」

燕子飛遲疑少頃，與柳青青互換一道眼神，道：「好吧，皇后與孫大人既然執意如此，子飛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可不是說着玩，更不會虛應故事，兩個人在坤寧宮內上上下下，裡裡外外，仔仔細細的搜了一遍，結果，並無任何發現。

重返前廳後，燕子飛目注孫九峯，道：「今夜，子飛想和方傑談一談，孫大人倘若方便，歡迎同往。再者，方傑被囚，陳、柯不在，坤寧宮的安全孫大人可不能掉以輕心。」

話畢，隨即告別孫皇后姊弟，和柳青青遄返別有天。

一進別有天花廳，柳青青便嚷嚷道：「喂，小陶，石大勇來過沒有？」

陶濤搖頭未語，燕子飛道：「青青，妳眞的要敲他竹槓？」

「那當然，像石大勇這種爲富不仁的傢伙，不要白不要。」

「石太師父子愛財如命，不見得捨得花大錢。」

「子飛，你別忘，父以女貴，兄以妹榮，若是石貴妃就此香消玉殞，他們的損失會更大。」

「唔，有道理，有道理，看來咱們又可以發一筆橫財，窮朋友們過幾天好日子了。」

一語甫畢，兩人相視一笑，有人來報：「禁軍總教頭石大勇來了。」

展目望去，石大勇已走上九曲橋，後面緊跟着三名挑伕，各挑着一對黑漆木箱，哼呀哈地累得直冒汗。

柳青青笑了，笑得很得意，石大勇一坐定，便說：「是甚麼風把石大人給吹來了？」

石大勇命挑夫將箱子放好，道：「本教頭是按照你們的規矩來送規費的。」

柳青青道：「赫，看不透石總還是個信人哩，多少？」

石大勇親手打開黑漆箱子，裡面都是金光閃閃的百兩大元寶，道：「五千兩。」

「另一半幾時付？」

「破案之後。」

「成，可不要黃牛啊。」

「姑娘取笑了，只要能尋回貴妃，殺掉方傑、陳恭、柯友德，區區五千兩何足道哉！」

「喂，石總，你要搞清楚，我們僅答應偵辦本案，可沒有說要殺曲敬堂的那三個徒弟，更不敢保証石貴妃還活在世上。」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當然，如果事實証明他們是元兇主犯，又當別論。」

石大勇從鼻孔裡哼了一聲，起身告辭道：「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兩位是聰明人，應該知所進退，貴妃乃金枝玉葉，又懷着龍種龍根，若有個三長兩短，就算過得了石某這一關，皇上也絕對不會輕饒！」

燕子飛目送石大勇步出別有天後，道：「看來，這段公案的範圍又縮小了一些。」

這話沒頭沒腦，陶濤莫名所以，道：「大哥此話怎講？」

「起碼，石貴妃的失踪，江彪的死，跟他扯不上關係。」

「大哥之言極是，天下沒有搬石頭砸自己脚的寃大頭，二百五。」

「小陶，麻煩你，把這些金元寶找金百萬換成碎銀子，一部份留作日用開支，一部份分給江湖朋友，絕大部份則派人分送給北京城的窮苦人家。」

「大哥請放心，小弟會照你的意思去做。」

* * *

刑部大牢，就是俗稱的天牢，關在裡面的囚犯不是欽命要犯，便是江洋大盜，沉重的銬鐐，殘酷的嚴刑，那怕是鐵打的漢子，也會脫一層皮。

方傑就是一個例子，沉甸甸的手銬脚鐐，舉步都感到困難，呆呆地坐在牢房的一角，一雙失神的眸子望着兒臂粗細的鐵柵發呆，當他看到張鐵虎陪着燕子飛、柳青青出現在他的視線內時，迎接訪客的只是一絲苦笑，幾許無奈，連說句話打個招呼的興頭都沒有。

燕子飛道：「張總，子飛有個不情之請，可否暫將方兄的鐐銬除去，以方便談話。」

張鐵虎猶豫不決道：「方傑乃欽命要犯，這……」

突聞有人截口道：「憑方賢弟的功力修爲，他要是想逃，幾根鐵鍊子還困不住他，張總何不做個順水人情，如有意外，孫九峯負全責！」

話未完，人已到，孫九峯的手中還拎着一隻柳條籃子，裡面盡是酒菜吃食之物。

張鐵虎沉吟一下，覺得孫九峯言之成理，也不能不給燕子飛面子，於是，如言打開鐐銬，將方傑放出牢房。

牢外，借用獄卒的桌子，孫九峯擺好酒菜，催促方傑飲用。

片刻之後燕子飛才開口說道：「方兄，事情的經過到底怎樣？希望能原原本本的說出來。」

方傑望着孫九峯，不禁悲從中來，熱淚滾滾。對這位大師兄一向敬畏有加，也就是因爲這一層關係，才入宮跟隨皇后，做夢也沒料到今日會在天牢相聚，忍不住放聲哭喊道：「大師兄，我們中了人家的圈套啦。」

孫九峯神悲色悽，亦已熱淚盈眶，哽咽難以成言。

燕子飛道：「方兄，此時傷心無益，快把事情的始末說出來吧，是誰設下了圈套？詳細情形如何？」

方傑强忍着滿腹辛酸，悽悽感感地訴說道：「昨晚，皇后感覺身體有些不舒服，很早就睡啦，我與二位師弟則在坤寧宮外陪着太子玩，玉華宮的如意姑娘却突然跑來說，石貴妃有事叫我們三個人去，雖然我們明知二宮不和，但石貴妃的性子何等尖刻潑辣，又是陛下最寵愛的人，那敢不去，當我們來到玉華宮，如意入內稟報，馬逵還十分友善的迎了出來哩。」

柳青青道：「這時，江彪在不在場？」

方傑道：「當時我們在門外，沒有看見江彪。沒多久，如意出來了，說石貴妃指名兩位師弟入宮見駕。孰料，陳恭、柯友德的背影甫在方某眼中消失，就聽到石貴妃的聲音在寢宮內大喊『救命』，這事來得太唐突，驟然間我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拔腿就往裡面衝，沒想到馬逵忽然翻臉阻擋，大聲說我們闖宮加害娘娘，兩個人就在宮裡宮外大打出手。」

燕子飛道：「這時候，看見江彪了吧？」

「看到了，就在宮門右側，仰

面躺着，好像已經死啦。」

「可知是誰下的手？」

「一無所知。」

「怎麼死的？」

「也不清楚。」

「陳恭、柯友德此刻何在？」

「兩位師弟進去以後就再也沒有出來。」

「方兄既然認爲無罪，爲何甘心束手就縛，而未逃離現場？」

方傑霍地抬起頭來，瞪大了眼，射出來兩道懾人的寒芒，聲嘶力竭的道：「我爲甚麼要逃，在下若是逃走，沒有罪也變成有罪，我個人死不足惜，却不能連累大師兄與皇后呀。」

這一番話，就整個過程而言，與如意的說詞大致脗合，內情却南轅北轍，完全相反，無疑他們之中有一個說了謊。

怎奈所有的安排太周詳，太縝密，合卯合縫，絲絲入扣，精明如燕子飛、柳青青也無法辨別說謊的人是那一位？

案情反反覆覆，如在五里霧中，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摸不透主謀者的葫蘆裡裝的究竟是甚麼藥？

過了好一會兒工夫，孫九峯才打破沉默：「燕大俠，事情發展至此，已經大致明朗，這事本是石貴妃那一夥人自導自演的一齣醜劇，下官的三位師弟誤中奸人詭計，冤枉透頂。」

燕子飛淡淡一笑，道：「孫大人，請冷靜，別意氣用事，子飛覺得如說皇后害貴妃，或者貴妃害皇后，源於兩宮爭寵，這道理是說得過去的，現在說石貴妃自己演一場被劫醜劇，她目的何在？」

「自然是想嫁禍皇后。」

「道理說得通，可有眞憑實據？」

「……」

「請恕子飛直言，如意的話固然是一面之詞，不足採信；方傑的話，同樣也是一面之詞，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我也不能不存疑。」

燕子飛的這一番話，合情合理，無懈可擊，孫九峯一時語塞，無詞以對。

柳青青道：「還有，大家有目共睹，江彪是死於『血手印』，孫大人又如何解釋？」

方傑一聽江彪是死於「血手印」，嚇了一跳，捧在手上的酒杯，噹……的一聲，摔落在地，四分五裂，驚惶萬狀的道：「大師兄！這話可是眞的？」

殺人是要償命的，大家都會往外推，沒人會向自己身上兜，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孫九峯不能不承認，痛苦萬分的回說：「柳姑娘說的是實情！」

柳青青道：「方大俠，你說看到江彪時他已經死了，會不會是陳恭、柯友德下的手？」

「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兩人一直向前走，不曾拐彎，連頭也沒回一下，亦未與任何人接觸，絕對不可能。」

「江彪既然不是三位所殺，那麼，我問你，當今武林之中練成血手印掌法的共有幾人？」

「我們三人之外，還有大師兄與師父他老人家。」

「一共五個人？」

「對。」

「會不會再有第六人？」

孫九峯、方傑四目相對，異口同聲的否認道：「家師僅收我們師兄弟四人，又無子嗣，不可能有第六個人！」

柳青青一臉苦澀，歎息不已道：「你們三兄弟不曾下手，孫大人不在現場，又沒有第六個會血手印的人，算來算去就剩下令師一人了，這一來曲老涉案的嫌疑可就大囉。」

七轉八折，居然轉到師父的頭上了，孫九峯急得直跳脚，道：「家師晚景蒼涼，年事已高，近年來根本未在江湖上走動，過的是隱居生活，如說與本案有關，更是無稽之談。」

燕子飛道：「也許正因爲曲老英雄晚景欠佳，才給了歹人一個可資收買利用的機會。」

一句話激怒了孫九峯，大發雷霆道：「我說家師晚景蒼涼，是指他老人家沒兒沒女，無人隨侍在側而言，至於生活，我們師兄弟照顧得很好，不虞匱乏，休得穿鑿附會，斷章取義，否則，孫九峯和你勢不兩立！」

越說越氣，怒目而視，擺出一副只要一言不合，便會翻臉動手的架勢。

張鐵虎老於世故，最擅察言觀色！聽出燕子飛話中有話，往兩人中間一站，打圓場道：「孫大人請息怒，鐵虎相信燕兄不是一個說話隨便的人，此言必有所本，等弄清楚以後再生氣也不遲。」

燕子飛掏出字條，將嚴元伯府上之事細說一番，道：「孫大人請過目，看這字是否令師眞跡？」

孫九峯反來覆去的看了很久，臉色也隨之陰晴不定，狐疑滿面的道：「很像，但又不完全像。」

「也就是說，不能完全肯定是曲老的筆跡，但也無法否定？」

「可以這樣說。但孫某堅信家師不會做這種驚世駭俗的事，請燕兄務必小心求証，多方推敲，別中了別人移花接木的詭計。」

「這我知道，子飛絕不會做有

虧良知的事。但請轉告令師弟陳恭、柯友德一聲，別再躲躲藏藏，最好主動出面一談。再者，令師是否仍住在八達嶺長城脚下的那幢老宅子？明日一早，子飛準備和青青去拜訪一下曲老英雄。」

「是，還是那幢老宅子，我們師兄弟常去探望，明兒一早我會派人送兩匹快馬過去。」

「子飛在這裡先謝了。」

＊　＊　＊

座上客常滿。

杯中酒不空。

這是別有天花廳內的最佳寫照。

吃喝之外，由於石大勇及時又孝敬了五千兩金子，櫃枱上的碎銀子又堆得像座小山，隨便江湖朋友們任意取用。

這是燕子飛的習慣，也是他的規矩——有福大家享，有錢大家花。

一早，花廳內就坐滿了三山五岳的江湖好漢，或則飲酒用膳，或則閑聊磕牙，或則取些散碎銀子去找樂子。

有一個滿身汚垢，雙眼佈滿血絲，看來甚是潦倒落魄的老頭兒，左手抓着一大把銀子，右手扛着一罈酒，正咕嚕！咕嚕！的猛灌。

灌一陣子酒，又大塊大塊的肉往嘴裡塞，活像八輩子沒吃過酒肉的餓死鬼。一眼見燕子飛、柳青青含笑行來，劈面就說：「燕子飛，我有重要消息告訴你。」

燕子飛見是「但願常醉不願醒」的酒鬼常不醒，把他的話當作了耳邊風，哈哈笑道：「常不醒，你一年到頭常醉不醒，會有甚麼消息。」

常不醒抹了一把嘴，用力搖一下昏沉沉的腦袋，很認眞的說：「昨夜，也就是石貴妃失踪的那個時候，發現有三條人影從紫禁城上飛下來。」

「別逗啦，你常不醉眼裡只有酒，那會看見人。」

「燕子飛，我說的是實話，這一陣子老常窮得慌，已有三天三夜沒喝酒啦。」

柳青青見他甚是堅決執着，不忍澆他冷水，道：「好吧，就算不假，且先說說那時候你在那裡？」

常不醒見問，露出一臉苦笑，唉聲歎氣道：「說出來不怕兩位見笑，我連住店的錢也沒啦，那時候正在皇城脚下護城河外的一個五道廟裡，正準備睡覺。」

「你親眼看見有三個人從城上飛下來？」

「沒錯，是三個，不多也不少。」

「甚麼人？」

「距離太遠，看不清。」

「男的？女的？」

「好像是二男一女。」

「爲何不馬上來告訴我們？」

「當時都快要餓昏了，又沒酒喝，也不曉得『燕子旗』已經插在別有天，所以……」

燕子飛甚覺厭煩，道：「青青，咱們還要去八達嶺，別跟他磨牙，倒是孫提督的馬不知送來沒有？」

常不醒醉了，脚都站不穩，搖搖晃晃，結結巴巴的道：「燕子飛，別老是門縫裡看人，把人給看扁啦，這個消息值不值一百兩？」

一百兩銀子早已拿在手中，特意在手中掂上掂下，狀至得意。

燕子飛眼睛看着門外，不經意的應道：「値！値！不夠你喝酒的話，可以再多拿一點。」

常不醒眞有點火了，大聲抗議道：「聽你的口氣，好像我老常在誆你，在訛詐，在騙吃騙喝，沒有一句實話，全在放屁！」

燕子飛臉色一沉，硬將常不醒手中的銀子搶過來，重重地放在桌上，道：「老常，你要是眞想替子飛做點事，就別再灌黃湯，只要消息可靠，我賞你一千兩！」

此時，孫九峯的馬已送到，燕子飛懶得跟他再嚕嗦，招呼柳青青，乘馬出城，奔往城北八達嶺。

八達嶺位於昌平縣南口鎭北，距離並非很遠，騎的又是提督府的千里神駒，晌午時分不到，便來到曲敬堂所住的那幢依山而建，清幽精巧的小宅子。

三年多沒來了，景物依舊，燕子飛一面拴馬，一面望着紅磚綠瓦，心情十分鬱悶凝重，假如曲敬堂眞的晚節不保，闖下了滔天大禍，他個人身敗名裂倒也罷了，必然會連累孫皇后姊弟，甚至乃父威遠侯孫震宇。

當然，有欽命在身，燕子飛必須逮捕他！

「曲前輩！」

「曲老英雄！」

見院內闃無一人，燕、柳齊聲呼喊，屋內靜悄悄地，無人現身應話。

不禁相顧愕然，跨步入門，踏進廳堂。

廳堂內仍舊空無一人，却見正對面擺着一口棺木，棺前的白燭才點燃不久，地上的錫箔灰燼餘溫猶存，三炷香清煙嫋嫋，益增三分淒涼。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沒人答話，沒人現身，找遍屋裡屋外，還是沒見半個人。

兩人面面相覷，一臉驚詫，略作遲疑後，燕子飛甘冒對死者大不敬之罪，出手打開棺蓋。

棺木內躺着一位六旬開外的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武學大師曲敬堂。

曲敬堂命喪黃泉，已夠令人意外吃驚，更駭人聽聞的是，以「血手印」掌法成名江湖的他，自己竟然是死在「血手印」下。

前胸的夾襖業已震碎了，一隻血淋淋的掌印耀然在目，翻過屍體來，背上也有一個血手印，顯然，不是遭人前後夾擊，就是背後被人偷襲後，又在前胸補了一掌。

然而，這香燭錫箔是何人所燒，人在那裡？

「子飛，這人尚未去遠，咱們找找看。」

兩個人一上後山，一往前坡，盲人瞎馬般亂尋一通，甚麼都沒找到。

曲敬堂畢生愛靜，住處又是獨門獨戶，最近的鄰居也在三五里外，根本無人可以打聽。

返回原處，一陣細碎的脚步傳處，只見一位懷抱竹籃，籃內放着幾件洗疊好的衣服，年約五十左右，一副村婦打扮的老婦走了進來。

柳青青迎上前去，客客氣氣道：「老太太，妳是誰呀？」

村婦起先有點慌張，定定神後才說：「是給曲老洗衣服的遠鄰。」

「住那兒呀？」

「前村張家屯。」

「這衣服是甚麼時候拿去的？」

「今兒一早。」

「早上來的時候，曲老可有訪客？」

「有，有兩個年輕人。」

「知道是甚麼人嗎？」

「我想想看，老身在收衣服的時候，他們三個人正在聊天，那兩個年輕人好像稱曲老為師父，老人家則叫其中一人工兒或其他甚麼的，沒聽清楚。」

燕子飛神色一緊，急急追問道：「是恭兒吧？或者陳恭？」

村婦見他猜對了，很高興的樣子，道：「對啦，對啦，叫恭兒。」

「還有一個更年輕的，是不是叫德兒，或友德？」

「是，是，是叫他友德。」

「他們談話的內容如何？」

「老太婆人老了，記性差，又沒有注意聽，只沒頭沒腦的記得二三句。」

柳青青取出一錠銀子來，塞給村婦，道：「把妳記得的說給我們聽聽。」

村婦拿着銀子，反而楞登的犯嘀咕，「兩位是曲老先生的甚麼人？」

柳青青和顏悅色的道：「是朋友，忘年之交的好朋友。」

村婦想了很久，然後才慢吞吞的說道：「那兩個年輕人似乎在京城闖了禍，來找曲老幫忙，曲老叫他們去投靠，不，是……是投案，他們不肯。」

「說下去。」

「起先，大家都很和氣，到後來就吵起來了，而且吵得很兇。」

「有沒有動手打架？」

「收拾好換洗的衣服，我就離開了，以後的事老太婆就不清楚了。」

「好啦，把衣服交給我，回去吧，往後也不必再來啦。」

村婦探頭朝廳堂內望一望，搖搖頭，歎口氣，掉頭離去。

燕子飛、柳青青商議一下，意見一致，覺得人死入土為安，決定先將曲敬堂安葬好，再及其他。

於是，跑到附近的村莊上，準備僱人築墳，却從村人的口中得知，曲敬堂早在生前便已為自己做墓園，此刻正有僱工挖掘墓道。

問明了地點，兩人來到長城脚下，果見有好幾名莊稼漢揮汗工作，墓門找到了，只要將墓道上的土方清理乾淨，便可抬棺入葬。

燕子飛上前抱拳為禮道：「各位大哥，請問是誰僱你們來工作的？」

一位黑臉漢子答道：「曲老先生的兩個徒弟。」

「一個叫陳恭，一個叫柯友德，對不對？」

「大概是吧，我們都叫陳爺、柯爺。」

「怎麼沒見他兩人？」

「半個時辰前還在這裡，現在不曉得跑到那裡去了。」

柳青青的心頭像是壓了一塊千斤巨石，憂急如焚，道：「難道陳恭、柯友德眞的劫走石貴妃後，又犯下這件欺師滅祖的血案？」

燕子飛同樣心事重重，緊鎖着眉頭，道：「青青，案情未明，不要妄下斷語，我們的立場最需要冷靜、客觀、超然，切忌感情用事。」

墓道很快便清理好了，另有八名壯漢，將曲敬堂的棺木抬來，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墓內石床上，封住墓門，以廢土填好墓道，收工回家。

天色已黯，夕陽西下，滿天的烏鴉亂飛，牛羊也在回家的路上，將原本要餽贈曲敬堂的禮物擺在祭石上，獻上心香兩瓣，熱淚四行，無限傷悲的默哀一番，直至日落西山，夜幕低垂時，方始懷着滿腹惆悵，乘馬離去。

不！只是幌子，障眼法，並未眞的離開，奔出三數里外，將馬拴在林子裡，又摸黑潛返，埋伏在曲墓十餘丈外的一塊巨石後方。

果然不出所料，沒多久長城上

便出現兩條人影，朝曲墓這邊跳望，見四下無人，這才以最快的速度來到曲敬堂墳前。

「師父！師父！」

「師父！師父！」

兩人雙膝跪地，嚎啕大哭，淚如泉湧而下。

柳青青的心情很複雜，既矛盾，又緊張，手掌心都快要沁出汗來了，以顫抖的聲音小聲道：「子飛，我們該怎麼辦？」

燕子飛神色木然，全無表情，斷然道：「公事公辦，逮捕歸案！」

話落猛一長身，已落在陳恭、柯友德面前，朗聲道：「陳兄，柯兄，對不起，你們被捕了！」

陳恭大驚，呼！地一聲跳了起來，道：「燕子飛，你憑甚麼要逮捕我們？」

柳青青毫不客氣的說出他倆的罪狀：「欺師滅祖，劫持貴妃！」

由於情緒過於激動，柯友德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以顫抖的語調矢口否認道：「胡說，我們沒有劫持石貴妃，師父他老人家也不是我們殺的。」

燕子飛一臉肅穆，話語擲地有聲：「是不是兩位幹的，到刑部自有公斷，現在跟我走！」

「不！不！」

「不！不！」

兩人聲同口異，出掌如電，不管三七二十一，展開一輪猛攻，一瞬間便攻出十二掌。

師兄弟倆屬一流高手，燕子飛可不敢輕敵，立與柳青青發掌迎擊，四個人拳掌齊飛，就在長城脚下大打出手。

驀然，柯友德大叫一聲：「用血手印！」

陳恭如響斯應，兩股熱辣辣的掌風隨着强而有力的勁道洶湧而出。

血手印威震武林，其鋒銳利，當者披靡，燕、柳怕兩敗俱傷，閃讓開去。

却不料上了惡當，這一耽擱不打緊，陳、柯以進為退，以迅雷之勢彈身而起，「一鶴衝天」變「大鵬展翅」，最後再來一式「乳燕投林」，退至城牆之上。

柳青青大急，口叱：「別逃！」千年蛟皮長鞭揮出，嘶！一聲響，陳恭的左衣襟連同口袋一併被掃落在地。

可惜，還是慢了半步，追上長城時，陳恭、柯友德早已消失在嶙峋亂石叢中。

燕子飛站在城牆上，大聲呼喊道：「陳兄、柯兄，我知道兩位沒有走遠，請聽子飛一言！是非曲直，自有公論，深盼能主動到案說明，千萬不要一誤再誤！」

空山寂寂，星月無聲，塞外的寒風透骨侵肌，但聞羣山廻鳴，那有半個答話的人。

跳落城內，柳青青拾起陳恭的那一片衣襟，意外地在口袋裡發現一方鵝黃色，薄薄輕輕的，散發着茉莉花香味的絲帕。

燕子飛取過絲帕，聞了聞，道：「嗯，好香，是女人的東西，而且有理由相信，絲帕的主人還不是一個普通女人。」

八達嶺之行，空手而回，陰間又平添了一條寃魂，曲敬堂死因成謎，燕、柳身在燈火通明的北京城，却無心欣賞京都夜景，一味的策馬疾行。

行行復行行，無意間來到一座五道廟前，隔着護城河，對面正是紫禁城。燕子飛忽然想起常不醒來，道：「青青，那個老酒鬼不是說就住在五道廟裡嗎，咱們下去瞧瞧，看他是否眞的連住店的錢也沒啦！」

廟前下馬，大步而行。

「老常！老常！」

叫聲未落，人已踏進五道廟，不禁為目睹之事嚇得打了一個冷顫，只見常不醒俯面躺在地上，已氣絕多時，整個身子扭曲成一團，臨死之前無疑承受了極大的痛苦。

胸前背後，詳細審視一遍，並未發現任何明顯的傷痕，亦未見血手印，看至頸項之處時，陡地驚呼出聲：「扶桑緞帶！」

令人費解的是，緞帶並非黑色，而是青色的。

繡在上面的亦非紅玫瑰，而是八條金黃色的龍。

常不醒雙目暴凸，舌頭外吐，是被人活活勒死的，死狀極慘。

「老常，我對不起你，不該不相信你的話，更不該搶走銀子，是我害死你的，吾兄英靈不遠，請受子飛三拜！」

燕子飛引咎自責，痛不欲生，如果當時相信他的話，不把那一百兩銀子搶回來，常不醒何至於走投無路，夜宿五道廟，白白的丟了一條命，越想越難過，越想越愧疚，三拜完畢，已變成一個淚人兒。

「子飛，人死不能復生，你也別太傷痛，倒是這金龍青緞帶出現得太突兀，是否意味着扶桑倭寇的另一個組織也到了中原？」

「青青所言不差，玫瑰黑帶，與金龍青帶，很可能是兩個不同的組織，怪事一波接一波，死人一個接一個，咱們的麻煩也越來越大。」常不醒的死，燕子飛自責甚深，回到別有天，馬上交代陶濤：「買最好的棺木，選最好的墓地，以最隆重的儀式，給我厚葬常不醒。」

陶濤頷首稱善，轉身就走。

（未完・四）

上文提要： 玄小龍向張發旺道出了自己的眞實身份，並着張發旺初一晚與玄劫會合。之後，他在上海碼頭與四個大漢鬥了起來，救出了裝在蔴袋裡險被扛到船上的人。他們的大小姐金申如玉見玄小龍身手不凡，便邀他去她在上海的香閨聚會，玄小龍從這些人的話中聽出此船與他要調查的事情有關，將計就計隨大小姐來到了暖香閣……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小姐另眼相看　情敵島上挑戰

玄小龍看得不忍，但也無話可說。玄小龍看桌面，面前不只一雙筷子，湯匙叉子帶面巾，一邊還放了一杯白開水。

另一侍女走過來，橙色美酒打開來，金申如玉當先舉杯道：「包英，咱們先乾一杯。」

玄小龍抬杯往口唇放，濃郁的酒香令他不自在，因爲他發覺桌上的盤子仍蓋着，爲什麼不打開呀？

喝了酒，才見侍女把一個銀蓋掀開來，嘩，一股香味隨烟起，他認不出盤中那道佳餚是什麼。

只見又是圓的又是方的，也有長短滲中間，玄小龍想問一問盤中什麼玩意兒，但話到嘴邊頓住了，因爲他明白此刻問人家不禮貌。

玄小龍只有跟着金申如玉吃又喝，每吃一道菜，就是三杯酒，三杯酒之後再掀開另一道菜蓋的銀蓋子，玄小龍發覺桌上一共八道菜，今夜他開了葷了！

玄小龍以爲，今夜吃得多，吃過三天不會餓！

金申如玉好酒量，她同玄小龍喝得一樣多！

於是，最後一個銀蓋掀開來，好像四色丸子二十個，金申如玉笑對玄小龍，道：「包英，這一道是我最愛吃的菜，你嚐嚐，好吃吧！」

玄小龍早就不客氣了，他連吃四個丸子才停筷！

金申如玉，道：「這一道名叫眼珠子，脆又香！」

玄小龍道：「是好吃，但名不雅！」

一笑，金申如玉道：「這八道菜的名字我喜歡，老實說，若非我心中的人，休想吃到這八樣佳品！」

不等玄小龍說甚麼，金申如玉又道：「你要不要聽聽我這八道菜的名字？」

玄小龍已喝了二十幾杯酒，他有些昏昏的，但也無所謂的道：「妳說吧，我聽聽！」

金申如玉道：「這八道菜分別是碎頭肉、炒人胸、串七孔、炸人心、清拌人肝、人骨蒸粉八寶酥、削腿肉，還有就是眼珠子！」

玄小龍道：「我沒吃出人味來！」

金申如玉道：「這就是手藝高呀，吃出人味來誰還敢吃呀！」

玄小龍一笑，道：「我以爲不是人肉做的，妳在逗我這土包子不是？」

「嘻！」

金申如玉笑笑，玄小龍見金申如玉笑，他反而不笑，就聽金申如玉又道：「這當然不是砍了人切下人身上的零件招待客人，這是我起的名字！」

玄小龍道：「只有殘忍的人才會想出這些名字！」

金申如玉並不變臉，吃的一笑，道：「包英，你怎麼不多想一想，我今夜招待你吃的這些，一般人吃得起嗎？」

她指着桌上盤中剩菜，又道：「每道菜時價都是幾十兩銀子呀！」

玄小龍一怔，道：「眞的？誰吃得起呀！」

金申如玉道：「我就吃得起，如果我高興，我可以天天吃這樣的大菜，因爲我有本事吃！」

玄小龍道：「妳有甚麼了不起的本事？」

金申如玉道：「我有吃人的本事，江湖上只有能吃下別人的人物，才會享用這大餐，我就是這樣的人物，所以我便把這美好大菜美好的名字變了，變成人身上的零件，你懂我的意思嗎？」

玄小龍不是傻子，他當然明白金申如玉話中意思，江湖上不就是人吃人嗎？就看誰能把誰扳倒誰就是老大！

當老大的人物，他就踩在人頭上。

玄小龍也明白，當老大也得會當，用血肉築起的權威，那當然能換來一定的享受！

看看金申如玉這副高傲氣質，玄小龍就明白了！

＊　＊　＊

玄小龍喝的甚麼酒？他沒問，如果他問，金申如玉必會說那紅紅的美酒不是酒，而是人血。

撤去了桌上杯盤，金申如玉對玄小龍道：「我命侍兒爲你沐浴！」

玄小龍道：「妳命她們爲我洗澡？」

金申如玉道：「怎麼，你不喜歡她們爲你洗浴？」

玄小龍道：「免了，免了！」

他匆匆站起身來，又道：「今夜已吃多了，咱們就此分手，再見了！」

玄小龍這是以退爲進，他才不打算就此離去，因爲他還未問出老爺子何許人也！

果然，金申如玉一笑，道：「我怎能就此放你走呀，你走不了啦！」

玄小龍聽得一怔，怎麼走不了？

他有些不信邪的故意往樓梯口走去，迎面一個侍女有意無意的上前把手巾往玄小龍面上撫一下，道：「別走呀，咱們小姐要留你呀！」

玄小龍的手抬一半，他立刻有些天旋地轉，他便也知道上當了！

但玄小龍偏是倔脾氣，他大吼一聲猛搖頭，他把頭搖得宛如賣貨郞搖動的撥浪鼓似的。

他雙目如炬瞪得圓，全身血脈賁張中緩緩轉過身來，戟指金申如玉，叱道：「你這丫頭用迷巾對付我呀！」

隨之，就見他滿頭汗珠子往下滴，看得金申如玉也是大吃一驚。

玄小龍就是沒倒下，他漸漸的又安靜了！

金申如玉怒視那丫頭，道：「怎可對我的客人無禮，妳去自斷一手！」

那丫頭大驚，却也黯然的往樓下走去！

玄小龍突的一聲吼：「站住！」

那丫頭以乞憐的眼神看向玄小龍！

玄小龍對金申如玉道：「大小姐，她對我下手，也是爲了配合妳的意思，如果斷手，你應先斷一手！」

金申如玉道：「你是爲她求情了？」

玄小龍道：「就算是吧！」

金申如玉道：「我的命令從不更改，只不過今夜破例，因爲我要你留下來！」

「留下來？」

「而且永遠留下來！」

玄小龍道：「我不是侍候人的材料，我留下來能爲你幹甚麼？」

金申如玉道：「你甚麼也不用幹，你也用不着侍候人，你只爲我出劍！」

玄小龍道：「就如同江岸邊妳帶去的四個人一樣，爲你而賣命？」

金申如玉道：「他們已經不配了，因爲你比他們四人更令我放心！」

玄小龍心中暗笑，但他還是對金申如玉道：「大小姐，妳且容我考慮一番！」

金申如玉立刻高興的笑了。

她對那驚悸的丫頭，叱道：「該謝謝這位包英兄弟了！」

那丫頭忙走到玄小龍面前就要下跪，但被玄小龍托住：「別這樣，還是謝妳家大小姐！」

金申如玉已對這丫頭叱道：「快去爲包兄弟準備熱水，由妳侍候包兄弟洗浴！」

不容玄小龍多言，那丫頭恭敬的對他道：「包公子爺，請這面來！」

玄小龍只有跟那侍女往另一房中走去，他心中明白，今夜應該不會離開這兒了！

＊　＊　＊

玄小龍有生以來就沒有見過這麼光滑如玉的大浴盆，他更未料到洗個澡還有那麼多名堂！

他不叫侍女走進浴室，但侍女好像要哭出來了。

「妳站在門外等着我！」

「我必須侍候包公子爺洗浴呀！」

玄小龍道：「我是男妳是女，怎麼可以呀！」

那侍女道：「身份不同就不一樣了，我如果不進來侍候你，我就慘了！」

玄小龍感到只要金申如玉一句話，這侍女就會吃不了兜着走！

想了想，玄小龍道：「妳進來吧，我不脫內褲！」

侍女進入浴室裡，浴盆中熱氣騰騰的水眞香，洋肥皂放了十幾塊，各種顏色一應齊全，大小毛巾七八條，一條比一條白！

玄小龍下得浴池中，他幾乎以蟻語對身邊的侍女，道：「姑娘，到了這時候妳也別害怕了！」

侍女雙目一亮，她點點頭！

玄小龍又道：「妳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們的小姐她是幹甚麼的？」

侍女一聽忙搖頭，她甚至也搖手！

玄小龍低聲道：「我說過，此刻妳用不着害怕！」

侍女急忙把浴門緊閉，她為玄小龍擦洗背部，就在她有意無意中，俏嘴在玄小龍耳邊說了兩個字！

「海盜！」

玄小龍眼一瞪，道：「眞的？」

侍女點點頭，她不開口！

玄小龍又問：「他們好大膽子！」

侍女的俏嘴又移到玄小龍耳畔：「他們在海上使橫，來到上海充闊人！」

侍女的話很小聲，玄小龍道：「官家也不知道？」

侍女道：「老爺子早與官家打通了，官家得銀子不辦案，誰又能怎樣？」

玄小龍一聽冷笑了！

他心中忿然的想着，「這是甚麼世界呀！」

* * *

這當然是花花世界，能適應的人快活，不能適應的躲起來，這也算他娘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吧！

玄小龍道：「姑娘，老爺子他人呢？」

侍女道：「老爺子在海上，這地方只有大小姐住，偶爾大少爺他們會來此！」

玄小龍道：「他們，老爺子有幾個兒子？」

侍女道：「三個！」

她忽然閉口，道：「別問了，說多了小姐割舌頭！」

玄小龍道：「那是嚇嚇你們的話！」

侍女道：「不，咱們見過，有個下人眞的被當衆割舌頭，然後裝了蔴袋拋江中！」

玄小龍黯然了！

是的，金申如玉能使出這種手段對付她的下人，這些人當然最怕她！

* * *

玄小龍洗了個愉快却又心寒的沐浴，他心情複雜的出了浴室門，便由那侍女帶進一間大房間！

這間房間又是玄小龍從未見過的，裡面的設備全是粉紅的，桂花香不知自甚麼地方飄來的！

那張大床會彈動，坐上去便是一個坑，玄小龍回頭看，侍女早已不見了！

他正自拉開錦緞被子，一邊有個暗門响動了，玄小龍急忙轉身看，嚄，金申如玉出現了！

金申如玉款款擺動嬌軀，來到驚訝得張大眼睛的玄小龍面前。

玄小龍道：「妳怎麼進來的！」

金申如玉道：「別忘了，這是我住的公館呀！」

玄小龍見金申如玉把嬌軀貼上來，不退讓，因為他的雙重火氣大了！

甚麼叫雙重火氣？那也容易解釋，便是怒火與慾火！

玄小龍已覺察到金申如玉只披了一件長衫式的夾袍外罩，秀髮已披，滿臉紅潤，雙目水汪汪的直視着，那光景說她在勾魂自不為過！

當然是想勾玄小龍的魂！

金申如玉低聲有力的，聽來也是命令式的道：「你……抱我！」

玄小龍早已雙臂勾到金申如玉的後腰了，聽了金申如玉這句話，他猛可裡一用力！

「嗯！」

他摟抱得緊緊的，摟得金申如玉低呼一聲，更用力的貼在他的懷中了！

金申如玉抬頭仰面半閉目。

玄小龍低頭瞪眼看下去，他也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下一步該幹甚麼才對！

半晌，金申如玉道：「你又忘了！」

玄小龍道：「忘了？忘了甚麼呀？」

金申如玉道：「吻吶，吻我呀！」

玄小龍道：「呀！你是說親嘴呀！」

金申如玉道：「這時候只有親吻最適合呀！」

玄小龍見金申如玉唇紅齒白濕潤潤，水汪汪的大眼睛直眨動，不管了，立刻低頭壓下去！

金申如玉回應的是瘋狂的吸吮與咬嚼，她靈蛇般的舌頭在玄小龍的口中進進出出直挑逗！

這光景，玄小龍早已慾火高漲了！

這時候他如果無動於衷，他就是個姓魯名男子的傢伙！

不但玄小龍慾火高漲，便是金申如玉也開始對玄小龍上下其手了！

「轟」的一聲不得了，兩人倒在床上了！

玄小龍那剛披的外罩被金申如玉大小姐幾乎扯破的退下來拋在地！

玄小龍也不客氣，「嘩」的一聲抓脫了金申如玉大小姐那個連帶子也未繫的罩袍子！

兩人對望只一眼，頓時裡又抱緊在一起了！

說他男貪不為過，說他女愛正適合，兩個人去他娘的雲遊巫山去了！

金申如玉老經驗，她不疾不徐的享受着！

玄小龍火力旺，只因為內功他也用上了！

* * *

玄小龍享受不忘動心眼，後半夜快天亮，他忽然要起床來了！

「你……」

玄小龍道：「我有生之年頭一回如此大享受，承妳這一回招待我又吃是喝又有玩，謝了！」

金申如玉一聽，立刻撐起上身，她露出白潔如玉的一雙大奶子，道：「你要走？」

玄小龍道：「我去找工作呀！」他拾起衣衫，又道：「我來上海就是聽說這兒好找工作才來的！」

金申如玉道：「你已經找到工作了。」

玄小龍道：「妳給我工作了？」

金申如玉道：「你以後跟着我，何止是吃香喝辣，你還需找甚麼工作呀？」

玄小龍低下頭來指着金申如玉一身細粉肉，半帶笑的道：「妳叫我每天這樣的工作嗎？哈！」

金申如玉忽的一把拉過玄小龍，兩人又吻上了！

* * *

有些事情不能過份披露，別管怎麼樣，玄小龍已達到目的了，他不走了！

就在這天過午不久，一輛馬車停在這座花園大門口，那兩個侍女守一邊！

於是，玄小龍陪同金申如玉走出來了！

玄小龍如今換了裝扮，他那身漂亮的打扮，誰看了也叫一聲「讚」，有個地方的人叫「啐」，把美也說顛倒了！

玄小龍年紀輕功夫好，人又是長得壯，女人最愛的就是這種男子漢！

金申如玉自然也喜歡，她拉着玄小龍，二人一齊登上馬車內的錦墩坐下。

金申如玉把一個守門大漢叫過來。

「記住，我蛟哥回來，告訴他，就說我回島上了。」

那大漢忙應是，打躬幾乎手觸地。

趕馬車的是那三十來歲的女人，她抖韁繩駕車眞在行，磚道上的蹄聲似敲邊鼓般得得响。

馬車馳了三條街，前面便是黃埔江邊，石堤上有人往大船上跑，邊跑邊還大叫：「大小姐來了。」

立刻，又有人在船上叫：「都出來，準備出海了，你們這批懶惰傢伙。」

「哄」聲前後起，十幾個大漢奔到船面上，這些人先看岸邊上，果見昨日的那輛華麗馬車來到岸邊來了。

從船上跳下兩個大個子，幾步便迎在大車前。

車門帘掀動，裡面露出一男一女兩個人。

車下兩個大漢看得一瞪眼，玄小龍已笑嘻嘻的跳下大車外。

玄小龍也懂禮貌，他的手一舉，金申如玉便也把一隻玉手搭上去，然後愉快的下了車。

這光景看得不只車邊兩人吃一驚，便船上的大漢們也楞住了。

大夥心中不是滋味，昨日雙方殺得凶，這小子還殺死殺傷幾個人，為什麼今天大小姐同他一起這麼親熱，這算他娘的什麼玩意！

有的人更是心不平，為那死傷的叫寃枉，也不值，只可惜誰也不敢多開口，眼睜睜的看着玄小龍與金申大小姐二人親熱的上了船。

走到中艙前，金申如玉才回身對後面跟的兩個大漢道：「杜老大，開船！」

那個黑大臉盤漢子立刻道：「是，大小姐。」

有個侍女推開中艙門，金申如玉當先低頭走進去。

玄小龍不進去，他站在艙門口看衆人。

他也微微笑，更對看他的人點着頭，好像老朋友。

* * *

大船一共五根桅桿，未出吳淞口，三桅大帆已掛滿，這時候，那位杜老大走近中艙小心的報告。

「大小姐，船就要出吳淞口了。」

中艙中傳來金申如玉的聲音。

「傳話下去，每人賞銀十兩。」

杜老大一聽立刻一聲大叫：「伙計們，你們有賞了，大小姐每人賞你們十兩銀子啦！」

嚄，全船傳來雷一般的吼聲：「謝！」

杜老大還怕大小姐未聽清楚似的，他又向中艙道：「大小姐，大伙謝妳了。」

中艙中，金申如玉又道：「受傷的每人五十兩銀子，死的厚葬大海裡，你快去辦吧！」

杜老大立刻應了一聲，轉身就走。

杜老大也向玄小龍莫測高深的點點頭。

玄小龍只是微微笑。

忽的，中艙中金申如玉道：「包英呀，你進來！」

玄小龍心想，這是在叫我了。

玄小龍拉開艙門走進去，只見金申大小姐倚在一張固定的大矮桌邊翻動着流水帳查看着。

金申如玉見玄小龍進來，她手拍在一邊，道：「坐過來，我問你，你會算帳嗎？」

玄小龍道：「算什麼帳？」

三本帳册放桌上，金申如玉道：「這是貨單與收的帳，上海買賣的貨款在帳上。」

玄小龍道：「你們做生意？」

金申如玉道：「不是『你們』，如今應改口說『咱們』呀！」

一笑，玄小龍坐下來了。

玄小龍當然會算帳，他只隨便翻動幾頁，心中便也明白了。

帳上記的何止是京廣雜貨，洋貨毛皮也不少，這些人在海島上，島上那裡有皮貨，不用問便知全是搶來的。

金申如玉又對艙外道：「怎麼不送點心來？」

艙外的侍女早已把點心端在手上了，只因為玄小龍在裡面，她們如果進去，撞見二人抱一起準挨罵。

聞得金申如玉要點心，兩個侍女進去了，四樣點心一壺酒，兩個侍女很快的擺桌上。

這時候大船忽的顛起來，想是已到海上了。

大船上姓杜的一聲喊。「滿帆！」

一陣轆轆聲傳來，五桅大船不搖了，破浪聲傳來，玄小龍才舉杯對金申如玉道：「這一次賺的眞不少，來，我敬大小姐！」

金申如玉一笑，道：「這一趟是有賺，只不過最令我滿意的不是這幾千兩銀子。」

玄小龍道：「那會是什麼？」

「你！」

玄小龍道：「我？我怎麼了？」

金申如玉道：「能把你收在我身邊，這比再多的銀子都好，哈哈！」

她敞開嘴巴大笑起來。

玄小龍也笑起來了。

大艙外面，姓杜的又開口了。

「大小姐，咱們去上島還是下島？」

金申如玉道：「老爺子在上島，我們當然去上島。」

姓杜的又是一聲吼：「船發上島。」

金申如玉便在這時走出大艙外，玄小龍緊跟在她的身後面。

金申如玉對姓杜的道：「杜老大，帶我們去看看那四個大笨蛋。」

她口中的四個大笨蛋，實際就是在碼頭上與玄小龍搏殺的四人，那也是有名的「黑鯊四大天」。

這四人分別是于化、申屠中、張放、左向前四人。

這四人受了傷，其中兩個傷得還眞不輕。

杜老大帶領金申如玉與玄小龍來到後船艙，杜老大拉開艙門，道：「于兄，你們四個好些嗎？大小姐來看四位了，每人賞銀五十兩。」

左向前忙把頭伸出艙外看，當她看到玄小龍的時候，先是一瞪眼。

原來他四人以為大小姐必用手段做了玄小龍的，怎麼如今他也上了船？

張放也在艙中瞧見了，他緊閉嘴巴未開口。

金申如玉却淡淡的對身邊玄小龍道：「你們認識一下，以後都是自己人。」

玄小龍在艙外一抱拳，道：「不打不相識，眞的是多多得罪各位，以後我有補償。」

後艙中四個大漢忽的哈哈大笑起來了。

于化道：「你老弟別客氣，打不過只怪自己本事不濟，怨不得你。」

杜老大對金申如玉道：「海葬時辰到了。」

甚麼是海葬，那年頭海盜們有人死了便是海葬最方便，行船在海上，誰會把屍體裝在船上不下葬！

其實海葬最乾淨，人們生長地方不同，如生在高原上，多半就是天葬，只不過無論是天葬、海葬、火葬、土葬，到後來循環不息入大海，這便是佛家說的塵歸塵土歸土，阿彌陀佛一場空！

* * *

金申如玉衝着杜老大點點頭，道：「死了的兄弟是不是白絲纏身加銀泊？」

杜老大道：「均按老爺子定下的規矩辦齊備！」

金申如玉便走到船中央，兩具屍體已放在船邊了！

玄小龍知道這是他殺死的，心中自然不是滋味，尷尬的站在金申如玉身後面！

四名黑布包頭大漢分站在兩具屍體兩邊，有個大漢在船邊口中吹着牛角號！

玄小龍發覺兩具屍體用白絲巾裹得緊，就如同西北回回下葬一個樣！

玄小龍曾在天山湧雲嶺習功夫，他見過天山下的回教葬儀，也是把屍體裹起來！

玄小龍心中正自想着，忽聽杜老大一聲嗚咽！

「嗚……」

他未落淚，但聲音如泣如訴！

「好兄弟．大小姐在此為兩位好兄弟送行了，你們人生走一回，辛辛苦苦還拚性命，只為老爺子夠義氣，咱們海上有賺頭，但願好兄弟在天國多照顧，海上少來暴風雨，極樂西天去修行，修得來世再為人……嗚呼！下！」

四個大漢分兩下，抬起屍體便往海中拋，嘩的一聲，兩具屍體緩緩沉入海中了！

屍體未用石膏，上面栓了個大石頭，當然沉海底！

金申如玉遙看海中，她也有些黯然！

突然，有個瞭望的大漢高聲喊！

「有船來了，好像又是上一回撞咱們船的那條大船過來了！」

金申如玉雙目厲芒一現，杜老大已對金申如玉，道：「大小姐，咱們吃蝦、蝦吃泥巴，他娘的，這條船盡在老虎屁股上拍蒼蠅，上一回打不過，他們逃得快，這一回又來送死了！」

金申如玉道：「那就叫他們死吧！」

她轉而對玄小龍，又道：「你的機會來了！」

玄小龍道：「我有甚麼機會？」

金申如玉指着遠處疾駛而來的快船，道：「稍等他們追上來，你出手，千萬不能手軟！」

玄小龍當然不想亂殺人，他楞楞的道：「那是一條甚麼樣的船？」

金申如玉道：「他們海上來搶咱們，你說說，他們會是甚麼船？」

玄小龍道：「海盜船呀！」

金申如玉道：「你就拿他們當海盜殺！」

玄小龍道：「大小姐，我既然來了，當然一切聽你的吩咐辦事，你叫我殺，我是不會手軟的！」

金申如玉笑了。

* * *

漸漸的，遠處大船已清晰可見，對方是一艘三桅快船，比之金申如玉這條船至少要短四丈長！

來船無標誌，船上的人穿着也不一樣，看上去就是海盜船！

玄小龍再也想不到這條船上的人他殺不得！

來船少說也有二十多人，先是只有七八人，但當雙方快接近，猛古丁自船艙與舷邊冒出二十人，這些人只一長身站起來，手中砍刀便不住的拍打着船邊，口中發出「噢噢」怪叫。

「殺呀，殺呀！」

金申如玉大船上只有十多人，她的四名殺手「黑鯊四大天」也受了傷，船上還有四個也被玄小龍傷得不輕，眞正可以操刀的人不過十一二個！

只不過金申如玉很篤定，她衝着身邊的玄小龍笑笑，道：「包英呀，我把命交在你的手中了！」

玄小龍不開口，他右手抓劍左手叉腰，金剛怒目的站在中艙門邊！

這時候兩名侍女已拔出刀來了！

玄小龍只一看，她對兩名侍女道：「妳兩位陪着大小姐快進艙中去，守緊艙門別出來！」

兩個侍女却笑了！

忽見兩把尖刀在金申如玉的手中亮出來，就聽金申如玉，道：「別把我當成弱不禁風的女子，包英呀，你馬上就看到我出刀不讓鬚眉！」

玄小龍全身不自在，他以為金申如玉便是會幾手功夫，如今對方海盜來的人多，她能拚殺這些不要命的人？

但當他發覺金申如玉一副冷酷的樣子，他有些不得不相信這女子必有幾手！

玄小龍也聯想到師妹王彩雲。師父王子正的獨女王彩雲就是女中豪傑，她的功夫不比自己差幾分！

* * *

就在這時候，忽聽對方船上有人大聲喊叫！

「再不落帆，撞沉你們！」

又有人大叫：「你們是瞎子呀，沒看爺們的大船頭上安裝的尖錐！」

衆人看過去，果然對方船頭上插了一根丈多長的閃閃發亮尖錐！

那玩意兒只一旦插上來，大船就是個大窟窿！

杜老大掌大舵，他大聲叫：「大小姐，這些傢伙們把船改裝了，小心吶！」

船中艙門的金申如玉道：「你別叫了，你自己小心敵人撞上來！」

她邊叫邊躍到船邊看過去，只見對方又在船邊加上四隻槳，八個人合力划！

對方的大船上，有兩個年過半百灰髮握刀怒漢，這兩人好像還在商量甚麼。

忽的一人手一揮，大叫：「撞不中就貼上去，兄弟們，捉拿金申

之洞的女兒最要緊呀！」

「殺！」

對方就快貼上來了！

對方的三桅快船已直撞兩次未成功，那是被杜老大技巧的大滿舵閃錯而躲，但每一次錯過，對方船上總是在敲擊中喊出「殺」字來。

金申如玉也聽到對方的吼叫聲，要捉拿她的人，不由冷笑連聲。

「可惡，主意打到本姑娘的身上了，這一批傢伙，也不打聽打聽咱們是幹甚麼的！」

她的意思是，打劫殺人找上眞正海盜們的頭上來了，因爲她爹金申之洞才是大海盜！

就在這東南沿海上，誰不知道金申之洞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海盜！

那年頭，單只幹海面上無本生意想混得長久是不容易的，但金申之洞有計謀，他同各處官家有交情！

大批金銀不獨吞，部份打點官家的人。你想想，官家俸銀有幾個，他送的金銀比官家俸銀多十倍，那年頭誰會討厭銀子的？

只不過最近在海面上冒出這麼一條船，他們專門同金申之洞的船作對！

上一回雙方殺得凶，兩敗俱傷才分手！

這一回他們把船頭裝了個大鐵錐，那是決死海上的殺法，就看誰殺光誰了！

* * *

「轟隆」之聲大震，雙方的大船未落帆，兩條船剛貼上，對方就如同羣狼圍食似衝殺過來了！

半空中有人盪鞦韆，三根帆繩上各有一人自對面船上從空而降，殺聲起處，三人從人背後撲擊過來。

有兩個年近半百灰髮老者，他們仗着壯碩的身子舉着大鐵杵暴砸而來！

就在船頭同五個緊守在那兒的大漢迎面狠幹起來。

有五個怒漢從船尾殺來，立刻與船尾的杜老大幾人幹上了！

這是一場混戰，憑本事當然也憑實力，如今金申如玉的殺手「黑鯊四大天」傷在艙內，便是衝上船頭的兩個老人，已把阻擋的五個大漢暴打得節節後退！

另有十幾人分左右直取中艙，這陣式一看便知道來者早已合計妥當，如何搶攻，已有計較！

金申如玉與兩個侍女併肩迎向自中間攻上來的七八個怒漢，有人已大吼：「活捉金申之洞的女兒！」

「殺！」

玄小龍便在這時候猛然迎過去！

玄小龍沉聲：「大小姐退後，我去！」

就在他的吼聲中，只見他振臂洒出一片極光，那宛如流電的光芒中立刻傳來幾聲凄厲的狂吼！

「噢！」

狂叫是三聲，三條手臂帶着砍刀被那股無堅不摧的劍芒震落在大海中，立刻三個大漢往一邊倒去！

那是忍不住的當場昏死！

隨在玄小龍附近的兩個侍女撿便宜，尖刀已插入這三人的肚皮裡了！

船尾傳來吼叫聲，但立刻又是一聲「噢！」

這一聲凄叫是被對方把人砍破了肚皮發出來的！

金申如玉隔着艙頂看後面，她以爲後面的人還能頂得住敵人的攻勢！

再看前面，如果被那兩個老的打退守在前艙門的是五人，那麼躺在艙內的幾個傷者就死定了！

金申如玉立刻對兩個侍女與另外三名大漢道：「我們合力守中艙！」

金申如玉出刀了，她舞動兩把尖刀衝上去，立刻把伸手欲抓他的一個大漢殺得半張面皮不見了。

那大漢哇哇叫着往後退，金申如玉立刻對玄小龍道：「包英，你摸過去，殺了那兩個老東西！」

玄小龍聽得清，他掃出一劍把四個敵人殺得忙不迭的往外閃，他一聲暴叱，拔身而起！

玄小龍騰空越過前艙頂，「轟」然一聲，一根鐵杵往他落的地方打來！

玄小龍錯步疾閃，那老者又是舉着鐵杵向他掃打，口中厲聲的吼叱！

「老夫打爛你這小狗操的！」

「彭！」

嚄，艙頂被他們打個洞，玄小龍躍在破洞一側抬目看去，他看得心中泣血！

玄小龍似乎認識這二老，事隔十年，但他依稀還可以記得，小時候似乎被這二老抱過！

玄小龍想認也難了，這時候他連開口的機會也沒有！

心念間，他疾收長劍，錯步抬腿再騰空，半空中他厲吼如飛天老虎！

「修羅掌！」

看上去就如同附身幽靈，玄小龍舞着漫天掌影，人已穿進一個老者的鐵杵勁影中，立刻間傳來幾聲劈啪響！

這老者不及回砸，立刻被打得人仰馬翻，大鐵杵幾乎落入海中。

另一老者打橫砸來，正巧玄小龍又轉向他撲來。

老者怒叱：「找死！」

玄小龍也不多言，修羅掌拍打中，忽的一掌印在這老者的肩井上，老者頓時力道盡失。

被擊退的五個大漢已轉而奔向船中支援去了！

兩個老者被打得目瞪口呆，玄小龍緩緩在拔劍！

他一邊拔劍一邊冷喝：「你們既然不要命，少不得我送你們上西天！」

兩老人雙臂使不出力，但雙腿仍然能閃躍！

一個老人對另一老人，道：「趙兄，撤，這一回又功敗垂成！」

另一老人道：「黃老弟呀！心不甘呀！」

姓黃老人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撤！」

不等玄小龍的二次出劍，兩個老人已躍回自己的快船上去了！

二老回到自己船上回頭看，船中央殺得正激烈，三個人挨刀，另一人死在那兒，還有兩個挺屍在中艙，這是雙方的死傷！

船尾的戰況還分不出誰佔了便宜！

就在這時，姓趙的老者撮唇三聲口哨！

玄小龍也加上一句：「殺呀！」

他仗劍往中艙走來，他不奔躍，因爲他心中眞的很難過，上天在捉弄他了！

有了口哨聲，來船的大漢們立刻拖了死的傷的撤回快船上去了！

姓趙的老者見兄弟們已撤回來，立刻仰頭大叫！「大海盜的女兒呀！妳給我聽着！」

金申如玉冷叱道：「別逃呀，老狗！」

姓趙老者道：「原來妳船上請了高人呀，沒關係，咱們還有得拚的！」

金申如玉道：「爲甚麼今天不殺個結果，你們已兩次自己撤走！喂，你們到底那裡來的！」

姓趙老者的船已在十幾丈外，但看上去宛如就在面前一般！

原來船與船在海上，看去很近，實則已遠，那是海面上既無大氣折射，又無任何阻隔影響！

也因此，雙方仍然可以對話！

姓趙老者大叫：「丫頭，去問你那當大海盜的老奸爹金申之洞去吧！」

金申如玉大叫：「你把話說清楚！」

只可惜海流很急，兩船已相距半浬遠了！

金申如玉氣得一跺脚，道：「這兩個老狗太可惡了，我一定要他們死！」

杜老大過來了！

杜老大身上三處在流血，只不過他好像很會挨刀，三刀都在不要命的地方！

江湖上的哥們都研究過如何挨刀，因爲會挨刀的人這人的命也長！

杜老大喘氣走過來，他也衝着玄小龍點點頭。

「兄弟，眞有你的！」

金申如玉道：「杜老大，你們眞的不知道這批該死的是甚麼來路？」

杜老大道：「大小姐，知道早找他們了！」

金申如玉見玄小龍過來，立刻伸手拉住玄小龍，道：「你在船頭打跑兩個老東西，你也等於救了前艙中傷的那幾個人，算是同他們之間的不快扯平了！」

玄小龍怕金申如玉疑心他爲什麼不出劍殺了這兩個老人，立刻先自解釋道：「可惜他二人用的是重兵刃，我才收劍以雙掌還擊。」

他又嘆口氣，道：「他們挨掌應該躺下的，可惜這二人奸得很，立刻逃了。」

金申如玉道：「上一回我們只遇上一個老人，不知爲何今天他們又多了一個，人也多了七八個。」

她對杜老大又道：「查一下咱們死傷幾人，趕快回去上島。」

杜老大應了一聲，立刻往前艙走去，傷的人已抬到前艙去了。

上島與下島，那是兩個遠在大海上的大島，歷來那兒出强樑。

大海盜金申之洞就住在這兩個遙遙相對的大島上。

* * *

金申如玉對於玄小龍的表現很滿意，果然只他一人可比她身邊的「黑鯊四大天」。

金申如玉也看到玄小龍出劍，那是她有生第一回發現那麼凌厲的劍法，馭劍之術不過如此。

金申如玉對於玄小龍能在她身邊，果然如獲至寶似的，她伸手拉住玄小龍，道：「包哥！」

她這麼一聲包哥，玄小龍頓覺不自在。

玄小龍臉上一片喜悅，但他的內心中却不熱，因爲他的心中正在想着那兩個老人家。

玄小龍記憶從頭，他想着在徐州有一回是他把自己扛在他的肩頭上，擠在人層似海中看野台戲，他用力的環抱着老人的頭。

他也記得另一老人家拉着他在街上看耍把戲，要猴子與狗，老人曾買糖葫蘆給他，還開他玩笑，叫他快長大好討上幾個媳婦。

只不過十年未見，兩位老人家已白了頭，但那模樣他是認得的。

當然，二老不認得他了，從幼年到成年，人的樣子會變的，更何況當時金申如玉稱他是包英。

玄小龍認出二老乃大龍幫中

人，自然不能再出劍，他收劍改以修羅掌打走二老。

玄小龍心中抱怨，他抱怨上天捉弄他，爲什麼偏在這種場合叫他同這二老碰上。

當然，如果換個地方，他就會問清楚大龍幫內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就在玄小龍幾乎陷於沉思中的時候，金申如玉猛的推他身子，道：「喂，你在想什麼呀，我問你你不回答。」

玄小龍猛的一震，他聽了金申如玉的笑叱，不由也笑笑，道：「我呀，我在想一件事情。」

金申如玉道：「什麼事情告訴我？」

玄小龍道：「我在想那兩個老東西。」

金申如玉道：「有機會殺了他們。」

玄小龍道：「我當時如果用劍，也許……」

金申如玉道：「也許你已殺了他們。」

玄小龍道：「不，也許敗的是我。」

他想了一下，又道：「我也許可以刺殺一人，但我也必重傷。」

他這是胡謅，爲的是叫金申如玉相信。

就在這時候，杜老大過來了。

「大小姐，咱們傷了七人，都不礙事。」

金申如玉笑了。

「開酒罈，大伙高興高興。」

杜老大立刻迎上去，道：「大小姐，按慣例，妳是不是該打個賞呀！」

金申如玉道：「那就每人賞十兩，受傷的加一倍。」

杜老大立刻大叫：「謝大小姐的賞。」

全船立刻起哄叫，樂透了。

一場搏殺下來，原是一片愁雲慘霧，但此刻却歡笑滿船，無疑，這些兄弟們也是爲了銀子。

* * *

船頭上的號角響起來，一長一短一長聲的連着吹，也是衝着遠處水平綫上露出的一座大島吹。

聽了這號角聲，與玄小龍對坐在中艙中的金申如玉立刻笑嘻嘻的拉住玄小龍走出中艙來。

金申如玉攏着被海風吹散的一頭秀髮，一手指向遠處大島，對玄小龍道：「到了，包英，那座島叫上島，再過去便是下島，我們的基地就在這兩座大島上。」

玄小龍極目遙望，只見這大島西面就是山連山的陸地，附近也有小島出現，但形勢上，這兩座大島深具戰略價值，兩島遙相呼應，相距尚有五七里遠，已發現帆檣如林在海島一處大灣中。

玄小龍忽的向身邊的金申如玉道：「大小姐，我應該知道咱們是什麼組合吧？是幫？是派？」

哈哈一笑，金申如玉道：「這倒是忘了告訴你了，咱們是幹的正當買賣，總堂口有招牌，招牌上刻的是金字，『閩浙海運』便是。」

玄小龍道：「唷，辦海運的呀！」

金申如玉道：「是呀，你以爲咱們在大海上幹的是不正當買賣嗎？」

玄小龍道：「大海盜。」

金申如玉叱道：「別聽他們胡說，江湖上有些嚼舌根的傢伙，把我爹當成大海盜，可惡！」

玄小龍道：「這就叫好話不出口，惡言傳千里。」

金申如玉道：「等你見了我爹以後，你就會知道我爹是不是傳言中的大海盜。」

玄小龍道：「去見你爹，一切全靠你大小姐的抬舉，我是個不善言辭的人，怕有不禮貌的地方。」

金申如玉道：「我說過，我爹是慈愛長者，你見了也會喜歡他的。」

玄小龍笑了。

相去不過兩三里遠了，忽的從海灣中傳來牛角號聲，十幾條快船衝出海灣迎過來了。

兩個侍女笑對金申如玉道：「總堂主的快船來迎接大小姐了。」

金申如玉甚是得意的對玄小龍道：「不知是我那一位哥哥來了，你等會認識一下。」

玄小龍道：「妳有幾位兄長？」

金申如玉道：「三位呀！」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大哥叫金申蛟、二哥他叫金申虎、三哥叫金申豹。」

玄小龍道：「聽起來都是吃人的人物呀，怪嚇人的。」

金申如玉也笑道：「我的三位老哥是長得不好看，夜裡碰到他們就叫人以爲遇上什麼鬼怪了，只不過他們對我這個妹子寵愛至極。」

就在這時候，十幾條快船已迎過來了。

果然，有一條快船的船頭上站着一個虬髯紅髮大漢，一雙銅鈴也似的大眼翻動着，好像剛喝過人血的大嘴巴有點翻捲似的，傳出來的聲音也粗糙。

「大妹子呀，哥哥來接你了呀，哈哈……」

大船上，金申如玉回笑。

「大哥，爹好吧，娘好吧，還有嫂子們。」

「哈……好，好極了，娘那皮的，好得不能再好了，哈哈……」

金申如玉道：「哥哥呀，胭脂花粉帶旗袍，金銀首飾全套的，三

個嫂子都有了，哈……」

快船上的人正是金申蛟，他正在捧腹狂笑。

這兄妹二人愉快，所有大小快船上的人也都樂得嘴歪了。

忽的，併駛中的快船上，金申蛟吼道：「我可愛的大妹子呀，怎不見爲妳保駕護航的于化四個混帳王八蛋，出來向我道聲好呀，操那娘，酒吃多了。」

他口中的于化四人，也正是「黑鯊四大天」。

如今四人正在前艙中養傷，船不靠岸難動彈。

金申如玉道：「他們四人受傷了。」

金申蛟一聽哇哇狂叫。

「操那娘的，是什麼狗東西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動他們四人呀，操那娘的，打狗也要打聽狗主人呀！」

玄小龍在金申如玉身邊聽得不是味道，他半低了頭，他能說什麼？

金申如玉道：「也是他們四人自不量力，不怨什麼人，你也別罵人。」

對面的金申蛟忽的一瞪眼，道：「喂，大妹子，妳身後站的是什麼人呀？」

金申如玉道：「他呀，我的朋友呀！」

金申蛟聽得大笑，道：「妳有很多朋友呀，這一回又來個什麼樣的朋友呀？」

金申如玉道：「這一回才眞的是我心愛的，從前的那些呀，只是普通朋友嘛！」

「哈！」對方傳來大笑聲。

* * *

一批大小船隻擁入上島的大海灣，金申如玉指着一道石堤，對玄小龍道：「你看看，半坡上的大宅子，我家就住在大宅中。」

玄小龍發覺至少有五個小村落在這座大島上。

忽聽刷刷刷連三響，大帆船的三面主帆落下來，原來船要進入大灣中了。

金申如玉就在船中央，就在大船快往石堤靠過去的時候，玄小龍立刻看到一個丈五高的大石碑豎立在通往島上的大石道邊，清楚的看到上面刻的是「閩浙海運總棧」。

玄小龍就想不通，那金申之洞既然幹的是海運，爲什麼會有人叫他「大海盜」？

玄小龍知道這兒的島民，看上去是漁民，其實也是海運營生，但當他們出了海，換上改裝了船號掛上黑旗在桅上，他們便立刻成了標準的海盜。

這時候從島上奔來六七個女子，這些女子嘻嘻哈哈的歡叫着，那是一口標準的浙東話，玄小龍一句也聽不懂。

金申如玉大方的拉住玄小龍，道：「她們是來歡迎我的，待一會兒她們知道是我帶你回來，她們就會對你另眼相待了。」

玄小龍道：「是我的榮幸，也是大小姐寵愛有加，我心中感激。」

金申如玉笑叱道：「怎麼還叫我大小姐呀，你忘了我的名字了？」

玄小龍乾乾一笑，低聲道：「如玉！」

金申如玉哈哈笑了。

石堤上站了七個女人，在這七個人的背後還站了一個青年，這人劍眉膽鼻，中等身材，一身藍綢長衫攔腰束了一根絲帶。

這年輕人見大船攏岸，立刻走到大船邊，他向金申如玉道：「如玉！」

金申如玉不回答，他拉着玄小龍上了岸，倒令那年輕漢子怔怔的站在原地不動了。

忽的，金申如玉走到年輕人面前，道：「花滿天，等明天我派人送你回三門，你不是想家嗎？」

年輕的花滿天怔了一下，雙目凌厲的逼視着玄小龍。

玄小龍怎知他們之間什麼關係？他還楞然的衝着花滿天點點頭。

玄小龍已與金申如玉往島上走去，突聽花滿天沉吼：「等等！」

緩緩的回過身來，金申如玉道：「幹什麼？」

花滿天却戟指玄小龍道：「朋友，我不管你是誰，請接受我花滿天的挑戰。」

玄小龍吃一驚，道：「挑戰？爲什麼？」

花滿天道：「江湖上有許多事情是不問爲什麼的。」

玄小龍道：「可是我們根本不認識呀，我們之間無怨無仇。」

花滿天道：「什麼樣的怨仇也是人製造出來的，我們此刻已經製造仇恨了。」

玄小龍幾乎以爲這傢伙是瘋子。

金申如玉淡淡的道：「花滿天，你最好醒醒吧，就憑你的那點功夫呀？」

花滿天道：「如玉，你給我一個機會。」

金申如玉叱道：「在這裡我是大小姐，你不聽我的？」

花滿天抗聲道：「我只要一次機會，一次公平決鬥的機會，便是眞的不敵，死而無憾。」

金申如玉道：「二更天你在北礁石上等吧，我答應叫你如願。」

（未完・六）

上文提要： 卓約因齊鳳與小關有關係，便想將其殺之，不想齊鳳大難不死被年慶餘所救。費雪爲夫報仇找到卓倩父女，三人去見耿淼對証，方知害他的不是卓倩，却是卓約。卓約又得知白嘉麗與小關亦有關係，又動殺機，却給白嘉麗逃了。在小關小毛面前，齊鳳揭露卓約殺她之事，却不能使關永盡信，齊鳳被氣走，却遇上了色狠鄒揚……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小妖女恩將仇報　再拜師居心叵測

此時此刻，事關一個女人的貞操，她拚命狂奔。

齊鳳上側面屋頂，先往西，後又轉北。

在鄒揚的視野所不及的位置，又悄悄往東。

但是，鄒揚很精，剛追錯了方向，立刻就斜正過來，不到兩盞茶工夫，在郊外又追上了她。

「妹子，又何必，還沒上床就搞得筋疲力盡了呢？」

「狗賊！你簡直不是東西！」

「妹子，跟我回去吧！我會比小關更愛妳！」

「你給他拾鞭隨鐙也不配！」

鄒揚冷冷一笑，道：「小關就那麼高尚？」

「當然。」

「高尚的人身邊經常有不同的女人？」

「當然，正因爲那些女人信任他才會如此！」

「可是，我今夜非玩妳不可！」

「我說過，你只能玩一個死的！」

鄒揚往上一貼，齊鳳立刻猛掃一刀。

一個用刀，一個空手，用刀的一直施展不開。

差距馬上就看出來了。

大約未過三十招，齊鳳的刀被擊落。

她一個「鯉魚倒穿波」，剛射出五六丈，鄒揚又自後面追上，堪堪揪住她的右脚的繡花鞋。

鞋子已入鄒揚之手，但脚却收回。

鄒揚嗅了一下繡鞋，道：「妹子，把鞋穿上，別傷了妳的玉足，喏！給妳……」緩緩地送上鞋子。

齊鳳緩緩後退。

在這山道上，路面崎嶇不平，到處都是尖銳的小石，女人的脚絕對無法在上面正常地走路。

鄒揚往上一撲，這一次實實在在揪住了齊鳳的左臂上的「曲澤穴」，齊鳳大力一掙未掙開。

齊鳳爲免被辱，正要自斷舌根，忽然人影一閃，道：「齊姑娘切勿尋短……」

聲到人到，來勢太快，已到了鄒揚身後。

鄒揚雖已得手，但若不鬆手他也會被人所逞。

只不過快速鬆手撤身之下，仍被人蹴了一脚。

這一脚只是在他腰臀之間踹了一下。

「啊……」了一聲，鄒揚似乎想到來人是誰。

來人竟是年慶餘。

年慶餘乃是「神蛛會」龍頭年五洲的長子。

他的身份和遲覺平行。

當然，雖說平行，遲覺也要賣他的帳。

「是你……」

年慶餘冷冷地道：「想不到……」

鄒揚抱拳道：「年兄，這女人背叛了本會。」

「背叛了也不能予以羞辱玷污，你的行爲已犯了會規！」

「年兄多包涵美言，就此告別……」

鄒揚放下繡鞋，掉頭而去，齊鳳恍如隔世。

「齊姑娘，要不是我深夜上街逛，看到妳被追逐而跟來，這後果也就可想……」

齊鳳福了一福，道：「年少俠，多謝救命之恩。而且是第二次。」

「妳不必謝我，我只希望妳能接納我。」

「你如果逼我，又和鄒揚有何區別？」

「放心！我絕不逼妳！只是以爲妳跟我過一輩子比在小關身邊好得多，眞的，我看得很清楚。」

齊鳳搖搖頭，道：「年大哥，謝謝你……」

齊鳳要走，年慶餘又攔住了她。

「年大哥，我不希望你和鄒揚一樣！」

「當然不會一樣的，只不過我十分關心姑娘，我看得很清楚，妳在關永身邊不會幸福的。」

「年大哥，我也信，但我暫時不會改變……」

齊鳳離去，年慶餘沒有再攔，却大聲道：「齊姑娘，我不會死心的！我會等到妳回心轉意的一天……」

＊　＊　＊

此刻小關等三人已被監視。

他們一離鎮，就在一個河套附近被十來個人困住。

其中居然有一個是華歌。

小毛大聲道：「華歌，你也來了？」

華歌淡然道：「來了又如何？」

小毛道：「以後咱們該親近一下……」

「親近，別作夢啦！」

小毛道：「咱們是走一條水路的人，不該親近親近嗎？哪一天找個地方我請你喝一杯去！」

「你請我，爲甚麼？」

「這件事，你可以去問問汪、尤兩個大美人！」

華歌神色微變，道：「你胡說甚麼？」

「算我胡說好了！她們可眞妙啊……」

小毛越說越不像話，華歌就不出聲了。

其餘的人是遲覺和另外十個陌生人。

這十個四十歲左右的人物三小一個也不認識。一個個手握雁翅刀，表情木然。

關永道：「遲覺，你還要試嗎？」

遲覺道：「小關，本會留了一個位子給你，相信你會好好考慮的。」

「是會主嗎？那還不夠，因爲年五洲我還沒看在眼裡，除非讓我當年五洲的上司！」

遲覺大喝一聲：「上……」

十個表情木然的漢子一齊撲向三小。

每三個招呼一個，多出一個，再加入對付小關的這邊。

原來是「滾堂刀」。

據說「滾堂刀」很唬人，但遇上行家，只要以刀或劍向刀浪中一攪，也許就能破了他的刀法。

話是不錯，隨便一攪，不是任何人都能辦到的。

關永還可以應付。

卓約也行。

小毛可就慘了，不出五七招，就被掃了一刀。

雖是背上皮肉之傷，但流血不止。

關永想速戰速決，但「滾堂刀」這門武功很怪，爆發力也很强，摸不透它，要破它不易。

這工夫遲覺和華歌也出了手。遲覺加入對付關永的這邊。

華歌在對付卓約的這邊。

原來這十人是交趾國來的。他們的「滾堂刀」也和中國的不同，霸道而路子詭異凌厲。

小毛被踩昏，又被制住了穴道。

關永也受了點傷。

現在也只有卓約還沒有受傷。

也並非卓約的身手比小關高，而是她學的耿淼的武功，正好有尅制「滾堂刀」的功用。

卓約傷了兩個，刀陣立破。

華歌也中了她一劍，傷得不輕。

另外一個和對付小毛的三個一起上了。

卓約很精，在他的「滾堂刀」尚未正式施出時(正式施展必須臥地)就施出了凌厲無匹的攻勢。

這些人自然不知道卓約的厲害。

他們更不知道，這個少女的手段奇辣。

才八九招，各個擊破，斷一人之臂，刖一人之足，劈開了一人的頭顱，這景象也眞慘烈。

另外一個驚嚇過度抱頭狂竄而去。

因而，對付小關的四個立刻軍

心渙散了。

這麼一來，小關就開始反攻了。

卓約正要準備出手，遲覺忽然撒出了「烟幕」，就像墨魚的墨汁一樣，三五丈內，伸手不見五指。

不一會，他們利用「烟幕」逃得無影無踪。

據說在這「烟幕」內可以看到外面的人。

正因爲如此，小關等人還要遠離開烟幕呢。

兩人立刻爲小毛解了穴道療傷。

小毛道：「這十個傢伙一句話都不說……」

卓約道：「他們不會說中國話，當然不說了。」

「不會說中國話？他們是番人？」

「大概是交趾國人。」

關永道：「妳怎知道他們是交趾國人？」

「本來我不知道，只是因爲我學的武功可以破交趾國的『滾堂刀』，也可以說，我學的武功之中也有『滾堂刀』的路子。」

「原來如此，」小毛道：「妳也算半個交趾國的番人囉！」

卓約狠狠地瞪了小毛一眼。

就在這時，忽然自鎮上馳出一騎。

這馬上的少女本是走在岔路上的，但發現了小關等一行人，立刻轉了方向向這條路奔了過來。

馬上的人，居然是俏麗的白嘉麗。

她乍見卓約也在這裡，本來和小關打招呼是滿面春風的，此刻突然臉色陡變，厲叱聲，道：「卓約，妳這個狠心狗肺的女人，妳納命來！」

白嘉麗下馬拔出軟劍掃向卓約。

卓約大叫着：「瘋子……瘋女人……」

閃過兩劍，突然目蘊重重殺機。

如果讓白嘉麗說出害她之事，關永再也矇騙不了哩！至少到目前爲止，關永還信任她。

此刻殺了她，可以用「自衞」作爲擋箭牌。

自衞殺人，即使眞殺錯了人也是情有可原的。

她暗暗力貫十指，突然施出煞招……

「卓約……」小關一看不妙，挺身而出。

卓約既然動了殺機，就不想放棄。

攻勢不變，猛戳白嘉麗的「攢心穴」。

此穴在腋下，乃是三十六大死穴之一。

白知生死一線，全力扭身閃避。

她知道，全身而退已無可能，能閃過要害即可。

關永畢竟還在三步以外，怎麼快也遲了一步。

「奪」地一聲，白嘉麗的腋下肋骨斷了一根。

儘管閃過了「攢心穴」，白嘉麗也痛得慘呼一聲飛了出去。關永一掌震退了卓約道：「妳爲甚麼要下煞手？」

卓約內心大驚，本以爲可以滅口，但遲了半步。

現在是如何來捏造事實，聳人聽聞了。

「關永，這個女人曾想向我施襲，結果被我看到了水中反映的影子而及時避過，所以她要在你面前倒咬一口……」

關永道：「這事還要問問白嘉麗！」

小毛道：「我的看法却有點不一樣……」

卓約道：「小毛哥，不要老是唱反調嘛！我哪裡得罪你了？」

小毛道：「我是憑良心說話。」

關永走近，見白嘉麗十分痛苦，道：「嘉麗，妳怎麼樣了？」

「好像肋骨斷了兩根！」

小關把她抱了起來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久前，我在一個河套上遇上了她，她說凡是在你身邊打轉的女人，都要在地平線上消失。她要殺我，我跳水逃走了……」

小毛冷冷地道：「小關，你以爲白姑娘也在說謊？」

關永瞪了卓約一眼，道：「想不到，卓老伯的女兒之中會有妳這麼一個人！」

「關永，不要信她的話，她不過是狙殺我失敗，捏造謊言爲她自己脫罪罷了……」

小毛大聲道：「這話正是妳自己的自白！」

關永道：「世上有那麼巧合的事？先是齊鳳說妳把她丟入河底，如今白嘉麗也說妳要殺她，而且口氣完全一樣。」

「關永，她們也許串過供！」

小毛道：「卓約，我們不是剛斷奶的嬰兒，我們不會被妳的花言巧語所騙……」

卓約恨極了小毛，忽然向小毛出了手。

小毛身上有傷，即使沒有傷也遠非她的敵手。

關永放下白嘉麗時，小毛已被砸了出去。

關永道：「妳果然是個狠角色……」

兩人動上手之後，卓約還想狡

辯，道：「關永，你要信任我，我怎會做出那種事呢？」

關永的攻勢很凌厲却不出聲。

卓約不免興起强爭勝之心。

她記得耿淼說過，此後她將是武林中年輕一輩的頂尖人物了，所以她要給小關點顏色看。

兩人越打越認眞，都有不想輸的決心。

七八十招左右，沒有任何人佔先或落後。

卓約不服，小關也較上了勁。

小關是要煞煞她的銳氣，產生嚇阻作用。

百招之後，卓約怕拖久了內力不繼，立刻以最後精粹的五招全力的一搏。

小關被逼退了五步，但未失招。

小關反擊，也有如驟雨狂風，逼退了卓約七步，蹴了她一脚，這一脚蹴散了她的萬丈雄心。

她踉蹌退着，在十步外，冷冷地看了小毛及白嘉麗一眼，一言不發，掉頭疾掠，一會就失去踪影。

小毛道：「怎麼樣？小關？」

小關道：「你怎麼樣了？」

「我還行！這女人眞不像卓大俠的女兒，但身手了得！」

關永又抱起白嘉麗向鎮上奔去。

他不想說甚麼，只後悔和這個女人有過那事。

當然，那也不能怪他。

他有這麼多的女人，很多人都不會諒解他，以爲他太隨便。

白嘉麗非但斷了一根肋骨，還有內傷。

在客棧中，關永爲她輸氣療傷，小毛護法。

小毛實在不是護法的料子，況且傷勢未癒。

在緊要關頭，後窗外有一隻眼向內窺伺。

不久，此人要自前門進入屋中。

來人正是鄒揚。

小毛道：「姓鄒的，你像個大男人好不好？這種乘人之危的事，也只有下三濫才會做得出來。」

鄒揚似也不急着往裡衝，道：「小毛，你掂掂自己的斤兩，你能擋住我嗎？」

小毛道：「玩上這條命也要試試看……」

他忽然聽到後窗上有聲音。

回頭一看，後窗上有人潛入，不由大驚。

原來是鄒揚在前吸引住他，另外有人進入施襲。

但這時鄒揚立刻就攻了上來。

小毛不怕死，怕的是小關被襲。

這工夫他脫不了身，只有嚷嚷道：「小關小心……」這工夫已中了鄒揚一掌，差點栽倒。

他目前眞的像一塊豆腐一樣，是經不住打擊的。

自後面進入的兩人正是「鬼影子」包一鳴及江滔。

這工夫小關還在爲白嘉麗輸氣。

聽到小毛告警，要停止也不能馬上收手。

必須把氣收回，且把輸入對方體內的眞炁舒散開來，才不會出毛病，要不，未救了人反而會使之受傷了。

這時，包江兩人已向內間撲去。

小關還在端坐，雙掌貼在白嘉麗背上。

一邊一個，包、江兩人向小關撲上。

但這時門後閃出一人，這人蒙了面。

先把江滔砸出，栽在牆角處。

然後又格開了包一鳴的一掌，不知此人是何時進入屋中的？

包一鳴被這人的奇大膂力震得馬步不穩，退了三步。

這兩人很識趣，立刻就知難而退。

鄒揚把小毛砸倒兩次，尙幸這小子反應奇快，學的又是他老子的小巧功夫，避重就輕，挨得不重。

蒙面人走出外間，鄒揚也許看出一點甚麼，一招不接，掉頭就竄，蒙面人攤攤手，正要離去，忽然小關出現在內間門外，道：「兄台且慢！」

蒙面人停止不動。

「兄台救了我們一劫……」

「算不了甚麼！」

「兄台貴姓大名？」

「小事一段，不必通名。」

「在下身受大恩，怎可不知恩人的眞面目？」

「不必介意！」

小毛道：「依我猜想，你又是年慶餘！」

蒙面人不出聲。

關永道：「是年少俠嗎？」

蒙面人道：「正是。」

「你我立場敵對，年兄爲何要援手？」

「第一是不喜歡施襲手法及行爲，其次是爲了齊姑娘……」

「爲了她？」

「對。在下對齊姑娘十分傾心，但她一直不變，甘願在關兄身邊做一個不關輕重的女人……」

關永道：「在下待她不是很好也非太壞。」

「至少她不會有地位和名份！」

「她自己願意那樣。」

「這句話在下不懂。」

「你問問齊鳳就懂了。」

「後會有期！」

關永抱拳道：「不管令尊和我們這邊有多深的仇恨，在下還是會記住你的恩情，俟機圖報的。」

年慶餘沒說甚麼就走了。

小毛道：「小關，我那是護法的料子。」

關永不出聲。

「小關，剛才若非年慶餘及時出手，咱們三個人十成十是活不成的，至少我們兩人此刻已經昇天哩！」

關永道：「這個人不一般，我很佩服！」

「佩服他的身手還是衆濁獨清的作風？」

「當然是他的不同流合汚。他能救我們，那要有絕對的勇氣和正義感，雖然他也是爲了齊鳳，只不過在別人來說，我死了他不是更容易得到齊鳳？」

白嘉麗剛才已好了大半，道：「關永哥，那個姓鄒的不是上次參加豪賭的那個年輕人？」

「正是他！」

「他爲甚麼要向我下手？」

「很難說是向妳或者向我下手，事實上他向我或向妳下手，都有他的理由。」

「爲甚麼？」

小毛道：「最大的原因是那小子是個淫徒，我們擋了他的路，所以恨小關入骨，而且他是『神蛛會』的中堅份子。」

白嘉麗道：「我爹想見見你！」

小關道：「見我？爲甚麼見我？」

「不知道，也許因爲你很有名。」

關永道：「我現在不想。」

「我也對我爹說過，恐怕你沒有時間去。」

小毛道：「是相親嗎？」

白嘉麗道：「也許有這意思。」

小關道：「我可沒有成家的意思！」

小毛道：「沒有成家的意思由我去是再好也不過了，妳爹一看我這副德性，八成會嚇一跳，十成十不會同意妳嫁給我的！」

白嘉麗道：「我怎麼會嫁給你？」

「我不是說冒小關之名去見妳爹嗎？」

關永道：「卓約居然是那種女人！」

小毛道：「只怕齊鳳或白姑娘以後遇上她，還是有危險的。小關，你現在不以爲對不起齊鳳嗎？」

關永不出聲了。

白嘉麗道：「小關，你到底有多少女人？」

「很多！妳要撤退來得及！」

「我無所謂是老幾，只要有我一份就成了。」

小毛道：「妳可眞大方，萬一將來成了親，每個月只輪到一次怎麼辦？」

白嘉麗道：「多點少點都無所謂！」

小毛大笑，關永莞爾。

卓約敗在小關手下，出乎她的意料。

她並不一定要騎在小關頭上，只想以小關的保護人自居，使小關覺得不能缺少她這人。

結果，小關還是比她高出那麼一點點。

儘管極微極微，總是失了招。

她是個野心極大的女人，內心十分不舒服。

最重要的是，小關揭穿了她殺人的秘密。

卓約一個人在酒樓上喝悶酒，眼見費雪在街上走來，那個醜女人在任何地方遇上，都會一眼就看出來的。

卓約知道，她必然是出來找她的。

她聽說，耿淼沒有死。

這當然也是一件使她坐立不安的事。

只不過她相信，耿淼雖未死，必然已成廢人了。

只要把費雪打倒，以前發生的事就算大姐卓倩知道了，由於主要証人已死，就死無對証了。

卓約丢下一塊銀子匆匆下樓。

她技巧地跟在費雪身後。

費雪一直往東走，似乎不想進入任何一家客棧或酒樓、飯館。出了東郊，穿林而過，上個坡，進入了一個公墓之中。

說得不好聽一點，這兒就是亂葬崗。

此刻在中央一墓前傾倒的石碑上，坐着一個中年人，夕陽即將下山，映照着此人的臉，成爲金紅色。

此人站了起來。

費雪道：「我不信耿淼昔年殺了你的兄長。」

「家兄留有遺言，絕不會錯。」

「沒有任何原因就殺了令兄？」

「有。家兄只是譏諷他有個最醜的妻子而已。」

費雪道：「就是這理由，是不是？」

「對，只有這理由他就殺人！」

「殺得好！而且今天我才知道，我的丈夫對我還眞不錯，至少他重視我的美與醜。如果他要甩了我，又何必管我的醜不醜呢？」

「妳眞會解嘲！」

費雪道：「我以爲你可以死得不冤枉！」

卓約一聽費雪的口吻，確也霸

道極了。

那個人是誰呢？她當然不知道。

只不過敢來和費雪對決，諒非泛泛之輩。

費雪亮劍。中年人也亮劍。

眞巧，兩人都用點穴劍。

只不過對方的劍略重略長些而已。

兩人動手時，天已黑了下來。

卓約以爲，這是個好機會。

她自己要對付費雪，必須施襲，而成功的機率不會超過六、七成，如果在他們打得難分難解時出手，就有十之八九的希望。

兩人果然是半斤八兩，近百招沒有分出勝負。

卓約輕輕地撤劍在手，而且步步逼近。

好在此處荒塚累累，也有些矮樹荒草。

在此隱身極易，她要趁他們疲憊了才下手。

在他們拚了近兩百招時，兩人都挨了一劍。

只不過費雪挨得輕些而已。

又過了三四十招，兩人都有力盡的跡象。

卓約以爲這應該是最有利的時機了。

萬一兩人最後妥協了，她就要以一對付兩人，那就沒有希望了。

就在兩人實接一劍，各被震退四、五步時，卓約正好在費雪背後墓後竄出，連人帶劍刺去。

那知這個費雪的對頭居然大叫道：「小心背後有劍……」太快了，所以此人一句話未能說完。

因爲再說下去反而會干擾她的精神。

況且，此人要支援已不及，兩人相距在七八步以上。因爲兩人剛才接實，各退了四、五步之遠。

費雪的反應快，經驗也足。

她知道遲了一點，但對方的警告仍然有用。

此刻她當然不知道來者是誰。

甚至她以爲是對方的幫手，但是，既爲對方的幫手，又爲甚麼在緊要關頭上向她告警呢？

無論如何，她相信背後有人施襲。

而且以她的經驗，也可以聽到了劍上帶動的金風刺向她的左脅下，本是刺向她背心的，她的身子一偏，就是這個部位了。

費雪再稍稍一扭身，同時鋼劍後撩。

由於稍遲了一步，對方的劍尖已在她的後腰上輕輕劃了一道血痕，這可以說是最最幸運的結局了。

卓約一擊不成，絕對不再有僥倖心理，掉頭就跑。天雖然黑了，費雪卻隱隱看清像是卓約。

費雪還楞了一下，怎麼會是她呢？

但稍後她終於想通了，一定是她。

於是，大吼一聲追去。

對手是「赤面天王」喬運，也是甚少在江湖上走動的西北道上的大豪，爲了昔年之仇，到中原找耿淼。

只不過這些人都還有理性，昔年喬隆和耿淼動手，是由於技不如人受了重傷回去死了的，所以這次他們是公平過招，各憑本領。

正因爲如此，喬運才會及時告警，可以說是個君子，如不告警，豈不可由別人之手殺死他的仇人——借刀殺人？

卓約狂竄，費雪狂追。

喬運也自後面追上來。

他惱火的是，萬一這女子得了手，他就更脫不了干係，人家會說他事先埋伏了殺手施襲。

所以他也要追上看看這女子到底是誰？

因而兩人包夾，而兩人輕功都不比卓約低，半個時辰以上的追逐之後，被兩人夾在中央，跑不了哩。

因爲卓約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

「妳這個狠心狗肺的東西，他教了妳武功，妳却害他，妳的心給狗吃了？」

「不，是他想玷汚我，我才……」

「我絕不信，耿淼如果是那種人，早就和我分手了，就憑這一點，我對他有信心……」

「妳當然要包庇他，因爲若相信他會玷汚我，傳出去不好聽，就昧着良心說假話！把罪名加在我的頭上。」

卓約續道：「這位大俠，你會聽信這一面之詞嗎？事實上有句話我不便直說，說了會以爲我出賣她。」

喬運吶吶道：「甚麼話不便出口？」

卓約看看費雪，道：「萬一我揭了她的底而惹怒了她，你能主持公道擋一擋她嗎？」

喬運一楞，費雪也不由色變。

費雪以爲，可能卓約會說出她有同性戀傾向的事。

這種事說出去固然丢人，但也是無法証實的事。

喬運道：「妳說說看！」

卓約道：「萬一她惱羞成怒呢？」

這方面的鬼點子，當然以卓約爲高，費雪那是她的敵手。

喬運道：「我會主持正義的。」

「好吧！我說……」卓約道：「

她要我暗中助她一臂來對付你的……」

費雪大吼一聲，喬運也冷哼了一聲，道：「丫頭，妳簡直是胡說！如果是助她的，剛才你爲何向她下手？」

「喬大俠這就有所不知了！」

「快說！」

「我這人和大俠一樣，是個大好人，本來我答應她來此助她，在緊要關頭向你施襲，但我發現……」

「發現甚麼？」

「我發現你並不如她說的那麼壞，她說謊……」

「她說我壞？」

「是啊！她說你下流，而且手段毒辣……」

喬運道：「費雪，妳……」

他發現費雪氣得發抖，她的口才太差，一肚子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臨時助你，是覺得自己被騙，差點作出錯事，而殺了個大好人。」

即使不是一個大好人，也喜歡聽到這話的。

費雪終於厲聲道：「別聽她胡扯，她是爲了保命，想出脫身之法，她是利用你呀！」

喬運道：「費雪，我以爲這丫頭的話可信，要不，她來幹什麼？天下那有這麼巧合的事呀？」

費雪道：「因爲我丈夫耿淼傳了她精粹的武功，她却把他丢入海中被鯊魚咬斷腿！」

喬運一楞，道：「有這回事？」

卓約道：「喬大俠千萬別信她的話，她的丈夫是如何致殘的，誰也不知道，也說不定是他們夫婦翻臉動手而落海的，據說他們夫妻不和。」

這些話都極有可信性。

況且，卓約外表清秀，又有說話技巧，很能博得同情和信任，再說，喬運也找不到卓約編造費雪謊言的理由來。

費雪忍無可忍，撲向卓約。

卓約早已有備，距喬運很近，閃於他的背後。

費雪一字字地道：「喬運，你要插手這件事？」

「不是插手，我不能讓妳欺負一個小孩子。」

「不要相信她，她在鬼扯！」

「我却不以爲如此！」

費雪道：「你被她騙了。」

「我却絕不會被妳騙了。」

費雪掄飆攻上，喬運接了下來。

卓約暗暗吁了口氣，好險，如不這麼挑撥，這回八成已作了費雪的俘虜了，這時二人打得很激烈。

卓約想走，但此刻一走就可能露出馬脚來了。

她該留下來爲喬運加油。

兩人本就是半斤八兩，又打了近百招，喬運道：「我看不必打了，以前的仇，以後再說，今天的事，妳只要不加害她我就不過問了。」

費雪以爲，目前來硬的是自取其辱。

「姓喬的，咱們的仇以後再談，事到如今，我還要提醒你，和這丫頭接近，你會後悔莫及。」

喬運道：「謝謝妳的提示。」

費雪負氣而去，卓約道：「多謝前輩援手。」

「不必客氣，打了個抱不平而已。」喬運道：「妳是她的門下？」

「不是啊！門下怎能叛師門。」

喬運道：「妳以後遇上她，只怕還有痲煩。」

「是的，所以我要特別小心。」

「只不過，我可以爲妳想想辦法。」

「什麼辦法？」美麗的女人，觸覺都很靈，她以爲喬運大概也想動她的念頭，她很有自信。

她不是很美，但自覺很會運用媚騷，又能使男方不以爲那是媚騷，只是嫵媚動人罷了。

「我可以使妳不再被人欺侮。」

「噢？」卓約以爲他要自動教她武功。

反正男人要動她的念頭，總是以武功爲餌。

「家師叔喜歡有資質的年輕人。」

「你師叔？」由於喬運的身手和費雪差不多，她沒有多大興趣，雖說多學幾門不同的武功，總是好的，但卓約以爲那很痲煩。

然而，喬運的師叔，那就完全不同了。

「喬前輩，希望您能成全。」

「我試試看，但妳也要遷就他老人家一點。」

「遷就什麼呀？」

「老人嘛！總有些小毛病。」

喬運帶她走了兩天三夜，來到巫山。

巫山有十二峯，但平常只能看到九峯。

「這不是巫山嗎？」

「是的。」

「令師叔住在巫山？」

「不錯。」

「他是不是『巫山神君』左道之老前輩？」

「正是！」

卓約心頭一驚，這號人物比卓先生及關庸二人似乎又高了一輩，所以先驚後喜，以爲運氣不錯。

當然，她也聽說過，「巫山神君」左道之不能算是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可以說，身手奇高但名望却不高。

左道之就隱居在神女峯的半腰處。

這兒一天到晚有粉雨瀰漫。

「除却巫山不是雲」，古人把巫山雨神化了，如今看來，古人自有其慧眼。

一個很奇特的石屋，在數株巨大的古松之下。

而這石屋，却是以一塊巨石鑿成的。

此石高一丈七八，寬約四五丈，鑿得中空，還有門窗，但左道之却不是住在這個石屋中。

因爲此石屋之內又有一個山洞。

等於是自石屋後面再挖山洞。

別人以爲他住在石屋中，其實那只是待客室而已。

卓約在石屋中等候，喬運由一小童帶去見師叔。

左道之在此練「九陰玄天清炁」已有二十年了，此刻左道之在內洞倒立運功，喬運靜立一邊。

約半個時辰，左道之練畢，道：「什麼事？」

「一是向師叔請安；二是有個少女身世堪憐，但資質非凡，弟子想師叔喜歡資質高的人，也許……」

「嗯！你眞的也懂資質？」

「弟子愚見，還請師叔鑑定。」

「幾歲！」

「十七。」

「底子呢？」

「挺厚。」

「我先看看再說。」左道之在洞外石屋後窗處打量一會，再返回洞中，道：「叫她進來。」

喬運出來向卓約招招手，低聲道：「卓姑娘，隨我來，請記住我對妳說的話，一切要忍耐。」

「是！」

第一眼看到左道之，卓約以爲，這個人應在五十以內，可是連喬運都五十歲了，這個師叔至少也在七十以上了吧？

除了鬚鬢斑白以外，看不出老態。

「小女子拜見老前輩。」

左道之道：「不必多禮，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蘇約。」

「好，妳接喬運的三招試試看。」

「前輩，我怎麼成？」

「不妨，這只是看看妳的底子，能造就到什麼程度。」

卓約盤算，如果藏拙，老傢伙會以爲太低，要是全施展開來，又怕對方以爲她太高，野心太大。

只有不高不低，運用技巧才對。

喬運攻出招式了，卓約勉强接下來。

左道之皺皺眉頭，道：「丫頭妳深藏不露，妳是不是學過耿淼的武功？」

「是……是的，前輩。」卓約吃了一驚。

「師叔，是這樣的……」喬運說了一切。

左道之倒也沒追究往事，道：「我可以教妳，不必拜師，一月可成，但一定要聽話，懂嗎？」

卓約被他的目光震懾。

那目光有如電殛，甚至能透人心扉。

卓約心中一動，只怕這一次不會像耿淼那樣了。

她點點頭，表示一定能聽話。

「你回去吧！」左道之對喬運道：「一個月後來接她出去。」

「是，師叔！」

喬運看了卓約一眼，退出洞去。

左道之指指那塊磨得溜光水滑的大石，道：「躺在上面。」

「這……」卓約以爲，也未免太急了吧。

「快點！」

卓約道：「幹什麼呀？」

左道之道：「告訴妳，妳能懂嗎？」

「我……」她本要說懂，但又收了回去。她畢竟反應快，以爲也許不是要做那件事的，她上了大石。

「躺下！」

她躺下來，左道之走近，先握住她的雙足，當然是脫掉了她的鞋子，卓約很反感，她以爲男人不論怎麼老，還是一個德性。

但是，她感覺，老傢伙不是把玩她的脚，而是在捏，有一種不痛不痲既微痛又微痲的感覺。

接着，他的雙手順足踝摸上去。

似乎是在摸骨相。

「前輩是摸骨相？」

「不要出聲！」

卓約心想，明明在佔我的便宜，却又扳起面孔來，眞鮮！不過卓約已經是過來的女人了。

爲了能超越小關，她不大在乎。

雙手過了膝蓋，到了大腿處，卓約有點微顫，因爲這部位畢竟不能亂摸，而且會癢。

她用手去推他的手，她的手被撥開。

再往上，到了大腿根處，一下子就越過到了小腹丹田處，再繼續往上，但在乳部却握住了。

「前輩，這是幹什麼？」

「不要說話，妳沒聽到？」

「可是你摸我這兒。」

「我是試妳的經脈，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會滯碍不暢，如果不暢，就不能練我的絕技。」

卓約心頭一震。

「絕技」二字的誘惑太大了，她不再出聲。

三天過去，左道之並未教她武功，只叫她打坐。

第四天她問左道之，道：「前輩，只准我留此一月，而現在還不教，時間恐怕不夠了吧？」

「妳怎知我一定要教妳？」

卓約一驚，吶吶道：「前輩又不想教了？」

「我一直未確定要教妳，這關係妳的骨、體質和妳的意願。」

「我的意願？我願意呀！」

「那要作些微的犧牲。」

「什麼犧牲？」

「不必多問，要有大收穫，就必須有點小犧牲。」

這算小犧牲嗎？卓約點點頭。

「好，明天開始。」

原來是吊她的胃口，要她親自點頭。

夜晚，她作了個很奇特的夢。或者可以說，那不是夢，是一種似幻非幻似眞非眞的境界，那是一種類似交媾的妙境。

像飛騰也像虛幻的激情宣洩。

第二夜，第三夜，都有此奇妙幻象發生。

左道之已開始傳她武功。

她可以體會到，他教的比耿淼及費雪教的更高，當然也更難。

七八天後她才發現，那幻境的確像是男女交媾。

不知用什麼方法使她有作夢狀態，任他擺佈，但却沒有射精，這是事後她在自己下體上發現了自己在激情後的痕跡，不是對方的。

這老傢伙在採戰，或者在舔，很多老人採陰補陽是以這方式的。

卓約雖是過來人，和小關做過那男女之事，却從未經歷過這種難以形容的滋味，似眞非假，似假非眞。

* * *

尤、汪二婦遇上華歌，那是在一家酒樓上。

樓上本來只有華歌一人。

到底是巧合還是先在此等她們？

「華歌，眞巧啊！」

「的確很巧，從哪裡來的呀？」

「金陵！」

「見過關永和小毛嗎？」

二女臉色微變，尤婦道：「不久之前見過一次，那兩個小子很難纏。」

「妳是指床上還是床下難纏？」

「你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華歌冷峻地道：「小毛那個醜八怪，妳們也不嫌哪？可眞是飢不擇食呀！妳們守了幾輩子寡？」

「你胡說什麼？」

「小毛說妳們很妙！」

汪婦道：「是又如何？至少他比你管用，我們這年紀的女人不是愛俏的歲數哩，能幹才行！」

華歌道：「那小子又如何能幹？」

「以一對二，一夜之間每人三上三下，死去活來！」

華歌目蘊兇光，道：「原來過去妳們一直未吃飽。」

尤婦道：「也可以這麼說。」

汪婦道：「我們所欣賞的是你的賭技，所以對那方面的事也就遷就了，結果，在賭技方面也不如人。」

「不如誰？」

「你比關永高明嗎？」

華歌一把扣住了汪婦的脈門，道：「賤女人，我會找個更能玩的陪妳們玩。」

尤婦道：「華歌，我們自己會去找。」

「不必了，我已爲妳們找好了。」

另一手制住了尤婦的肘關節，下樓而去。

在這鎮郊一幢民房中，一個陌生漢子開了門。

大約三十左右，中等身材，衣着平平。

看來既不像武林高手，也不像個生意人。

這人道：「就是她們二人？」

「對，交給你了，這是一種懲罰，只不過她們可能以爲這是一種很大的禮遇哩！」

這人把二婦弄到內間。

華歌在外間飲酒。

世上有這種懲罰女人的方式嗎？

不論二女是不是他的妻妾，畢竟是他的女人，要別人來懲罰她們，尤其是這種懲罰，心態太可怕了。

只聞汪婦在內間尖叫了一聲，十分淒厲，似乎昏了過去。

怎麼會？這男人殺了她？華歌以爲他不敢。

過了約兩盞茶工夫，尤婦又慘叫了兩聲。

似乎也昏了過去。

華歌在門口向內望去，因內間未關門。

在內間的漢子匆匆事畢時，華歌看到了這人的尺碼，大約在一尺二、三光景，任何女人都受不了。

華歌是聞其大名而把此人請了來的。

他早已風聞，小毛玩了她們兩人。

那是關、毛兩人玩了個花梢，小毛冒充了小關。

華歌在乎二女和小毛，居然不在乎二女和這個「郝三腿」上床，這是甚麼心態。

（未完・十二）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